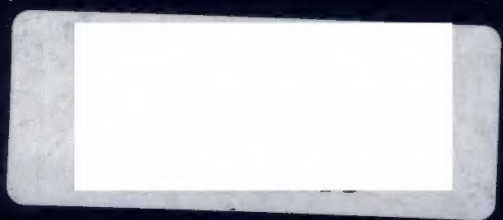


儒

藏





精華編七四冊
經部春秋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儒藏.精華編.七四 /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301-11792-7

I . ①儒… II . ①北… III . ①儒家 IV . ①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236205 號

書 名	儒藏（精华编七四）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 應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92-7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780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2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七四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姜廣輝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目錄

七四冊

校點說明	一
春秋正義序	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	一
春秋左氏傳序	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	三三
春秋經傳集解	三三
隱公	三三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	六五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四	一〇二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五	一三三
桓公	一三三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六	一五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七	一八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八	二一七
莊公	二一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九	二五五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	三〇四
閔公	三〇四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一	三二〇
僖公	三二〇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二	三八九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三	四三六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四	四八四
文公	四八四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五	五三五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六	五八六
宣公	五八六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七	六三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八	六七八
成公	六七八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九	七三五

七五冊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	七九七
襄公	七九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一	八四三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二	八八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三	九五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四	九九九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五	〇五二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六	一〇一
昭公	一〇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七	一一五〇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八	一二二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九	一二六〇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	一三一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一	一三六九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二	一四一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三	一四六四
定公	一四六四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四	一五〇二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五	一五三八
哀公	一五三八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六	一五九〇
後序	一六四二
沈跋	一六四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	
正義六十卷	一六四七
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	一六四九
引據各本目錄	一六五一

春秋左傳正義

〔西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疏

浦衛忠校點

目錄

七四冊

校點說明	一
春秋正義序	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	一
春秋左氏傳序	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	一
春秋經傳集解	一
隱公	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	六五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四	一〇二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五	一三三
桓公	一三三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六	一五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七	一八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八	二一七
莊公	二一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九	二五五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	三〇四
閔公	三〇四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一	三二〇
僖公	三二〇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二	三八九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三	四三六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四	四八四
文公	四八四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五	五三五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六	五八六
宣公	五八六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七	六三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八	六七八
成公	六七八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九	七三五

七五冊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	七九七
襄公	七九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一	八四三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二	八八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三	九五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四	九九九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五	〇五二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六	一〇一
昭公	一〇一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七	一一五〇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八	一二二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九	一二六〇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	一三一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一	一三六九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二	一四一七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三	一四六四
定公	一四六四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四	一五〇二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五	一五三八
哀公	一五三八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六	一五九〇
後序	一六四二
沈跋	一六四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	
正義六十卷	一六四七
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	一六四九
引據各本目錄	一六五一

校點說明

《左傳》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寶貴典藏，在經學文獻中，它又是一部大書，歷代研究者衆多。在流行的《左傳》傳本中，前有阮刻本行世，後有楊伯峻先生的注解，在文化傳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功於世甚偉。但從版本的意義上說，阮刻本並非最佳，行世之後也遭到不少批評。本書《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所據底本乃宋慶元六年（一二〇〇）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是著名的宋刻越州本六經之一，爲經、傳、注、疏合刻本之祖本，價值遠在阮本之上。

南宋黃唐等刻五經，經、傳、注、疏乃萃爲一編，並由此而流行。黃唐之後，紹興府刊刻《春秋左傳正義》，與兩浙東路茶鹽司萃刻《尚書》、《周

易》、《周禮》、《毛詩》、《禮記》「合五爲六」，成爲流傳下來的時代最早的注疏合刻本之一。

慶元本《春秋左傳正義》今藏國家圖書館，李致忠先生在《宋版書敘錄》中定爲「宋元遞修本」。其版式每半頁八行，行十五六字不等。小字雙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由於年代久遠，亦有漫漶不清之處。書名除卷一卷端題名「春秋左傳正義」外，卷一卷末及其他卷均作「春秋正義」，無「左傳」二字。（此次整理爲統一體例，卷端、卷末題名皆改作「春秋左傳正義」。）全書末有杜預後序及淳化元年（九九〇）校勘進書銜名。書中時常可見補版之痕跡，蓋此書板流傳過程中曾有闕失，後人曾有修補，但因此本爲世所珍，人所罕見，各家藏書志少有記述，故其補版情況不可詳知。此本原有紹興府知府沈作寶慶元六年跋，今佚。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錄其全文，今附於書末，以資參看。

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曾據此本校勘，《校勘

記》中所稱「宋本」即是。然其《校勘記》所載，多與此本不合。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曾以此書與阮校相勘，並列引數例以明，云：「略舉數事，已見乖違，頗疑阮氏所見多為補版，故有不同也。」

《春秋正義》單疏本亦世所罕見之珍，今有抄本存日本宮內廳圖書寮。該書首載唐永徽四年（六五三）長孫無忌等《上五經正義表》。一九三一年，日本影印此抄本，張元濟又據之影印，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單疏本與慶元本同為三十六卷本，不同於一般所見的六十卷注疏附釋音本。惟單疏本卷十由閔公元年至僖公五年，與慶元本閔、僖各自為卷不同（參張元濟單疏本跋）。

本次校點，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慶元本《春秋左傳正義》為底本，對校了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阮刻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以下簡稱「阮本」），參校了《四部叢刊續編》《春秋正義》單疏本（上海涵芬樓景印海鹽張氏涉園藏日本覆印景鈔正宗寺本，上海書

店一九八四年版，以下簡稱「正宗寺本」）、《四部叢刊》本《春秋經傳集解》（上海涵芬樓借玉田蔣氏藏宋刊巾箱本影印，以下簡稱「《四部叢刊》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藏《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元覆宋劉叔剛刊本，唐孔穎達等疏，陸德明釋文。共十三冊。缺卷一至卷十一，存卷十二至卷六十，凡四十九卷，以下簡稱「京都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春秋左傳注疏》（清人齊召南、陳浩等考證，以下簡稱「文淵閣本」）、《四部備要》本《春秋經傳集解》（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岳氏家塾本校刊，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以下簡稱「《四部備要》本」）、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四部備要》本，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校刊，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以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元遞修本，以下簡稱「《經典釋文》」）、《國語正義》（清董增齡撰，巴蜀書社一九八五年影印版）。參考了北京大學出版社《十三經注

疏》繁體豎排本（二〇〇〇年版），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一九九〇年五月第二版），並在校勘中引錄了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簡稱「阮校」）、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簡稱「孫校」）和王引之《經義述聞》（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等，參考了野間文史所著《評李學勤主編之〈標點本十三經注疏〉》（載《古史考》第九卷，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等文，汲取了他們有益的研究成果。校記中凡所曰「唐石經」、「宋本」、「纂圖本」、「淳熙本」、「岳本」、「明翻岳本」、「足利本」、「閩本」、「監本」、「毛本」、「補十行本」等諸本，均來自阮元《校勘記》。他校諸書，十三經採用中華書局影印世界書局縮印阮元刻本。其他則於校記首見處注明版本。為方便讀者閱讀，將阮本書前所有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作為附錄收入。

本人多年來一直從事《春秋》三傳的研究工作，數年前曾參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十三經注疏》

校點工作，但由於較為倉促，終有遺憾。此次以五年之功校點慶元本，雖然十分辛苦，終究完畢了多年的夙願。只是才識淺陋，終有疏漏之處，乞望海內外大家指正。五年來，也得到了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李峻岫老師的許多幫助，謹此致謝。

校點者 浦衛忠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①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

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灋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

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

① 「等」，阮本無。

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①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

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案穀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②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

① 「文何」，阮校：「按，《隋書·經籍志》作「文阿」。」

② 「以」上，《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有「季武子」三字。

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子而妻庶其？^①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踈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②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① 「子」，阮本作「姊」。阮校：「宋本誤「子」。」

② 「大夫」下，阮校：「浦鏜《正誤》據《文苑英華》增「守」字。」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①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春秋左氏傳序^②【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

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具有題曰「春秋釋例序」，^③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④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序與叙，音義同。《爾雅》

釋詁云：「叙，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

子爲《書》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夏爲《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爲解之意也。

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爲國史」至「然後爲得也」，言經旨之表

①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阮本作「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正宗寺本作「春秋正義卷第一」。後仿此，不再出校。

② 「春秋左氏傳序」，阮本作「春秋序」。《經典釋文》作「春秋序」，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今不用。」

③ 「具」，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且」。

④ 「定」，文淵閣本、阮本作「言」。

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摠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謬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①「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

氏》，②與歆共校傳。③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④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⑤鄭興父子及歆

①

「逵」下，阮校：「浦鏜《正誤》云：脫「云」字。」

②

「丞相尹咸」，阮校：「天台齊召南云：尹咸為丞相史，未嘗為丞相也。」「相」下脫「史」字。」

③

「校」下，阮校：「浦鏜《正誤》增「經」字。」

④

「略」，阮校：「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無「略」字。」

⑤

「和帝元興十一年」，阮校：「案，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愚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盧文弨云：此七字改作建武初元便可通。」

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①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人臣奉主，^②

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疏】正義曰：^③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大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爲《春秋》，止解仲尼所脩

《春秋》，故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

① 「廢」，阮校：「當作『癢』。」

② 「人臣」上，阮本有「疏春秋至名也」標起訖語。阮校：「凡序中『某至某也』，宋本無，下並同。」下序文類此，不再出校。

③ 「疏」，正宗寺本無此字，空格。阮本作「○」。下類此，不再出校。

④ 「以」，阮校：「明道本《國語》無。」

四，有月無時者一，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一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①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摠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改，②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

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

① 「時」，原漫漶不清，正宗寺本、阮本作「時」，今據補。

② 「改」，阮本作「故」。

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①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爲晝，入則爲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桡作甲子。」^②宋忠注云：「^③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④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摠紀諸月也。^⑤三月乃爲一時，四時乃爲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

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⑥必須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叙，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

① 「日」下，阮校：「段玉裁云：有「月」字。」

② 「桡」，阮校：「宋本、監本、毛本作「撓」。」

③ 「忠」，阮校：「浦鏜《正誤》作「衷」。」

④ 「滿而闕缺」，阮校：「浦鏜《正誤》「缺」作「也」。」《釋名·釋天》（《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翻宋本）作「滿則缺也」。

⑤ 「月」，阮校：「浦鏜《正誤》作「日」。」

⑥ 「足」，阮校：「《考文》作「是」。」

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摠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殖孕育盡在其中。①《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爲《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②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二載，」③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爲

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爲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爲言蠱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擎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蠱也，物蠱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斂即由反也。物斂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

①「殖」，正宗寺本、阮本作「植」。

②「年取年穀一熟也」，阮校：「按，《詩補傳》引孫炎云：年取禾穀一熟。」

③「載」，阮校：「浦鏜《正誤》云：『《釋文》：馬、鄭《書》注「載」作「年」。故下云「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

例》以爲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爲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夭性命而失卮酒。^①《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疏】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摠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

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己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爲《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

① 「夭」，原作「天」，據正宗寺本、阮本改。

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爲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

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①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

① 「卑」，阮校：「監本、毛本作「幼」。」

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弑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

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憑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孟子》曰：「楚謂之「檇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杙」，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檇杙」者，畧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①因以爲名。「春秋」，以一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檇杙」，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

① 「之」，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垂」。」

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①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疏】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

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爲《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

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象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爲《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爲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爲，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

合。一

① 「王」下，阮校：「按，《文選》有「也」字，與昭二年傳

舊制者，以聖人所爲，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①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爲光榮而子魚稱爲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爲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爲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

《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疏】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

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爲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二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爲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

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二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仲

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真僞，真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

^①「能」，阮校：「監本、毛本『能』改『爲』。」，「紀」，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記』。」

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強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若也不罪許止，①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弑君之

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其餘則皆即用舊史，②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蟲蜚蠊，皆害物之蟲，蜚蠊言「有」，螟蟲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白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上傳，昭二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

①「若」，阮本作「者」，則「者也」當從上讀。

②「則」，阮校：「按《文選》無『則』字。」

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疏】正義曰：丘明為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為文以經前經之義，^①或依經之言

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為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②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③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

① 「經前經」，此當誤，正宗寺本、阮本作「終前經」。

② 「各有妄其意」，阮校：「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妄』作『安』，無『有』字。盧文弨校本『有』作『自』字。按，如今本《史記》作『安其意』為善。」

③ 「魯」，阮校：「按《漢書·藝文志》『魯』下有『大』字。」

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

【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①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遙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蹟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爲此也。「原始要

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②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訓爲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今使樂飫不倦也。③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其所也。江

①「籍部書也」，阮校：按，今本《說文》作「籍，簿書也」。

②「學」，阮校：「盧文弨校本云：『學』字衍。」

③「今」，正宗寺本、阮本作「令」，當是。

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爲喻。脂之釋者爲膏，①言雨之爲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

國之常制，周公之垂灋，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疏】正義曰：

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天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

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衆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爲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

①「釋」，阮校：「閩本、監本、毛本『釋』作『澤』。」

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初祀，^①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約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爲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爲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爲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典故，裁約爲文也。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

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弑」，使罪狀宜露，是闡幽也。^②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

①「初」，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初」，當是。

②「也」下，阮校：「浦鏜《正誤》云：當脫『其裁成義類』五字。」

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一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

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爲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弑其

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二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爲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夫教也」，^①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爲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爲序言「諸稱」，

①「夫」，正宗寺本、阮本作「失」，當是。

「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爲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辨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摠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

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①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脩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疏】正義曰：傳體有三，即

① 「固」，原作「故」，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寔分變例新意以爲一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爲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衛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

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

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摠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

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爲之隱，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繁」，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疆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

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上誰或不爲？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二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疏】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脩《春秋》以新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爲義。揔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成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

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①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②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疏】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注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己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③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

- ① 「是」，阮校：「盧文弨校本作『足』。」
- ② 「如」，阮校：「案《文選》作『此』。」
- ③ 「言」，阮校：「監本、毛本作『爲』。」

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①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傳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答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丘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

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

及梁大傳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②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③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

①「存」，監本作「在」。

②「方進授清河胡常」，阮校：「按《漢書·儒林傳》云：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

③「平」，原作「乎」，據正宗寺本、阮本改。

復廢。雖然，學者沒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爲始而述脩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誼之注，^①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

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丘明與聖

同恥，^②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摠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二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

①「賈誼」，阮校：「齊召南云：賈誼《解詁》，晉時未必尚有其書。杜於服虔、賈逵時多駁正，此當作「賈逵」。」

②「恥」，阮校：「宋本、監本、毛本『恥』作『時』。」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一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

《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①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②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穎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

① 「授」，阮校：「浦鏗《正誤》云：「授」當「受」誤。按，《後漢書·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訓詁」，阮校據《後漢書·賈逵傳》云逵「尤明《左氏傳》，爲之解詁」，以爲「訓」當作「解」。

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較，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

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正義

曰：上一問一答，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書來，應言麟爲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

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①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為素臣。其言丘明為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為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為王者之後，比宋為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為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為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

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②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為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為危行也。何晏以危為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一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為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答曰：

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

①「是」，阮校：「山井鼎云：《漢書》元文『是』作『見』。」

②「設」，監本、毛本作「說」。

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爲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爲虛也。先儒以爲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謬，然後却辯素王爲虛，并說引經爲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爲」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採用。此章分段大意，^①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爲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此其身，^②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

人不能違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③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一句。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

① 分一，監本作「各」。

② 「此」，阮本作「比」，當是。

③ 「嘉」，監本、毛本作「佳」。

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答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己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一獸以外爲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二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爲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羞物爲羣，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杜欲徧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入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

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灋將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中，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一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上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

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二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偁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

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賔舍，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答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

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此一段答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一者，發端之辭。既答「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爲所隱也。①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此一段答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

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爲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君，冀其顯榮夫子。夫子瘞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爲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聞賢與不賢，②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

①「爲所」，阮校：「浦鏜《正誤》疑「爲所」二字誤倒。盧文弨云：「所」字衍。」

②「聞」，阮本作「關」。

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豈當爾也？^①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鏹簠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此下至「爲得其實」，皆明麟後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爲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爲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

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②傳稱書三叛人名，^③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己說起麟之意也。^④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

① 「豈」，阮本作「直」。

② 「與」下，阮校：「浦鏜《正誤》增「邾」字。」

③ 「三」，原作「二」，據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 「起」下，阮校：「浦鏜《正誤》增「獲」字。」

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聖窮神，^①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絃琴而歌，^②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為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

① 下「聖」字，阮本作「性」。

② 「絃」，閩本、監本、毛本、阮本作「援」。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①

春秋經傳集解^②

【疏】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為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

隱公第一^③【疏】正義曰：魯君，侯爵。杜君采《大史

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爲《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一十三君，^④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字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杜氏【疏】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

①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阮本作「杜氏注孔穎達疏」。

② 「春秋經傳集解」，正宗寺本作「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阮本作「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③ 「隱公第一」，正宗寺本、阮本作「隱公」，無「第一」二字。以下凡刊本格式、題注等不另出校。

④ 「一」，正宗寺本、阮本無此字。

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爲尚書僕射，封樂亭侯。^①試船溺死，追贈大僕，謚戴侯也。^②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婿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當稱德者非所企及，^③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人號爲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④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

先夫死，不得從夫謚。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⑤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牛之年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

①「封」下，阮校：「案《魏志》有『豐』字。」

②「也」，阮校：「浦鏜《正誤》改作『子』，是也。」今案：作「子」則屬下讀。

③「當」，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嘗』。盧文弨校改作『常』字。按明末避諱，多改『常』爲『嘗』。」

④此本凡《春秋》、《左傳》的「經」、「傳」上原無標誌，爲有所區別，今全書在「經」、「傳」上統加注符號爲「經」、「傳」。

⑤「有文在其手」，阮校：「陳樹華云：王充《論衡·雷虛篇》、《紀妖篇》並作『文在其掌』，唯《自然篇》仍作『手』。」

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疏】「惠公元妃孟子」。^①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②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為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為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為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也。故

杜注文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句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為適而稱伯，趙氏恒為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③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注「不稱」至「夫謚」。正義曰：魯之夫人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言卒，^④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

① 「惠」上，正宗寺本、阮本有「傳」字。阮本以下正義七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元之字」，阮校：「浦鏜《正誤》疑作「元之一字」，或「之」字衍。」

③ 「字」，阮校：「浦鏜云：當作「氏」。」

④ 「言卒」，阮本作「公卒」。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先公卒」。」

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諡」，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諡，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諡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諡。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諡，故取其夫諡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姁、秦姬是也；死以夫諡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諡，此諡非婦人之行也。夫諡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諡，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諡」，言婦人法無諡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諡」，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注「聲諡」至「繼室」。正義曰：《諡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爲諡也。襄二十二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諸侯娶於三國，國別各有三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者，欲言媵者亦有姪娣，^①省略爲文耳，其實夫人與媵皆有姪娣。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娣，或是同姓之國媵者姪娣，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姪娣」，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娣媵」是也。故《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蕭」，但《春秋》不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

①「亦」，阮校：「監本、毛本作「又」。」

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爲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宋武」至「于我」。正義

曰：宋國，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

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

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

歲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

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謚法》：「克定禍亂曰武。」注「婦人」至「於魯」。正義

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爲魯夫人然，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

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

之上有「爲」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𠂔」，「魯」作「𠂔」，手文容或似之。

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注「言歸」至「年薨」。

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爲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爲喪主。又羽父弑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爲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注「隱公」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爲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

①「然」，阮校：「浦鏜《正誤》作「公」。今案：作「公」則屬上讀。」

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爲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爲桓尚少，^①未堪多難，是立桓爲太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爲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爲經。^②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爲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衆以爲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太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爲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太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爲隱立桓爲太子，奉以爲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太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爲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爲太子也。元年傳曰「太子少」，是立爲太子之文也。太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爲太子者，以其未堪爲君，仍處太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

後仍可以稱太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

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

【疏】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

① 「尚」，阮本作「年」。

② 「經」下，阮校：「陳樹華云：當有「張本」二字。」

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爲「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爲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己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亡國而慢時主，其爲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

以爲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二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三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①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

① 「繼」，阮校：「浦鏜疑「繫」。」

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年初，^①亦統此歲，故人年即稱元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此年爲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注「隱公」至「元年」。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

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②正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杖大義，^③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不爲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爲《規過》云「元正唯取始長之義」，^④不爲體元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

①「非」，阮校：「武進臧禮堂據定元年疏引《釋例》改作「則」。」

②「也」，阮本作「年」。

③「杖」，阮校：「監本、毛本作「仗」。」

④「唯」，阮本作「爲」。

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玄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①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②「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③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此辭也。^④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⑤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⑥元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

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為天子法乎？為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言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⑦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為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為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為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

- ① 「致」，毛本作「至」。
- ② 「又」，毛本作「亦」。
- ③ 「承」，閩本、監本、毛本、阮本作「奉」。阮校：「補十行本初刻『承』，後改作『奉』。」
- ④ 「此」，阮本作「比」。
- ⑤ 「共」，阮本作「其」。
- ⑥ 「史」，阮校：「浦鏜云：疑作『使』。」
- ⑦ 「言」，阮本作「云」。

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卽縣南有姑城。^①【疏】「三月」至「于蔑」。正義曰：

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弟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②始見《春秋》。齊桓行霸，^③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

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

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爲「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④《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刳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

① 「姑城」，阮校：「杜氏《釋例·土地名》『姑』下有『蔑』

字。《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杜注亦作『姑蔑城』。」

② 「安」，阮校：「《釋例》作『俠』。」

③ 「行霸」，阮校：「《釋例》作『公伯』。」

④ 「故」，阮校：「浦鏜《正誤》作『於』。」

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飲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掇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敵。」^①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注「附庸」至「姑城」。

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邾墾來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②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

① 「奉」，阮校：「《釋例》作『承』。」

② 「事」，阮本無此字。

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為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越」，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為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為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不稱國討，而言

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雋傑，^①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雋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熒陽宛陵縣西南。鄆，今潁川鄆陵縣。【疏】「夏五月」至于鄆」。正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徙其民於號鄆，^②號鄆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

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注「不稱」至「陵縣」。正義曰：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為賊，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為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③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

①「雋」，《四部叢刊》本、阮本作「雋」。阮校：「陳樹華云：莊十一年傳「得雋曰克」，已作「雋」字，不必定作「雋」也。」

②「友徙」，阮本作「方遷」。阮校：「補十行本初刻「方」，後改作「友」。」

③「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阮校：「案，《釋例》作「兄害弟者，則稱弟以彰兄罪」。」

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太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爲罪君，則知稱人爲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爲例，故言例在彼年。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縣，又有新鄭縣，於漢則宛陵、新鄭各自爲縣。^①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廢新鄭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賵。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疏】秋七月「至」之賵。正義曰：

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爲狄所逼，去邰居岐。」^②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③《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士喪既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賵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賵，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

① 「宛陵縣又有新鄭縣於漢則」十一字，阮本無。阮校：「按《漢志》『宛』作『苑』。」

② 「居」，阮校：「《釋例》作『至』。」

③ 「九年」，阮校：「《釋例》作『十年』。」

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穀梁傳》曰「乘馬曰贈」，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贈，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贈二人也。服虔云：「贈，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贈，非獨君之贈臣。以贈爲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贈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注「宰官」至「之辭」。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貶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以爲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贈之者，隱立桓爲太子，成桓母爲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贈惠公，因即贈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爲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

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無名，皆微者

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疏】注「客主」至「陽縣」。正義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①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① 亦序於列其一，阮校：「閩本、監本、毛本『列其』作『其列』。按，『列』字句絕。」

齊，脩桓公之好也。一言脩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爲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爲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爲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諸侯爲王卿

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疏】注「祭伯」至「稱使」。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

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以爲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爲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

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

日，所以示薄厚也。」^①《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②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疏】注「傳例」至「見義」。正義曰：傳

文與上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③慎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脩《春秋》，卿

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④即以新死小斂為文，^⑤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

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輩、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

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

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

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

嬰齊卒于狸脈」，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

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為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

不書地者，《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為雖以卿禮

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唯據不

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

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

《春秋》之文，褒為厚賞，貶為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

①「薄厚」，阮本作「厚薄」。

②「託」，《四部叢刊》本、阮本作「記」。

③「喪」，阮校云《釋例》作「死」。「與」，阮校云《釋例》作「其」。

④「薄厚」，阮本作「厚薄」。

⑤「以」，阮校：「《釋例》作「親」。」

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爲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爲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爲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

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疏】傳「不書即位攝也」。

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爲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①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

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穎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脩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爲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釋例》曰：「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穎爲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樂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大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

①「推」，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讓」。」

《公羊》以爲諸侯無攝。^①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爲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爲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爲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爲《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於周，大史克爲之作頌，故得人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

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②曰「儀父」，貴之也。^③王未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

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解所以

與盟也。【疏】注「王未」至「克卒」。^④正義曰：莊十三

年，齊桓會諸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

列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鄆人」。然則爲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爲人私屬則列於會，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①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鄆，傳曰：「齊始霸」，則齊桓爲霸自鄆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儀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醕也，所以醕盡其材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

①「公羊」，阮校：「浦鏜《正誤》作『何休』。」

②「故」，《經典釋文》曰：「一本無『故』字。」

③「注王未至克卒」，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下。

④「以」字，阮校：「閩本、監本、毛本改『與』。按唐人正義多作『以否』。」

命也。^①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疏】注「費伯」至「放此」。^②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爲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謂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爲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熒陽縣。請京，使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熒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③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既而大

① 「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君」。

② 「費伯」下，阮本有「魯大夫」三字。

③ 「斃」，阮校：「《釋文》：『本又作斃字。』按《說文》作「斃」，從犬。諸書改從大，從升，而又別造「斃」字訓死。」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七二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

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至不啜羹，^①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緊，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

① 「至」，《四部叢刊》本、阮本作「而」。

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

公從之。公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①洩洩，舒散也。

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

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

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

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

者同，他皆放此。^②【疏】「初鄭」至「武姜」。^③正義

曰：杜以爲凡倒本其事者，^④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

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注，申

國「至」宛縣」。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

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爲姜姓

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

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

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

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

《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注「段出」至「鄂侯」。

正義曰：賈、服以共爲謚。《謚法》：「敬長事上曰共。」

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餬口四方，無人與之爲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莊公

至「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

生，故杜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注「號叔」至「陽縣」。

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晉

語》稱文王「敬友二號」，則號國本有二也。晉所滅者，其

國在西，故謂此爲東號也。《鄭語》：「史伯爲桓公設謀

云：『^⑤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

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其恃險

①「洩洩」，阮校：「當作『泄泄』。《考文提要》作『泄泄』，石經避太宗諱改。宋以後本皆仍唐刻。」

②「他」，阮本作「後」。

③「初鄭至武姜」，阮本以下正義廿節分疏於上文各傳注之下。

④「倒」，原作「例」，據正宗寺本、阮本改。

⑤「設」，阮本作「詐」。

而不脩德，爲鄭滅之之事也。云「虢叔封西」，^①虢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傳云虢仲譖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虢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河南郡滎陽縣」，^②應劭云：「故虢國，今虢亭是也。」^③注「祭仲」至「百雉」。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以否，^④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占《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爲三百雉，則雉

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爲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鄭玄以爲「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⑤皆以爲天子十一里，公九

①「云」上，阮校：「浦鏜《正誤》據傳五年正義上增「賈逵」二字，是也。」

②「榮」，正宗寺本、阮本作「榮」。

③「今」，原作「令」，據正宗寺本、阮本、《漢書·地理志》注（中華書局校點本）改。

④「以」，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與」。」

⑤「三」，阮校：「浦鏜《正誤》作「九」。孫校：「「三里」是，浦鏜誤。」

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伯五里爲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爲城居也。「大都」至「九之一」。正義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①長一百八雉也。^②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

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都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無使滋蔓」。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注「斃踣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踣。」「國不堪貳」。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厚將崩」。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注「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如二君故曰克」。正義曰：謂實非二君，僞傑彊盛如似二君，^③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

① 「一」，文淵閣本作「二」。當是。

② 「八」上，阮校：「浦鏜《正誤》云：『八』上脫『六十』二字。」

③ 「似」，阮本作「是」。

「襲」、「敗」、「取」爲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脩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爲新意者，段以去弟爲貶，宜以國討爲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注

「傳言」至「其奔」。

正義曰：經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①夫子始然，^②故知傳之此辭，

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鄆，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無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爲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

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注「封人典封疆者」。

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

「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

① 「史」，阮本作「文」。

② 「然」，文淵閣本、阮本作「改」。

語有儀封人，此言潁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注「食而至之常」。正義曰：《禮·公食大夫》及《曲

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殽載，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占賜賤官之常。

注「賦賦至樂也」。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

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

虔云：人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注「純

猶篤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訓純爲大，則純孝純

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

「詩曰至謂乎」。正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

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

之五章，言孝子爲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

子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

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注「不匱」

至「放此」。正義曰：潁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

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潁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

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

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

《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注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意以爲事之般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贈。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

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贈，助喪之

物。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

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

大夫三月，同位至。占者，行役不踰時。士踰

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

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

稱。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①無哭

位，諒闇終喪。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贈，

位，諒闇終喪。

豫凶事，非禮也。

①「縗」，阮校：「《釋文》作「衰」。」

故曰「豫凶事」。**【疏】**「天王」至「故名」。^①正義曰：緩

贈惠公，生贈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贈惠公，專是王過，生贈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辭，欲令遭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贈，仲子尚存，贈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贈，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為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指所贈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為誰來贈。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亦為年月已遠，故指其所櫨，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贈，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

「天子」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答，以為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成。聖王制為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脩其典，無敢忒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

秋》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弑，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

① 「天王至故名」，阮本以下正義七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二者，則其餘皆可知也。上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爲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爲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

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上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占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占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注「言同」至「之國」。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蕃國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注「同在方嶽之盟」。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

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 注「古者」至「踰時」。正義

曰：同位謂同爲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占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注「尸未葬之通稱」。

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爲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摠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賵發，其實賵、賻、含、襚，摠名爲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讀》曰：①《雜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一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注

「諸侯」至「終喪」。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

遂」也。案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二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賻，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中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

① 今讀「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並作『合讀』。按，《今讀》，正義屢引之。浦鏜《正誤》改作『令』，蓋皆非是。襄傳元年正義『讀』作『贊』。」

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①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曾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

不復寢苦枕由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白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段暢曰：^②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爲之證據，全大分明，^③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

① 「大」，阮校：「當作「泰」。」

② 「段暢」，阮校：「按《晉書·禮志》作「殷暢」。」

③ 「全大分明」，阮校：「按《晉書·禮志》作「令大義著明」。」

不言。鄭玄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夷

國在城陽莊武縣，^①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疏】「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太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爲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夷爲」。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蜚，負蠶也。莊

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疏】注「蜚負」至「放此」。正義曰：《釋蟲》云：「蜚，蠶。」

蜚，舍人、李巡皆云：「蜚，蠶，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蠶，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

「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蠶」。《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蠶蠶」。說《爾雅》者言「蜚蠶，一名蜚」，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蠶」者，《釋蟲》云：「草蟲，負蠶。」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蠶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案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注互以相通。他如此類。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

①「城陽莊武縣」，阮校：「齊召南云：城陽有壯武，無莊武，漢封宋昌，晉封張華，皆以壯武。各本誤作

「莊」。

趣而已。他皆放此。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

故不書。以桓爲太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

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

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疏】「有宋」至「改

葬」。^①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

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

將兵禦宋，委葬事於太子，故有闕也。服虔以爲宋師即

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魯，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

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②且薨之與

葬相去既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葬時未去？衛侯來

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

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

縣。【疏】「衛侯來會葬」。正義曰：衛國，侯爵。《譜》

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以其

地封康叔爲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

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

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一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一年，

《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三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

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

孫。《尚書·顧命》稱康叔爲「衛侯」，則初封侯爵也。

《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爲侯，故今桓公爲侯爵。

注「諸侯」至「放此」。正義曰：昭二十年傳云「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上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

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

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

不書」，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

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

年再來，故書之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③公孫滑，

共叔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

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

縣東南有虢城。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

① 「疏」，原無，據文例補。

② 「別」，阮本作「猶」。

③ 「出」，阮校：「石經無此字。」

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斂，

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疏】注「禮卿」至

「書日」。正義曰：《喪大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爲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

「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裁之？且傳無其事，①不宜妄說，故杜以爲「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

①「且」，阮本作「經」。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

皆氏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疏】注「戎狄」至「魯地」。正義曰：《曲禮》云東

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

《詩·商頌》曰「自彼氏羌」，氏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

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氏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

耳，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氏羌乃是戎內之別耳。

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

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

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爲會

禮。朝據戎來，魯爲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

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

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十四年。

夏，五月，莒人人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

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

「人」，弗地曰「人」。例在襄十三年。【疏】「莒人人向」。

正義曰：《世本》：「莒，己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

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

己、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

王封茲輿於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

《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

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

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注「向小」至「三

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少，

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

書。輕其衆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衆也。雖復五

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故經亦不書軍也。

《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辭。」是

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

① 「與」，文淵閣本、阮本作「與」。

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①無駭，魯卿。極，附庸小

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疏】注，無駭「至，八年」。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戊邑也。」極爲戊邑，傳無文焉。戊之於魯，本無怨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戊心，故辭其盟耳。秋即與盟，復脩戊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

①「無駭」，阮校：「案，《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

與縣北有武唐亭。^①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疏】注，高平「至」有誤。正義曰：杜勣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

「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

【疏】注「裂繻」至，放此。正義曰：此書「逆女」，傳

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

「書曰『叔姬』」，^②卿自逆也。一是爲君之則稱女，^③自逆則

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

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

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

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

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

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

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

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①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阮校：「案，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說云：武唐亭在方與縣西南。」

② 「曰」下，宣公五年傳有「逆」字。

③ 「之」，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逆」，當是。

④ 「弟」下，阮校：「浦鏜《正誤》補『則』字。」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繡字也。莒

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①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疏】注「子帛」至「密鄉」。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

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疏】注「桓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夫人，敬嬴、^②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爲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太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

鄭人伐衛。凡師，有鍾鼓曰伐。^③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

禦夷狄者不壹而足。【疏】注「許其一至而足」。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

莒人人向，以姜氏還。傳言失婚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放此。

司空無駭人極，費庠父勝之。魯司徒、司

① 「夫」，原作「大」，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贏」，原作「羸」，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 「鍾」，《四部叢刊》本、岳本、文淵閣本作「鐘」，當是。

馬、司空皆卿也。庠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

戊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

廩延之亂。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

之。^①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

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

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

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

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一月朔也。不書朔，史失

之。書朔日例在恒十七年。【疏】注「日行」至「七年」。

正義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爲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

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爲疾，每日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

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

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

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

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爲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

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

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

月及日者，以歷家一度分爲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

爲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

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

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

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

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是言

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

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

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

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

①「食」，阮校：「《釋文》：「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

案，《詩》「日有食之」，《漢書·劉向傳》引作「日有蝕

之」，是蝕與食通。」

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二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盛之月，不宜為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己巳」之下經無「朔」字，《長歷》推此己巳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歷紀全廢，^①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②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微密。^③今為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初以來，^④殆將千歲，為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⑤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歷術，^⑥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疎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⑦朔日並不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二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實以壬戌

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⑧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疏】「天王崩」。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為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為尊卑之差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

①「廢」，文淵閣本、阮本作「差」。

②「象」，原作「家」，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微」，文淵閣本、阮本作「詳」。

④「初」，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興」，阮本作「朝」。

⑤「皆」下，阮校：「浦鏜《正誤》增『以為』二字。」

⑥「世」，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也」，屬上讀。

⑦「食晦夜」，阮校：「浦鏜云：此三字本作『夜食』。」

⑧「懲」下，阮校：「岳本有『創』字，與《正義》合。」

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①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太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為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為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注「周平」至「不會」。正義曰：今檢杜注，無葬者皆顯言其謚。此為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脩經，當改正真偽以為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偽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②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偽，言人知其偽，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偽，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偽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實虛相生，^③隨而長之，真偽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疏】「君氏卒」。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④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為母氏、舅氏，言其與己異氏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

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疏】注「武氏」至「釋也」。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為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為「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某。此復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使之適魯。^⑤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一事，故傳以未葬解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卒者，略外以別

- ① 「以尊也」下，《穀梁傳》有「其崩之何也」五字。
- ② 「速」，原作「遠」，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 ③ 「實虛」，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虛實」。阮校：「段玉裁校作『實虛相生』。」
- ④ 「氏」下，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 ⑤ 「使之」上，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有「冢宰」二字。

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之，^①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疏】注「魯使」至「六年」。正義

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為之事而已。盟則云及其盟，^②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為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上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上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

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國亦同書薨，^③則與己君無別。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為與己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④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

① 「之」，《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史」。今案：正義下文曰「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則作「史」是，屬下讀。

② 「其」，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某」，義為長。

③ 「若」，原作「君」，據正宗寺本、阮本改。

④ 「則」，阮校：「閩本作「故」。」

記之所稱，謂答主人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撰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上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己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①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②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

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③《釋例》論之詳矣。【疏】注「夫人」至「詳矣」。

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④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一，唯卒、葬故事而已。^⑤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

①「赴」，阮校：「纂圖本作「祔」。」

②「墓」，原作「基」，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子」，原作「君」，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墓」，原作「基」，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⑤「故」，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兩」。

嬴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聲子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二事則變一文。^①但傳既并釋，注不顯配，雖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事，「故」下「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不稱夫人；^②不祔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顧下傳，義則不爾。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即赴，^③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④三者依事之先後爲文也。至於書經，^⑤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爲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辨，故祔則稱夫人，

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不反哭，^⑤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勤有惰，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不知赴而不祔，祔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薨也。^⑥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注云：「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不祔」解「不

① 「二」，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一」。

② 「故」，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則」。

③ 「即」，阮本作「乃」。

④ 「於書」，文淵閣本、阮本作「書於」。

⑤ 「不」，原作「下」，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⑥ 「得稱」，原作「稱得」，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稱夫人」，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詰。蓋赴、祔二禮，課行一事，則具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祔不由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由於祔也。定姒之傳云：①「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

又以一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一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一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為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疏】注「不書」至「妾媵」。正義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為君，則其母得為夫人，不須辟孟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

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德加於臣子，②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任王朝。③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

①「定姒」，阮校：「浦鏜云：『姒氏』誤『定姒』。」

②「德」，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得」。

③「任」，《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仕」。

也。【疏】注「四月」至「陽縣也」。正義曰：此直言秋，

秋有二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孰在夏，而云麥、禾皆未孰者，謂四月之時麥未孰，七月之時禾未孰，二者異時，故言皆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①澗谿沼沚之毛，^②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蘋蘩蕓藻之

菜，^③蘋，大萍也。蘩，蟠蒿。蕓藻，聚藻也。【疏】，澗

谿，至「之菜」。正義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陋，蘋藻言菜之薄，^④故文重也。注「谿亦」至

「毛草」。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

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

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

《釋山》又云：「山嶺無所通，谿。」李巡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

谿。」然谿亦山間有水之名，^⑤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

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時音義同。《釋水》曰：「小渚曰沚。」^⑥《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故杜以毛爲草。草即下句蘋蘩蕓藻是也。蘋，陸菜，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內也。

注「蘋大」至「聚藻也」。正義曰：《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萍，大者名蘋。」郭璞

①「信」，阮校：「《詩·采蘋》正義引作『德』。」

②「沚」，阮校：「《釋文》作『時』，云『本又作沚』。疏云：『沚』與『時』音義同。」

③「蕓藻」，阮校：「《詩·采蘋》正義引作『蘊藻』，《文選·蜀都賦》注引同，宋張有《復古篇》以『蘊』爲『蕓』之俗體。」

④「蘊藻」，阮校：「《詩·采蘋》正義引作『蘊藻』，《文選·蜀都賦》注引同，宋張有《復古篇》以『蘊』爲『蕓』之俗體。」

⑤「蘋」，阮校：「山井鼎云：作『蘊』。」

⑥「然」下，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有「則」字。

「渚」，阮校：「陳樹華云：南宋本作『渚』。按，今本《爾雅》作『渚』，《釋文》云：『渚』，字又作『渚』。」

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陸璣《毛詩義疏》云：①「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羸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烝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釋草》又云：「蘋，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璣《疏》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蘋，遊胡。」遊胡，旁勃也。」許慎《說文》云：「藻，水草。從艸，從水，巢聲。或作藻，從澡。」《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此草好聚生。蒹訓聚也，故云「蒹藻，聚藻也」。陸璣《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掇去腥氣，米麵糝烝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云二國。《風》有《采蘋》、《采蘋》，《采蘋》、《采蘋》，《詩·國風》。

義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疏】注「方曰」至「曰錡」。③正義曰：此皆《詩》毛傳、鄭箋之文也。④《說文》云：「筥，飯牛筐。」

①「陸璣」，正宗寺本或作「璣」，或作「機」。阮本作「陸機」，阮校：「宋本、毛本『機』作『璣』」。按，嘉定錢大昕云：「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尚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自李濟翁《資暇集》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公武《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考古者但當知《艸木疏》爲元恪撰，非士衡撰，若其名則皆從木。而士衡名字與《尚書》相應，果欲依今本《尚書》，何不改正士衡名邪？」下「陸璣」同，不再出校。

②「藻」，阮校：「諸本作『藻』」。

③「注方曰至曰錡」，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④「詩毛傳」，文淵閣本、阮本作「毛詩傳」。「鄭箋之文」，阮校：「浦鏜《正誤》云：『鄭箋之』三字衍文。」

也。《廣雅》云：「錡，釜也。」注「潢汙」至「流潦」。正義曰：「停水，謂水不流也。行，道也。雨水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爲飲食，故引《泂酌》之篇。藻雖潦水所生，要此潦非生菜處也。可薦一至王公。正義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爲言。《泂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芣》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正義曰：「《采芣》、《采蘋》、《泂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疏】武氏至

「葬也」。^①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

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疏】「而立寡人」。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寡人弗敢忘。若以大

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

①「武氏至葬也」，阮本此節正義在下文，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一句注下。

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疏】「命以義夫」。正義曰：義者宜也。

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爲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爲義也。《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人，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疏】「商頌」至「謂乎」。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言殷湯、①武丁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立殤

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此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注「詩頌」至「商頌」。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爲代號。

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丁能荷天祿。今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爲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人，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公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爲之文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廬

①「殷」，文淵閣本、阮本作「成」。

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庚戌，鄭

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

無庚戌，日誤。【疏】注「既盟」至「日誤」。正義曰：《釋

言》云：「僨，僵也。」舍人曰：「背踣意也。」車踣而入濟，

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

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①《釋例》曰：

「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

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檢水流之道，今古

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皆

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

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

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

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故《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

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

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

姜。得臣，齊大夫也。大夫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疏】「衛莊」至「莊姜」。正義曰：齊國，侯爵。《譜》

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

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大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

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

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

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大

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

知何公大夫。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

春秋前三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

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

大夫，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

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爲大夫，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

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

西宮，大夫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②西北爲乾，乾

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大夫在東宮

也。③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

①「榮」，阮本作「榮」。阮校：「宋本、閩本、監本、毛本

「榮」作「榮」，亦非。案，當作「榮」，《周禮·職方氏》

注引作「洪爲榮」也。今「榮」作「榮」，衛包所改。」

②「易」，阮校：「《考文》作「見」。」

③「宮」，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疏】「所爲賦頌人也」。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疏】「又娶于陳」。①正義曰：陳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嬀蓋桓公姊妹也。注「嬀陳」至「未定」。正義曰：《謚法》：「暴慢無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皆謚也。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爲大子，非也。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嬀，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惡之。石碏諫曰：②「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疏】「弗納」至「過也」。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欲過度，佚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疏】「夫寵

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爲大子，非也。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嬀，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惡之。石碏諫曰：②「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疏】「弗納」至「過也」。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欲過度，佚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疏】「夫寵

① 「又娶于陳」，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碏」，阮校：「漢石經《公羊》殘碑「碏」從足，作「階」。」

「階」。

而「至鮮矣」。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珍，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珍，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一鮮摠四事，言四事皆鮮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疏】「賤妨」至「破義」。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邾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疎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疎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

破善，故言破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疏】「去順效逆」。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六逆，^①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徧犯之也。注「老致」至「始事」。正義曰：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

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

①「六逆」下，原空二格，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婁鄉。【疏】「莒人」至「牟婁」。正義曰：《譜》云：「杞，

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

潛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①檢杞於此歲已見於經，

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傳並無號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

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二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二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

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鄆，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圍邑，書圍以否，亦從告也。注「書取」至「婁鄉」。正義曰：

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書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北海

郡淳于縣。」應邵曰：「^②《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

淳于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郡別而竟連

也。桓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實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襄二十九

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

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推尋事跡」，似當然也。雖然，^③淳于爲杞所并，定似不虛，而

遷都淳于，未有事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于遷緣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則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都淳于也。取國易者

① 「杞」，阮校：「按，《釋例》作『之』。」

② 「邵」，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劭」。

③ 「雖」，文淵閣本、阮本作「若」。

則直言「取」，若取郛、取鄆之類是也，^①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興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稱臣弑君，臣之

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在三月十七日，^②有日而無月。【疏】注「稱臣」至「無月」。正義曰：宣四年傳例

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然則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無道，而州吁爲賊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爲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

族爲說。弑君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爲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書弑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爲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爲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聾、溺帥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己」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

①「鄭」，原作「剌」，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在」，《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比，知非大例也。然則摠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宜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一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褒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所褒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比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

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疏】注「遇者」至「清亭」。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①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疏】注「他國」至「魯人」。

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人柩」，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事皆得稱「我」，則己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②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弑君而立，

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疏】注「州吁」至「水名」。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弑君取國，^③為罪雖大，若已列

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弑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

質，即君臣之分已定，^④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與弑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弑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弑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闕」。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

①「魯」，《四部叢刊》本無此字。阮校：「岳本『魯』作

「國」，連上文「而已」為句，案，岳本是也。

②「首」，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例」。

③「弑」，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殺」。

④「已」，阮本無此字。

入濟。一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疏】注「衛人」至「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人。」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人」，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①宿盟在元年。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疏】注「謂二」至「之怨」。

正義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屬之，未必往前更無怨

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爲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搆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疏】注「蔡今」至「蔡縣」。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

①「宋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宋人」。

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疏】「阻兵而安忍」。^①正義曰：阻訓恃也，

恃兵以求勝，^②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過度也。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

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疏】故書「至」疾之也。^③正義曰：案元年傳：「邾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加貶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梁，固請公，事不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又加貶責。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碯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

① 「阻兵而安忍」，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刑過則親離」下。

② 「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文淵閣本、阮本作「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

③ 「故書至疾之也」，阮本此節正義在「翬帥師疾之也」句下。

曰：「衛國徧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

之，而請泣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

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①【疏】「王覲爲可」。②

正義曰：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爲可也。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

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疏】「宣公即位」。③ 正義曰：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

不待踰年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

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魯侯觀魚臺。④【疏】注「書陳」至「魚臺」。正義曰：陳

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

常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

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

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

故書羽。婦人無諡，因姓以名宮。【疏】「九月」至「六

羽」。正義曰：三年之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

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

①「當」，文淵閣本、阮本作「常」。

②「王覲爲可」，阮本此節正義在「王覲爲可」句下。

③「宣公即位」，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公子晉也」下。

④「唐」，阮校：「《史記正義》引杜注「唐」作「棠」，「魚」作「漁」。《釋例》亦云：唐即棠，本宋地。」

初，始也。往前用八，今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注「成仲」至

「名宮」。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

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

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

也。注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

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

因即娶之，雖不以爲夫人，有欲以爲夫人之意。禮，諸侯

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

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

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

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爲吉祭，主無祭處，始

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

「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無

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策，羽則非當所書，善

其復正，故書之。傳載衆仲之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

之意也。爲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

不爲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

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似廟則當釁，^①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成就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釁之者，尊而神之，蓋木主未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剗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俎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爲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爲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即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敬事何

①「似」，文淵閣本、阮本作「以」。

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傳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椽」是也，羣公或稱廟，即「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疏】

注「邾主」至「鄭上」。正義曰：①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

螟。無傳。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疏】注，蟲

食「至」故書」。正義曰：《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蟥。食節，賊。食根，蠹。」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

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蟥也。食其節者，②言其貪狼，③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蠹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爲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爲名。陸璣《疏》云：「舊說螟、蟥、蠹、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韃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爲名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大夫書

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疏】注「大夫」至「所及」。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君之常，④假有得失，不足褒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爲，非公家所

①「正」，原作「至」，據正宗寺本、阮本改。

②「食其節者」，阮校：「案，《詩正義》引李巡云作『食禾節者』，下『其根』亦作『禾根』。」

③「狼」，毛本、文淵閣本及《毛詩正義》所引作「狼」。

④「君」，文淵閣本、阮本作「道」。

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彊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

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先，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①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皐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皐，皐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摠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

① 「鳥獸之肉」，《經典釋文》：「一本作『其肉』。」

實他竟，^①故曰遠地。【疏】「觀魚者」。^②正義曰：《說

文》云：「漁，^③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魚。《天官·獻人》：「掌以時獻爲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爲魚。魚者猶言獵者也。臧僖「至「敗也」。正義

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爲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爲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爲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爲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己而行之，以法馭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即講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

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

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脩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注「臧僖」至「與戎」。正義曰：僖伯名彊，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彊卒」是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爲謚也。諸侯之子稱公

① 「實他」，阮本作「魯地」。

② 「觀魚者」，阮本以下正義十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 「漁」，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魚」。

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注「言器」至「所起」。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爲不軌不物。政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注「蒐索」至「擇也」。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茆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辯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

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①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②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③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摠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爲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無多，不能爲苗除害。爲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注「各隨時事之間」。正義曰：隙訓間也。四仲之月，自是常期，就其月中，簡選間日。雖則農月，必有間時，故曰隨時事之間也。仲冬，農

① 明帝，阮校：《困學紀聞》云：「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誤。」

② 「王者」至「集士衆也」，孫校：「今《白虎通》無此文，蓋在逸篇中。」

③ 「擇其懷任者也」，阮校：「浦鏜《正誤》：『其』疑『去』。盧文弨校本作「擇去其懷任者也」。』」

之最隙，故大備禮也。注，雖四「至」衆也。」正義

曰：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爲禘祭，意相類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爲整也。旅，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春即止兵收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文耳。注「飲於」至「獲也」。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①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

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械，器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②注並云「軍實」、「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注「車服旌旗」。

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遂以獮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

① 「唯」，閩本、監本、毛本作「雖」。

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按《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道車載旛，旂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①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鳥獸」至「於器」。正義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爲皮，去毛爲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②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頷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注「俎祭宗廟器」。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

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獵取禽，主爲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鱸。」《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簋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③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上云云同。若夫「至及也」。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

①「軍」，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師」。

②「小」，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少」。

③「鳥」，阮校：「浦鏜《正誤》作『禽』。」

之實，謂菱芡魚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絮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爲戲樂。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譏之也。注「孫辭」至「否矣」。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郛，且東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竟，是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釋例》曰：「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郛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注「矢亦陳也」。正義曰：《釋詁》云：

「矢，陳也。」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王使

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

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①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

【疏】注「曲沃」至「國縣」。^②正義曰：晉國，侯爵。

《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邵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① 「相」，原作「桓」，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注曲沃至國縣」，阮本此節正義在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下。

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臯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疏】注「南燕」至「燕縣」。^①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姑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②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

衛之亂也，邠人侵衛，故衛師入邠。

邠，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邠鄉。【疏】注「邠國」至「邠鄉」。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邠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文十二年邠太子朱儒奔魯，書曰「邠伯來奔」，見於經，傳，則邠國伯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

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③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

① 注南燕至燕縣，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下。

② 「侯」下，《四部叢刊》本、阮本有「于翼」二字。

③ 「序」，《四部叢刊》本、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作「叙」。

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

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①知唯在仲子廟用六。【疏】注「萬舞也」。^②正

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注「六六三十六人」。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

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夫舞」至「八風」。正義

曰：舞爲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注「八音」至

「其情」。正義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

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

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

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

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

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易緯通

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

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闐闐風至，立冬不周風至，

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

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

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

①「庭」，阮校：「淳熙本「庭」作「是」。」

②「注萬舞也」，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祝敵。」此八方之音，既有一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是序其情也。注「魯唯」至「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①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倣上之辭。」魯之僭倣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②

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人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

① 「下」，閩本、監本、毛本作「子」。

② 「仍」，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因』。」

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爲七年公伐邾傳。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

「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疏】注「諸侯」至「不聽」。

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覲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爲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爲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爲伯舅，同姓大夫爲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人郕之役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

① 「注諸侯至不聽」，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恨諫觀魚不聽」下。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四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

平。【疏】注「和而不盟曰平」。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

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乎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

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爲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泣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泰

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①

他皆放此。【疏】注，雖無「至」，放此」。正義曰：《公羊

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

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此注用《公羊》爲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也。」

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

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疏】注「秋取」至「易也」。正義曰：經書「冬」，傳言「秋」。丘明爲

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

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

於冬也。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爲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爲惡鄭？故杜以爲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

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乘其

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

① 歲「下」，阮校：「岳本有「也」字。」

大都名通而規杜氏，^①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公之爲公子，戰於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疏】**注「渝變」至「更成」。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

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爲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

于隨，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

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疏】**注「翼晉」至「大夫」。^②

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爲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爲文者，義皆同此也。注「諸地」至

「放此」。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衛牧」，注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嬰齊卒于狸脈，並注「云「闕」是也。亦有雖知某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邑，注「陘」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獨闕故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

① 「名通」，阮本作「通名」。

② 「注翼晉至大夫」，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入注「晉大夫」、「別居鄂」下。

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

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

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

父，陳公子佗。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

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

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

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

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

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

滅。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曰：『為國家

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①芟夷蕞崇

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芟，刈也。夷，殺也。蕞，積也。崇，聚也。【疏】「五月庚

申」。^②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

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放此。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

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

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己國不足，旁請

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疏】注「告饑」至「之

賢」。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

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空告他人，故知己國不

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經，

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己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

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

見隱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此。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

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

①「焉」，阮校：「《周禮·秋官·序官》《雜氏》注引傳文

無「焉」字，賈疏同，《文選·東京賦》注引亦無「焉」

字。孫校：「《地官·稻人》疏仍有「焉」字。」

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①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旤，旤，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疏】注「周桓」至「焉依」。^②正義曰：桓公是周公黑肩，^③事見桓十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太子宜臼。^④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以西都偃戎，^⑤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語》、《史記》皆略有其事。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疏】注「叔姬」至「故書」。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有姪、娣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魯女

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賈云：「書之者，刺紀貴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

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

沛國公丘縣東南。【疏】「滕侯卒」。正義曰：《譜》云：

「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而云「齊景亡滕」，爲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

① 「焉」，阮校：「《水經·渭水注》引傳文作『是』，與《外傳》合。」

② 「注周桓至焉依」，「桓」，原作「相」，據正宗寺本、阮本改。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曰晉鄭焉依」下。

③ 「肩」，原作「育」，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 「臼」，原作「日」，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下「宜臼奔申」同。

⑤ 「偃」，原作「福」，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所滅。」

夏，城中丘。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

臨沂縣東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

相存問，例在襄元年。【疏】注「諸聘」至「元年」。正義

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

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

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琢圭璋、璧琮八寸，以覲聘。」

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

以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

玄注《小行人》云「使卿大夫覲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

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

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鄭玄注云：「一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

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

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

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① 戎伐凡伯

于楚丘以歸。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虢。

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

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② 【疏】注「戎鳴」至

「西南」。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此既言「伐」，

知其鳴鐘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己而已，非囚

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

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

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

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

瑕」，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

無「囚」、「殺」之事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

此即其類也。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

杜氏，非其義也。

① 「凡」，阮校：「《釋文》作「汎」。《續漢·郡國志》：共

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案，「汎」與「凡」通。」

② 「城」，阮校：「岳本「城」作「成」，與《水經注》所引合。

《漢書·地理志》、《續漢·郡國志》亦並作「成武」。

此本作「城」，非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爲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一句。他皆放此。【疏】凡諸一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摠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摠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丘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爲禮之常法。丘明之意，言

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爲例之初，故特言之。注「此言一至，放此」。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下言凡例則云「不書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一句。二句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爲二句也。然則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不以爲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

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

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冬，王

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

凡伯所以見伐。【疏】注「朝而」至「卿寺」。^①正義曰：

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②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③《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泣，臨也。壬

申，及鄭伯盟，敵如忘。^④志不在於敵血。^⑤洩

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

洩駕。

鄭良佐如陳泣盟。良佐，鄭大夫。辛巳，

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

治，故摠言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

佗傳。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

有王寵故。^⑥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

援以至出奔傳。【疏】「敵如忘」。^⑦正義曰：敵謂口含

血也。當敵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敵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敵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敵者自誦

① 注朝而至卿寺，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下。

② 府上，依阮校，當有「曰」字。

③ 令，阮校：「毛本作『今』，『今』字是也。謂漢時稱謂如此。」

④ 如，阮校：「《說文》引作『而』。惠棟云：『服虔曰：如，而也，臨敵而忘其盟載之辭。古『如』、『而』字多通用。』」

⑤ 血下，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有「也」字。

⑥ 有，文淵閣本、阮本作「為」。「故」，阮校：「毛本作『妻』。」

⑦ 敵如忘，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志不在於敵血」下。

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己忘，洩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

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昉。^①宛，鄭大夫。不

書氏，未賜族。昉，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庚寅，我入昉。桓元年乃卒易昉田，知此人

昉，未肯受而有之。【疏】注「宛鄭」至「東南」。^②正義

曰：內卿貶則去族，外卿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

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

使來歸昉，知昉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

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

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劉炫云：

「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

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

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

名者，^③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

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疏】注「襄六」至「以名」。正義曰：同盟赴名，自有成例，而引杞桓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杞桓公為例。杞桓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隱也。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雖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④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對稱故也。

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

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

① 「昉」，阮校：「《漢書·五行志》引作『邲』。案，《公羊》、《穀梁》作『邲』。」

② 「注宛鄭至東南」，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在琅邪費縣東南」下。

③ 「侯」，阮校：「足利本無此字。」

④ 「父」下，阮校：「盧文弨校本增『不』字。」

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疏】注「元年」至「備故」。正

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苟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某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苟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爲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苟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

「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君」，嫌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偪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爲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丘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丘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

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

【疏】注「齊侯」至「周地」。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

大小爲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僖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爲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爲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

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

紀邑。東莞縣北有邛鄉，^①邛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邛來間。【疏】注「莒人」至「來間」。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

螟。無傳。爲災。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疏】注「犬丘」至「兩名」。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②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③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

非例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④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疏】注「成王」至「之田」。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

① 「莞」，阮校：「毛本作『菟』。」

② 「一地」，據阮校，《釋例》无此二字。「存」，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有」。

③ 「犬」，原作「大」，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 「公」下，阮校：「《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注有『友』字。」

者何？魯朝宿之邑也。一。是許田爲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爲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爲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

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白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畀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

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疏】注，鍼子「至」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十禮不

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爲軼道之祭也，^①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白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

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疏】注「言鄭」至「丙戌」。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遙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爲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爲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

①「軼」，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被」。《說文》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軼。《詩·大雅·生民》篇：「取羝以軼。」毛傳云：「軼，道祭也，字或作被。」

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

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胙之土而命之氏。」^①報之以上而命氏

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公命以字爲

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疏】注，因其一至，媯姓。」^②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

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居于媯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武王克殷，得媯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

「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媯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媯，非也。注「報之」至「曰陳」。

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爲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皙氏」、「逐獋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

①「胙之土而命之氏」，阮校：「《文選·陸士衡詩》注引「胙」作「祚」，「土」上有「以」字。案，「胙」者，「祚」之俗。」

②「注因其至媯姓」，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白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既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絕等倫，其

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①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②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輩、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未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諸侯「至」爲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

① 「暫」，阮本作「者」。

② 「時」，阮校：「浦鏜《正誤》：疑作「特」。」

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似生賜族者，^①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虔「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

貴，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彊，《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

①「似」，文淵閣本、阮本作「以」。

以此卿之字即爲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注「謂取」至「時君」。

正義曰：舊官謂若魯之上氏，舊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爲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也。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

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三月，今正月。【疏】「大雨震電」。正義曰：《說

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爲震。故何休云：「震，雷也。」「大雨雪」。正義曰：

《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

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蟲」亦稱爲「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爲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爲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爲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

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

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①凡雨，

自三日以往爲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

字，經誤。平地尺爲大雪。【疏】注「此解」至「經

誤」。^②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

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

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

宋公不王。^③鄭伯爲王左卿

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郭之役怨

公，不告命。入郭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

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絕宋使。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

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

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

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

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

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

者見獲，必務進。^④進而遇覆，必速奔。後

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

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

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

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

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

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

繼也。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

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

①「失」下，阮校：「淳熙本有『也』字。」

②「注此解至經誤」，阮本此節正義在注「經誤」下。

③「共」，《經典釋文》：「本亦作『供』。」

④「必務進」，阮校：「石經初刻作『後必務進』，改刊去

「後」字，後又加於「必」字之上旁。按，石經旁加字多不可從。」

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疏】「先者」至「以逞」。^①正義曰：嘗寇速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爲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注「爲」一「至」死也。正義曰：「前後及中」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表戎師」者，謂戎師在「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十一月」至「戎師」。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爲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爲文以摠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

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及」一例在宣七年。【疏】注「公子一至，七年」。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爲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翬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爲名，故貶去其族。齊爲侯伯，鄭伯又爲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翬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下。

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命，^①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于中丘，已為師期，帶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

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

菅，宋地。【疏】注：齊鄭一至「宋地」。正義曰：案傳公

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郕、防二

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②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

人伐戴。^③鄭伯伐取之。^④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

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

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疏】注：「三國」至「戴

城」。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

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

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

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

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

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

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

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

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④應劭曰：「章帝改曰考

城。」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假戴」為「熾

苗」，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

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尋

①「命」，阮本作「卿」。

②「城武」，阮校：「岳本作『成武』，是也。」

③「戴」，《經典釋文》作「載」。阮校：「石經初刻作

「戴」，後改「載」。傳文同。案，作「載」與《釋文》合，

《公羊》、《穀梁》同此本，《正義》作「載」，是也。說詳

《釋文校勘記》。

④「戴」，正宗寺本、阮本作「載」，下「戴聲」、「假戴」，於

戴國同。

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疏】注「尋九一至，魯地」。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爲此會，爲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鞏之去族。六月，戊申，公

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

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疏】注「會不一至日誤」。正義曰：六月無戊申者，下

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二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

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

者孰誤。①壬戌，公敗宋師于營。庚午，鄭師

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

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

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

以入郕、防。人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

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

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

饗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

【疏】注「勞者」至「王爵」。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

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

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爲賓」，「主君郊

勞」，皆不言以饗餼勞。案禮，饗餼乃是既相見致大禮，

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熟食曰饗，生牲曰餼。以勞

客於郊，必有牲饌，故以饗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饗餼也。

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

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

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②竟首使大夫。《掌

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眠殯牽」，「侯伯四積」，「子男三

①「誤」，阮本作「是」。

②「卿」，原作「鄉」，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積」。是賓人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牽，亦或有孰，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

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人鄭。宋、衛奇兵，乘虛

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

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

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

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

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

【疏】注「三國」至「通稱」。^①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

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

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

「取」告，^②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

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辨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

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疏】注「報人」至「四日」。

正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歷》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

冬，齊人、鄭人人邾，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疏】「十有一年」至「來朝」。

正義曰：「十」下言「有」者，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邾也。熒陽縣

東有釐城，鄭地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①「注三國至通稱」，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伐戴乃召之下。

^②「經」，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徑」。

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疏】注「與謀」至「昌縣」。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會于邾，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弑，書薨，又

不地者，史策所諱也。【疏】注「實弑」至「諱也」。正義曰：他君見弑則書弑，魯君見弑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弑，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弑，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爲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爲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爲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涂。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

尼之善董狐，知爲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爲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蓋臣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執君而白刑，①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弑，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

長。薛，魯國薛縣。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

①「執」，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劫」。

『山有木，工則度之，^①賓有禮，主則擇之。』

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盟載書皆

先同姓，例在定四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

任齒。薛，任姓。齒，列也。君若辱貶寡人，則

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疏】

注「薛魯國薛縣」。^②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黃

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

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

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

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

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注「薛祖」至「之

前」。正義曰：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

爲夏車正。」是夏所封也。注「卜正卜官之長」。正

義曰：《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一人。」其下有卜

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爲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

正。注「庶姓」至「姓也」。^③正義曰：《周禮·司儀》

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同姓。」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是

庶姓非同姓也。「周之」至「爲後」。正義曰：賈逵以

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獎王室，未聞離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敘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爲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爲後一者，謂

① 度，阮校：「陳樹華云：《爾雅·釋器》注引傳作「劇」。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劇音度，見《周禮》注及《爾雅》，不云見《春秋傳》，知唐時已作「度」，不作「劇」也。」

② 注「薛魯國薛縣」，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 「姓也」，阮本作「同姓」。阮校：「各本注文皆無「也」字。」

④ 「矣」，阮本作「也」。

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爲比，爲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爲說。是則諸侯摠見皆以爵爲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

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注：「薛任姓齒列也」。

正義曰：《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爲齒，故云「齒列」也。

夏，公會鄭伯于邾。^①謀伐許也。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閱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閱，鄭大夫。潁考叔挾輶以走，輶，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閱。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於

①「邾」，阮校：「陳樹華云：《水經注》引《左傳》作「釐」。」

許城下。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螯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瑕叔盈又以螯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①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②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段出奔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

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没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繫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

① 「招」，原作「切」，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共」，《經典釋文》：「本亦作『供』。」

鄭。舊鄭在京兆。^①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貍，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疏】挾輶以走。^②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輶，輶也。《方言》云：「楚、衛謂輶爲輶。」服虔云：「考叔

挾車輶，輶馬而走。一古者兵車一輶，服馬夾之。若馬已在輶，不可復挾。且輶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注：「達道方九軌也。」正義曰：《冬官考工

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達謂之道路，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達爲九道交出也。今以爲「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人及大達」，莊二十八年「衆車人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人自皇門，至于達路」，劉君以爲國國皆有達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下。

①「兆」，原作「先」，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挾輶以走」，阮本以下正義十一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也。注「螫弧旗名」。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

孤卿建旌。」而《左傳》鄭有螫弧，^①齊有靈姑鉅，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注「弟共」至「元年」。正義曰：莊公之弟

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餽，寄食也。」以此傳言「餽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

云：「饋於是，鬻於是，以餽余口。」《釋言》云：「餽，饋也。」則餽是饋、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餽紙、餽帛，則餽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餽其口」也。注「謁

告」至「曰媾」。正義曰：「謁，告也。」《釋詁》文。婦之父曰昏，《釋親》文也。「媾」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爲「重昏曰媾」。注「絜齊」至「之祀」。正義曰：《釋詁》

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禋。享，訓獻也，言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若

其受許之士，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之祀」。注「圉邊垂也」。正義曰：《釋詁》云：「圉，垂也。」舍

人曰：「圉，邊垂也。」注「此今二至，京兆」。正義曰：

《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

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

內，是爲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爲桓公謀取虢、郕之地，令「寄帑與賄，

而虢、郕受之。後三年，^②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郕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

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虢、郕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一」。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

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郕，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注「大

岳」至「繼也」。正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鯀」者，^③皆黃、炎之後，言鯀爲黃帝之後，共工爲炎帝之後。炎

帝則神農之別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①「螫弧」，孫校：「疑即《考工記》之「弧旌」。」

②「三年」，阮校：「監本、毛本作「二年」，與《漢書》合。」

③「伯鯀」，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伯鯀」，下同。

呂。賈逵云：「共，其王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岳，許國是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禮經「至，嗣者也」。正義曰：經

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所以次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注

「百人」至「詛之」。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此言二十五人爲行者，以傳先卒後行，「緦」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十五人爲「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穎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卒之內已用「緦」，又更令「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

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緦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豕。豕者是牝，知緦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爲艾緦，明以雄豬喻也。」

王取鄆、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鄆聚，

西北有劉亭。蔦、邠之田于鄭，蔦、邠，鄭二邑。

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疏】注「蘇忿」至「公也」。正義曰：成十一年傳

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尚書·立政》稱「周公告大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

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西。絺、在野王縣西南。

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郕、①在懷縣西

南。欒茅、在脩武縣北。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

盟、今盟津。州、今州縣。陘、闕。隤、在脩武縣

北。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欒茅、隤

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

①「隰郕」，阮校：「惠棟云：『司馬彪曰：懷有隰城。劉昭引傳亦作城。』陳樹華云：『傳二十五年傳作『隰城』。』」

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

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①息國，汝南

新息縣。【疏】注「息國」至「息縣」。正義曰：《世本》：

「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

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

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云。」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

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徙此也。君子是

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

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

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

輕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

宜乎？韙，是也。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

敗宋師，以報其人鄭也。人鄭在十年。宋不

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

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

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師出臧否，亦如之。

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

不須兩告乃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

克，不書于策。【疏】「凡諸」至于「策」。正義曰：

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為

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是大

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經書他

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

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

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衛

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

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

①「息」，《經典釋文》作「鄭」，云：「一本作『息』。」阮

校：「案《說文》云：鄭，姬姓之國，在淮北今汝南新

鄭。」

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蓼，滅文仲歎而爲言，魯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滅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脩定，悉因正策之文。

注「滅否」至「乃書」。

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滅否」者，明其滅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摠謂理有曲直，兵有彊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

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人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

名。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

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①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②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③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寫氏。^④館，舍也。寫氏，魯大夫。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隱篡立，^⑤故喪禮不成。【疏】注「大宰

① 「弑」，《經典釋文》作「殺」。

② 「寫氏」，阮校：《史記·魯世家》作「寫氏」。

③ 「立」，文淵閣本、阮本作「位」。

官名」。^① 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爲大宰，諸侯則并六爲二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討寫氏有死者」。劉炫云：^②羽父遣賊弑公，^③公非寫氏所弑。公在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弑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寫氏所弑，故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摠誅之。」

注「欲以」至「無據」。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弑君；退舍寫氏，則無弑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四

① 注大宰官名，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劉」上，文淵閣本、阮本有「正義曰」三字。

③ 「弑」，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殺」。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桓公【疏】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

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二年薨。」

《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爲軌。《謚法》：

「辟土服遠曰桓。」謚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爲此謚。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玄枵。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① 嗣子

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白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疏】注「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逆子釗于南門

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位者，^②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寫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白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白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

① 「公即位」，阮校引惠棟云：「鄭衆曰：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云古『位』、『立』同字。棟案：鄭注《周禮·小宗伯》之職云：故書『位』作『立』。」

② 「位」，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立」。

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

簋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一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疏】注「公以」至「所隱」。正義曰：

成會禮於垂，既易許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①

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

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

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

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

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疏】注「魯不」至「易也」。正義曰：祊

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爲文，故傳言爲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

祊成也。結成易一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

祊。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疏】注

「渝變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

①「新」，正德本、閩本、阮本作「本」。阮校：「作「本」，是也。」

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讎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曰

原。【疏】「凡平原」至「大水」。正義曰：《洪範》云：

「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陂鄆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爲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注「廣平曰原」。正義曰：《釋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鄭伯若白來，則經不書，若遣

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繆誤。【疏】注「鄭伯」至「繆誤」。正義曰：六年傳云：「魯爲其班後鄭。」注

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①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讎及闡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

故杜云，若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爲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

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疏】注「華父」至「世祖」。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

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

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色美曰豔。【疏】「目逆」至「而豔」。正義曰：未

至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目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爲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弑，罪在督

①「其」，阮本作「使」。

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疏】宋督一至孔父。正義曰：凡言「其一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一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一，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爲文。言宋督弑其君，據督爲文，而上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爲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意亦同。

注，稱督至其君。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一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閭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

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閑闌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即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鄣蔽其面，①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閭門。又殤公之好攻戰，②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

①「鄣」，文淵閣本、阮本作「擁」。

②「又」，阮本作「及」。

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為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

蓋時王所黜。【疏】注「隱十」至「所黜」。正義曰：杞行

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為夷禮。自是以下，滕常

稱子，^①故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

弱，猶為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為諸侯，明能黜滕為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

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

稷，宋地。【疏】注「成平」至「宋地」。正義曰：成，

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

以禦秦，明其不出管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

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大廟。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

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疏】注「宋以」

至「十日」。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

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

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郕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

城。【疏】注「潁川」至「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為

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

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

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

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不稱主帥，^②微者也。弗地，入。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

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

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疏】注「傳例」至「策

①「常」，阮本作「當」。

②「帥」，《經典釋文》：「或作「師」。」

勳」。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為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疏】「君子」至「其君」。① 正義

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記諸賢者，②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

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為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似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

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壁假許田為周公，妨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③ 【疏】注「經稱」至「妄也」。

正義曰：傳言「為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

①「君子至其君」，阮本此節正義在下注「督之妄也」句下。

②「記」，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託」。阮校：「宋本作『記』，非。」

③「會于稷」至「督之妄也」，阮本此文在傳文，故先書弑其君「下」。

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爲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爲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爲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爲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爲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爲周公、苒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爲周公、苒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爲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爲賂」之下者，以「周公、苒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摠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摠而結之，先舉爲賂惡重，所以云「爲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占本往往無，故「二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爲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

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爲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爲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爲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沒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疏】注：殤公二至「公世」。正義曰：服虔

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

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已

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

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

書，不告也。以郕大鼎賂公，郕國所造器也，故繫名

於郕。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部城。^①【疏】注「郕國」至

「郕城」。正義曰：《穀梁傳》曰：「郕鼎者，郕之所爲

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郕大鼎也。」《公羊傳》

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

屬主人。是知郕國所造，故繫名於郕。劉君難杜注：「郕

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部城》，郕，宋邑，《濟陰成武縣

東南有郕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郕

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郕、北部並宋邑，別有郕國，以規

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郕國、郕邑

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

規其過？如劉所解，郕國竟在何處？齊、陳、鄭皆

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

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疏】「君人」至「子孫」。^②正義曰：君人，謂與人爲君

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

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

物。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

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

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

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

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

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

「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

謂遏絕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懼

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

^①「成」，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城」。「北」，阮

校：《續漢·郡國志》、《釋例》無此字。

^②疏君人至子孫，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肅然清靜之

稱「下」。

之稱。【疏】注「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

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曰：清廟茅

屋，^①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

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

康，主，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

覆。得有茅者，杜公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

已，非謂多用其茅，摠爲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

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

以事死，敬亡若存，^②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

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

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

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

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

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大

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疏】注

「大路」至「結草」。正義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

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

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

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

車亦稱爲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爲

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

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

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器

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爲玉、金、象以飾

車，以其徧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

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

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

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

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三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

之摠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

穆叔、子蟜當是革、木、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之摠名。

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

「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

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

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

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

①「曰」，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言」。

②「若」下，阮校：「盧文弨校本有「事」字。」

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大羹

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疏】注「大羹」至「五

味」。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滹，鄭玄云：「大羹滹，煮

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

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占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

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

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

鹹、甘也。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疏】注「黍

稷」至「精鑿」。正義曰：《釋草》云：「粢，稷。」舍人

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

粢。」《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粢。粢，稷

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穀摠

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

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

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

鑿」，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

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衾、冕、黻、珽，衾，

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鞶，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

今吏之持簿。【疏】注「衾畫一至持簿」。正義曰：畫

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衾，是玄衣而

畫以衾龍。衾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

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

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

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

《冬官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

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績而裳繡」，以

此知衾是畫文，故云「衾，畫衣也」。衾衣以下章數，鄭玄

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一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

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一，華蟲二，火四，

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

去龍去山，白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

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

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

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謀《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占禮，①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

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二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黻鞶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鞶，以韋爲之。」故云「黻，韋鞶」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鞶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

① 「其」，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黻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鞞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黻爲韋鞞。黻之與鞞，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鞞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鞞，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鞞，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鞞，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黻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韍，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是說黻之飾也。《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記傳更無黻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韍，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

膝。」蔽膝，古韍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爲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①可以簿疏物也。」②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密見太守以簿擊頰，③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

①「簿」，阮本作「笏」。

②「可」，阮校：「《釋名·書契》『可』上有『言』字。」

③「密」，阮校：「今《三國志》作『宓』。」

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為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①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暢，所畏在前也。鬪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鬪，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滕者。舄，複履。【疏】注「帶革」至「複履」。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為帶，帶為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滕，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滕」。《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徧也。所以自徧束也。」②鄭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徧束其脛，自足至膝。」滕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滕，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

下曰舄，禪下曰屨。」③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複為異。屨是摠名，故云「舄，複屨」，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亦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其王后，褱衣玄舄，褱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褱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屨。其舄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衡、④統、紘、緹，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緹，冠上覆。【疏】注「衡維」至「上覆」。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

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為帶，帶為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滕，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滕」。《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徧也。所以自徧束也。」②鄭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徧束其脛，自足至膝。」滕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滕，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

①「珽然」，阮校：「『珽然』之『珽』當作『挺』。」
②「徧」字，文淵閣本作「徧」。阮校：「監本、毛本作『徧』。案：《毛傳》作『徧』。」
③「禪」，原作「禪」，據阮本改。下「禪」字同。阮校：「宋本、監本、毛本作『禪』，非。下『禪複』，宋本、毛本亦誤『禪複』。」
④「衡」，阮校：「《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作『珩』，李善引傳文及杜注同。案，『珩』與『衡』音義同。」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筭」。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筭，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紃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紃」，則紃必織線爲之，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紃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頤下，垂其餘也。紃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紃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紃，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筭朱紃。《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紃，《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筭，爵弁筭緇組纓。^①鄭玄云：「有筭者，屈組爲紃，垂爲飾。無筭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筭者用紃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筭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筭，故用紃，緇布冠無筭，故用纓也。」《魯

語》稱公侯夫人織紃緹，知紃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紃，知天子諸侯之紃亦用組也。緹，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緹。《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緹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緹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疏】注「尊卑各有制度」。正義曰：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觀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白衮以下，侯伯白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斑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斑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三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屨人》注云：「王吉服，「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玄舄爲上，褱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度也。紃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紃有度也。天子朱紃，

① 「纓」，阮校：「案，《儀禮·士冠禮》作『紃』。」

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紼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

鞞，^①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

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疏】注

「藻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覲禮》注云：「繅所

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

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

此言以韋爲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爲幹也。禮之言繅，

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

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

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云：「繅藉以五采

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有繅以之

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繅藉五

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

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

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

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

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帀，每一帀爲一

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

《覲禮》皆單言藻，^②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

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

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

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巾與藻藉爲類？故知藻

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

也？《玉藻》說帶之制曰：「上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

無箴功。鄭玄云：「上以下皆禪不合而絳積。」^③如今作

幪頭爲之也。一然則禪而不合，縷絳其邊，謂之爲率。此

以韋衣木，蓋亦絳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注

讀繅爲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爲藻也。《詩》曰「鞞琫容

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

授拊。」^④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鞞二名，明飾

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爲上飾，鞞爲下飾。劉君以

《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

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鞞、厲、游、纓，鞞，

①「鞞」，阮校：「《詩·公劉》正義引作『琫』。」

②「藻」，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繅」。

③「絳」，文淵閣本、阮本作「率」。

④「拊」，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拊」。阮校：「宋

本作「拊」，與《禮記·少儀》合。」

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羣。【疏】注「繫紳」至「索羣」。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繫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二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辟垂，①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繅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繡之裂，言鞶囊必裂繡緣之以爲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鞶表」，表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爲表，②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爲小囊，則表是何器？若表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爲得其實。游是旌之垂者，旆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爲之摠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

旂」，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其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其旂各如其命數。其鳥旛則七旂，熊旗則六旂，龜旒則四旂。故《考工記》云「鳥旛七旂，以象鶉火。熊旗六旂，以象伐。龜旒四旂，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纓當智，以削革爲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羣，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羣，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羣」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③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翦樊鵠纓，④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疏】

①「華」，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革」。」

②「裏」，原作「裏」，正宗寺本、文淵閣本作「裏」。野間文史曰：「「裏」字是「裏」字的誤刻。」今據改。

③「條」，阮校：「《周禮》作「條」。此因鄭注「條」讀爲「條」，遂改作「條」。」

④「翦」，阮校：「《周禮》作「前」。此因鄭注「前」讀爲「緇翦」之「翦」，遂改作「翦」。」

注「尊卑各有數」。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

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琕而琕琕，

諸侯璚琕而璚琕」，^①是鞞鞞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

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

二寸，是鞞屬有數也。玉路十二旂，金路九旂，是旂有數

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

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

也。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

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疏】注

「火畫」至「相戾」。正義曰：《考工記》記畫績之事云

「火以圖」，鄭司農云：「爲圖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

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

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爲說。

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

舊說然也。周世袞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

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

龍，知其言不以次也。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

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疏】注「車服」至「虛

設」。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東青，

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

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

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

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

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

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錫、鸞、和、鈴，昭其聲

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

【疏】注「錫在」至「鳴聲」。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

「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詩》箋云：「眉

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

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

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

《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旌

^①「璚琕」，阮校：「《說文》云：琕，佩刀上飾，琕，佩刀

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惠棟云：《爾雅》者，六

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云：「黃金謂之璚，其美者謂

之鏐。」是「璚琕」當作「鏐琕」也。」

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

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

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

解》注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

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

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

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

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八鸞。鸞若

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

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

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三辰旂旗，

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

明。【疏】注「三辰」至「之明」。正義曰：《春官·神士》

「掌三辰之法」，①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

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

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②故三者皆為辰也。

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

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

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

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

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摠名，可以統大常，

故舉以為言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

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

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

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實其

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

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

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

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

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郊廓。」【疏】注「九鼎」

至「郊廓」。正義曰：據宣二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

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

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

一

①「士」，文淵閣本作「仕」。阮校：「案《周禮》『士』作

「仕」。

②「取」，阮本作「以」。

萬人挽之。一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郊鄩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大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疏】注「蓋伯夷之屬」。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①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②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故曰「其有後於魯」。【疏】注「內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易·文言》文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

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疏】注「楚國」至「會謀」。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為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芈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

① 「伐」，阮校：《史記·伯夷列傳》作「弑」。

② 「爰采」，阮校：《史記·伯夷列傳》作「采其」。

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郢。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

九月，人杞。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之好。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

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

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疏】「冬公」至，禮也。

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

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

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①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

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

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

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

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

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摠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二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在廟，②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二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

①「告」，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面」。

②「當」，阮本作「常」。

《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爲榮，則克躬罪己，不以告廟，非爲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爲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郕，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

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柎，「遂滅偃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動衆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注，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摠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摠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一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

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①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

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②

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疏】

「千畝之戰」。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

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

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

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

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疏】「夫名」至「生亂」。

正義曰：出口爲名，合宜爲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

故云「名以制義」。杖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

禮」。復禮而行，^③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

爲政，以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

禮教無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爲「始兆亂」也。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

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

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疏】注「穆侯」至「諷諫」。正義曰：大子與桓叔雖

並因戰爲名，而所附意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大子多怨仇，^④而成師有徒衆。穆

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

知桓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之強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

①「命之曰仇」，阮校：「《漢書·五行志中》引作『名之曰仇』。案，『名』即『命』也。《說文》云：『名，自命也。』閔

元年傳「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史記·魏世家》引

「名」作「命」。《禮記·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國語·魯語》作「成命百物」；《史記·天官書》：「免七

命」，索隱曰：「謂免星凡有七名也。」是「命」、「名」古同聲同義。」

②「命」，阮校：「《史記·晉世家》、《漢書·五行志》並作「名」。」

③「復」，文淵閣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履」。

④「怨仇」，監本、毛本作「仇怨」。

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左氏》，非也。惠之二

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

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

寵公孫爲傳相。【疏】注「靖侯」至「傳相」。正義曰：案

《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

桓叔。靖侯是桓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

祖爲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

言其得貴寵公孫爲傳相也。此人之後，遂爲欒氏，蓋其父

字欒。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

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

一官。【疏】注「側室」至「一官」。正義曰：《禮記·文王

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

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衆子，

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

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得爲之，其側室

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廕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爲從父昆弟，而爲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爲之，未必立卿之親弟。大夫有貳

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①以相輔貳。【疏】注「適

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

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爲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

世不遷，謂之大宗。爲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

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

則總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

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

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

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禮記·大

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

大夫身是適子，爲小宗，故其次者爲貳宗，以相輔助爲副

貳，亦立之爲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

①「次者」，文淵閣本、阮本作「次子」。阮校：「纂圖本、

閩本、監本、毛本作「次子」。

不必皆是大宗，據爲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爲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爲說，故言別子爲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爲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爲例，^①皆是官名，與五宗別。」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②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諸侯而在甸服者。【疏】注「諸侯」至「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

六百里，半之爲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爲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③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④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五

- ①「與」，阮本作「以」。
- ②「冀」，阮校：《文選·王命論》李注引作「敢」。
- ③「納」，阮本作「立」。
- ④「庭」，阮校：「《史記·晉世家》作『廷』。」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六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贏，齊邑，今泰山贏縣。

【疏】注「經之」至「贏縣」。正義曰：桓公元年、二年、十

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

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

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

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

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

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

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

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昉田，成宋

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

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歷，

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

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

歷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

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

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

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

十二月蝓，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

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

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

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

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

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

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

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

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

王班，當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二

年十一月蝓，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

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蝓，於是始

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爲王班，

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虜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為失不班歷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為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為，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敵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無

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

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白食為文，^①闕於所不見。【疏】注「既盡」至「不見」。正義

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減光，故為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

①「文」下，阮校：「岳本有『者』字。」

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疏】注「禮君」至「卿逆」。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爲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爲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謹。無傳。

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疏】有

年。正義曰：年訓爲稔。謂歲爲年者，取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杜取《穀梁》爲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

穀也。賈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為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為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螣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鸛鵒，不以「有」字為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螣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疏】傳注「武公」至「之右」。^①正義曰：「武公，莊伯子」，

韓萬，莊伯弟」，《世本·世家》文也。《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為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

【疏】注「汾隰汾水邊」。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潒曰隰。」知汾隰，汾水邊也。驂絙而止，驂，駢馬。【疏】注「驂駢馬」。

正義曰：《說文》云：「駢，驂旁馬。」是駢，驂為一也。初駕馬者，以一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為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為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為驂。故摠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駢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為名也。驂馬在衡外挽鞅，每絙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故《少儀》云「駢駢翼翼」是也。^②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賁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

會于贏，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

① 「傳」，阮本無此字。

② 「駢駢」，阮校：《禮記》作「匪匪」。此因鄭注「匪讀如四牡駢駢」，遂改作「駢」。

侯會而成昏，非禮也。【疏】注「公不」至「禮也」。正義

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人杞，故今來求成。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

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疏】注「昏禮」至「其義」。

正義曰：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

先君以爲禮辭。

齊侯送姜氏，^①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疏】「凡公」至「送之」。正義

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二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

①「齊侯送姜氏」，《經典釋文》：「本或作『送姜氏于謹』。」阮校：「《水經注·汶水篇》引傳文作『齊侯送姜氏于下謹』。」

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

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疏】注「古者」至「釋之」。正義曰：經書「來聘」，

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是詳內略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

故逐之，出居于魏。爲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

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疏】注「爲明」至「北

縣」。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

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本》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爲卿士，名謚不見。

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

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

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疏】注「冬獵」至「書地」。正義曰：「冬獵曰狩」，

《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爲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矣。①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爲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①「矣」，阮校：「浦鏜《正誤》作『失』。」

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

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疏】注「宰官」至「放此」。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爲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

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爲政有三，擇人爲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遭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咺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爲年。此無秋、冬，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伯糾名且字，非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書時合禮。【疏】注「郎非」至「合禮」。

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矣，見於經者無數事焉，良由得時得地則常事不書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

但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駁出合禮，而非禮自明，故注申其意，言即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知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

輕之，故為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

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

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

從赴兩書。【疏】注「未同」至「兩書」。正義曰：僖二十

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經、傳，魯未與陳盟

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注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戌陳侯鮑卒，①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

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疏】注「外相」至「故書」。

正義曰：傳言「朝」，經言「如」，知「如」即「朝」也。下文

「州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

聘，例亦言如，②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

「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

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

① 「於」，阮本作「以」。

② 「亦」，正宗寺本、阮本無此字。

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書於策，未知成禮以否。^①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夫必成。^②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但略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疏】注「仍叔至出聘」。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父老來聘，非父沒。義或當然。

葬陳桓公。無傳。

城祝丘。無傳。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

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螽。無傳。螽蟴之屬為災，故書。【疏】注「螽蟴」

至，故書。正義曰：《釋蟲》云：「蜚螽，螽蟴。」楊雄

《方言》云：「春黍謂之螽蟴。」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

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

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③五月中，以兩股相

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螽蟴、土螽。樊光云皆

螽蟴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

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寔

來」書也。^④曹國，今濟陰定陶縣。【疏】「州公如曹」。

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

①「以」，阮本作「與」。

②「夫」，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未」，當是。

③「又」，阮校：「浦鏜《正誤》作『文』。案，《廣雅疏證》

引作『文』。段玉裁曰：「此當作『又』，『又』者，今之

「釵」字。或為『又』，或為『文』，皆非也。」

④「寔」，《四部叢刊》本、阮本作「實」。

百里，子一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爲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爲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虔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注「不書」至「陶縣」。正義曰：如者，朝也。

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云：①濟陰郡定陶縣，《詩》曹國是也。②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太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疏】公疾病」。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

①「云」，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②「詩」，《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校點本）作「故」。

【疏】注「奪不使知王政」。正義曰：隱二年傳稱「王貳

于號」，謂欲分政於號，不復專任鄭伯也。及平王崩，周

人將畀號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號

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

矣。九年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然則號公爲右卿士，

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①全奪與號，不使鄭

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秋，王以諸侯

伐鄭，^②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

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號公林父，王卿士。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

子。拒，方陳。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

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

枝持也。^③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爲右拒，曼伯，檀伯。

【疏】注「曼伯檀伯」。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

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知一

人也。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

奉公，^④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

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

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

法。【疏】注「司馬」至「陳法」。正義曰：《史記》稱齊景

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爲大司馬。六國

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占者

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

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是彼文也。「五人爲伍」，

《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緇葛。緇葛，鄭地。

命二拒曰：「旂動而鼓！」^⑤旂，旗也，通帛爲之，

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疏】注「旂旗」至「號

令」。正義曰：旂之爲旂，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爲然。

①「年」，阮本作「言」。

②「侯」字，原闕，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③「枝」，阮校：「毛本作「支」。《文選》李善注《魏文帝

與吳質書》引杜注亦作「支」。

④「彌」，阮校：「《史記·秦本紀》作「昧」。

⑤「旂」，《經典釋文》：「本亦作「檜」。

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旂動而鼓，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旂是可觀之物。又旂字從𠂔，旂旗之類，故知旂爲旂也。《周禮·司常》「通帛爲旂」，故云「通帛爲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旂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旂，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旂。而此軍得有旂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是知戰必有旂，故以旂爲旂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陳之上猶自用旂指麾。今時爲軍，猶以旂麾號令，故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也」。賈逵以旂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①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旂也。發石非旂旗之比。《說文》載之𠂔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爲擊鼓候也？注以旂說爲長，故從之。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

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②「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③【疏】注「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

「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爲字，《左氏》先儒亦以爲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爲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

① 上「以」字，文淵閣本無，阮本作「其」。「追」，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礎」。

② 「名仲字仲足」，《經典釋文》：「一本作『名仲字足』。」今案：本節正義引《釋例》曰：「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下「仲」字蓋衍。

③ 「非」，阮校：「足利本後人記云：『非』，異本作『罪』。」

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爲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①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仲之意也。凡傳所記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寧說鄭，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王討之非也。

仍叔之子，^②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

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

【疏】注「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

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未反也。下句更言「秋，大雩」，則秋未爲末。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爲欲顯天時，更別言秋。

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

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③故重言秋，異於凡事。【疏】注「十二」至「凡事」。正義

曰：上既言「秋」，王以諸侯伐鄭，而此復言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注自釋「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

二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疏】注「言凡」至「南郊」。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

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

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

對則別爲三名，散則摠爲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

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

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

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摠包天子及諸國，則

①「爲」，阮校：「毛本作「謂」。」

②「子」，阮校：「石經「子」字下增「來聘」二字，非唐刻也。」

③「指」，阮本作「相」。

「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摠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祔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祔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爲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爲正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比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注以閉蟄爲十

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既以閉蟄爲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一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正。《大

①「月日」，阮本作「日月」。

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杓」，「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爲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氣，^①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韉，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日至，可以有

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啓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髮而弔，十有誅，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

① 「氣」，文淵閣本、阮本作「節」。

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為義，^①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闕丘，闕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闕丘，以帝嚳配也。」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疏】注「龍見」至「膏雨」。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為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為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

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②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為《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為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為強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③非所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為吁嗟？旱而脩雩，言吁嗟可矣，四

① 立此為義，阮校：「案，《文獻通考》『祀后土門』引作「立為此義」。」

② 五月，阮校：「諸本作『五月』，惠棟校本作『三月』。按，依《月令》注，作『三』是也。『秋三月』三字連讀，謂夏至之五月、六月、七月。」

③ 「呂」，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已吁嗟也？^①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也。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疏】注「建酉」至「宗廟」。正義

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②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

《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爲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疏】注「建亥」至「備矣」。正義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③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出言啓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

① 「已」，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言」，阮本作「也」。

② 「有」，阮本作「乃」。

③ 「是」，文淵閣本、阮本作「昆」。

此祭爲烝。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疏】注「卜日一至」慢也」。正義曰：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①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齊爲大國，以戌事徵諸侯之戌，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疏】「大閱」。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怠慢之主，

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爲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爲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②公身雖在，非爲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注「齊爲」至「車馬」。正義曰：大閱之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爲。傳不言其意，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戌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來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

①「紀侯」，阮校：「陸氏《穀梁音義》曰：『《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於郎」，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

②「國」下，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有「家」字。

諸侯也。^①傳在莊二十二年。^②【疏】注「佗立」至「二年」。正義曰：殺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

九月，丁卯，子同生。恒公子莊公也。十二

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③【疏】注「恒公」至「生也」。

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爲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爲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書也。

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

來」，^④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⑤

①「立」，阮校：「足利本後人說云：『異本作位。』」

②「在上」，《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例」字。

③「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阮校：「案，《禮記·內則》正義引作『不云世子，書始生』。」

④「寔來」，阮校：「《詩·韓奕》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惠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陳樹華云：「案，傳解經不容立異，且《公羊》、《穀梁》皆作「寔來」，「寔」訓「是」，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非也。案，錢大昕云：「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羊》、《穀梁》爲今文，是「寔」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氏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

⑤「實」，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寔」。

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疏】注「隨

國」至「隨縣」。正義曰：《世本》：「隨國，姬姓。」不知

始封爲誰。隨以此年見傳。僖二十年經書「楚人伐隨」，

自是以後遂爲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

人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

諸侯。哀元年隨侯見經，其後不知爲誰所滅。使蘧章

求成焉，蘧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

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

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

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

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

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

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

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爲後圖。

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

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楚子白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

以終始之。【疏】「以爲」至「其君」。正義曰：言此計今

雖無益，以爲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耳，

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

故請示弱，以希後日之利。王毀軍而納少師。從

伯比之謀。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

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

其誘我也。君何急焉？」【疏】「天方授楚」。

正義曰：楚之先君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間，食子男之

地。至此君始彊盛，威服鄰國，似有天助，故云「天方授

楚」。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

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

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

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

① 「天方授楚」，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以欺鬼神」下。

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疏】「臣聞」至「可也」。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道，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為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為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為道之事。^①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心為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為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飢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之下楚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②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腍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疏】注「牲牛」至「曰盛」。正義曰：諸侯祭用大牢，祭以三牲為主。知牲為三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牷，祭用純色。」故知牷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曲禮》曰：「豚曰腍肥。」肥腍共

文，知腍亦肥也。重言肥腍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腍。」案《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粢是黍稷之別名，亦為諸穀之總號。祭之用米，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粢」，粢是穀之體也。盛謂盛於器，故云「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③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④博，廣也。碩，大也。謂其

①「為」，阮本作「有」。

②「粢盛」，阮校：「案，惠棟云：禹庙殘碑作「資盛」，《說文》作「齋」，云：「稷也。」又云「齋，或從次」，作「案」字。按，凡經典言「粢盛」，皆「案盛」之誤。齋、齋、案三字古通用為祭祀之黍稷，齋、案二字同用為《周禮》之粉養，不知何時淆亂而莫有正之者。」

③「民」，阮校：「《詩·旱麓》篇，《思齊》篇正義引傳文「民」上並有「於」字。」

④「謂」下，阮校：「《詩·我將》篇正義引傳文有「其」字。」

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蠱也，^①謂其備腠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腠，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②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③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④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飢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疏】「對曰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至「於難」。

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為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腠」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腠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

①「癘蠱」，阮校：「《釋文》云：『癘，本又作族，同。』蠱，葉抄《釋文》引《說文》作「𧈧」，云「族𧈧，皮肥也」。錢

大昕云：「《說文》少部「𧈧」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癘蠱」之正字。「蠱」、「𧈧」聲相近，故假借為「蠱」耳。「癘」亦俗字，當為「族」，六畜之疫曰「族癘」，或作「族𧈧」。𧈧、癘亦聲相近。」

②「共」，《四部叢刊》本、阮本作「恭」。

③「禋」，阮校：「足利本後人記云：『禋下異本有祀字。』」

身體無疥癬疾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臍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為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栗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膻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譏諛邪惡也。所謂馨香，摠上二者。由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脩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絜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為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乏主，百姓飢餒，民力彫竭，不得為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撫其民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為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絜，

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為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注「雖告」至「所闕」。正義曰：劉炫

云：杜以博碩肥臍據牲體而言，季梁推此出理，^①嫌其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瘠蠹，畜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注「嘉善」至「敬也」。正義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為謹敬，言善敬為酒。案《詩》「實穎實栗」，與田事相連，故栗為穗貌。此栗與嘉善旨酒相類，故栗為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栗為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注「父義」至「子孝」。正義曰：父母

於子並為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教之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為友，但兄弟相

①「此出」，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出此」。

於，^①乃有長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爲共，言敬其兄而友愛。^② 注「裡絜」至「族者也」。正義曰：《釋詁》

云：「裡，敬也。」故以裡爲絜敬。隱十一年注云「絜齊以

享，謂之裡」，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

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③

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

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

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

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

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

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

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

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

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

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

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

麻。^④《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

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名。」^⑤《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

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一是鄭從古《尚

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之父，^⑥己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二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

①「於」，文淵閣本、阮本作「敬」。

②「愛」下，阮校：「浦鏜《正誤》云：疑脫「其弟」二字。」

③「屬」，阮校：「《詩·葛藟》正義引「屬」上有「親」字。」

④「麻」，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⑤「名」，阮校：「浦鏜云：「名」字衍。」

⑥「之」，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至」。

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夏，會于成。^①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②鄭大

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

被甲者首。

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

餼，生曰餼。

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

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疏】

注「班次」至「闕文」。

正義曰：劉炫云：「在戍受饋，而

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經，此戍齊亦宜

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

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

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須解之。鄭忽以其有功

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

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

自爲謀。」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

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

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

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

鄭伯。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

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

也。【疏】注「大牢」至「適也」。

正義曰：大牢，牢之大

者，三牲牛、羊、豕具爲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

豕爲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于

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

① 「成」，阮校：「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作「郎」。」

② 「侯」，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爲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爲文。其實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豕子，則皆降一等。^①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②卜士之妻爲乳母。【疏】注「禮世」至「乳母」。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玄云：「桑弧蓬矢，本大占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上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案《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衆而治亂。」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

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疏】注「世子」至「之婦」。正義曰：「乃降」以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

「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爲信，^③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

① 「一」，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② 「四」上，《經典釋文》、文淵閣本、阮本有「天地」二字。

阮校：「無『天地』二字，與定本合。孔沖遠云：『今無『天地』，誤也。』」

③ 「名生」，阮校：「《論衡·詰術篇》『生』字在『名』字上。按：以生名、以德名、以類名，語言一例，《論衡》爲長。」

義，^①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疏】注「若文」至「名發」。

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疏】注「若孔」至「尼丘」。正義曰：

《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汙頂，^②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

【疏】注「若伯」至「曰鯉」。正義曰：《家語·本姓篇》

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并官氏，^③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疏】注「國君」至「名

也」。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

名不諱。若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爲名。其言廢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爲之廢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爲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

① 「德命」，阮校：「《論衡》作「德名」。案：「命」、「名」古同聲同義。」

② 「汙頂」，阮校：「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頂」，索隱謂：「圩音烏，窳也，故孔子頂若反字。」

③ 「并官氏」，阮校：「監本、毛本作「开」。宋本作「并」。段玉裁云：作「并」，與漢禮器碑合。」

辟不祥也。【疏】注「隱痛」至「祥也」。正義曰：鄭玄

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

雖不得言，尚可指擿。^①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

難爲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

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

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

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爲

痛也。以痛疾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不以

畜牲，畜牲，六畜。【疏】注「畜牲六畜」。正義曰：

《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

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

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爲之。^②然則畜

牲一物，養之則爲畜，共用則爲牲，故并以六畜解六牲。

不以器幣。幣，玉帛。【疏】注「幣玉帛」。正義

曰：《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

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爲玉帛，則器

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爲俎豆、壘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

爲名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

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

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

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疏】「周人」至

「諱之」。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

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

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

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

之。注「君父」至「斥言」。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

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

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

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

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

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

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

六年傳曰：「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

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爲諱。

①「擿」，阮本作「摘」。

②「爲」，阮校：「浦鏜《正誤》：疑「當」字誤。」

《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欲表爲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雝》，禘太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觶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

諱，臨文不諱。」是爲詩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口改爲「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錄，^①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疏】注「國不」至「廢名」。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爲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爲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變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曾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疏】注「改其山川之名」。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恒，改北嶽爲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

①「即」，阮本作「則」。

得共祀，^①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以畜牲則廢祀，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以器

幣則廢禮。【疏】「廢祀廢禮」。^②正義曰：祀以牲

為主，無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摠之。

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

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

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

更以其鄉名山。^③【疏】注「二山」至「名山」。正義曰：

《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

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

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

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為慙耳。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

「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

謂同日。【疏】注「物類也謂同日」。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知同物為同日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為類命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

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六

①「共」，文淵閣本、阮本作「其」。

②「疏廢祀廢禮」，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廢為中軍」下。

③「名山」，阮校：「足利本後人記云：『名山』下，異本有「者也」二字。」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七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無

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①

譏盡物，故書。【疏】注，焚火「至」故書。正義曰：咸

丘，地名。以火焚地，明爲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言

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

也。《釋例》曰：「咸丘，魯地，非蒐狩常處，經不言蒐狩，

但稱『焚咸丘』，言火田盡物，非蒐狩之義。」是言火田非

狩法，故不書狩。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不復譏其失地

也。^②咸丘，知地亦非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

云：「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雅》者

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

「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

以羅罔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摠

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

賤之也。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

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疏】注，辟陋「至」書夏。正

義曰：傳直云「賤之」，不言賤意。以穀、鄧是南方諸侯，

近楚小國，明以辟陋小國，故賤之也。賤之者，以其朝禮

不足，故書名也。《曲禮》云：「諸侯不生名。」今生書其

① 「南有咸亭」，阮校：「《續漢·郡國志》作『西有咸亭』。」

② 「也」，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地」，屬下，義爲長。

名，欲比之附庸，但實非附庸，故仍書其爵。介葛盧言來不言朝，全不能行朝禮，此則行朝禮，但禮不足耳。傳在春，經在夏，經書實朝之日，故春來，至夏乃書之。《世本》：「鄧爲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穀則不知何姓，是誰滅之。服注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衛冀隆難杜云：「傳曰：『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稷之衛。』穀、鄧在南，地屬衡岳，以越棄彊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杜駁論先儒，自謂準丘明之傳，今辟陋之語，傳本無文，杜何所準馮知其辟陋？傳又稱莒之辟陋，而經無貶文，穀、鄧辟陋，何以書名？此杜義不通。」秦道靜釋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文公來盟，傳云賤之，明賤其行夷禮也。然則穀、鄧二君，地接荆蠻，來朝書名，明是賤其辟陋也。此則傳有理例，故杜據而言之。若必魯桓惡人，不合朝聘，何以伯糾來聘，譏其父在？仍叔之子，譏其幼弱？又魯班齊饋，《春秋》所善，美魯桓之有禮，責三國之來伐，而言『遠朝惡人』，非其辭也。」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

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

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疏】注「盟向」至「鄭

成」。^①正義曰：此盟、向之邑必有主據之，言「求成于

鄭」，是主求成也。隱十一年，王以與鄭，傳稱王不能有。

然則鄭雖得之，亦不能有，故今始求成。既而背之，是背

鄭歸王，故王遷于郟。若主不歸王，則王無由得遷之也。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

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

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例在

五年。【疏】春正月己卯烝。正義曰：衛氏難杜云：

「上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

《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

求賻，一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一責見瀆，

① 「注盟向至鄭成」，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求與鄭成」

下。

何爲不可？」而云非爲過時者，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之仲冬，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過時之文，明知直爲再烝而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

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無傳。

秋，伐邾。無傳。

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

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

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疏】注「祭公」至

「略輕」。正義曰：「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

爲天子三公。《公羊》亦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

也。」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

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既書

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

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

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

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爲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以爲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公不獨行，必有卿從。卿不書，舉重略輕也。知非卿不行者，以傳云「禮也」。《釋例》曰：「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卿不書，舉重略輕。猶邾、邾之戰，唯書郤克、林父。此天子使公卿之文。」是杜約彼文，知公行必卿從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

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此注之意，猶以爲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①文王之迎大妣，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玄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爲「天子」，其德，自無定矣。

【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

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

釁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

黃、隨不會。黃國，今弋陽縣。使蘧章讓黃。責

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

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也。所以怒

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

不然，將失楚師。」^②隨侯禦之，望楚師。遙

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③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

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

可克也。」乃盟而還。【疏】「漢淮之間」。^④正義

曰：漢、淮，二水名。漢、淮之間，漢北、淮南。《禹貢》

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釋例》曰：「漢，一名沔

① 親「下」，阮校：「浦鏜《正誤》云：當脫「迎」字。」

② 「師」，《經典釋文》：「一本無「師」字。」

③ 「謀」，阮校：「淳熙本作「戰」。」

④ 「漢淮之間」，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下之請服也」下。

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東南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禹貢》又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例》曰：「淮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陰、淮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也。」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

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

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①

【疏】注「季姜」至「之尊」。正義曰：時當桓王，故云「桓

王后」也。《公羊傳》曰：「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

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申父母之尊也。

《公羊》又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

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

故使其子來朝。【疏】注「曹伯」至「來朝」。正義曰：朝

禮當君自親行，不應使太子也。當享而太子歎，明年而

曹伯卒，知其有疾，故使太子來朝也。太子不合稱朝，攝

行父事，故言朝也。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

「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

通也。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

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

侯，雖告魯，猶不書。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韓

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楚子使道朔將

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

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

北。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

① 「伸」，下正義作「申」。

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鄆。鬬廉，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鄆，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鄆人宵潰。宵，夜也。【疏】注「韓服」至「州縣」。^①正義曰：以巴所使，故言巴行人。行人謂使人也。《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江州是其治下縣也。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此年見傳，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②「三逐巴師不克」。^③正義曰：三逐巴師，謂鄧師逐巴師也。不克，謂楚、巴不能克鄆，故鬬廉設權以誘之。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④賈伯伐

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疏】注「梁

國」至「國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

「故少梁」也。是梁在夏陽也。僖十七年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既以國配嬴，則梁爲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僖十九年，秦人滅梁。荀、賈不知誰滅之。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

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④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酒始獻。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疏】注「諸

^①「注韓服至州縣」，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在巴郡江州縣」下。

^②「三逐巴師不克」，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二甥皆鄧大夫」下。

^③「荀侯」，阮校：「陳樹華云：應邵《班叔皮北征賦》注引作「郇侯」，《漢書·地理志》同。」今案：李善注引應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

^④「君」下，阮校：「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異本有「事」字。」

侯「至，上卿」。^①正義曰：「繼子、男二以上，皆《周禮》

典命《職文》也。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釋例》曰：「《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正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世子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謂比於諸侯之上卿，繼子、男之末，命數相準故也。」是言曹太子由未誓之故，賓之以上卿，謂以賓客待之，同上卿之禮也。卿禮，殯饗積膳之數，《掌客》、《聘禮》略有其事。傳不言未誓，知曹太子必未誓者，若誓，則下其君一等而已。侯、伯之子當如子、男，不得徒以上卿之禮待之也。《釋例》摠論世子，故言比於諸侯之上卿，此指說曹國，故分明辨之，云各如其國之上卿。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然則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國之世子，必不得當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上卿耳。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

王事也？」蘇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非歎所也。正義曰：服虔云：「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福禍。無喪而戚，憂必讎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葬曹桓公。無傳。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無傳。衛侯

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

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

討有辭。【疏】注：「改侵」至「有辭」。正義曰：《周禮》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

①「注諸侯至上卿」，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各當其國之上卿」下。

服則侵之。」然則侵伐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魯以周禮爲班，則魯有禮矣。三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人不與戰也。《釋例》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夫子善魯人之秉周班，惡三國之伐有禮，故正王爵以表周制，去侵伐以見無罪，此聖人之所以扶獎王室，敦崇大教，故詭常例以特見之。」^①是其義也。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之言。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虢仲，王卿士。

詹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

虢公出奔虞。虞國，在河東大陽縣。【疏】注「虢仲」

至「大夫」。^②正義曰：《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大夫。

傳言「譖其大夫」，知是屬己之大夫，非虢大夫者，若虢國大夫，虢仲自得加罪，無爲譖之於王。且其若是虢人，不得以王師伐虢故也。注「虞國」至「陽縣」。正義

曰：《譜》云：「虞，姬姓也。周大王之子，大伯之弟仲雍，

是爲虞仲，嗣大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僖五年晉滅

之。《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志》言大伯後者，以仲雍嗣大伯故也。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四年圍魏所執者。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爲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④賈，買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闕。【疏】注「虞叔

① 「詭」，文淵閣本、阮本作「改」。

② 注「虢仲至大夫」，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詹父屬大夫」下。

③ 周諺有之，阮校：「《文選》李善《鵠鵠賦》注引作「周在有言」。」

④ 「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阮校：「《文選》李善《鵠鵠賦》注引傳文作「吾焉用之以賈其害」。」

虞公之弟」。^①正義曰：祭叔既為祭公之弟，知虞叔亦是虞公之弟。匹夫無罪」。^②正義曰：士大夫以上

則有妾媵，庶人唯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書傳通謂之匹夫匹婦也。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

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

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

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

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

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

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疏】注

「鄭主」至「周禮」。正義曰：傳言先書齊、衛，不合先

書，^③當先書鄭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先書，此則鄭人

主兵，鄭宜在先，而先序齊、衛者，王爵齊、衛為侯，尊於

鄭伯，故以王爵尊卑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

序者，魯班諸侯之戍，以王爵為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次之，見魯猶秉周禮故也。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於元

年，赴以名。

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

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

《釋例》詳之。【疏】注「祭氏」至「詳之」。正義曰：莊二

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是諸侯

之卿嘉之乃不名，則於法當書名。祭仲行無可嘉，知仲

非其字，故云「祭氏。仲，名」也。祭仲，鄭卿，而至宋見

執，必是行至宋也。行使被執，例稱行人，此當云「執鄭

行人」。而不稱行人者，聽宋迫脅以逐出其君，罪之，故

不稱行人。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

「注虞叔虞公之弟」，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虞叔虞公之弟」下。

「匹夫無罪」，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人利其璧以璧為罪」下。

「不」上，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有，則齊衛「三字」。

「罪不在行人也。」以罪不在，則稱行人，知祭仲罪在其身，故去行人也。《釋例》曰：「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僞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是說罪仲之意。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宵」，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是變例也。傳稱「誘祭仲而執之」，則本非行人，故經不言。杜必知以行人應命，罪之，故不稱行人者，祭仲若不至宋，宋人何得執之？既往至宋，即是因事而行，亦既因事而行，便為使人之例。杜以傳文稱誘，故序其本意，言非聘非會，聽宋迫脅，故不稱行人罪之，經與「齊人執鄭詹」文亦何異？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妄規杜氏。就如劉言，既云罪其逐君，何以嘉而稱字？杜以蕭叔非字，故知祭仲是名仲。既書名為罪，則不稱行人，是其貶貴。劉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突歸于鄭。突，厲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

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疏】注「突厲」至「言鄭」。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知此為宋所納，故曰歸也。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傳無褒貶之例，知從告者之辭，告者不言公子，故不稱也。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

歸于蔡」，皆以字繫國。突不繫鄭者，以文連祭仲，祭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以事連書，^①故突得蒙上文。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告，故不連上文。

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

者，鄭人賤之，以名赴。【疏】注「忽昭」至「名赴」。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彼以未葬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莊公既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之名，知鄭人賤之，以名赴也。其賤之意，說在忽之復歸。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無傳。

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叔是名。叔亦無族，蓋亦未賜族也。

①「以」，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一」，義為長。

公會宋公于夫鐘。^①無傳。夫鐘，郕地。^②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無傳。

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③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

曹。宋不書，經闕。【疏】注，宋不書經闕。正義

曰：丘明作傳，本以解經，經、傳不同，皆傳是其實，今傳有宋而經無宋，知是經之闕文。宋爲大國，傳處鄭下，是史文舊闕，傳先舉經之所有，乃以闕者實之，故後言宋耳，非謂盟之序列宋在下也。服虔以爲「不書宋，宋後盟」。宋若後盟，盟本無宋，傳不得言齊、衛、鄭、宋爲此盟也。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舉此盟者，爲經闕宋故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鄆人

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④鄆

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鄆城。^⑤蒲騷，鄆邑。絞，國名。

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

陽城。莫敖患之。^⑥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

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

①「夫鐘」，《四部叢刊》本、阮本作「夫鍾」。阮校：「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夫鐘』，非。」

②「郕」，阮本作「成」。

③「南」下，阮校：「《郡國志》引注文有『有闕城』三字。」

④「蓼」，阮校：《釋文》云：「本或作鄆，同。」陳樹華云：《詩》鄭箋引同。

⑤「鄆城」，阮校：《釋文》作「湏」，音云，本亦作鄆。《郡國志》引「鄆城」下有「故國」二字。

⑥「莫敖患之」，阮校：《漢書·五行志》作「莫囂」。顏師古曰：「莫囂，楚官名也。字或作敖。」

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①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疏】注「邑亦國也」。^②正義曰：《書》云「欲宅洛邑」，傳每云「敝邑」是也。注「君謂屈瑕也」。正義曰：《禮·坊記》云：「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然則大夫不得稱君，此謂屈瑕為君者，楚僭王號，縣尹稱公，故呼卿為君。大夫正法當呼為主。昭元年傳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晉國」，是其事也。祁盈之臣謂祁盈為君，伯有之臣謂伯有為公，是家臣稱其主耳。「鄭有虞心」。正義曰：鄭人曰虞四邑之至，冀其與己合勢，有虞度外援之心，而又自恃近城，故無鬪志。注「商紂」至「夷人」。正義曰：古文《尚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有離德」，已與本小殊，此注引「予」為「武王」，^③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雖言「傳曰」，非傳本文。劉炫云：欲以證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在六年。齊人將妻

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亶、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姑姓，宋大夫也。以女妻人曰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

①「臣」，阮校：「陳樹華云『臣字疑轉寫者所增』，是也。說詳襄二十八年。」

②「注邑亦國也」，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引」，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改」。

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疏】注「祭仲」

至「應命」。^①正義曰：傳言誘而執之，則祭仲被誘如

宋，在宋見執，執不在會，知非會也。被誘而往，知非聘也，直爲見誘而以行人應彼宋命也。行人，謂行往宋耳。劉炫云：「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

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也。十

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七月

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疏】注「厲公」至「從赴」。

正義曰：躍爲厲公，《世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曰：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爲二人，言

「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立七年，太子免之弟躍、林、杵臼共弑厲公，而躍立，是爲

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爲莊公」。案傳五父、佗

人，而《世家》以爲二人。案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爲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始卒，不得爲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東哲言馬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以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非正月之日，而以正月起文，傳言再赴，是赴以正月也。彼以十一月之日爲正月赴魯，知赴者或有以前月之日從後月而赴，故因此以示別意。

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

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丙戌，衛侯晉卒。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

① 「注祭仲至應命」，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下。

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疏】注「重書」至「以名」。正義曰：《春秋》之中，唯此重書日，其餘亦應有一日兩事各書日者，但更無其日，不可復知。計赴告之體，本應皆以日告史官，書策復應各書其日，但他國之告，或有詳略，魯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略皆依舊文。此重書丙戌，非是義例，以舊史所重，故因史成文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

宋。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疏】

注「既書」至「爲文」。正義曰：《春秋》之例，戰不言伐，以其伐可知，故略其文也。伐者，討有罪之辭。言戰又言伐者，皆是罪彼所伐之國。此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言以鐘鼓聲其罪而伐之，彼不服罪，而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莊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此文亦當如彼，宜云「及宋人戰」，今直言「戰于宋」者，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皆陳曰戰」，戰是敵辭，不言及宋戰，不使宋得敵也。十年，郎之戰，我有禮，彼無禮，齊、鄭無辭以罪我，不令我與彼敵，彼自獨戰爲

文。此戰，我有信而宋無信，我有辭以責宋，不使宋敢敵我，我自獨戰爲文。郎戰我有辭，故言戰不言伐，此戰宋無辭，故言伐不言與宋戰。二者雖文皆獨戰，而義存彼此，俱是善惡有殊，不得相敵故也。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賁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

① 「而」，阮校：「岳本作『則』。」

云長亂。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疏】注「城下」至「深恥」。

正義曰：宣十五年，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肯從城下之盟，是其深恥也。必爲深恥者，諸侯當好事四鄰，以衛社稷，相時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構怨彊敵，兵臨城下，力屈勢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之甚，將爲鄰國所笑，故深恥之。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

魏縣。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疏】注「彭水」至「魏

縣」。① 正義曰：《釋例》云：「彭水出新城呂魏縣，東北至南鄉筑陽縣入漢。」注「羅熊」至「徧也」。正義曰：「羅，熊姓」，《世本》文也。《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② 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故此訓諜爲伺，而兵書謂之「反間」也。巡，徧也，謂巡徧徧行之。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例

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葬，

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疏】「公會」至「敗績」。

正義曰：傳稱「宋多賁賂於鄭，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然則此戰之興，本由宋、鄭相怨，雖復各連同好，當以宋、鄭爲主。其序紀在鄭上，宋處齊下者，若魯人不

① 「注彭水至魏縣」，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下。

② 「說文云諜」，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諜說文云」。

與，而鄰國自行，則以主兵爲先。若與魯同行，魯史所記，則當以魯爲主，不得復先主兵，亦既不先主兵，即以大小爲序，故紀先鄭也。宋使齊爲主，猶隱四年州吁伐鄭，使宋爲主，故齊先宋。此以公在會，故不以主兵爲先，尊卑爲序，故紀在鄭先。若然，莊二十六年會宋人、齊人伐徐，杜云：「宋主兵，故序齊上。」彼魯亦在，而先主兵者，彼是魯之微人，所會之國又少，此則公自在會，及所戰之國歷序又多，故不與彼同也。戰稱將，敗稱師，是史策之常法也。史所以然者，師是將之所帥，戰則舉將爲重，敗則羣師盡崩，固當舉師言敗。若其敗還書將，則是將身獨敗，無以見師之大崩，故戰則稱將，敗則稱師，言其衆師盡敗，非獨將身敗也。此燕人謂將也，楚子傷目，故稱楚子敗績，此若云燕人敗績，則是燕將身傷，以此不得不稱師敗。唯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違常文耳。注「大崩」至「禮也」。正義曰：言史異辭者，決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也。此敗稱師，而彼敗稱人，是史異辭也。史非一人，立辭自異，非褒貶之例也。此二者於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以爲義，故合各從其本耳。杜以既葬爲成君，雖則踰年，猶待葬訖，故以惠公爲非禮。《釋例》曰：「父雖未葬，喪服在身，踰年則

於其國內即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侯是也。《春秋》書魯事，皆踰年即位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則知他國亦同。然據父未葬，於其國內雖得伸其尊，若以接鄰國，則違禮失制也。」是言先君未葬，則不得稱爵成君以接鄰國也。杜言違禮失制，禮制亦無明文。案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以踰年未葬，不得稱王命使，是其禮制未可，以此知接鄰國，則違禮制也。

三月，葬衛宣公。無傳。

夏，大水。無傳。

秋，七月。

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人告夫人鄧曼，鄧曼曰：

「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伏也。」^①蒲騷役在十一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②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③羣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疏】，大夫「至行也」。^④正義

曰：大夫伯比言濟衆者，其非益衆之謂也。其此伯比之意，當謂君宜撫慰小人士卒以言信也，教訓諸司長率以令德，而威懼莫敖以刑罰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狃，貫也，貫於蒲騷之得勝，遂恃勝以爲常，將自用其心，不受規諫，必輕小羅國以爲無能。君若不以言辭刑罰鎮重撫慰之，莫敖其將不設備乎？夫謂伯比。伯比之意，固當謂君教訓衆民而好以言辭鎮撫之，召軍之諸司而勸勉之以善德。見莫敖而告之，道上天之意不借貸慢易之人，不使慢易之人得勝，言其必須敬懼也。其意當如此耳。若其不然，此伯比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而更請益

① 「伏」，文淵閣本作「快」。阮校：「案，『快』字從心，大聲，諸本誤多一點。唐初《說文》有之。聞之段玉裁云。」

② 「及鄢亂次以濟」，阮校：「《釋文》云：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

③ 「荒」，阮校：「《釋文》云：『荒，本或作亢。』陳樹華云：案《說文》：『荒』當作『亢』。按，『亢』當是古本古字，後人改之。」

④ 「大夫至行也」，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在注「賴人仕於楚者」下。

師乎？ 注「狙伏也」。 正義曰：《說文》云：「狙，狎

也，「伏，習也」。郭璞云：「貫，伏也。」今俗語皆然，則狙、伏皆貫習之義，以貫得勝則輕易前敵，將自用其意，不復持重。 注「鄆水」至「入漢」。^① 正義曰：《釋例》

曰：「鄆水出新城沭鄉縣，東南經襄陽，至宜城縣入漢。」

宋多責賂於鄭，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鄭人來請脩好。【疏】注「公後」至「之地」。^②

正義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所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即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己巳」之文在「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

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一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劉炫云：「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連并其文，而存其本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十一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無冰。無傳。書時失。

夏，五。不書月，闕文。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

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疏】

注，御廩「至「六年」。 正義曰：傳稱：「御廩災。乙亥，

^① 注鄆水至入漢，阮本此節正義在注，鄆水在襄陽隨縣之下。

^② 注公後至之地，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不書所戰之地」下。

嘗。書不害也。一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玄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爲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爲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玄云：「接讀爲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災其屋而不損其穀，故曰「書不害也」。

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齋，御廩

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疏】注「先其」至「示法」。正義曰：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亦過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者，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三日，是致齋之初日也。既已戒日致齋，御廩雖災，苟其不害嘉穀，

有穀可以共祭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也。若害穀，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先時亦過，過則當書。但書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故沈氏云：「杜以先時亦過，過則當書。傳何以專言不害？此丘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御廩有災，先時亦書，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故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災爲害。」杜必爲不害嘉穀者，秦氏答云：「傳所以不載救火者，傳以指釋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略不等，不可相難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無

傳。隱六年盟於艾。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①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

①「蔡人衛人」，阮校：《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禮也。熟曰饗，生曰飪。【疏】注「熟曰饗生曰飪」。

正義曰：《周禮》外、內饗皆掌割烹之事，烹人給外、內饗之饗烹煮。饗者，煮肉之名，知熟曰饗。哀二十四年傳稱晉人饒臧石牛，以生牛賜之，知生曰飪。又《聘禮》致饗饒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饒二牢。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饒是未殺。鄭玄以為生牲曰飪，唯《瓠葉》箋云「腥曰飪」，欲以牽為牽行，故飪為已殺。非定解也，定解猶以生為饒。傳諸言饒者，皆致生物於賓也。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

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

十二年。焚渠門，人，及大逵。渠門，鄭城門。

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

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

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人，取，故不書。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①

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以

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疏】注「突既」至「三年」。

正義曰：凡諸侯出奔，皆被逐而出，非自出也。舊史書臣以逐君，仲尼脩《春秋》，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為文，以故此注迹突之惡，言其罪之之意。《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言其所犯處多非徒逐者，獨惡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臣。臣之逐君，其罪已著，沒其臣名，獨見君罪，言罪不純在其臣故也。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蔡侯朱等皆書名者，從彼告辭。故《釋例》

① 「家父」，阮校：「《儀禮·士冠禮》注引作『家甫』。」

曰：「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言責其不能自安自固，自奔即是身罪，名與不名，不復著義，故從告也。昭三年傳曰：「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變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也。稱世子者，忽爲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爲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太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疏】注「忽實」至「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復其位，曰『復歸』。」忽本既居君位，然後出奔，故今還以復位之例爲文也。經言復歸，明是復位之例。注言此者，以忽之出奔，不稱鄭伯，歸言世子，又非君號，非君而稱復歸，嫌其不是復位，故明之。禮，父在稱世子。忽父之喪於今五年，世子非所當稱，故迹其稱之意。鄧曼所生，立爲世子，是有母氏之寵也。宗卿，謂同姓之卿，祭仲之女曰雍姬，則祭仲姬姓，是同宗卿也。救齊敗戎，

是有功也。而守介節，謂守瑣瑣狷介之節，不娶齊女也。經書鄭忽出奔，不稱鄭伯，是降名以赴也。今稱世子復歸，是逆以太子之禮也。逆以太子之禮者，以突是庶子，無道出奔，更欲擇君，莫踰於忽，以本是世子，故迎之使還。爲是世子，所以得歸。鄭以世子名告，不以嘗爲君告，時史因其告辭，書曰「世子」，實復本位，書曰「復歸」。而忽之爲君，不能自固，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爲君，亂鄭國者，實忽之由。《釋例》與此注盡同，其末云「故仲尼因以示義」，言因舊史之文，即稱世子，示鄭人本有不以爲君之義。忽於隱公之世每稱公子，六年稱太子，則救齊之時，已立爲太子故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人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疏】注「許叔」至「逆例」。正義曰：入者，自外之辭，本其所自之處，言其自許東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國人也。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爲己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故云「許人嘉之，以字告也」。杜知是字者，以蔡季歸於蔡，季

子來歸，亦以書字，故知之也。杜以傳例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人」，嫌此亦為國逆之例。《釋例》曰：「諸在例外稱人，直是自外人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賈氏雖夫人姜氏之人皆以為例。由先儒以為國逆，故言許叔本不去國，非國逆之正例。」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事，有國逆之理，故於《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公會齊侯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三人皆附庸

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疏】注「人」至「東北」。

正義曰：三國俱稱人，合行禮，知其尊卑同也。以邾子未得王命，知牟、葛之等是附庸。邾挈來來朝，附庸書名，此若君自親來，則亦應稱名。若遣臣來聘，又不得稱朝。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世子有稱朝之義。知此三人皆附庸世子，攝行父事而來朝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是人之於名，例差一等。若附庸，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釋例》曰：「王之世子不名，諸侯世

子則名，「會王世子于首止」，「曹世子射姑來朝」，是也。附庸世子稱人，「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是言世子稱謂之等級也。《地理志》：「泰山郡牟縣，故牟國也。」陳留郡寧陵縣，應劭曰：「故葛伯國。」然則於晉屬梁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人，無義例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①伐鄭。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疏】注「先行會禮」。正義曰：知非不與謀，言會者，以言「于袤」，故知此行會禮也。若不言地，直言會，則是不與謀例也。召陵會，杜注云「於召陵先行會禮」，與此同也。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①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阮校：《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說文》「移」字注引《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移。」陳樹華云：是「袤」乃「移」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

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夏，厲公出奔蔡。

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

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疏】注，春既一至，後至一。正義曰：宣七年傳例云：「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春既謀之，例當言「及」，今書「會」者，魯諱與諸侯聚議納不正之人，故從不與謀之文。《釋例》曰：「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興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篡

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之，從不與謀之例。」是其義也。諸侯之序，以大小爲次班序，《譜》稱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用飲至之禮，故書。

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

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①此未正中。功役之事，皆摠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疏】注「傳曰」至「月別」。

正義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檢叔弓如滕一經，傳之異，如滕一與，葬一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同是十一月也。但十一月，^②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按歷數，此年月却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為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劉炫《規過》以為：「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為建戌之中霜始降，^③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

「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上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為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今以為《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為此言，故所舉時節並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為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正月。衛人初作宮室，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却節前，何須致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公子逐，罪之也。

①「于」，阮校：「淳熙本、足利本作『為』。」

②「但」，阮本作「俱」。

③「中」，阮本作「月」。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①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爲之娶

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夷姜縊。失寵而自

經死。^②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

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

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

告之，使行。行，去也。不可，曰：「棄父之

命，惡用子矣！惡，安也。有無父之國則可

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

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

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十一月，左公子洩、^③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牟。黔牟，羣公子。惠公奔齊。【疏】注「夷姜」至

「曰烝」。^④正義曰：晉獻公烝於齊姜，惠公烝於賈君，

皆是淫父之妾。知此亦父妾，故云庶母也。成二年傳稱

楚莊王以夏姬「予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

淫母而謂之烝，知烝是上淫。蓋訓烝爲進，言自進與之

淫也。《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烝淫而謂之夫

人，馬遷謬耳。注「左右」至「爲號」。正義曰：公子

法無左右，明其因母爲號。《公羊》稱諸侯取一國，則二

國往媵之。以有媵，故分爲左右。說《公羊》者，言右

①「急」，阮校：「《釋文》云：『急，《詩》作伋。』《詩·芄

蘭》篇正義引傳亦作「伋」。《史記》、《漢書·古今人

表》並同。」

②「經」，文淵閣本、阮本作「縊」。

③「洩」，阮校：「《漢書·古今人表》作『泄』，是也。」

④「注夷姜至曰烝」，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

節下。

賡貴於左賡，義或當然。此左右公子，蓋宣公之兄弟也。「載其旌」。正義曰：代之而載其旌，蓋旌有知識故也。^①《世家》云：「與大子白旄，而告盜曰，見白旄者殺之。」或當以白旄為旌，但馬遷演此文而為之說，其辭至鄙，未必其言可信也。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越，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五月，^②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曰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十一年，大夫盟于折。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也。言歸，為陳所納。癸巳，葬蔡桓侯。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疏】注，稱侯蓋謬誤。

正義曰：五等諸侯，卒則各書其爵，葬則舉謚稱公，禮之

常也。此無貶責而獨稱侯，故云蓋謬誤也。《釋例》曰：「卒而外赴者，皆正爵而稱名。慎死考終，不敢違大典也。書葬者，皆從主人私稱。客主之人，敬各有本，謙敬各得其所，而後二國之禮成也。葬蔡桓侯，獨不稱公，劉、賈、許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羣臣無廢主，社稷不乏祀，故傳稱蔡人，嘉之，非貶所也。杞伯稱子，傳為三發，蔡侯有貶，傳亦宜說。史書謬誤，疑有闕文。」是其疑之意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①「志」，文淵閣本、閩本、監本無此字。

②「月」上，《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有「夏」字。

阮校：「石經、宋本無此字，與序疏合。」

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

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疏】傳「疆場」至「不虞」。^①正義曰：疆場，謂界畔也。至此易主，故名曰場。典封疆者，不得已往侵人，無使人來侵己，謹慎守其一家之所有，以備不意度之事。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

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自陳歸

于蔡，蔡人嘉之也。嘉之，故以字告。

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越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

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②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疏】注「日官」至「歷數」。^③正義曰：《周禮·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大史也。大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平歷數者，謂掌作歷數，平其遲速，而頒於邦國也。晦、朔、弦、望交會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歷而數之，故曰歷數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

① 傳「疆場至不虞」，阮本無「傳」字。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不度猶不意也「下」。

② 「底」，《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經典釋文》作「底」。

③ 注「日官至歷數」，阮本此節正義在「諸侯有日御」注之下。阮校：「此節正義，閩本、監本、毛本在注「底」平也，謂平歷數」之下。」

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①公子亯，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②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③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④重爲惡也。【疏】「君子至『惡矣』」。^⑤正義曰：弑君者，人臣之極惡也。昭公惡其人，其人果行大惡，是昭公知所惡矣，言昭公惡之不妄也。《韓子》以爲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如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昭公知其惡而不能行其誅，致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昭公不免於弑，戒人君使彊於斷也。注「公子達魯大夫」。正義曰：知非鄭人者，若是鄭人，當在君子之前言之。傳先載君子之議，後陳子達之言，是達聞其言而評之，與臧文仲聞夢、六之滅，其事相類，故知魯人也。^⑥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灤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灤，公與齊侯行會

禮，故先書會灤，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疏】「公與」至「如齊」。正義曰：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言夫人淫於齊侯而踈外公，故不言及也。《穀梁傳》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不稱數也。」言夫人驕伉不可及，故舍而不數也。杜無明解。傳載申繻之言，譏公男女相瀆，蓋以相褻瀆之故，果致大禍。時史譏其男女無別，故不書及也。

注「公本」至「曰遂」。正義曰：據傳文，知其嚮會之時，即與夫人俱行至於灤水之上，不言及夫人會者，夫人從公行耳。其會之時，夫人不與。既會，乃相隨嚮齊，故如

① 「子亯」，阮校：「《韓子·難篇》作『子亯』。」

② 「達」，阮校：「《韓子·難篇》作『圉』。」

③ 「復惡」，阮校：「惠棟云：《韓非子》作『報惡』。鄭注《周禮·大司寇》云：『復猶報也。』杜訓爲『重』，失之。」

④ 「弑」，阮校：「《文選》李善注《長笛賦》引作『殺』。」

⑤ 「君子至惡矣」，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在「公子達曰」注下。

⑥ 「知」下，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有「是」字。

齊之上始書夫人。^①公自因會而行，故言，遂「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無傳。告廟也。丁

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無

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申繻曰：^②「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

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

知其當致禍亂。【疏】「女有家男有室」。正義曰：沈氏

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

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為室

也。」劉炫云：「《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則

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

室、家同也。」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

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以告。夫人告齊

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為公設享燕之

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

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

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

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

【疏】注「上車」至「殺之」。^③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

曰：「夫人譖公於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

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搯幹而殺之。」何休云：「搯，折

聲也。」《齊世家》云：「襄公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搯

殺魯桓公，下車則死矣。」搯、摺、拉，音義同也。

①「始」，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加」。

②「申繻」，阮校：「陳樹華云：《管子·大匡篇》作「申俞」。」

③「注上車至殺之」，阮本此節正義在「公薨于車」注之下。

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

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子亶會之，高

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

子亶而轅高渠彌。車裂曰轅。祭仲逆鄭子于

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①是行也，祭

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

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

以子亶爲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

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疏】注「車裂曰

轅」。^②正義曰：襄二十二年傳稱「轅觀起於四竟」，又

曰「觀起車裂」，是其事也。《周禮·滌狼氏》：^③「誓僕右

曰殺，誓馭曰車轅。」然則周法有此刑也。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

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

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

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

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七

①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阮校：「陳樹華云：《史記》作「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索隱》曰：「《左傳》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也。」按，

「儀」同「倪」，「倪」即「兒」，小兒也，故《左》作「儀」，《史》作「嬰」。

②

「注車裂曰轅」，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車裂曰」下。

③

「滌」，文淵閣本及《周禮》作「條」。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莊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莊公名同，桓公之子。

文姜所生，即桓六年，子同生者也。^①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是歲，歲在鶉火。

【經】元年，春，王正月。【疏】王正月。^②

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弑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

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魯人

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疏】注「夫人」至「而去」。正義曰：夫人孫意，傳文不明，故云「魯

人責之」。蓋責其訴公於齊侯，而使公見殺，故慙懼而出

奔也。《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杜用彼爲說。昔帝堯孫位以讓虞舜，故假彼美事而爲之名，猶孫讓而去。《釋例》曰：「使若不爲臣子所逐，自孫位而去者。」

夏，單伯送王姬。無傳。單伯，天子卿也。

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疏】注「單伯」至「不敵」。正義曰：檢經上下，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單伯書爵，故爲卿也。單者，天子畿內地名。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爲采地。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知伯、子皆爵也。此時稱伯，後

^①「者」，阮校：「浦鏜《正誤》：疑『是』字之誤，或下脫『是』字。盧文弨校本『者』作『是』字。按，不當作『是』。」

^②「王正月」，阮本此節正義在「三月夫人孫于齊」下。

降爲子耳。又解不稱王使之意，王於時將遣魯主昏，必先有命，豈得未嘗命魯，徑送女來？故知王已命魯爲主，魯已承受王命，單伯送女，付魯而已，不復重宣王命，故不稱使也。十一年王姬不云王使送者，爲送者微也。以姬繫王，不稱女字，以王爲尊，故繫之於王，且以別於內女。內女則以字配姓，謂之伯姬、叔姬是也。《公羊傳》曰：「使我主之，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二王之後，雖王所賓客，亦崇先代而已，不得即與王敵。嫁於二王之後，亦使諸侯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爲公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

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

【疏】注，公在「至」於外。正義曰：《穀梁傳》曰：「築

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意言公與齊爲讎，又身有重服，不得與齊侯爲禮，故築于外也。《左氏》先儒亦用此爲說。杜案傳文稱「請以彭生除之」，齊人雖爲殺彭生，心實讎齊，

但不敢逆王命，故以諒闇爲辭，故築館于外。杜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爲言也。若讎不除，服未釋，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讎，與之行吉禮也，以此益明杜諒闇之言爲得其實。徒以昏姻吉禮行事在廟，公在諒闇之內，慮齊侯當來親迎，不可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又讎除服釋，不敢逆王命辭主昏，故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迎之。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

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疏】注「榮叔」至「之比」。

正義曰：《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王賜諸侯當有服也。傳稱王賜晉惠公命，受玉帛，則王賜又有玉也。但賜諸侯以玉者，欲使執而朝覲，所以合瑞。今追命桓公，若追命衛襄之比，止應褒稱其德，賜之策書，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瑞，未必有玉也。《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

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言存乎其事者，觀其錫之早晚，知恩之厚薄，觀其人之善惡，知事之得失，故傳不復顯言其是非也。杜於追命衛襄之下注云：「命，如今之哀策。」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遣奠讀之，陳大行功德，敘臣子哀情，非此類也。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

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公不與接。

【疏】注「不書逆公不與接」。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卿逆，非禮。」以逆者非卿，故不書。此云「公不與接」者，杜意以公不與接，雖卿亦不書也。所以知者，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而經不書故也。又嫁伯姬于宋，魯與宋無故，此時有故，知不與接也。《春秋》之例，送女不書者，取受我而厚之，此單伯書者，爲送至於魯，不至於齊故也。

齊師遷紀邢、鄆、郚。無傳。齊欲滅紀，故徙

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邢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鄆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疏】注「齊欲」至，訾

城」。正義曰：齊人遷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遷也。故知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蘇氏云：「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與宋人遷宿文同，其文異於邢遷也。」（釋例）曰：「邢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爲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宋、齊爲文，各從彼此所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邢在東莞言郚，郚在朱虛不言郚者，《釋例·土地名》：「朱虛亦屬東莞，使之蒙上郚。」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

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疏】注「文姜一至，告廟」。正義曰：不稱即位，爲文姜出故也。則即位之日，文姜未還，故知莊公以父弑母出，不忍行其即位之禮也。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夫人來而復

去，故知文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也。三月以來，^①經、傳皆無夫人還事，故解之：還不書，「不告廟」。《釋例》曰：「文姜之身，終始七如齊，再如莒，皆以淫行，書行而不書反，則元年之還，亦不告廟，推此可知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書，據實而錄，未有虛書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于齊乎？公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豈莊公召命史官使書其母孫乎？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為練，而云接練錄變存君念母也？若以經無還文，即言留齊不反，則自是以後亦無還文，二年「夫人會齊侯于濊」，豈復自齊會之哉？以此知三月始從魯去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疏】注，姜

氏「不至，示義」。正義曰：文姜終始皆稱姜氏，唯此「文獨異，故傳解其意」云：「不稱姜氏，絕不為親。」言於夫人之義，宜與齊絕，不復為親也。姜氏者，齊之姓也。禮，婦人在家則天父，出嫁則天夫。為夫斬衰三年，為兄大功九月。今兄殺已夫，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姜意不與齊絕，而復奔之，故於其奔也特去「姜氏」。去「姜氏」者，若言夫人不是齊女，不姓姜氏，以示應絕之義。應絕不絕，所以刺文姜也。傳言「禮」者，為夫絕兄禮之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使公子彭生撻幹而殺之。」《穀梁傳》亦云：「不言氏姓，貶之也。」《左氏》先儒取二傳為說，言傳稱「絕不為親，禮也」，謂莊公絕母，不復以之為親。為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杜不然者，《釋例》曰：「文姜與公如齊，以淫見譴，懼而歸訴於襄公。襄公殺公，而委罪於彭生。弑公之謀，姜所不與，疑懼而自留於齊。莊公感其不反，以闕即位之禮。故姜氏自齊而還魯，魯人探情以責之，故復出奔。夫子

①「來」，阮校：「浦鏜《正誤》作『前』。」

以爲姜氏罪不與弑，於莊公之義，當以母淫於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明絕之於齊也。文姜稱夫人，明母義存也。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明義異也。」觀此解之意，夫人宜與齊絕。《釋例》之文，言莊公宜與齊絕者，夫人猶尚宜絕，莊公固宜絕矣。先儒謂莊公宜與母絕，杜意莊公宜與齊絕，故偏據莊公爲文，所以排舊說耳，其實夫人及公俱當與齊絕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齊

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疏】注「齊彊」至「之變」。正義曰：

傳不直言禮，而云「爲外，禮」者，築之是常，未足褒美，正爲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故解其意：齊彊魯弱，又委罪彭生，魯既不能讎齊，雖內實深讎，外若無怨，既不敢辭王命，又不欲見齊侯，因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樂息爲闋，則「闋」訓爲「息」也。未闋，言其未止息也。王姬之館，必築之者，《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穀梁傳》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鄭《箴膏

肅》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是言須築之意也。但杜意若其內不恨齊，非有喪制，不須築於城之外耳。此言外者，謂城之外，說《公羊》、《穀梁》者亦以爲城外。然王姬來嫁，必須築館，所以十一年王姬不築館者，或因其舊館，或築而不書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

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疏】注「於餘」至「庶兄」。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於

餘丘爲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上下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①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闋，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爲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爲說，杜以不然，故明之。《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

①「上下」，毛本、文淵閣本作「之旨」，阮本作「之至」。

正宗寺本作「上下」，旁加「之旨」二小字。

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為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為《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明其異母之意也。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八年傳稱仲慶父，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蓋慶父雖為庶長，而以仲為字，其後子孫以字為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劉炫云：「蓋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為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為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弑君取國，改名為居，經書楚子居卒，是

從其自稱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為之主，比

之內女。【疏】注「魯為」至「內女」。正義曰：他國夫人

之卒，例皆不書，唯魯女為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姬非

是內女，亦書其卒，為比之內女故也。《檀弓》曰：「齊告

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

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①

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疏】

注「再與桓同盟」。正義曰：桓十一年盟于折，十二年

于穀丘，是再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書姦也。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

①「禚」，阮校：「按，《玉篇》禾部「禚」云：「齊地名。」而

示部「禚」字不云地名，蓋顧希馮所據《春秋》字從禾。

《說文》無「禚」。

齊好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二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

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疏】注：溺

魯「至」去氏」。正義曰：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傳曰：「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

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彼不稱公子，傳言疾之。

今溺亦不稱公子，傳亦言疾之，知其事與翬同，疾其專命

而行，故去氏也。公子非氏，貶與氏同，故言氏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①季，紀侯弟。鄆，

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

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疏】注：「季紀」

至「貴之」。正義曰：《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

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請後五廟

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

以鄰事齊也。」杜取彼為說，知季是紀侯之弟，以鄆邑入

齊，為附庸之君，附屬齊國也。諸侯之卿，例當書名，善其能自存立，故書字貴之也。《釋例》曰：「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②紀人大懼，而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逼之，遷其三邑。國有日夕之危，而不能自人為附庸，故分季以鄆，使請事于齊。大去

之後，季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

不書名，書人不書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為紀侯大

去張本也。劉、賈謂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

也。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季非叛也。紀亡

之後，叔姬歸于鄆，明為附庸，猶得專鄆，故可歸也。」是

杜具說貴之意也。以叔姬歸鄆，知鄆為附庸。附庸之

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

祀。僖二十一年傳曰：「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也，實

司大皞與有濟之祀。」^③《論語》公：「夫顓臾，昔者先王以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為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

竟內山川，明得祀先君，奉社稷。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傳例曰：「凡師，過信爲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

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疏】注

「滑鄭」至「虛次」。正義曰：此解略，而《釋例》詳。《釋

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周公

之典，以詳錄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爲之名也。兵事尚速，

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告命二日以上，必記其

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

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

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

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取於

次。『遂伐楚，次于涇』，『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

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

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杜言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

次者，或伐或戰，曠日持久，其間必有二日之次。既書戰

伐，則不書次。雖次在事前，次在事後，皆不書也。既書

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在取於次。齊侯伐楚，楚疆，齊

欲緩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涇。盟于牡丘，本爲救

徐，各使大夫救徐，次匡以爲之援，義取於次，故書兵所

加，而又書其次。次在事前，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也。次在事後，謂襄二十二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也。聶北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雍榆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左氏》先儒取彼爲說，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杜以傳無此言，故改正其謬，言此一事，或次以成事，或事成而次，皆隨事實先後而書之，無義例也。先儒又言書次者，皆善之辭。①《釋例》曰：「叔孫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即以爲善次。次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言非素制者，非禮家制此次名以爲善號也。沈氏云：「將會鄭伯，非軍旅而書次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亦從師行之例也。」

【傳】二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

①「善」，阮本作「美」。

也。傳重明上例。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

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

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疏】注「爲經」至「君臣」。

正義曰：舍者，軍行，日止而舍息也。信者，住經再宿

得相信間也。《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過信以上，雖多日亦爲次，不復別立名也。通君臣者，公次于滑，君也；「叔孫豹次于雍榆」，臣也。但是師行，皆從此例。君將不言帥師，故止云「公次」，亦師次也。非師之次，則不在此例。《釋例》譏賈氏云：「若魯公次乾侯之比，非爲用師，不應在例，而復例之，亦爲濫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

侯于祝丘。無傳。享，食也。①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

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疏】注「享食」至「魯

地」。正義曰：鄭玄《儀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

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爲會者，言夫

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夾谷之

會，傳稱「齊侯將享公」，孔丘拒之，乃不果享。是享者，

兩君相見之禮。二年《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

非正也。饗，甚矣。」是享非夫人所當用也，禮不合用，而

夫人用之，故直書以見其失也。定本「享會作「享食」。②

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

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疏】注

「隱二」至「敵體」。正義曰：《穀梁傳》曰：「外夫人不

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

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

同，則爲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

①「食」，阮校：《釋文》云：「本或作會。」正義引定本

云：「享會」作「享食」。

②「享食」下，阮本有「也」字。

適大夫則略之。《釋例》曰：「內女唯諸侯夫人卒乃書，恩成於敵體。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之比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

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

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疏】注

「以國至之辭」。正義曰：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

紀季」，是往年分鄆與之，紀國猶在，今則全以紀國與之，

故云「以國與季」。《釋例》曰：「紀侯力弱慮窮，自以列

國，不忍屈臣於齊，使季以鄆求安，而脫身外寓。季果為

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

者，不反之辭。蓋時史即實而言，仲尼弗改，故傳不言

「故書」、「書曰」也。」是說「大去」之意也。滅人國者，皆

毀其宗廟，遷其社稷。紀季雖降為附庸，得自立廟社，而

其國不滅也。諸侯之奔，皆被逐而出，此則不見迫逐，故

不言奔。時史謂之大去，仲尼以為得理，故因而用之。

十二年，叔姬歸于鄆，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

都，紀之宗廟、社稷皆遷之於鄆，承祀如本，故為不滅。

雖云國祚不滅，其實為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亦應為齊

所得。成二年傳稱「紀甗、玉磬」，日之以紀，得非滅紀所

得也？季既入臣於齊，縱使齊不自取，必應以之為賂，假令季以賂齊，亦是滅紀所得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

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

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疏】注「紀

季至葬之」。正義曰：紀侯由齊大去，則是齊為紀

讎，而葬其夫人，故解其意云云。雖為齊侯所葬，亦由魯

往會之，故書。《釋例》曰：「紀侯大去其國，令弟納邑附

齊，齊侯嘉而愍之，恩及伯姬。伯姬，魯女，故以來告，大

夫會葬，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也。不書謚者，亡國之婦，

夫妻皆降，莫與之謚。而賈、許方以諸侯禮說，又失

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

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① 楚武王荆

① 「三」，阮本作「正」。

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

為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

此參用戟為陳。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

心蕩。」將授兵於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

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

心焉。楚為小國，辟陋在夷，^①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

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

鬼神為徵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

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櫛

木之下。櫛木，木名。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

道梁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

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嗟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

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莫敖以

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

內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疏】注「尸陳」至

「為陳」。^②正義曰：「尸，陳也」，《釋詁》文。荆即楚之

舊邑，故云「荆亦楚」也。楚本小國，地狹民少，雖時復出

師，未自為法式，今始言「荆尸」，則武王初為此楚國陳兵

之法，名曰「荆尸」，使後人用之。宣十二年傳稱「荆尸而

舉」，是遵行之也。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

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方言》云：「戟謂之子。」

郭璞云：「取名於鉤子也。」戟是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

又有下鉤之刃，故以鉤子為名也。始云「授師子焉」，是

往前未以此器授師，故云「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言參用之者，參雜用之。陳之所用，非專用戟。注「櫛

木木名」。正義曰：此字之音，或為曼，或為朗。若以

兩為聲，當作「曼」，以兩為聲，當作「朗」。字體難定，故

兩為之音。^③杜直云木名，不知木何所似。木有似榆者，

俗呼為朗榆，蓋為朗也。注「時秘」至「行成」。正義

①「辟」，《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經典釋文》作

「僻」。阮校：《釋文》云：「僻，匹亦反。」案，陳樹華

云：《釋文》當作「辟」，若本作「僻」，無煩音切矣。此

皆傳寫之誤。

②「注尸陳至為陳」，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

節下。

③「故」，文淵閣本、阮本作「或」。

曰：除道，謂除治新路，故知更開直道。梁澁，爲作梁於澁，故爲橋也。《釋例》曰：「義陽厥縣西有澁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澁解澁，蓋聲相近而字轉耳。且請一至「發喪」。正義曰：莫敖既與隨侯盟，且又請隨侯與楚爲會禮於漢水之汭，而我還楚也。隨侯畏楚，遂從莫敖爲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發王喪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違，辟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書姦。【疏】

夫人一至齊師。正義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書姦」，姦發夫人，當向紀地從之。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

秋，鄖犂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鄖城。犂來，名。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鄖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

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疏】注，未受「至邾子」。正義曰：邾者，附庸之國。犂來，其君之名。

傳言未王命者，解其稱名之意，由未得爵命爲諸侯，故稱名也。經書其名，傳言未王命，此傳所發，即是附庸稱名之例。例當稱名，故儀父稱字爲貴之也。邾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邾。」宋仲子注云：

「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邾，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邾。《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邾。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請王命命之。

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①王人子突救

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疏】注「王人」至「稱字」。正義曰：昭十二

年傳稱「叔孫昭子」，命踰父兄，則昭子之父叔孫豹再命也。再命而名見於經，知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

命乃稱人。諸侯之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

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杜以爲劉夏、石尚

稱名氏者，上士、中士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僖八年《公

羊傳》曰：「王人，微者。」知此王人亦微者，故云「王人，王

之微官也」。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故知

子突是字。救衛必以師救，而文不稱師，於例爲將卑師

少，以卑官而帥少師救衛，不能使衛侯不入，是無功也。

無功而稱字者，以朔既讒構取國，而又不能於民，王意即

定黔牟，不欲使朔得入，故遣師救之。時史惡諸侯逆王

命，故尊王使，言子突雖則官卑，蒙王授以大事，故稱人

而又稱字，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釋例》曰：「莊六年，

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

子突。」是說進之意也。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

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超

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文二年垂隴之會，晉上穀

堪其事，即書名氏，似若真爲卿然，故不復稱人。此責子突，止爲敦貴諸侯，^②非是人實堪進，故稱人，依其本班稱字，見其別有所爲耳。《穀梁傳》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杜意取彼爲說，唯以子突爲字耳。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爲「字」誤爾。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爲諸侯所納，

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

例在成十八年。【疏】注「朔爲」至「八年」。正義曰：去

年齊、宋、陳、蔡伐衛，傳曰：「納惠公也。」此年衛侯得入，

則是諸侯納之，當言「歸」，而經書「入」。成十五年宋華

元奔晉，宋人迎而反之，當言「復歸」，而經書「歸」。《釋

例》曰：「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

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示二子之

情也。凡諸侯外納有二：一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

歸于蔡」是也；二者，興師送入其國，「楚人圍陳，納頓子

于頓」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在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

① 「正」，阮校：「《公羊》、《穀梁》作「三」。」

② 「責」，原作「貴」，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令其得人，今公及諸侯伐衛是也。

秋，公至自伐衛。無傳。告於廟也。

螟。無傳。爲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羊》、《穀梁》經傳皆

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疏】注「公羊」至「囚也」。正義曰：《釋例》曰：

「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采」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杜既以爲誤，而又解俘爲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曰放。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

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

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本，^①本弱

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詩》云：「本枝百

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疏】

「君子」至「百世」。正義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

也，爲不知揆度形勢矣。夫立人爲君，使能自堅固其位者，必當揆度於本末。度其本者，謂其人才德賢善，根本牢固；度其末者，謂其人終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知其堪能自固而後立其衷焉。衷謂節適，言使得節適時，乃立之也。若不能知其本之可立與否，則不當謀之。如似樹木，知其根本之弱，不能生長枝葉，以喻所立之人材力劣弱，不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則不須自強立之。《詩》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劉炫云：「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疆臣之援，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爲下民所愛樂也。」

①「本」，《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木」。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①若齧腹齊，^②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疏】注：「祁謚」至「曰甥」。^③正義曰：《謚法》：「經典不易曰祁。」衛有石祁子，亦謚也。《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姊妹之子曰甥。「人將不食吾餘」。正義曰：食謂噉之。為甥設享，而因享害之，所

有餘食，更為人設之，將賤吾，不肯復食噉吾之餘食也。《膏肓》以為楚、鄧彊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剝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為短。鄭箴云：「楚之彊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為彊，何得云『彊弱相縣』？」蘇氏云：「三甥既有此語，《左氏》因史記之文，錄其實事，非君子之論，何以非之？」注：魯莊公十六年。正義曰：知非楚文王十六年者，以文王莊五年即位，至十九年卒，唯十五年耳。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疏】注「恒常」至「昏沒」。正義曰：「恒，

- ①「齊」，阮校：「淳熙本作『臍』，《玉篇》引亦作『臍』。」
- ②「若齧腹齊」，阮校：「《釋文》標『齧也』兩字，臧禮堂云：『若』上當有『噬齧也』三字。」
- ③「注祁謚至曰甥」，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常」，《釋詁》文。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但此經下言「夜中」，則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以怪其不見而書爲異也？明經所言夜者，夜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耳。《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常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玄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謂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杜以五日光尚微，不能奄星使不見，若有雲蔽，當時復無雲，蓋日光不以昏沒，是故以爲異也。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疏】注「如而」至「知之」。正義曰：《公羊》說「如雨」者，言其狀似雨也。此傳言「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訓爲俱，與雨俱下，不得爲狀似雨也。故轉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多，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一事雖是天之變異，不見物被災害，皆記異也。

星隕非常，固可記異。雨乃常事，亦言之者，見星之隕，其勢宜明，時乃陰雨，雨內見星，所以爲異。主言星之異，不言雨之爲異也。夜之早晚，以星爲驗。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漏者，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秋，大水。無傳。無麥、苗。今五月，周之

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疏】注，今五「至

之苗」。正義曰：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

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待

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

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

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月令》五

時食穀，黍、稷、麻、麥、豆，《周禮》謂之五穀，故云五稼之

苗。何休云：「禾初生曰苗，秀曰禾。」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

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

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

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疏】注「文姜」至「言之一」。正義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者：二年于禚，四年于

祝丘，五年如齊師，此年于防，于穀是也。哀十五年傳稱「齊致禚、媚、杏於衛」，則禚是齊地。定五年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則防是魯地。傳於齊地言書姦，於魯地言齊志，故知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也。二年會之始，此年會之末，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明其餘意同也。杜于禚、于穀皆言齊地，于祝丘言魯地，見其有一意。若其不然，桓五年經書「城祝丘」，祝丘魯地，不須解之。《釋例》曰：「婦人無外事，見兄弟不踰閭。故其他行，非禮所及，亦例所不存。而當其時實有出入，或以事宜，或以淫縱，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直書其行，而其善惡各繫於本。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齊志，齊侯入魯地也。於經無例，傳以實言之。」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共伐邲，陳、蔡不至，故駐

師于郎以待之。【疏】注「期共」至「待之」。正義曰：唯言以俟陳、蔡，不知何故待之。下有「師及齊師圍邲」，或與陳、蔡同計，故云「期共伐邲，陳、蔡不至，故待之」。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故知「期共伐邲」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邲。

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邲。

【疏】注「治兵」至「圍邲」。正義曰：《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

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也，^①此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郕，知治兵爲圍郕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郕，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爲圍郕，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爲祠兵，謂殺牲饗士卒。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同討，而齊獨納郕。【疏】師及至「齊師」。正義曰：

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直言師，則公不自將。傳稱「仲慶父請伐齊師」，聞郕降齊師，在國請耳，非是軍中請也。

秋，師還。

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疏】注「時史」至「師還」。正義曰：《春秋》之

例，公行征伐，還則書至，命將出師未有書「師還」者也。慶父請伐齊師，欲以自圍郕之師，迴伐齊師。若用其言，

則方相戰鬪，師或喪敗，公乃自責無德，引罪歸己。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喜其得還，故特書師還也。傳言「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君子謂當時之史，書此師還，以善魯莊公也。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克己復禮」，《論語》文也。克，勝也。己雖恨齊，勝情而止，責己而不責於人，^②合於禮意。僖三十年，秦、晉圍鄭，傳稱「秦人竊與鄭盟，子犯請擊秦師，晉侯不許」，與此事同。而彼無善文者，魯莊中平之主，能有善事，故爲可嘉。晉文身爲霸主，而私自恨鄭，引秦共伐，而秦人背之，失其所與，則爲不知，得免不知之譏已爲幸矣，雖不從子犯，未足可尚。時史不善其事，故仲尼亦無褒文。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

兒。^③稱臣，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

①「也」，阮本無此字。

②人下，正宗寺本、阮本有「合於人」三字。

③弑，阮校：「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殺』。」

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姑，且也。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疏】「夏書至，乃降」。^①正義曰：此《虞書·皋陶謨》之文，^②以述禹事，故傳謂之《夏書》。孔安國以爲：「邁，行。種，布。降，下也。言皋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於民，故民歸之。今引之斷章，取證降義，當言皋陶能布行其德，由其有德，乃爲人降服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以邁爲勉，言皋陶能勉力種樹功德，不知德乃降」亦是《書》文，謂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種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

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③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

① 夏書至乃降，阮本此節正義在「德乃降」注下。

② 皋陶謨，阮校：「陳樹華云：當作『大禹謨』。」

③ 「十二月」，阮校：「石經『十』下有『有』字。」

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人，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鬪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月六日也。^①傳云十一月，傳誤。

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為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為殺無知傳。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疏】注，無知

至「六年」。正義曰：無知弑君自立，則是為齊君矣，而不言弑其君者，為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不書爵者，正謂不書弑其君也。《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雖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也。」是言殺而不稱君之意也。^②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成十五年晉侯討而執之，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成君，故指彼以為例。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莒，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莒亭。【疏】注，齊亂「至，莒亭」。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

^①「月六日」，阮校：「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月六日，異本作『十一月六日。』」

^②「意」，阮本作「義」。

男可也。」是大夫不得敵公也。若敵公，則經沒公不書，而貶卿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不沒公者，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既得敵公，當書名氏，而直言齊大夫者，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是衆則不得書名。

夏，公伐齊，納子糾。^①【疏】「公伐齊納子

糾」。正義曰：《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何休云：「^②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故去公子，^③見臣於魯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人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納捷菑于邾，爲無伐邾之文，故須言「于邾」。

齊小白入于齊。^②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

子糾，當須伐乃得人，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人，從國逆之文，本無位。【疏】注：「公」至「無位」。正義曰：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今齊大夫來盟于

莒，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興師送糾，是「公子各自有黨，須伐乃得人，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爲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小白稱人，從國逆之文，以其本無位也，若本有位，則當云復歸。賈、服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謂迎小白者，還是盟莒大夫，故杜言各自有黨以排之。^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九月乃

- ① 「子糾」，阮校：「臧琳云：『子』字衍文，沿唐定本之誤。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
- ② 「云」，文淵閣本、阮本作「曰」。
- ③ 「公」，原作「父」，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公」，《公羊傳》注亦作「公」，今據改。
- ④ 「排」，阮本作「解」。

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

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

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

旱則竭涸，故曰乾時。【疏】注「小白」至「乾時」。正義

曰：公以夏伐齊，已出小白之後。齊人得葬襄公，便是國

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書

策不稱公戰、公敗，為公諱也。若言此戰非公，是將卑師

衆，故直言師戰師敗耳。此戰雖諱，猶書敗。升陞之戰，

敗亦不書者，彼為獲公胄，恥，諱之深，故不書敗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子為賊亂則

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

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疏】「取子糾殺之」。正

義曰：此名糾耳，稱子者，《公羊傳》曰：「其稱子糾何？

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何休云：「以『君薨稱

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為君，從未踰年君例。」賈逵云：「稱

子者，愍之。」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

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

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

乎？「劉與賈同。注「公子」至「言之」。正義曰：諸

侯之臣，為卿乃見經。公子為賊亂者，則書其名，不問位

之貴賤。《釋例》曰：「禍福不告則不書，然則國之大事見

告，則皆承告而書，貴賤各以所告為文也。福莫大於享

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為亂見殺者，

亦皆書之，不必繫於為卿，故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

也。」是說公子書經之意也。

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

深之，為齊備。【疏】注「洙水」至「齊備」。正義曰：《釋

例》云：「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沔水，下合泗。」《公羊

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

之？畏齊也。」是畏齊，故深之為阻固也。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

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

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

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

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

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

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

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

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

阜而稅之。^①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

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歸而以告

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

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

之。【疏】鮑叔「至」可也。^②正義曰：此傳大略，世

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小匡》篇

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

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

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

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

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

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知勇，臣不如也。夫管

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

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

曰：「彼爲其君勤也，君若有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

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

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

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

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

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

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

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

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

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

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

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

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

爲羣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敵邑之

文《亦作「稅」，云：「本又作說。」

②「鮑叔至可也」，阮本此節正義在「使相可也」句下。

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以與齊。^①鮑叔受而哭之，^②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③至於堂阜之上，鮑叔拔而浴之。^④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⑤酌而問為政焉。^⑥《外傳·齊語》與《管子》大同，《管子》當是本耳。《管子》無「治於高傒」之言。鮑叔之美管子，其言非一，說者各記所聞，故不同耳。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疏】注「齊人」至「魯地」。正義曰：例稱：「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此傳稱齊人成陳擊鼓，不應稱「敗齊師」，故解之。《孫子兵書》曰：「誓稽之，使失其先後。」謂稽留彼敵，不時與戰，使先後失其次第。魯以曹劌之語，設權謀譎詐以稽留之，列成而不得用，與未陳相似，故以未陳為文。《釋例》曰：「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構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上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為文，舉其權詐」，是也。此注「稽」或作「掩」，誤耳，今定本作

「稽」。

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二十九年。

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

齊為兵主，背蕒之盟，義與長勺同。【疏】注「不言」至「勺同」。正義曰：此春敗齊師于長勺，傳稱「齊師伐我」，則今次于郎，亦是欲來伐我，而經並不稱侵伐。侵伐者，

責罪之文也。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我有辭也。」故不稱侵伐，則知此與長勺不書侵伐，亦為「我有辭也」。

我有辭者，齊來伐我，為公伐齊納子糾來報伐也。公之伐齊，大夫來盟于蕒，許以子糾為君，令魯伐齊，納子糾。彼自背盟伐魯，非責魯也，魯有此辭，故齊人不合伐也。杜言二公子各有黨，則迎子糾者，非小白之徒，而責齊背盟者，言彼蕒盟，大夫背盟而從小自，誤公使伐齊耳，不言桓公背盟也。杜以傳於長勺之役有

①「以」上，阮校：「浦鏜《正誤》據《管子》增「押」字。」

②「知知」，阮校：「案，《管子》「知」字不重。」

「伐我」之語，故就傳爲解，而以此同之。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荆，楚本號，後

改爲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上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①莘，蔡地。【疏】注「荆楚一至，蔡

地」。正義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

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

蓋於爾時始改爲楚，以後常稱楚也。他國雖將有尊卑，

師有多少，或稱師，或稱將，不得直書國名，史之書策，承

彼告辭。此直稱國，知其告命之辭，未合典禮，故不稱將

帥也。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季。【疏】「以蔡侯

獻舞歸」。正義曰：《穀梁傳》曰：「以歸，猶愈乎執

也。」杜於隱七年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

直將與共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釋例》得獲

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

曰滅，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

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

生皆與滅同。至於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

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

齧」，君臣之辭也。一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此蔡侯獻舞歸是也。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非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

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譚子奔莒。不言出奔，國

滅無所出。【疏】注「不言」至「所出」。正義曰：《公羊

傳》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

莒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

食，在位者。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

① 「帥」，阮校：「《釋文》作「率」，又作帥。」

「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爲大，以惡爲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已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其乘兵車。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

怖遽。^①【疏】注「曹劓魯人」。^②正義曰：《史記》作「曹沫」，亦云「魯人」。注「肉食」至「與也」。正義曰：《孟子》論庶人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肉食。」^③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襄二十八年傳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昭四年傳說頒冰之法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位爲大夫，乃得食肉也。間謂間雜，言不應間其中而爲之謀，故云「間猶與也」。「衣食所安」。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已有之，必以之分人。「犧牲玉帛」。正義曰：四者皆祭神之物。《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鄭玄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然則牲謂三牲，牛、羊、豕也。犧者，牲之純色也。魯自得用天子之禮，要犧牲相配之語，未必爲得用乃言之也。注「孚大信也」。正義曰：孚亦信耳。

① 「遽」下，阮校：「《釋文》有『也』字。」

② 「注曹劓魯人」，阮本以下正義七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 「肉食」，文淵閣本、阮本作「食肉」。

以言「小信未孚」，故解孚爲大信以形之。注「上思利

民忠也」。正義曰：桓六年傳文也。言以情審察，不用

使之有枉，則是思欲利民，故爲忠之屬也。「登軾而望

之」。正義曰：①《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

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隧謂輿內，前後深四尺四寸也。

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在輿間，從前

量之，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也。以其廣之半爲之式

崇，崇三尺三寸也。謂當車輿之內，去前軫一尺四寸三

分寸之二，下去車板三尺三寸，橫施一木名之曰軾，得使

人立於其後，時依倚之。曹劌登軾，得臣云「君馮軾」，皆

謂此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

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

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

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臯比，

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

還。【疏】注「雩門」至「虎皮」。②正義曰：雩門爲魯

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僖二十八年傳稱「胥

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臯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

臯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事譬之，必知定是虎皮，其名曰臯比，則其義未聞。《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纍。」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纍。纍，韜也。而其字或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

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妻之姊妹曰嬀。

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

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

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疏】注「妻之姊妹曰嬀」。③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嬀。」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

人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

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

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

①「正」，原重文，據正宗寺本、阮本刪。

②「注雩門至虎皮」，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臯比虎皮」下。

③「注妻之姊妹曰嬀」，阮本此節正義在「吾嬀也」注下。

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傳。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魯

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疏】「公敗宋師于鄆」。

正義曰：往年公敗宋師于乘丘，今爲乘丘之役侵我，則是報復前怨，魯當無辭，亦不稱侵伐者，莊立以來，未嘗犯宋，宋黨齊伐我，故敗于乘丘。今復重來，更是宋之可責，非魯罪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

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

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

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爲文。皆

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

大崩曰敗績，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得僞曰克，①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

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京師敗曰

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

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疏】

注「通謂」至「爲文」② 正義曰：設權譎變詐以勝敵

者，謂若長勺之役，待齊人三鼓氣衰，乃擊之。定十四年檣李之役，越子患吳之整，使罪人屬劍自剄，吳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此二者，敵雖已陳，設權勝之，成列而不得用也。此及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皆云

① 「僞」，阮校：「淳熙本、足利本作『僞』」。《釋文》云：

「本或作俊。」諸本皆作「僞」。案，《漢書·陳湯傳》注引作「俊」。《玉篇》云：「僞」同「俊」。

② 「注通謂至爲文」，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未陳而薄之」，是其未成列也。彼我不得成列，與成列而不得用，皆以未陳獨敗爲文，言彼不能拒，而此獨克之也。昭五年，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傳曰：「莒未陳也」。此已發例，彼復發者，《釋例》曰：「魯敗宋、莒，再發未陳之例者，嫌君臣有異也。」注「堅而」至「者也」。正義

曰：戰者，共鬪之辭。彼此成列，權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以，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兩國交戰，必有勝負。或有未至成敗，各自收斂，故有言戰不言敗者。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如此之類，交戰而未至於敗，故不書敗也。或有彼實未陳，應從未陳之例，亦書戰者，或有實敗而不書敗者，皆從告辭也。《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河曲之戰，秦、晉交綏，長岸之戰，吳、楚兩敗，交綏並退，軍上未愁，吳、楚俱病，莫肯以告，故皆書戰而不書敗也。邲之戰，上軍先陳，林父乃敗，故書戰又書敗也。」注「師徒」至「敗績」。正義曰：「師徒撓敗」，成二年傳文。《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解其師非高厚而稱崩意。沮訓壞也，沮岸，謂河岸崩也。師旅大敗，似岸崩、山崩也。績訓爲功，喪其功績，故曰敗績。諸言敗績者，皆云某師敗

績，①唯成十六年言「楚子、鄭師敗績」者，《釋例》曰：「鄢陵之戰，楚師徒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指事而言也，言楚子身敗，非師敗也，故言楚子敗績。」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其君被獲，而不書敗者，晉侯戎馬還澤而止，爲秦所獲，師不大崩，故不書敗也。城濮之戰，傳稱楚左右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是一軍敗，而經書「敗績」。鄢陵之戰，傳稱子反曰「臣之卒實奔」，是一軍敗，而杜云師未大崩。然則敗績者是大崩之名，敗多存少，乃稱敗績，敗少存多，則不稱敗績也。

注「謂若」至「之名」。正義曰：克訓勝也。戰勝其師，獲得其軍內之雄儒者，故云「得儒曰克」。《春秋》稱「克」者，唯有叔段一事而已，既非敵國相伐，又非君之討臣，而於戰陳之例別立此名。彼傳復云：「如二君，故曰克。」故具迹叔段之事以充之。②凡例乃是舊典，非獨爲段發，故云「叔段之比」。《釋例》與此盡同。注「覆謂」至「爲文」。正義曰：取謂盡取，無遺漏之意也。哀九年「宋

①「諸言敗績者皆云某師敗績」十一字，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無。

②「迹」，阮校：「浦鏜《正誤》作『述』。」

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傳稱：「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是自知盡死，無逃逸之路也。又曰「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之內，死生在宋也。取狀如此，而云「覆而敗之」，知其如羅網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服虔云：「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即如服言，與未陳何異，而別以爲例，謂之取也？苟吳敗狄于大原，於越敗吳于檣李，並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經不言取。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鄭人大敗戎師，是設伏敗之，而傳不言取。服謂此爲取何也？宋圍鄭師，壘合而哭，自知必敗，非敵人不知，而書取何也？注「王者」至「得校」。

正義曰：此亦周公舊凡，杜解舊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故舊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子不應有戰敗之事，遂申說凡例，故云：「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戊，是事列於經，丘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丘明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劉炫亦不達杜旨，謂杜與沈氏意同，非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①宋莊公子。^②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疏】禹湯罪己桀紂罪人。^③正義曰：《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

① 御，阮校：「《釋文》云：『本或作禦。』與《史記》、《漢書·古今人表》同。」

② 「莊公」，原作「公莊」，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在予一人。」是罪己也。《泰誓》數紂之罪，云：「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是罪人也。禹、桀之時，書多亡矣，固亦應有此事。沈引《帝王世紀》云：「禹見罪人，下車泣之。」是罪己也。桀殺關龍逢，是罪人也。注「列國一至寡人」。正義曰：列國，謂大國也。《曲禮》曰：「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鄭玄云：「與臣言亦自謂寡人。」是無凶則常稱寡人，有凶則稱孤也。「既而一至之心」。正義曰：謂御說明年為君之後，方始聞之，聞之時已為君，故云是人宜其為君也。傳以御說有禮，故以此言實之。

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

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

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歇孫

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為卿。宋人請

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

矣！」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己病。為宋萬弑君

傳。【疏】注「金僕姑矢名」。^①正義曰：用之射人，必

知是矢。其名僕姑，其義未聞。「公右歇孫生」。^②

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車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聞於所聞之口，其事未必實也。案傳云：「公子偃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禮記》稱「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御與車右皆死之」。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經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安耳。注「戲而一至得還」。正義曰：服虔云：

「恥而惡之曰靳。」傳稱「宋人請之」，若是恥惡其人，不應為之請魯，故杜以為「戲而相愧曰靳」。鄭玄注《禮記·儒行》云：「遭人名為儒，而以儒靳故相戲。」俗有靳故之語，知是戲而相愧之名也。《公羊傳》以為，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何休云：「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是其靳之事也。

^①「注金僕姑矢名」，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歇孫生」下，阮本有「搏之」二字。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

于鄆。無傳。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疏】注「紀侯」至「大歸」。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穀梁傳》曰：「其曰歸何？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杜略取彼意爲說，《釋例》與此盡同，大意以其賢，愍其國亡，乃依附於叔，故書之耳。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

夫仇牧。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

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疏】注「捷閔」至

「可褒」。正義曰：隱十一年《公羊傳》曰：「君弑，臣不

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

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左氏》

無此義，故杜明之：不書葬，爲亂故也。凡葬，魯不會則

不書，若使宋亂不葬，魯本無可會之理，兼見此義，故言

亂也。萬及仇牧，並名見於經，知皆卿也。萬不書氏者，

《釋例》曰：「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推尋經文，白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是杜意以爲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然則有善可褒，當變文以見義。此仇牧書名，不警而遇賊，無善可褒，故不變其文。《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

之。手批之。②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

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蕭，宋邑，今沛國

① 「善」，阮本作「書」。

② 「之」下，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蕭縣。毫，宋邑，蒙縣西北有毫城。^①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

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

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

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

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

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

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

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

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衛本同

好國。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

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

猛獲，故言「皆」。^②【疏】注「蒙澤」至「蒙縣」。^③ 正義

曰：昭十二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書地。此弑閔公于蒙澤，不書地者，《釋例》曰：「先儒旁采二傳，橫生異例。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在國內。閔公之弑，則以不書蒙澤國內為義，楚弑靈王，復以地乾谿為失所，明仲尼本不以為義例，則丘明亦無異文也。」是亦言史自詳略，無義例也。注「子游宋公子」。正義曰：《世族譜》：「子游，雜人，不知何公之子。」注「叔蕭大夫名」。正義曰：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為名。「于陳以賂」。正義曰：繼「以賂」為句，^③言用賂請于陳也。請猛獲于衛，不言以賂，蓋於衛無賂。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

①「毫城」，阮校：「案，《郡國志》、《水經注》廿三引作

「薄城」，古字通。」

②「注蒙澤至蒙縣」，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

節下。

③「繼」，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斷」，義為長。

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疏】注「宋有」至「霸業」。^①正義曰：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者，爲會之意，欲平除宋督弑君之賊。此公「平宋亂」者，宋萬已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脩霸業，爲會以安定之，非欲平除新君，故宋人聽命，來列於會也。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

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

伐宋。背北杏會故。

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

伐宋。單伯，周大夫。【疏】注「既伐」至「大夫」。正義曰：傳稱「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則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言來就宋地會之也。元年注云「單伯，天子卿也」，此云「周大夫」者，大夫亦卿之摠號，故兩言之。

秋，七月，荊人蔡。人例在文十五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

鄆。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②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疏】「單伯」至「于鄆」。正義曰：《春秋》因魯史之文，魯史自書其事，會他國者皆言已往會之，不問君之與臣，

① 「注宋有至霸業」，阮本此節正義在「以平宋亂」句注下。

② 「鄆城」，文淵閣本作「甄」。阮校：「淳熙本、閩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鄆城』作『甄城』，《釋文》亦作『甄』，云：『或作鄆。』案，《集韻》云：鄆，地名，在衛。通作『甄』。」

會諸侯者，皆魯人在會字之上。若微人往會，則會上無字，直言其會，明魯往會之微人，不合書名，書其所爲之事而已，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是也。若魯人不與，而諸侯自會，

則并序諸侯，言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是也。雖霸主召會諸侯，霸主之身列在諸侯之上耳，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臣，不得與諸侯爲主故也。若霸主之國遣大夫往會諸侯，雖政在霸國，大夫名列諸侯之下，由非諸侯之主，列位從其班爵，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是也。此會魯人不與，單伯宜列在諸侯之上，下言會于鄆耳。今會字乃在齊侯之上，是齊桓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所以尊天子，示名義也。此會魯自不與，魯所與者，皆魯人在上，史文以魯爲主耳。當會之時，以大小爲序，魯不在上也。《釋例》曰：「魯爲《春秋》主，常列諸侯上，非其實次也。子帛，卿也，依魯大夫之比，列於莒上，故傳曰「魯故也」。

叔孫豹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是魯在衛上也。宋既先代之後，又襄公一合諸侯，以紹齊桓之伯，或在齊上，則魯次宋也。」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

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

傳言諸侯者，摠衆國之辭。夏，單伯會之，取成于

宋而還。【疏】注「齊欲至之辭」。^①正義曰：齊既

以諸侯伐宋，而更請師于周者，齊桓始脩霸業，方欲尊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耳，非慮伐不克而藉王威也。經書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爲諸如此輩皆是諸侯之身。《釋例》曰：「傳滅人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貶諸侯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

① 「注齊欲至之辭」，阮本此節正義在「齊請師于周」注下。

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為君臣同文，非止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摠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為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記注之異，非仲尼所以為例故也。」是言諸侯之貶，或書名，或沒而不書，必不得稱人，故以此經書人，傳言諸侯，為摠衆國之辭。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救邢，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則三國皆大夫帥也，傳稱諸侯救邢，亦是摠衆國之辭，與此同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

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

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①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己。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人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

①「燄」，阮校：「石經初刻『燄』作『炎』，是也，改作『燄』，大誤。《釋文》亦作『炎』。案，《漢書·五行志》、《藝文志》引傳文並作『其氣炎以取之』，顏師古注：『炎』讀與『燄』同。」

已世爲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疏】「六年而厲公入。」①

正義曰：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猶有」至「有妖」。正義曰：公聞厲公之人，問於申繻曰：猶有蛇妖，而厲公得入乎？占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申繻對公曰：人之所忌，謂子儀畏懼厲公，心不堅正，其畏忌之氣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取此妖來應人也。蛇鬪之事，由人興也。若使人無罅隙焉，則妖孽不能自作。人棄其常，則妖自興，以此故有妖。棄常，謂既不能彊，又不能弱，失常度也。注「桓公」至「守臣」。正義曰：桓公初封西鄭，蓋是畿內之國。周禮，王子母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故桓公始封爲君，即命臣使典宗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

祏字從示，神之也。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② 莘

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人享，遂滅息，僞設享食之具。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媯。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疏】注「繩譽也」。③ 正義曰：字書「繩」作「繩」字，從言，訓爲譽。

① 「六年而厲公入」，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繩」，阮校：「《釋文》『繩』，《說文》作『繩』。《廣雅》云：『繩，譽也。』」

③ 「注繩譽也」，阮本此節正義在「繩息媯以語楚子」注下。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

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疏】注，夫

人「至「卿寧」。正義曰：文姜，僖公之女，故為桓公姊

妹。《詩》美后妃之德云「歸寧父母」，是父母在則禮有歸

寧。襄十二年傳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不得自歸也。

但不知今桓公有母以否，故杜不明言得失。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宋主兵，故序

齊上。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始為諸侯長。

秋，諸侯為宋伐鄆。鄆，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鄆。鄭人間之而侵宋。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八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九 莊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班

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疏】注「宋主」至「放此」。正義曰：往年齊桓治霸，^①未敢即尸其任，救患討罪。今爲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諸侯會，許男在曹、滑之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不以爵之尊卑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附庸在伯爵之上，是以主兵爲先也。歷檢上下皆然，知是《春秋》常法。《禮記·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而《春秋》序會，不先同姓，而大國在上者，孔子脩《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也。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書

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

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

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

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疏】注「書會」至「宋地」。正義曰：《公羊傳》曰：「同

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曰：「同者，同尊周也。」杜

云服異者，亦是同其欲、同尊周也。書同盟者，當盟之

時，告神稱同。《釋例》曰：「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

辭或稱同，以服異爲言也。」是言載辭稱同也。十七年

同盟于幽，傳曰：「陳、鄭服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傳

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成五年同盟于蟲牢，傳

曰：「鄭服也。」七年同盟于馬陵，傳曰：「尋蟲牢之盟，且

莒服故也。」襄三年同盟于雞澤，傳曰：「晉爲鄭服，故合

諸侯。」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傳曰：「齊成故也。」昭十三

年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如此之類，皆是服異，故

①「治」，正宗寺本、阮本作「始」。阮校以爲作「治」者非。

稱同也。《喪服》「繼父不同居」，傳曰：「嘗同居，乃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春秋》同盟亦猶是也。嘗同盟而異，乃稱服異。未嘗同盟，則不爲服異，故盟不稱同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定四年陳、許、頓、胡、楚之屬國，皆來會于召陵，其下云：「公及諸侯盟于臯鼬。」一盟並不稱同，皆爲未嘗同盟，非服異，故不稱同也。應稱同而不稱同者，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七年盟于甯母，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而不稱同者，鄭心未服，故傳稱子華請去三族，管仲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是甯母之時，鄭未服也。八年盟于洮，鄭伯乞盟，傳稱「請服也」，而洮盟不稱同者，鄭伯始請服耳，未列於會，故不稱同也。文十五年夏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其冬，諸侯盟于扈。傳稱：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則是蔡新來服，不稱同者，傳稱卻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是則蔡已先服，故不稱同也。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傳曰：「恤病討貳。」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傳曰：「討貳也。」成九年同盟于蒲，傳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十五年同盟于戚，傳曰：「討曹成公也。」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傳

曰：「尋戚之盟也。」十八年同盟于虛打，傳曰：「謀救宋也。」此六盟皆非服異，稱同盟者，清丘、斷道與蒲，於時諸侯已有二心，同心討貳，故稱同盟；戚與虛打同心疾惡，故稱同盟；柯陵之盟，鄭人不服，欲令諸侯同心伐鄭，故稱同盟，猶襄十八年諸侯同心疾齊，稱同圍齊。自此以前，陳在衛下，今在上，知齊桓始進之。《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二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故知是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也。

邾子克卒。無傳。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

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疏】注「克儀」至「同盟」。

正義曰：北杏之會，邾人在焉，今而稱子，故云。蓋齊侯請王命以爲諸侯，得爲子爵見經也。隱元年盟于蔑，桓十七年盟于趙，是再同盟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①

鄭侵宋故。

① 宋故也，《經典釋文》：「本或作『爲宋故』。」

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

九月，殺公子闕，^①則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

曰則。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

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

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

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

早辟害。【疏】注「二子」至「曰則」。^②正義曰：《周

禮·司刑》：「刑罪五百。」《尚書·呂刑》：「判罰之屬五

百。」孔安國云：「則足曰判。」《釋言》云：「跽，則也。」李

巡曰：「斷足曰則也。」《說文》云：「則，絕也。」則判、則是

斷絕之名，斬足之罪，故云「斷足曰則」。注「數滿於

十」。^③正義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二，

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十而止，是

數滿於十也。閔元年傳曰：「萬，盈數也。」數至十則小

盈，至萬則大盈。傳具載定叔事者，服虔云：「定叔之祖

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於

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

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疏】注「曲沃」至「一軍」。正義曰：桓八年傳稱曲沃武

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

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

以其寶器賂獻於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

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二十七年

矣。自桓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

代晉爲諸侯。」是僖王命之事也。周禮，小國一軍。晉土

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

①「公子闕」，《經典釋文》：「案隱十一年，鄭有公孫闕，

距此三十五年，不容復有公子闕。若非「闕」字誤，則

「子」當爲「孫」。」

②「注二子至曰則」，阮本此節正義在「則強鉏」注下。

③「數滿於十」，阮本此節正義在「就盈數焉」注之下。

大夫。夷，采地名。蔦國請而免之。蔦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蔦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疏】注「魯桓」至「之末」。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桓十六年，即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即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即位十八年，而此年傳說惠王之立者，杜公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是杜以周公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復，與《史記》不違。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

始霸，^①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

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疏】注「齊桓」至「賤故」。

正義曰：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且傳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詹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為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若詹不至齊，則無由被執，知是詣齊見執，蓋聘齊也。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無罪乃稱行人，知不稱行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使人者，言非使人之罪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故指以為例也。執諸侯，有稱人稱侯之異，執大夫者，悉皆稱人以執之，為大夫賤故也。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一者自相矛盾。今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一文雖異，事實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為規過，非也。」

夏，齊人殲于遂。^②殲，盡也。齊人戍遂，翫

① 「霸」，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伯」，《釋文》亦作「伯」，音霸，云：「本又作霸」。」「

② 「遂」，阮校：「《漢書·地理志》注引作「隧」。」「

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疏】

注「殲盡」至「爲文」。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

舍人曰：「殲，衆之盡也。」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爲文，罪齊戍也。《釋例》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即事以安文，或從赴辭，故傳亦不顯明義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

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疏】注「詹不一至

「賤之」。正義曰：伏節守死以解國患，當如昭元年叔

孫豹之居位待罪也。逃若匹夫逃竄，故云「書逃以賤之」。鄭詹自齊逃來，過魯而後歸鄭，故書之。

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疏】注「麋多」至「災書」。正義曰：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多則害五稼，故言多，以災書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

朝也。

夏，遂因氏、頌氏、工婁氏、須遂氏饗

齊戍，^①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饗，酒食也。四

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疏】注「不書日官失之」。

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言「朔」，脫也。

夏，公追戍于濟西。戍來侵魯，公逐之於濟

水之西。

秋，有蜚。蜚，短狐也。^③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疏】注「蜚短」至「爲災」。正義曰：《穀梁傳》曰：「蜚，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蜚如鼃，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蜚，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蜚，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鼃，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

① 饗，《經典釋文》：「本作『享』。」

② 蜚，阮校：「《釋文》：『蜚，本又作蜮。』《漢書》引經文作『蜮』。」

③ 「短狐」，阮校：「《盧文弨》曰：『按，狐字是也，能含沙射人，故名之短狐。』《釋文》亦作『短狐』，云『本又作狐』。《釋文》：『短，本又作斷。』」

或謂含沙射人，人皮膚，^①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澼澼或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蠶，傳重發例者，以螟螣與蜚同是害禾稼，此蠶則害人，故傳特發之。」

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穀，^②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穀。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疏】

注「王之」至「備設」。^③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爲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禮先言饗，是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④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

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炙，以爲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有助。僖

①「皮膚」，阮校：「浦鏜《正誤》云：皮當作人。盧文弨云：《穀梁》疏作「射人，入人皮膚」。孫校：「宜依《穀梁》疏增人字。」

②「穀」，阮本作「穀」。阮校：「《釋文》云：『又作珏。』正義引《倉頡篇》穀作珏，雙玉爲穀，故字從兩玉。《說文》「穀」字云：「珏，或從穀。」岳本作穀，是也。」

③「注王之至備設」，阮本此節正義在「命之宥」注下。

④「緹」，阮本作「醴」。阮校：「《周禮》作「緹」。按，緹正字，醴俗字。」

二十八年「命晉侯宥」，注云：「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注「雙玉

爲穀」。^①正義曰：《倉頡篇》「穀」作「珏」，雙玉爲穀，故

字從兩玉。注「侯而」至「人禮」。正義曰：號君不知

何爵，稱公，謂爲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

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爲節，是禮亦異

數也。今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

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

陳。陳嬀歸于京師，號、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

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

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實惠后。陳

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

於此並正其后稱。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

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疏】注「戎來」至「其來」。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

無曰侵。戎之來也，魯人不知，宜無鐘鼓，故以侵言之。

《釋例》曰：「戎之人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

邊竟不備，侯不在疆，所以爲諱。諱此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

秋，有蜚。爲災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

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以叛，圍而

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②那處，楚地，南

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

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

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

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

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

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疏】鬬緡

尹之。^③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爲名，此滅

尹之。^③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爲名，此滅

①「雙玉爲穀」，阮本此節正義在「非禮也」注下。

②「那」，阮校：「石經、初刻同，改刻『邾』。岳本作『邾』，

與《釋文》合，下並同。」

③「鬬緡尹之」，阮本此節正義在「使鬬緡尹之」注下。

權爲邑，使緡爲長，故曰尹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

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疏】注「公子」至「來伐」。正義曰：《公羊傳》

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爲魯女。《左氏》

無傳，取彼爲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以未入

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國來媵，然則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

行。此鄆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鄆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鄆，停女會盟，鄆是盟處，故言「于鄆」，非本期送女使至鄆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二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貶華椒。今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爲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

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疏】注「非父」至「書姦」。正義曰：此既無傳，不知何爲如莒。婦人不以禮出爲姦，故曰「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

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

津。禦巴人，爲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

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閹。黃，

嬴姓國，今弋陽縣。敗黃師于蹇陵。蹇陵，黃地。

還，及湫，有疾。南郡都縣東南有湫城。夏，六

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

自殺也，^①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

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

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

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

閹，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

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

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

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疏】注，黃

嬴姓。^②正義曰：《世本》文。注「經皇」至，失職」。

正義曰：鬻拳自殺以殉，當是近墓之地。宣十四年傳

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

之外，則室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知此經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爲大閹，職掌守門，明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無經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

「以爲大閹謂之大伯」。正義曰：《周禮·天官·閹人》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閹人，司昏晨以啓閉

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刑者

使守圜」，則閹不使刑，而鬻拳得爲閹者，《周禮·地官》

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一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

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

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

職，非爲刑而役之。其爲大閹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

《天官》之閹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閹爲名焉。「謂之大

伯」，伯，長也，爲門官之長也。注「言愛君明非臣法

也」。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

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簾弑之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

《左氏》爲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穰。王姚，莊王

①「亦」，原重文，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刪。

②「注黃嬴姓」，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之妾也，姚姓。^①子積有寵，蔦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蔦國之圃以爲圃。圃，園也。囿，苑也。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②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積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積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冬，立子積。**【疏】**注「圃園也囿苑也」。^③正義曰：《豕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樹果蔬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蕃爲之，所以樹果蔬，囿則築牆爲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爲囿。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

莒。無傳。

夏，齊大災。無傳。來告以火，^③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無傳。**【疏】**注「來告」至，六年。^④正義曰：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

克，能也。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

①「姓」下，阮本有「也」字。

②「注圃園也囿苑也」，阮本此節正義在「取蔦國之圃以爲圃」句注下。

③「火」，阮校：「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大」，是也。按，正義亦作「大」。」

④「注來告至六年」，此節正義在「齊大災」句注下。

伯人于鄆。鄆，王所取鄭邑。遂人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冬，王子績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

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字。

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

王子績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

寇，刑官。君爲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

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

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

願也。」【疏】注「燕仲父南燕伯」。^①正義曰：《譜》亦

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伯爵。注「皆

舞六代之樂」。正義曰：言樂及徧舞，則樂之所有，舞

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以樂

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

《大濩》、《大武》。」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傳記

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韶》，

舜也。《大夏》，禹也。《大濩》，湯也。《大武》，周武王

也。是爲六代。奏黃鍾，^②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注「去盛饌」。正義曰：《周禮·膳夫》職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襄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者，貶膳食，徹聲樂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十六年與魯大

夫盟于幽。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薨

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疏】注「薨寢」至

「書之」。正義曰：經無所闕，禮具可知。杜爲此注者，

^①「注燕仲父南燕伯」，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鍾」，阮校：「閩本、監本作『鐘』，下同。」

以先儒之說使莊公絕母子之親，故於此明之，知母子不絕。下葬注亦然。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相命。^①弭，鄭地。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績及五大夫。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績舞徧樂。

五月，鄭厲公卒。

王巡虢守。^②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爲王宮于珪，珪，虢地。王與之酒。

泉。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鏡爲飾也。^③今西方羌胡猶然，^④占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

冬，王歸自虢。傳言王之偏也。【疏】注「闕象魏也」。^⑤正義曰：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云：「兩觀，闕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玄云：「觀，闕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哀三年魯災，傳稱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由此言之，則觀、闕、象魏，其事一。

①「命」下，阮校：「岳本有『也』字。」

②「守」，阮校：「《釋文》云：『守，本或作狩，後放此，注同。』」

③「鏡」，阮本作「鑑」。

④「猶」，阮本作「爲」。

⑤「闕象魏也」，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

「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注「略界」

至「皐縣」。正義曰：《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

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孟子》《經界》即傳之「經略」。且云「封略之內」，封是竟，則知略是界也。武公，東鄭之始封君也。言武公之略，則是武公舊竟，若其由來不失，不須今日復與，故知後失其地，惠王今復與之。隱十一年，王取鄆、劉、繇、邾之田于鄭，蓋桓王之世失之也。注「巡守」至「巡

守」。正義曰：《孟子》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①天

子適諸侯曰巡守。」守者，守也，言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時巡行之。《易》稱「后不省方」，故云「天子省方，謂之巡守」。注「后王」至「遺服」。正義曰：鞶是帶也，鑑是

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雙言，則鞶、鑑一物，故知以鏡飾帶，舉今羗胡之服以明之。「號公」至「於王」。

正義曰：鄭伯謂厲公子文公也。服虔云：「鞶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爵，飲酒器，王爵也，^②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者。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號公，爲

是始惡於王，積而成怨，僖二十四年遂執王使，此爲彼張本。」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

眚。無傳。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

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③以

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疏】注「赦有」

至「故書」。正義曰：「肆大眚」者，肆，緩也；眚，過也。

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之，猶今

赦書大辟罪以下悉皆原免也。《易·解卦·象》云：「雷

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卦坎下震上，震爲雷，坎

爲雨，雷動雨下，而萬物解散，故君子以此卦象而放赦有

過、寬宥罪人也。《書》稱「眚災肆赦」，《舜典》文。孔安

①「適」，阮本作「朝」。

②「王」，阮本作「玉」。

③「蕩」，阮校：「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盪』。《釋文》亦作『盪』，云『本又作蕩』。案，正義作『蕩』。」「衆」下，阮校：「山井鼎云：足利本有『惡』字。」

國云：「眚，過。災，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肆眚，圍鄭」，襄九年傳文也。此諸言肆眚者，皆是放赦罪人，蕩滌衆故，除其瑕穢，以新其心也。必其國有大患，非赦不解，或上有嘉慶，須布大恩，如是乃行此事。故《釋例》曰：「天有四時，得以成歲。雷霆以振之，霜雪以齊之，春陽以煖之，雲雨以潤之，然後能相育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與人同也。解天下之至結，成天下之亹亹，肆大眚之謂也。堯曰：「咨！爾舜！有罪不敢赦。」所以須待革命，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之也。」杜唯言有時用之，亦不知此時何以須赦。《穀梁傳》曰：「肆大眚，爲嫌天子之葬也。」其意言文姜有罪，不合以禮而葬。若不赦，不復書葬，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故爲赦也。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杜不明說。要文姜出奔之日，尚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此赦必不爲文姜也。^①但夫人以去年七月薨，十一月則當合葬，乃至此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必是國家有事，須赦解之，但不知其所由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②宣公大子也。陳人

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疏】注「宣公」至「子告」。正義曰：傳言大子，必是大子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君、稱世子，此不然者，《釋例》曰：「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衛殺孔達，傳載其辭，辭雖有臨時之狀，其告則常也。」然則殺大夫、公子，當以罪狀告人。此傳不說御寇之罪，則陳人不以罪告，而經書公子，是惡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夏，五月。【疏】「夏五月」。正義曰：《釋例》

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丘明無文，皆闕繆也。」

^①「也」字，正宗寺本、阮本無。

^②「御」，阮校：「《釋文》云：『本亦作禦。』案，《公羊》、《穀梁》皆作「禦」。」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勸業。

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

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一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疏】注，公不「至」明故。正義曰：《釋例》曰：「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其得禮也。」是納幣當使卿，公不使卿，親納幣，非禮也。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

寇，傳稱太子，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不書，

非卿。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

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幸若獲

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

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①去離也。君之惠

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

不敢也。請以死告。以死白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責。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

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

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

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

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

其妻占之，曰：「吉！懿氏妻。是謂『鳳皇于

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

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

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

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

①「弛」，《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弛」。

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書曰筮。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變而爲否。^①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家。^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

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贊幣之象。^③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

① 「四」下，阮本有「爻」字。

② 「家」，《四部叢刊》本、阮本作「象」，當是。

③ 「贊」，阮校：「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摯』，《釋文》亦作『摯』，云「本又作贊，同」。」

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疏】注：齊桓至「公酒」。^①正義曰：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爲之耳，爲之非禮法也。敬仲，驕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己，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據敬仲爲主人之辭，^②故言飲公酒耳。「臣卜」至「不敢」。正義曰：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此桓公自就其家，非敬仲發心請享，不得言將享必卜也。蓋桓公告其往日，乃卜之耳。言未卜其夜者，《詩》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鄭玄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於庶姓讓之則止。」引此敬仲之事，云「此之謂不成」，是言敬仲非齊同姓，故不敢也。注「龜曰卜」。正義曰：《曲禮》文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鐻，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頌謂繇也，每體十繇。」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爲繇，其

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別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皇于飛」下盡「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二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③其辭皆韻，習於占也。注「雄曰」至「聲譽」。

正義曰：《釋鳥》云：「鷗、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鸛頸鴛思，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

^①「注齊桓至公酒」，阮本以下正義二十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之」，阮本無此字。

^③「辭林」，阮校：「按，《隋書·經籍志》有《周易新林》、《易洞林》，皆郭璞撰，此作「辭」，誤。」

濯羽弱水，莫宿丹穴，^①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

鳳飛則羣鳥從之以萬數，故古文鳳作朋字。《山海經》

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

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是說鳳皇之狀也。鳳皇雄雌

俱飛，喻敬仲夫妻相隨。鏘鏘，鳴之聲，故以喻有聲譽

也。「五世」至「與京」。正義曰：「五世其昌」，言其

始昌盛也。「並于正卿」，位與卿並得為上大夫也。「莫

之與京」，謂無與之比大，言其位最高也。五世、八世，當

是卜兆之間有其象。傳言其占之辭，不言其知之意，固

非後學所得詳之。注「姊妹之子曰出」。正義曰：

《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言姊妹出嫁而生子

也。注「周大史也」。正義曰：直言周史，知是大史

者，《周禮》大史掌書，昭二年傳稱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

此以《周易》見陳侯，故知是大史也。以《周易》見者，自

以知《周易》見陳侯，言已明《易》能筮，故陳侯使之筮也。

注「善曰筮」。正義曰：《曲禮》文也。其揲善求卦之

法，則《易·繫辭》具焉。「遇觀之否」。正義曰：此

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及六四爻變，諸如此

輩，皆據《周易》之文知之。劉炫《規過》云：「觀之否者，

為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

義。」今刪定以為不然。何者？以閔元年畢萬筮仕，遇

屯之比，云「屯固比人」。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得

歸妹之睽，云「上卦羊，亦無害」，《歸妹》上六爻辭。又云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爻辭。又云「歸妹

之睽，猶無相也」。昭五年明夷之謙，云「明夷于飛」，「垂

其翼」，又云「謙不足，飛不翔」。此之等類，皆取前後二

卦以占吉凶，今人之筮亦皆如此。故賈、服及杜並皆同

焉。劉炫苟異前儒，好為別見，以規杜氏，非也。沈云：

「遇者，不期而會之名。筮者所得卦之吉凶，非有宿契，

逢遇而已，故謂之遇。」劉炫云：「下體坤，坤為地為衆，

上體巽，巽為風為木。互體有艮，艮為門闕。地上有木

而為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

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為地，上體乾，乾為天，天不下

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之否也。」

是謂「至，子孫」。正義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二句，《周易》文也。此先云「不在此，其在異國」，後

①「丹穴」，阮校：「案，《說文》『丹』作『風』，《淮南子》作

「風穴」。」

云「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所以在下覆結，先云「其在後乎」，後云「在異國」者，「其在異國」之下，更欲演說異國是大嶽姜姓，其言稍多，且須以結末，故進「其在後乎」於上，先解之也。「庭實旅百」以下，方解「利用賓于王」，則上句「故曰觀國」之下，未須賓王之句，而再言「利用賓于王」者，蓋以「觀國之光」即是朝王之事，直言觀光，於文不足，故連言賓王，但未解賓王之義，故於下更重解之。傳稱引《詩》斷章，則引《易》論事亦未必如本。此言「觀國之光」，謂所為筮者觀他人有國之光榮也，此有國之人利用為賓客於王朝也，其意言見其子孫有國，作賓於王家耳，非其身也。「代陳有國」，言代陳正適子孫有其國家，陳滅此興，是代之也。注「此周」至「論之」。正義曰：《易》之為書，揲蓍求爻，重爻為卦，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者，六爻並皆不變，卦下摠為之辭，名之曰「彖」。彖者，才也，摠論一卦之才德，若《乾》「元亨利貞」之類皆是也。其九、六者，當爻有變，每爻別為其辭，名之曰「象」，象者，像也，指言一爻所像，若《乾》「初九，潛龍勿用」之類皆是也。不變者聚而為彖，其變者散而為象。計每於一卦，當畫兩體，但以此爻陰陽既同，唯變否有異，且每爻異辭，不可爻作二畫，從上可知，故不畫二

也。傳之筮者指取《易》義，不為論卦，丘明不畫卦也。諸為注者皆言上體下體，若其畫卦示人，則當不煩此注，注亦不畫卦也。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遂傳之耳。每爻各有象辭，是六爻皆有變象。一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爻象，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光遠」至「耀者也」。正義曰：《易》稱「觀國之光」，故解其光義，言光在此處，遠照於他物，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謂光能遠照，於他物有明，故下云「照之以天光」是也。「於土上山也」。正義曰：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為土地，山是地之高者，居於土上，是為土上山也。又巽變為乾，六四變為九四，從二至四，互體有艮之象，艮為山，故言山也。「有山」至「于王」。正義曰：山則材之所生，此人有山之材，言其必大富也。上天以明臨下，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於是乎又居於土上，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復居有土地，是為國君之象也。易位四為諸侯，變而為乾，乾為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至「于王」。正義曰：《覲禮》，侯氏執圭見王，王受圭，禮成乃出。又人行享禮，獻國之所有。此說行享

禮也。旅，陳也。庭之所實，陳有百品，百品言物備也。奉之以玉帛，謂執玉帛而致享禮也。^①被天之照，有地之材，天子賜之土田，國君獻國所有，天地之美備具焉，朝王之儀畢足矣，故曰「利用賓于王」。注「艮爲」至

「物備」。正義曰：《易·說卦》：「艮爲門闕，乾爲金玉，

坤爲布帛。杜以門內有庭，傳言庭實，故改言艮爲門庭耳。杜言「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者，謂陳之以行享禮也。《觀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爲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惟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

《觀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杜言「贄幣」，即鄭所謂「璧帛」也，此「奉之以玉帛」，執以致庭實耳，其玉帛不入王也。《觀禮》侯氏致享，執玉致命，王撫之而已，不受之也。又曰侯氏降授宰幣，是庭實之幣皆庭受之，唯馬受之於門外耳。「旅，陳」，《釋詁》文也。百者，言其物備也。注「因觀」至「子孫」。正義曰：以卦名觀，故因

觀文以博占也。觀者，視他之辭。此賓王之事，若所爲筮者身自當有，則不應觀他。此卦猶有觀焉，觀非在己之言，其人觀他有之，故知在其子孫也。「風行而著於土」。

正義曰：服虔云：「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一曰巽爲風，復爲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異國。」注「姜姓」至「四嶽」。正義曰：《周語》稱

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嶽佐之，昨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然則以其主嶽之祀尊之，故稱大也。注「變而」至「必衰」。

正義曰：六四爻變爲九四，與「一」共爲艮象，艮爲山，故知興於山嶽之國。姜姓，大岳之後，知其將育于姜。地

①「也」字，正宗寺本、阮本無。

之高者，莫過於山，《詩》云「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其大能至天，故山嶽則配天也。且乾在上，艮在下，亦是山嶽配天之象。此人子孫養於大嶽之後，官尊位貴，得大嶽之權，則其功德有配天之大。然天子其功配天，今縱得大嶽之權，唯諸侯耳，言配天者，以其功人，故甚言之。物莫能兩大，此有興兆，故知陳必衰也。注「桓子」至

「無字」。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謚為敬

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潛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是為敬仲五世孫也。注「成子」至「放此」。

正義曰：沈氏云：《世家》：「桓子生武子啓及僖子乞。

乞卒，子常代之，是為田成子。」是於敬仲為七世，言八世者，據其相代在位為八世也。「成子弑簡公，專齊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生襄子磐，磐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時，完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左傳》終始稱陳，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左傳》之初，至此始有卜筮，故杜於此通說之。《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是先王立之本意也。因而生義教，謂教人以行義行善，則德協於卜，行惡則遇

吉反凶，必以行義乃可卜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而以下筮同之，是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也。南蒯卜為亂，不信則不可，臧會卜為僭，不信乃遂吉，二事相反，故特引之，言卜筮應人行也。南蒯在昭十二年，臧會在昭二十五年。南蒯筮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杜引《洪範》者，欲明龜筮未必神靈，故云「以同卿士之數」，言龜筮所見，纔與卿士同耳。又引南蒯者，明吉凶由行，不由卜筮，欲使人脩德行，不可純信卜筮也。又引臧會者，吉凶亦由卜筮，不可專在於行，欲使人敬卜筮也。故丘明舉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脩德行，敬龜筮。言「驗於行事」者，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言「君子志其善者、遠者」，善者謂勸人脩德行、敬龜筮是也，遠者謂舉其大綱，勸人為善，長久遠道，非有臨時應驗。此遠者即上善者，指其事謂之善，指其教謂之遠。劉炫云：「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丘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舉其縣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忠之善者，^①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①「忠」，阮校：「監本、毛本作『志』。」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傳。

祭叔來聘。無傳。《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

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疏】注「穀梁」至「使聘」。正義曰：諸言聘者，皆言某

侯使某來聘，此不言使，《左氏》無傳，故取《穀梁》爲說。

《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

外交，故不與使也。」然則言內臣不得外交，必是畿內之

國，畿內之國非唯祭耳。傳不言爲祭公來聘，杜言爲祭

公來聘者，但祭叔連祭爲文，必是祭人。虞叔是虞公之

弟，此祭叔或是祭公之弟，故以爲爲祭公來聘。天子內

臣不得外交諸侯，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也。魯受其

聘，行其禮，故書聘耳。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嘉之，故

不名，此無可嘉，亦稱叔者，杜意叔爲名爲字，無以可知，

故不明言。

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

觀之。【疏】注「齊因」至「觀之」。正義曰：《魯語》說此

事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晁云：「聚民

於社，觀戎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蒍啓彊如齊，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故公往觀之。《釋

例》曰：「凡公出朝聘、奔喪、會葬，皆但書「如」，不言其

事，此《春秋》之常。」然則喪葬常事，故不書，觀社非常，

故特書。

公至自齊。無傳。

荆人來聘。無傳。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

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疏】注「不書」至「其禮」。

正義曰：《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

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辭自生同異。楚武王熊達始

居江漢之間，然猶未能自同列國，故稱「荆敗蔡師」、「荆

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摠其君臣。」是言楚之始通，未

成其禮之意。言君臣同辭者，此云「荆人來聘」，是臣來

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

也，而經亦書「楚人」，是君臣同辭。

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

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

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疏】注「蕭附」至「野合」。正義曰：無爵而稱朝，知是

附庸國也。邾儀父貴之，乃書字，此無所貴，知叔爲名

也。《公羊傳》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是言在外行朝，則禮不得具。定十年傳稱嘉樂不野合，知嘉禮亦不野合。嘉禮謂善禮，非五禮之嘉也，朝於五禮屬賓。

秋，丹桓宮楹。桓公廟也。楹，柱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①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②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

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疏】「夫禮」至「不然」。^③

正義曰：夫禮者，所以整理天下之民，民謂賄賂貴賤者皆是也。諸侯會聚，所謀皆是尊王室，脩臣禮，故會以訓上下之則。以諸侯事天子，訓在下事其君也。於會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即是制財用之節度也。禮使小國朝大國，是朝以正班爵之等義也。爵同則小國在下，是帥長幼之次序也。諸侯之序以爵不以年，此言長幼，謂國大小也。沈氏云：「爵同者，據年之長幼，故云『帥長幼之序』。不朝不會，則征討之，故言『征伐以討其不然』。」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蔭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④上蔭，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

① 「榮」，阮校：「足利本作『榮』，從火，是也。說詳隱元年。」

② 「守」，阮校：「纂圖本、毛本作『狩』。」

③ 「夫禮至不然」，阮本此節正義在「征伐以討其不然」句注下。

强者。公曰：「爾試其事。」士蔦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蔦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疏】

注：「刻鏤」至「盛飾」。正義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木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爲鏤也。桷謂

之椽，椽即椽也。《穀梁傳》曰：「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是言丹楹刻桷皆爲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葬曹莊公。無傳。

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逆，禮也。【疏】

注：「親逆禮也」。正義曰：《公羊傳》曰：「何以書？親

迎，禮也。」親逆是正禮，有故得使卿逆，亦無譏也。

秋，公至自齊。無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

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疏】注：「哀姜」至「朝廟」。正義曰：《公

羊傳》曰：「其言人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

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唯言有所要，不知要何事，故

云「蓋以孟任故」也。明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夫人

若未朝廟，不得受臣覲禮。知明日乃朝廟，既朝，乃見大

夫宗婦。杜言朝廟者，爲「覲，用幣」發也。書「人」不書

「至」者，《釋例》曰：「莊公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

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

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姓大夫

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

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疏】注：「宗婦」至

「俱見」。正義曰：襄一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

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

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禮亦無此

文。《上相見禮》稱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尊與君

同，臣始爲臣，有見君之禮，明小君初至，亦當有禮以見也。且傳唯譏婦贊不宜用幣，不言覲之爲非，知其禮當然也。大夫當用羔鴈，用幣亦爲非禮也。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男女同贊。惡其男女無別，且譏僭爲失禮，故書之。

大水。無傳。

冬，戎侵曹。無傳。

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

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疏】注「羈

蓋」至「名赴」。正義曰：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

《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三諫不從而出奔。杜以此經書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其

文相類，故附彼爲之說，稱蓋爲疑辭，微弱不能自定，曹

人以名赴，亦如鄭忽之出奔。

赤歸于曹。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

納，故曰歸。【疏】注「赤曹」至「曰歸」。正義曰：《史

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三家經傳有五

而皆言赤，杜以鄭突類之，知赤是曹君，故以赤爲僖公。

書有舛誤，何必《史記》是而杜說非也？傳例曰：諸侯納

之曰歸，以戎侵曹而赤歸，故云「蓋爲戎所納」也。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

郭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

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

用。【疏】注「蓋經」至「采用」。正義曰：《公羊》、《穀

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

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

也。并非丹楹，故言皆。御孫諫曰：①「臣聞

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

魯大夫。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

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爲共。【疏】注「并非丹楹故

①「御」，阮校：「《釋文》：『本亦作禦。』《漢書·古今人表》同。」

言皆」。^①正義曰：《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②士黈。丹楹，非禮也。」注云：「黝堊，黑色。黈，黃色。」又曰：「禮，天子之桷，斷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斷之，不加密石焉。大夫斷之，上斷本。刻桷，非正也。」加密石，注云：「以細石磨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斷其椽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礪之，大夫斷之，上首之。」言雖小異，要知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皆非禮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

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

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

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

乃不可乎？」【疏】注「傳不」至「非常」。^③正義

曰：《士相見禮》云：「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

羔，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摯。」^④鄭玄云：「士，大夫一也。」如彼禮文，大夫始見於君用羔鴈，始見夫人亦當然。然則大夫用幣亦非常，而以大夫為常者，禮，孤執皮帛，則諸侯之臣有執帛者矣。大夫執帛，唯上僭耳，其帛猶是男子所執，婦人執幣，則全非常事。御孫唯諫婦人不宜執幣，丘明為諫發傳，故唯舉非常也。《左傳》諸為諫者，或言「諫曰」，或不言諫，意在載辭，不為例也。

注「公侯」至「執帛」。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

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公、侯、伯、子、男皆執玉也。《典命》職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與孤卿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為一

^①「注并非丹楹故言皆」，阮本此節正義在「皆非禮也」句注下。

^②「倉」，阮本作「蒼」。阮校：「《穀梁傳》作「倉」。」

^③「注傳不至非常」，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④「摯」，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贄」。下節正義「以禽作六摯則瑞摯」同。」

國之主，來則謂之爲朝，未有爵命，不合執玉，明與世子同執帛也。且哀七年傳稱：「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附庸是國，明執帛者附庸也。鄭玄《周禮》注云：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

璧色繒也。」《周禮》以王作六瑞，^①以禽作六摯，則瑞、摯

有異，而此傳玉帛同言摯者，鄭玄《曲禮》注云：「摯之言

至也，當謂執之見人，以表至誠也。」《典瑞》注云：「瑞，節

信也。」禮，天子執冒以見諸侯，諸侯執圭璧以朝天子，天

子以冒，冒之以爲信，故以瑞爲名。皮帛以下無此合信

之事，故以摯爲名。其實皆以表至誠，故傳通以摯言之。

凡摯，皆以爵，不以命數也。^② 注「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文也。鄭玄云：「羔取其

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

其節，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

羔鴈者以繒。」言天子之臣飾羔鴈以布，又畫之，諸侯之

臣飾以布，不畫之，自雉以下無飾。 注「榛小」至「示

敬」。

正義曰：《曲禮》云：「婦人之摯，棊、榛、脯、脩、

棗、栗。」鄭玄云：「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棊，榛，木

名。棊，枳也，有實，今邛刺之東食之。」^③ 榛實似栗而

小。」鄭又注《周禮·膳人》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

曰鍛脩。」然則脩脯大同，故以脩爲脯也。「虔，敬」，《釋詁》文。皆取其名以示敬者，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白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晉士蔭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蔭告晉侯曰：

「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

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

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

① 「王」，當誤。正宗寺本、阮本作「玉」。

② 「命」，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名」。」

③ 「剡」，正宗寺本、阮本作「鄭」。阮校：「案，《禮記》注亦作「鄭」，宋本作「剡」，非也。」

【疏】注「鼓伐」至「常也」。正義曰：《尚書·召誥》云：

「用牲于郊，牛二。」如此之類言用牲者，皆用之以祭，知此用牲以祭社也。鼓之所用，必是伐之，伐理可見，故不言伐鼓。牲不言用，則牲無所施，於文不足，故言「用牲」。傳稱：「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謂周六月也。此經雖書六月，杜以《長歷》校之，^①此是七月，七月用鼓，非常月也。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於社用牲，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譏之。

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

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疏】注「門國門也」。正義曰：《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知此門亦國門，國門謂城門也。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冬，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

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

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疏】注「報女」至「七年」。正義曰：魯出朝聘，多有在道復者，假令得到彼國，尚不知受之以否，故皆書「如」，如者，往也，直言往彼而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為《春秋》之常也。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朝訖乃書，故即稱為朝。此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於莊世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也，於哀世稱公子。故解之「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也。《釋例》曰：「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是言公子、母弟得通言之意也。《釋例》又曰：「兄而害弟，則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是言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也。《釋例》又曰：「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案經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

① 「杜」，原作「社」，據正宗寺本、阮本改。

來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彼皆稱弟，季友、陳招並稱公子，俱無褒貶，所稱不同，知是史文之異，不爲義例。仲尼無所見義，故仍舊史耳。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疏】注「非常」至「月錯」。^①正義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有食之」。昭

十七年傳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而史言「在此月」，則知傳言「正月之朔，慝未作」者，謂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諸侯鼓幣異禮，不言「非常」，知彼言六月，直六月也。此亦六月而云「非常」，下句始言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明此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此辛未爲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也。《釋例》曰：「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實是七月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劉炫云：「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

①「注非常至月錯」，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也。今言「慝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注「正月」至「陰氣」。正義曰：昭十七年傳大史論正月之事，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事。」是謂正月為正陽之月。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故為陰為惡，^①故云：「^②慝，陰氣也。」「未作」，謂陰氣未起也。注「日食」至「大義」。正義曰：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歷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請救之禮，責躬罪己之法。正陽之月，陽氣尤盛，於此尤盛之月，而為弱陰所侵，故尤忌之。社是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攻責也。日食者，月揜之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日，君道也。月，臣道也。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揜君，以示大義也。昭二十九

年傳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故杜以社為上公之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

常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

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

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為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

重，故特鼓之。【疏】注「天災」至「牲也」。^③正義曰：

傳言「亦非常」，亦上日食也。但日食之鼓非常月，伐鼓

于社非常禮，大水用牲亦非常禮，俱是非常，故亦前也。

傳既亦前，即發凡例，知天災之言，兼日食、大水也。天

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

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

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

^① 上為「字」，正宗寺本、阮本作「謂」。阮校以為作「為」者誤。

^② 「云」，毛本作「曰」。

^③ 「注天災至牲也」，阮本此節正義在「有幣無牲」句注下。

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爲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其爲旱禱，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①鄭玄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皆用牲。注「胄猶至，鼓之」。正義曰：《易》稱「是謂災眚」，《書》稱「眚災肆赦」，是眚災相類，故云「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犯陽爲逆，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見其逆事，而特鼓之。此據日食爲說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云：「凡軍旅出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雖無傳，義或然也。

晉士蔦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蔦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

夏，公至自伐戎。無傳。

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

文七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

上，主兵。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

傳。【疏】注「不稱至七年」。^②正義曰：文七年傳稱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是仲尼新意，變例也。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蔦爲大司

空。^③大司空，卿官。夏，士蔦城絳，以深其

①「禁」字，阮校：「《禮記》『禁』作『宗』。鄭注云：

『宗，當爲禁，禁之誤。』正義遂改爲『禁』。

②「注不稱至七年」，阮本此節正義在「曹殺其大夫」注下。

③「爲」，原脫，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疏】注「大司空卿

官」。^①正義曰：傳於比年以來說士為獻公設計，晉

國以安。今又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位也。直言司空者，

是大夫即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

後，世為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復卿官，

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

八年傳曰「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薦之法」，是其典事

同也。

秋，虢人侵晉。

冬，虢人又侵晉。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

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疏】注「為傳」至「而已」。正義曰：此年傳不解經，經、

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

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明

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

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

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疏】注「伯姬莊公女」。

正義曰：上二十五年始歸于杞，莊公無母，而此來寧，知是莊公女也。會女非常，故於此言女以辯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

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

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

會外大夫葬，^②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讎。【疏】注「原仲」至

「知讎」。正義曰：《玉藻》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

矣則稱謚若字。」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

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陳人不

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字。

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

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

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

^① 注大司空卿官，阮本此節正義在「晉士薦為大司空」注下。

^② 「夫」，原作「大」，據《四部叢刊》本、阮本改。

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

衛也。【疏】注「杞稱」至「所黜」。^①正義曰：桓二年杞

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經、傳，從此稱伯，終於《春秋》，故云「蓋爲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

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

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

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疏】注「二十」至「服也」。

正義曰：比年以來，陳、鄭無不服之狀。此言其服，故注

者原之。二十一年，鄭厲公卒，二十五年，是鄭文公之四

年也。文十七年傳稱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云：「文公四年

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

平，故至此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

之辭。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疏】

「凡諸」至「于某」。正義曰：《釋例》曰：「歸寧者，女子

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沒，則使卿歸問兄

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

來者，有所反之言。故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絕而

出，則以來歸爲辭，來而不反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

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是解其文異之意也。此杞伯姬

來，寧也，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出也。文九年夫人姜氏

如齊，歸寧也。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

歸于齊，雖子死自去，歸而不反，亦出之類，故與出同文。

晉侯將伐虢，士蔭曰：「不可！」虢公

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

① 「注杞稱至所黜」，阮本此節正義在「杞伯來朝」注下。

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强。號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號不畜義讓而力戰。【疏】「夫禮至用也。」①正義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蔦既言其白，②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績也。立子績，

在十九年。【疏】注「召伯至侯伯」。③正義曰：召伯稱爵，如是王之卿士。④召康公之封召也，當在西都畿內。《釋例》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也。春秋時召伯猶是召公之後，西都既已賜秦，則東都別有召地，不復知其所在。」僖二十八年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則知此賜齊侯命者，亦賜命爲侯伯也。彼注云「周禮九命作伯」，則此亦九命之伯，謂九州之長，爲

伯也。僖元年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注云：「侯伯，州長也。」彼主說齊桓之事，亦謂九州之長，非州牧也。言州長者，兼見州牧之事耳。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疏】注「齊侯至失之」。正義曰：傳稱「齊侯」，而經書「人」，知其諱取賂，以賤者告也。《詩》美僖公之伐淮夷，得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襄十一年傳稱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皆不以爲諱。而此諱之者，彼服罪致賂，乃以得賂爲榮，此舍罪受賂，故以受之爲恥。會于

①「夫禮至用也」，阮本此節正義在「而後可用也」注下。
②「自」，正宗寺本、阮本作「目」。阮校：「按，『目』字是也。『目』謂禮樂慈愛四者，下以讓事、樂和、愛親、哀喪分釋之。」

③「注召伯至侯伯」，阮本此節正義在「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注下。

④「如」，正宗寺本、阮本作「知」，當是。

稷，舍宋督，取郕鼎，亦此之類也。戰皆書地，此獨不地，知是史失之也。莊十年《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人不言圍，滅不言人，書其重者。」《左氏》無此義，而泓、韓、鞏、郕、令狐、河曲、鄆陵、城濮、大棘、彭衙、長岸、柏舉之屬，皆書戰，不書伐。此書伐，又書戰。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言圍不言伐。文十五年「晉卻缺伐蔡，戊申入蔡」，書伐，又書入。丘明無文，杜不爲說，皆是從告而書，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此經既言齊人伐衛，不言齊及衛戰，而言衛人及齊人戰者，《公羊》以爲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以主及客，故使衛人主齊。尋案經、傳，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也。乾時、升陘及鞏，皆魯與人戰，以魯爲主。城濮、鄆陵與郕，外楚而內晉也，柏舉內蔡而外楚也。被伐爲主，或如《公羊》之說。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郕。郕，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

【疏】注「郕魯」至「曰築」。正義曰：國都爲上，邑爲下，

故云「魯下邑」。成十八年築鹿囿，傳曰：「書不時也。」此傳唯發城築之例，不言時與不時者，《春秋》重土功，無備而興作者，傳每事各言時與不時，以別有所備禦，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其有所畏懼而興作者，唯「發而已」。襄十九年城西郛，傳曰「懼齊也」，是其事也。此年大無麥禾，時歲饑虛，恐或侵伐，故築之以備難，從西郛之例，故不發傳也。

大無麥禾。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疏】注「書於」至「書也」。正義曰：麥孰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摠書之。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於饑也。傳言饑者，指未糴之前，說告糴之意，故言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疏】「臧孫」至「于齊」。正義曰：何休云：「買穀曰糴。」告糴者，將貨財告齊以買穀。《魯語》云：「文仲以鬯主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

年之委，一年不執，告糴，譏也。《穀梁》亦然。據經，魯臣出使，例不言使，何以當怪此也？傳言告糴「禮也」，必不得如一傳之說。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注「臧孫」至「文仲」。正義曰：《世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餅，餅生文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遠。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

在閭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①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子北屈也。^②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晉侯說之。夏，

① 「場」，蓋誤，《四部叢刊》本、阮本、《經典釋文》作「場」，當是。

② 「子」，阮本作「于」，阮校：「浦鏜《正誤》『子』作『與』，是也。」

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①唯一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壘傷晉室若此。【疏】注「大戎」至「狄者」。^②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又曰：「狐偃，其舅也。」注「小戎」至「女也」。^③正義曰：昭九年傳稱晉率陰戎伐潁，王使辭於晉，曰：「先王居櫛杙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知戎爲允姓也。凡言子者，通男女也，知子謂女也，一戎相對爲大小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

忘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幅，^④長尋曰旆，繼旆曰旂。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禦。衆車人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間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

- ① 「邊」上，阮校：「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補『在』字。」
- ② 「注大戎至狄者」，阮本此節正義在「大戎狐姬生重耳」注下。
- ③ 「注小戎至女也」，阮本此節正義在「小戎子生夷吾」注下。
- ④ 「廣」，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廣』上有『繼』字，與正義合。」

縣東北有桐丘城。^① 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謀，間也。幕，帳也。【疏】「蠱文夫人」。^② 正義

曰：昭元年傳稱《周易》「女惑男謂之蠱」，知蠱謂惑以淫事。注「桔柣」至「門也」。正義曰：此已入一門矣，

又云「人自純門」，又是入一門矣。復言「縣門不發」，則更有一門矣。不發是城門，則知純門外郭門，桔柣遠郊門也。《尚書·費誓·序》云「東郊弗開」，是郊有門也。

注「子元」至「曰旆」。正義曰：軍行之次，旆最在先。

故宣十二年傳稱令尹南轅反旆，是旆居前而殿在後也。《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旆曰旆。」郭璞云：「旆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旆末為燕尾者。」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經書

「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嫌或諱饑，故曰禮。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

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

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疏】注「周禮」至「非例」。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引此者，以證都大邑小耳。經、傳之言都邑者，非是都則四縣，邑皆四井。此傳所發，乃為小邑發例。大者皆名都，都則悉書曰城。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為邑。邑則曰築，都則曰城。為尊宗廟，故小邑與大都同名。《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有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曩使魯人尊邾之廢廟，^③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④又解傳言「凡邑」，則主為邑言，則他築非例也。若築臺、築囿、築王姬之館，則皆稱為築，無大小之異。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傳例曰：

「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疏】注

① 「許昌」上，阮校：「案，《水經注》廿二引注「許昌」上有「潁川」二字。」

② 「蠱文夫人」，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 「曩」，正宗寺本、阮本作「是」。

④ 「意」，阮校：「毛本改「義」。」

「傳例」至「之辭」。

正義曰：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

之名，名之曰延，其義不可知也。《公羊傳》曰：「新延廄

者何？脩舊也。謂舊廄敝壞不可，因而補治，故言

「新」，爲更造之辭也。」傳言「新作延廄」，而經無「作」字。

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

「新作」，而此獨無「作」，是作傳之後轉寫闕文也。《釋

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

事。」①揔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而與造新也。經書「延

廄」，稱新而不言作。傳言「新作延廄，書不時也」，此稱

經文，而以不時爲譏，義不在作也，然尋傳足以知經闕

「作」字也。而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

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凡諸興造，固當有新，固當

有因。今爲《春秋》微義，直記別此門此觀有新木故木，

既已鄰近，且材木者，立廄之具也，公命立廄，則衆用皆

隨之矣，焉有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此爲匠人受命立廄，

而盜共其用，豈然乎哉？」

夏，鄭人侵許。傳例曰：「無鐘鼓曰侵。」

秋，有蜚。傳例曰：「爲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

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

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

諸，今城陽諸縣。【疏】城諸及防。正義曰：此言，城

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

宵」，襄十年傳「晉師城梧及制」，同時城一邑者皆言

「及」。

②《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何休云：「諸，君

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賈逵云：「言「及」，

先後之辭。」杜不爲注，先後之辭是也。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

也。經無「作」字，蓋闕。凡馬，日中而出，日中

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

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疏】注「日中」至「不時」。

正義曰：中者，謂日之長短與夜中分，故春秋「一節謂之春

分、秋分也。《釋例》曰：「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

①「事」下，阮本有「也」字。

②「二」，原作「一」，據正宗寺本、阮本作改。

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垆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今春而作廐，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書不時也」。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

【疏】「凡師」至「曰襲」。正義曰：《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竟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世，兵加於人，唯此三名。擊鼓、斬木俱名為伐，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竟，往侵陵之。

襲者，重衣之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披衣然。①立此三名，制討罪之等級也。《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天子討罪，無掩襲之事，唯侵伐一名，名與禮合。而禮更有七名：「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②鳥獸行，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據當時實事，時無其事，則傳不為例。其滅與人為例，故不列於此。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③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疏】「凡土」至「而畢」。④正義曰：《釋例》曰：「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鄣，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民務。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三務始畢，而戒民以土

①「披」，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被』。」

②「內外亂」，阮校：「案，《周禮》作『外內亂』。」

③「栽」下，阮校：「蔡氏《月令章句》引傳有『築』字。」

④「凡土至而畢」，阮校：「毛本『而畢』作『畢務』。」阮本

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功事也。「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見，於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焉。「日至而畢」，謂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傳既顯稱凡例，而書時書不時各重發者，皆以別無備而興作，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若城西郭，傳特曰「懼齊」，此其意也。然則此發例者，止謂預脩備禦，非有當時之急，故擇間月而爲之。若當時交急，^①則不拘此制。畢者，竟也。畢務，謂農務竟而民間也。日至而畢，謂土功竟也。冬至之後，當更脩來年農事，不得復興土功也。注「謂今」至「功事」。正義曰：今之九月，則季秋也。《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漢書·律歷志》：「論星之度數，云：『角十二，亢九，氐十五，自角之初至房初三十六度。』」晨謂夜之將旦，於晨之時，日體在房，故角、亢見在東方也。東方之宿盡爲龍星，角即蒼龍角也，故角、亢專得龍名。戒謂令語之也。春、夏、秋三時之務始畢，民將閒暇，故預令語民，將有土功之事，使自備也。注「大火」至「之物」。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星度心五尾十八。《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自心初至於尾末，二十三度。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也。致築作之物，謂板榦畚揭，^②

諸是城之所用，皆致之於作所也。注「謂今」至「興作」。正義曰：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爲水星。言「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耳，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爲正。」《周語》曰：「營室之中，上功其始。」是定星昏而正，爲土功之大候，故知「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昏而正中時也。鄭玄《詩》箋云：「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月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室十六度，日行一度，是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而壁中。《禮記·中庸》云：「栽者培之。」栽者，樹立之語，故知樹板榦而起首興作也。《釋詁》云：「楨、榦，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郭土者也。」然則榦在牆之兩端，當樹立之，即楨是也。榦

① 「交」，阮本作「有」。

② 「揭」，正宗寺本、阮本作「揭」。阮校：「按，『揭』字，《說文》所無，乃《周禮》『華』字之俗體。此處當用『揭』。」

③ 「曰」，阮本作「云」。

則在兩邊鄆上，即板是也。板榦既異，而云「樹板榦」者，因類連言耳。

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

將降鄆，故設備。【疏】注「將卑」至「設備」。正義曰：

於例，將卑師少稱人，人謂大夫身也。大夫卑，名氏不見，故稱人。他國可言某人，魯事不得自稱魯人，故魯之大夫使出者，皆言其所爲之事而已。此大夫帥師而次于成，故直言次也。《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是爲降鄆，故設備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無傳。鄆，紀附庸國。

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疏】注「鄆紀」至「降附」。正義

曰：《公羊》、《穀梁傳》並云：鄆，紀之遺邑也。《釋例》

曰：劉、賈依《傳》，以爲「鄆，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

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

蓋附庸小國，若鄆、鄆者也。一是言鄆爲附庸之意。不言鄆降于齊，而云「齊人降鄆」，又不言侵伐，故云蓋以兵威脅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以賢錄也。

無臣子，故不作諡。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無傳。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

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疏】注「濟水」

至「魯地」。正義曰：《釋例》曰：「濟水自滎陽卷縣東

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

安博昌縣入海。」案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

齊竟內也。指言魯濟，故疑魯地，遇于魯地濟水之邊。

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

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

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盡

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

也。足曰桎，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

楚縣也。^①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爲令

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鬬穀於菟，令尹

子文也。毀，滅。紓，緩也。【疏】注「射師」至「曰梏」。^②

正義曰：杜此注與《譜》並以射師與鬬廉爲一人，不知

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鬬班也。」射師被梏，不

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也。

杜《譜》以爲，鬬射師，若敖子。鬬班，若敖孫。《周禮·

掌囚》：「上罪梏桎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桎、桎共文，

桎施於手，知桎亦手也。鄭玄亦云：「在手曰桎，在足曰

桎。」是先儒同此說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桎。」

牛云，桎者，牛雖無手，謂桎前足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

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爲燕謀難。燕國，今薊縣。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

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夏，四月，薛伯卒。無傳。未同盟。

築臺于薛。無傳。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③傳例曰：「諸侯不

相遺俘。」捷，獲也。獻，奉卜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

書以示過。

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爲災，例在僖三

年。【疏】注「傳例」至「示過」。^④正義曰：捷，勝也。

戰勝而有獲，獻其所獲，故以捷爲獲也。《釋例》曰：「歸

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

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

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此經

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囚俘也。襄八年邢丘之

①「也」，阮本無此字。

②「注射師至曰桎」，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手曰桎」下。

③「齊侯」，阮校：「《說文》引作『齊人』。」

④「注傳例至示過」，阮本此節正義在「齊侯來獻戎捷」句注下。

會，傳稱「鄭伯獻捷于會」，又曰「獲司馬燮，獻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晉」，然則無囚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①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疏】注「小穀」至「繫國」。正義曰：傳稱「爲管仲」，知是齊邑，管仲所食采邑也。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寧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賈逵云：「不繫齊者，世其祿。」然則彼不繫者，豈皆世其祿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

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

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疏】注「路寢」至「凶變」。正義曰：《公羊傳》曰：「路寢者何？正寢也。」《喪大記》

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玄云：「言死必於正處也。」是薨于路寢，得其正也。言詳凶變者，《釋例》云：「詳內事，謹凶變。」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太子。

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疏】注「子般」至「諱之也」。正義曰：傳稱「公疾，問後於叔牙」，若已

有大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大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酖殺叔牙，蓋於爾時始命爲太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爲太子也。子惡之死也，直書子卒，不書名。此子般及子野皆書名者，《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

①「北」，阮本作「地」。

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弑之，國以爲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及子般、子野，或見殺，或不勝喪，言罪則不足成貶，爲孝而滅性，故直略而書卒也。」又曰：「未成君而卒，若君未葬，則嗣子書名，在喪之禮也。既葬，則嗣君諒闇，羣臣復占，免喪則成君也。文公既葬，襄仲殺惡及視，書曰「子卒」，與未成君同文，所以爲諱也。」如杜此言，未葬之前，生則直稱爲子，死則書曰「子某卒」，猶外諸侯生稱其爵，死書其名，以爲禮之常也。既葬，則嗣子成君，以理而卒當稱「公薨」，^①全成君也。子惡父既葬，魯人諱其弑，不得稱君，其實已葬，不得從子般、子野未葬之例，故書「子卒」而不稱名，以示似未成君，其實已成爲君，上不得同閔公，下不得同般、野，故直書爲子，繫之於父，若言君之子也。《公羊》以爲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據子般、子野卒，似欲當然。但《左氏》稱「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即發例曰：「凡在喪，公侯曰子。」是未葬稱子，傳之明文，不得如《公羊》說也。

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疏】「狄伐邢」注「無傳」。正義曰：明年有傳，而言無者，明年自爲管仲之言發端耳，非說此年伐邢之事，故言「無傳」。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②爲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

①「理」，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禮」。」

②「小穀」，阮校：「顧炎武《日知錄》據范甯《穀梁》解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者，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一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字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語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是正。」

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

宋公請先見于齊

侯。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

號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

之，監其德也。」^①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

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

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

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

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聞號

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

聽於神。」

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

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

史。應、區、囂皆名。史囂曰：「號其亡乎？吾

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

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

人而行。唯德是與。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

得？」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疏】注「有神」

至「號地」。^②正義曰：《易》稱：「神也者，妙萬物而爲

言者也。」雖復鬼神之神，亦無形象可見。今言神降，則

人皆聞知，故知有神謂有神聲以接人也。吳孫權時，有

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今此神降于

莘，蓋亦王表之類。神者，氣也，當在人上，今下接人，故

稱降也。《國語》說此事，稱內史過對王云：「昔昭王娶於

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

王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下說神居莘而號

公請土，內史過往，聞號請命，知莘是號地。虞夏商

周皆有之」。

正義曰：《國語》：「內史過曰：『夏之興

^①「監」，阮校：「《釋文》：『本又作鑑。』」案，古「鑑」字多

作「監」。

^②「注有神至號地」，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隧。^①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不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鸛鷥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夏、商、周之所有也。其虞則《國語》不言焉，未知其所謂也。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案《虞書》夔說舜樂所致，非神降也。必其傳會《尚書》以爲得神以興，則虞舜得神以亡者，又安在也？』注「享祭」至「祭之」。正義曰：此降莘之神，非祀典所載。神必須祭，故內史過令以其物享之。其物不知所謂，更以至日釋之，謂此神初降之日，以其至日之物也。《月令》：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中央土，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所用之物，《月令》具有其文。注引甲乙所用，舉一隅也。丙丁日至，祭用肺，玉、服皆赤也。戊己日至，祭用心，玉、服皆黃也。庚辛日至，祭用肝，玉、服皆白也。壬癸日至，祭用腎，玉、服皆玄也。神居莘六月」。正義曰：《國語》稱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年表》惠王元年是魯莊公之十八年，則此年惠王十五年也。上云七月神降，則今年七月降也。居莘六月，號公使祝、史享焉，則今年十二月也。內史過往，已聞號請命，則過至號亦十二月也。傳先說王事使了，後論號事，

以終內史之言，故文倒耳。『神聰』至「能得」。正義曰：《國語》曰：「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聰和而視正。聰和則聰，視正則明。」然則所謂聰明者，不聽淫辭，不視邪人之謂也。襄七年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言正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意也。依人而行，謂善則就之，惡則去之。號多薄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土田，必虛妄也。若神所不依，則不應賜土，而言「神賜之土田」者，神厭其人，不告以實，猶晉獻公筮以驪姬爲夫人，亦公吉耳。

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見孟任，從之，閔。孟任，黨氏女。閔，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瑯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

①「黔」，阮校：「今《國語·周語》作「聆」，與《說文》同。」

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蓋欲進其同母兄。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

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

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

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使鍼

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

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達

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

于黨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

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疏】「從之闕」。^①正義曰：服虔云：「從之，言欲與通也。」注「雩祭」至「肆也」。正義曰：魯以周公之故，

得郊祀上天，故雩亦祭天也。文四年傳曰「臣以為肆業及之也」，肆謂習業，故講為肆。注「圉人掌養馬者」。

正義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傳

曰：「馬有圉，牛有牧。」注「蓋覆」至「門上」。正義

曰：稷門為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投蓋

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故以為走而自投，反覆門上。劉

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

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今知不然者，《周禮》車蓋

以物帛為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且傳直云「投蓋于

稷門」，不云「過稷門」，明知自投反覆稷門之上，今時猶

然。且游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

亦是勇力之事。劉君以勁捷非力，而規杜氏，非也。

注「酖鳥」至「則死」。正義曰：《說文》云：「鵩，毒鳥

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鵩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

《廣志》曰：②「鵩鳥，形似鷹，大如鶚，毛黑，喙長七八寸，

①「從之闕」，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曰」，阮校：「監本、毛本作『云』。」

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鳩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①飲之則殺人。」舊制，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鳩，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鳩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注「閔公」至「八歲」。

正義曰：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九

① 「櫟」，阮本作「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閔公【疏】正義曰：《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

王十六年即位。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

啓，啓、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方」，從《世本》文。

《謚法》：「在國逢難曰閔。」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

地。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

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疏】注

「季子」至「曰歸」。正義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男

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來

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傳稱「請復季友，齊侯許之」，是得齊之力，齊侯許納，故曰歸也。

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

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疏】注「仲孫」至「之志」。正義曰：傳

稱「仲孫湫」，則名湫而字仲孫也。杜言以事出疆，或使向他國，因來省魯難，非齊侯命之使來，來而不稱君命，故不言齊侯使也。諸侯之卿，例當書名。此人還國，使齊侯務寧魯難，明年即有高子來盟，是齊侯用其言。魯人知其事，不書其名，嘉而字之。杜云稱字嘉之，則仲孫是字，猶楚之孫伯，或亦以孫爲字也。來者，身來至魯，是事實也。省難，心自省之，是其志也。雖志在省難，不告魯人云已省其難，故經據實事，但書仲孫之來，傳尋仲孫之志，言其來省難也。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

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

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①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疏】「戎狄」至「簡書」。^②正義曰：戎狄之心，若豺狼之獸，不可厭足也，言其當伐戎狄也。諸夏之國，皆親近之人，不可遺棄也，言其當救邢也。宴安自逸，若酖毒之藥，不可懷戀也，言其當自勞也。《詩·小雅·出車》之篇，美文王勞來諸侯，令賢臣出使，此臣在外思歸，而以王事自勉，言：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但畏此簡書來告急耳。諸侯有事，則書之於簡，遣使執簡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此簡書者，同有所惡，則相憂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傳稱勤則不匱，安則敗名，齊侯縱心宴安，不欲征伐，安則自損其身，故言酖毒以勸之。《釋獸》云：「豺，狗足。」郭璞云：「腳似狗。」《說文》云：「豺，狼屬，狗聲。」《釋獸》又云：「狼，牡獾牝狼。」舍人曰：「牡名獾，牝名狼。」陸璣《毛詩義疏》

云：「狼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二者皆貪殘之獸，故比戎狄也。注「敬仲管夷吾」。正義曰：敬，謚。《謚法》：「夙夜勤事曰敬。」仲，字。管，氏。夷吾，名也。注「諸夏」至「近也」。正義曰：此言諸夏，襄四年傳魏絳云：「諸華必叛。」華，夏皆謂中國也。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暱，近」，《釋詁》文。舍人曰：「暱，戚之近也。」言中國諸侯情親而路近。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

① 「也」，阮本作「美」，屬下爲句。

② 「戎狄至簡書」，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在「畏此簡書」句注下。

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書曰

「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已還魯。公曰：「若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

斃，踣也。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

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

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

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

則當就成之。【疏】注「能重」至「成之」。正義曰：服虔

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杜以此傳四句相

類，「閒攜貳」，攜貳皆閒之，「覆昏亂」，昏亂皆敗之，知此

重固皆因之，則非因重而固之。閒攜貳，離而相疑者，

則當因而閒之。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

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爲喻。』

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

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犢祖父。【疏】

注「爲公」至「祖父」。正義曰：《史記·趙世家》：「夙

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

之弟也。」杜以夙爲衰兄，從《晉語》也。《魏世家》：「畢萬

生武子。《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一州即犢

也。杜以萬爲犢之祖父，依《世本》也。以滅耿，滅

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

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

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蔦曰：「大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

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

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

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疏】注

「大伯」至「適吳」。正義曰：《史記·吳世家》云：「吳

大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

而有聖子呂，大王欲立季歷以及呂，於是大伯、仲雍二人

乃奔荊蠻，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是大伯讓

位適吳之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疏】「猶有」至「及也」。正義曰：言逃雖失國，猶有善名，與其留而及禍也，何者爲勝？勸之使逃。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天子，其無晉乎？」爲晉殺申生傳。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疏】「萬盈」至

「名也」。正義曰：以算法從一至萬，每十則改名，至萬以後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始名億。從是以往，皆以萬爲極，是至萬則數滿也。《論語》云：「巍巍乎，其有成功。」是魏爲高大之名。①以是始賞，天啓之

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疏】「遇屯之

比」。正義曰：震下坎上爲屯。《說卦》云：「震，動也。」《坎·彖》云：「坎，險也。」動而遇險，有屯難之象。

坤下坎上爲比。《說卦》：「坎爲水，坤爲地。」水潤下而地受之，相親比之象也。辛廖占之，曰：「吉。辛廖，

晉大夫。【疏】注「辛廖晉大夫」。正義曰：杜云：「辛

廖，晉大夫。」則以畢萬筮仕，在晉國而筮。劉炫云：「若

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

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今知不然者，傳以畢萬是畢

國子孫，今乃筮仕於晉。言「於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

在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

是平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大史。」則

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劉炫用服氏之說，以爲畢萬

在周，筮仕於晉，又以晉國不得有姓辛，而規杜過，其義

非也。屯固比人，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人。震爲土，震

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疏】注「震爲車坤

爲馬」。正義曰：《晉語》云：「司空季子占公子重耳之

筮，云：『震，車也。』《坤·彖》云：「利牝馬之貞。」是坤

①「魏」，阮本作「巍」。阮校：「『巍』、『魏』二字，一正一

俗，今人分別其音，古人則字形字音皆不別。」

爲馬也。下注「震爲足」、「震爲長男」、「坤爲母」、「坤爲衆」，皆《說卦》文也。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疏】注「比合」至「之卦」。正義曰：震之爲殺，傳無明文。《晉語》云：「震，車也。」車有威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是震爲威武殺戮之意，故震爲殺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疏】「必復其始」。正義曰：萬是畢公之後，公侯之子孫，必當復其初始，言此人子孫又將爲公侯也。及春秋之後，三家分晉，而魏爲諸侯，是其筮之驗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疏】注「陽國」至「徙之」。正義曰：《世本》無有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二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桃，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特別立廟，廟成而占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疏】注「三年」至「示譏」。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占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而爲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人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桃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桃。」則桃是遠祖廟也。《周禮·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桃也。鄭玄以二桃爲文王、武王之廟，遷主人廟，當各從其班，穆人文桃，昭人武桃。禮，諸侯五廟，更無別桃，則當謂大祖之廟爲桃也。遠主初始入桃，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闕也。《公羊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

三年之中，未得以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爲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也，則禘禮必于大廟。今未可以占祭，而爲吉祭，又不下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詳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疏】注「哀姜」至「姜氏」。正義曰：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也。賈、服之說，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故杜爲此言以異之，言「外淫」者，謂與外姓爲淫。

公子慶父出奔莒。弑閔公故。

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僖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疏】注「蓋高」至「美稱」。正義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僖盟于防，自爾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僖也」。往年仲孫湫勸齊侯，

使寧魯難，今而高子適魯，知齊侯使來平魯亂也。當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僖公未立。及其至魯，值僖公新立，因遂與魯結盟而立之。不云齊侯使者，盟非齊侯之命，故不稱使也。齊侯不使之盟，而高子輒爲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擅也。魯人不能自安，高子盟以安之，魯人貴之，故不書其名。子者，男子之美稱，故呼之曰「高子」。《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然則盟立僖公，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衛孫良夫並爲來聘，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爲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耳。

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

鄭棄其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疏】注「高克」至「魯也」。

正義曰：此事《詩序》具焉。大夫出奔，多是本國來告，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又衛殺孔達告於諸侯，是其本國告也。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大夫私家之告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傳稱「告于諸侯」，是奔者自告也。此鄭文公心惡高克，而欲得遠之，克既奔陳，無罪可告，故杜以爲高克自狀其事以告魯。魯史以爲克若將師出奔，是爲棄師之道。不書高克出奔，而書「鄭棄其師」者，案《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是棄其師也。《穀梁傳》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

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疏】注「犬戎」至「曰汭」。正義曰：西方曰戎，知犬戎是西戎別在中國者也。《釋例》曰：「渭水出隴西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釋丘》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孫炎云：「內隈曲裏也。」彼雖不言汭，汭即隩也。而汭字以內爲聲，明是水之隈曲之內也。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虢大夫。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卜齋，魯大

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傳而遂成其意，以奪齋田。齋忿其傳，并及公，故慶父因之。【疏】注「卜齋」至

「因之」。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八

歲」，此云「即位年八歲」者，閔公之年歲傳文不明，服虔

於莊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九歲」，於此注云「公即

位時年九歲」，僖二年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杜知其

不可，故於莊公之末注言「年八歲」以異之。嗣子位定於

初喪，言即位者，亦謂初立之年也。秋，八月，辛丑，

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

【疏】注「宮中小門謂之闈」。正義曰：《釋宮》云：「宮

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閤，小閤謂之閤。」彼就小門

之內，更別以爲二名。大率宮中之門皆小，故云「宮中小

門」也。名之曰「武」，則其義未聞。成季以僖公適

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

人，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

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

「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

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疏】注「慶父」至「書卒」。正義曰：叔牙云

「慶父材」者，始有黨慶父之心，本其惡未顯見，故季子隱之，而書其卒，若自死然。慶父弑二君，其罪已章著，計當書其誅殺，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也，又不可全同叔牙，故又不書卒。慶父子孫終爲孟氏，是季子推親親之恩枉正法耳。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

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疏】注「兩社」至「所在」。正義曰：王者取五色之土，封以爲社。若封諸侯，隨方割其上，包之以白茅，賜之，使立國社。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諸侯亦當然。定一年「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外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祭在廟，故出廟而遊於觀也。由此言之，宗廟社稷在雉門之外，分左右廂也。鄭玄考校禮文，以爲魯制三門，庫、雉、路。天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外；其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乃在雉門之外耳。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間于兩社，是在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則在此處，是執

政之所在也。季氏亡，則魯不昌。」【疏】正義

曰：①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弑二君。」案傳，子般既

死，乃云「成季奔陳」。閔公既死，乃云「成季適邾」。皆

君死乃出奔，非由出奔乃致君死。杜雖無注，義必不然，

當謂季友子孫與魯升降，從此以後，季氏世為上卿，終於

春秋。《禮記》稱「悼公之喪，季昭子問『為君何食』」。以

後雖則無文，當是與魯俱滅也。又筮之，遇大有䷍

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②乾。大有六五

變而為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

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

君同。【疏】注「筮者」至「君同」。正義曰：此雖六五爻

變，不取《周易》之文，筮者推演卦意，自為其辭也。離是

乾子，還變為乾，故云「同復于父」，言其尊與父同也。國

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說卦》：

「乾為君父。」言其身之尊，則云「同復于父」。言其為人

所敬，則云「敬如君所」。屬意異，故分為二也。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為名。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

【疏】正義曰：③陸璣《毛詩義疏》云：「鶴，形狀大如鵠，

長脚，青翼，高三尺餘，④赤目，赤頰。喙長四寸餘，多純

白，或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

《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

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鶴

有乘軒者。軒，大夫車。【疏】注「軒大夫車」。正

義曰：定十三年傳稱「齊侯斂諸大夫之軒」，故杜云「軒，

大夫車」也。服虔云：「車有藩曰軒。」將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

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

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

①「正義曰」上，正宗寺本、阮本有「季氏亡則魯不昌」七字。今案：此標起訖，當有此七字。

②「上」，原作「之」，據《四部叢刊》本、阮本改。

③「正義曰」上，正宗寺本、阮本有「衛懿公好鶴」五字。今案：此標起訖，當有此五字。

④「尺」，原作「赤」，據正宗寺本、阮本改。

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

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

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人爲文。【疏】注，熒澤當在河北」。^①正義曰：

《禹貢》：「豫州，滎波既豬，導沅水，入于河，溢爲滎。」在河南。^②此時衛都河北，爲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熒澤當在河北。但沅水入河，乃決被河南多，故專得滎名，其北雖少，亦稱滎也。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

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

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

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又敗

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疏】注

「蓋年十五六」。正義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桓十二

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急子之妻，生壽及

朔。朔既有兄，知其蓋年十五六耳。齊人使昭伯烝

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

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

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

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

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

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

名申，^③立其年卒，^④而立文公。【疏】注「廬舍」至「文

公」。正義曰：《周禮·秋官·野廬氏》：「掌道路、宿

息。《地官·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①「注」下，正宗寺本、阮本有「此」字，與注文合。

②「在」上，正宗寺本、阮本有「是熒」二字，當是。

③「申」，原作「甲」，據《四部叢刊》本、阮本及下疏文改。

④「立其年卒」，阮校：「正義云：『今定本作「以其年卒」。」按，「其年卒」，據正義，則孔本作「一年卒」，故發明之。今本作「其」誤。」

食。一是廬爲舍也。廬于曹者，言隨宜寄舍耳。曹邑雖闕，不知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丘也。「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云十一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爲君不過十數日耳。言一年卒者，^①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謚。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爲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爲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許穆夫人賦《載馳》。《載

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

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②

無虧，齊桓公子武孟

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

歸公乘馬，祭

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朋

材。^③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

先立門戶。【疏】注「歸遺」至「門戶」。

正義曰：歸者，

不反之辭，故爲遺也。《周禮·校人》云：「乘馬，師四

圍。」圍養一馬，故云「四馬曰乘」。以乘車并師五人，必

駕四馬故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④衣必有

裳，謂之「稱」。是衣禪複具曰稱。

歸夫人魚軒，魚

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疏】注「魚軒」至「爲飾」。

正義曰：《詩》云「象弭魚服」，此云「魚軒」，則用魚爲飾，其皮可以飾器物者，唯魚獸耳，故云「以魚皮爲飾」。陸機《毛詩義疏》云：^⑤「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班文，腹下有純青，今人以爲弓韃步又者也。」^⑥其皮雖乾燥，爲弓韃矢服，^⑦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

①「一年」上，正宗寺本、阮本有「立」字。

②「戍」，原作「成」，據《四部叢刊》本、阮本改。

③「朋」，《四部叢刊》本、阮本作「門」。今案：注亦作

「門」，則作「門」當是。

④「禪」，原作「禪」，據阮本改。下「衣禪」同。

⑤「機」，當作「璣」。此本「陸璣」多有作「陸機」者，下不

另出。

⑥「又」，正宗寺本作「叉」，阮本作「叉」。今案：《釋名·釋兵》：「步叉，人所帶，以箭叉其中也。」作「叉」近是。

⑦「雖乾燥爲弓韃」，阮校：「浦鏗據《詩》正義「雖」改「難」，「爲」上增「以」字。」

相感也。」^①重錦三十兩。重錦，^②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③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疏】注「重錦一至「匹也」。正義曰：服虔云：「重，牢也。」杜以其遺夫人，貴美不貴牢，故以為「錦之熟細者」。^④《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則五尋四丈。謂之兩者，分為兩段故也。謂之匹者，兩兩合卷，若匹偶然也。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疏】注「赤狄」至「氏族」。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成十三年傳晉侯使呂相絕秦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此云東山，當在晉東。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潞則上黨潞縣，在晉之東，此云伐東山臯落氏，知此亦在晉東，是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也，此族之人，狄之渠帥也。

里克諫曰：「太子奉豕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豕，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疏】注「膳廚膳」。正義曰：鄭玄《膳夫》注云：「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是膳者美食之名，廚者造食之處，故云「膳，廚膳」也。《禮記》云：「文王之為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然後退。」是太子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豕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

- ① 自「上」，阮校：「浦鏜據《詩》正義增「氣」字。」
- ② 「重」，原作「以」，據《四部叢刊》本、阮本改。
- ③ 「以」，原作「重」，據《四部叢刊》本、阮本改。
- ④ 「孰」，阮本作「熟」，與注合。

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

【疏】「對曰告之」至「廢乎」。正義曰：克謂太子還曲沃，告百姓以臨下民之事，并教之軍旅之法，不共是二事爲懼矣，何故憂其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

其半似公服。【疏】注「偏衣」至「公服」。正義曰：下云

「服其身則衣之純」，言此偏衣不純，知其左右異色也。

又云「衣身之偏」，言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太子，知其半似

公服也。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突御戎，先

友爲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中生御。中生

以太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

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罕夷御。羊舌

大夫爲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

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爲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爲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冬十二月，闕盡之時。衣之彪服，遠其躬也。彪，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彪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

脈於社，^①脈，宜社之肉，盛以脈器。有常服矣。

不獲而虜，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虜，偏

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虜奇

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

爲？君有心矣！」有害天子之心。先丹木

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

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可盡

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

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

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

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疏】「狐突」至

「死之」。正義曰：傳之上下諸言某御戎、某爲右者，謂

國君自將。此太子亦然者，攝君之事，故與君同文也。

傳歷言將帥御右者，以下各有言，故此舉其目。先友不

知君有害天子之心，故推此衣佩以爲善事勸之。狐突歎

先友不知君意，乃極言時、衣、佩三者，反覆以答之。罕

夷唯舉服、佩二事，故云「虜奇無常，金玦不復」也。其梁

命可知也」，先丹木云「是服也，狂夫阻之」，是皆勸大子

之行也。狐突以衆言同己，故決意欲行。羊舌大夫乃以

忠孝之事勸之使留，各以意之所見，故其言或深或淺。

注「羊舌」至「軍尉」。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爲大

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名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

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

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

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

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舌存得免，

號曰「羊舌氏也。」或曰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

記異聞耳。服以「至」恃也。正義曰：「服以遠

之」，覆上「衣之虜服」也。「時以闕之」，覆上「命以時卒」

也。上先時後服，此先服後時者，以下連「虜涼冬殺」之

①「受脈於社」，阮校：「《詩·大明》、《縣》鄭箋云：『春

秋傳』曰：『虜，宜社之肉。』正義曰：『《左傳》無此

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

命於廟，受虜於社』也。按，據《說文》：『振，社肉也，以

虜爲器盛之，則亦可謂肉爲脈，故《左傳》直云『受虜

於社』也。此云『受脈於社』，「脈」乃「振」之俗字耳，

其古本必作「振」，或作「虜」也。」

文，又欲使「冬殺」與「金寒」相近，「冬殺」是時，故退之在下。言「龍涼」，則申上「衣之龍服」也，「冬殺」，則申上「命以時卒」也。龍涼據服，冬殺據時耳。「金寒」，則申上「申上，佩以金玦」也。金是秋之寒氣，故言「金寒」也。

注「脈宜」至「脈器」。正義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祭社名爲宜。《周禮·大宗伯》：「以脈騶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脈，知脈是器物，可執之以賜人也。今言受脈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脈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

「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①因名焉。」注「阻疑也」。

正義曰：劉炫云：「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是阻得爲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上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天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是由無正訓，各以意解。劉以爲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注「曰公

辭」。正義曰：言「公辭」者，當以公賜之偏衣、金玦，推其義理，原公之意而爲之作辭，非公出言作此辭也。

天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

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云：「內

寵並后，外寵二政，^②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

成矣。驪姬爲內寵，^③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

大都，故曰「亂本成」。^④立可必乎？【疏】注「驪姬」

至「本成」。^④正義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

徒不爲晉發，故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天子

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而杜云「驪姬爲內寵，二五

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者，今刪定以爲辛伯

①「蜃」字，阮校：「監本、毛本「蜃」作「脈」，不誤。

案，《周禮》注作「蜃」。

②「二」，阮校：「案，惠棟云：「二」讀爲「王貳于號」之

「貳」，《韓非子》引此正作「貳」。

③「成」下，《四部叢刊》本、阮本有「矣」字。

④「驪姬至本成」，阮本此節正義在「今亂本成矣」句

注下。

之言雖不爲晉，要晉國之亂，事理相當，故杜以事託之。
二五爲耦，墮傷晉室，曲沃彊大，大子奔之，又築屈與蒲，
終爲禍難。但此據大子，故以曲沃爲文，劉君不達此旨
而爲規過，違傳意也。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
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
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疏】「孝而」至「罪也」。
正義曰：去則孝而安民，留則危身召罪，等與其危身以
召罪也，豈若孝而安民乎？勸使逃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
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
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
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
其滅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
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訓農，通商
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
任能。方，百事之宜也。【疏】「務材」至「任能」。正

義曰：務材，務在植材用也。訓農，訓民勤農業也。通
商，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也。惠工，加恩惠於百工，
賞其利器用也。敬教，敬民五教也。勸學，勸民學問也。
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
人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
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
蓋招懷迸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僖公①【疏】正義曰：《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

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也。惠王十八年即位。《謚

法》：「小心畏忌曰僖。」是歲，歲在鶉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

伯次于聶北，^②救邢。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

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二年。聶北，邢

地。【疏】「齊師」至「邢地」。正義曰：《公羊》、《穀梁》

皆以為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

諸侯專封」，故變稱師耳。此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

以言其封也？《左氏》無此義。將卑師衆稱師，此三國

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並稱師。《公羊》以為此

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二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為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為說。杜以傳無此事，故不用其言。《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此時狄人尚彊，未可即擊，案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故次在事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自

遷為辭。夷儀，邢地。【疏】注「邢遷」至「邢地」。正義

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

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文。《公

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言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自欲遷之。

宋人遷宿，齊人遷陽者，他人強遷，其國之意不欲遷也。

①「僖」，阮校：《史記》、《漢書·五行志》、《律曆志》並

作「釐」。案，《史》、《漢》多作「釐」。

②「曹伯」，阮校：《石經》作「曹師」，不誤。案，莊三年經

「冬，公次于滑」正義、襄廿三年傳「八月，叔孫豹帥師

救晉，次于雍榆」正義並作「曹師」。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例曰：「救患、分

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二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

【疏】注「傳例」至「師故」。正義曰：《春秋》之例，先會

而後盟者，會則具序諸國，盟則摠稱諸侯，《公羊》謂之

「前日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二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

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二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

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案此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

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

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

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關，故摠稱諸

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關，摠書為貶，故

雖則煩文，而再列二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

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

明在外薨。【疏】注「傳在」至「外薨」。正義曰：傳在閔

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

言殺也。夫人之薨，例不書地。書地者，明其在外而薨，

若言夫人自行至夷，遇疾而薨，齊人乃以其喪歸耳。

楚人伐鄭。荆始改號曰楚。【疏】注「荆始改號

曰楚」。正義曰：此前常呼為荆，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云「荆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荆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年改。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疏】注「榿宋」至「盟告」。正義曰：經書會于榿，傳言盟于榿，榿即榿也，而經不書盟。

【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鄆，獲莒挈。鄆，魯地。挈，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

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

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疏】注「鄆魯」至「三

年」。正義曰：傳言「莒子之弟」，而經不書弟者，諸侯

之臣為卿乃見經，見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莒子之弟挈，

則是為卿之備文。此不書弟，見其非卿也。傳曰「非卿

也，嘉獲之也」，以非卿，不應書經，嘉季友之功，能獲莒

之大將，故特書所獲，以美季子。《公羊》亦云：「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釋例》曰：「莒挈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之。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疏】注「僖公」至「闕文」。正義曰：齊人治哀姜之罪，

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不絕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然既諱其殺，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①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姜字，復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貶，何故喪至獨去姜？《公羊傳》又曰：「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爲重？喪至已加貶責，

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正以薨葬備禮，知其無所貶責，故杜以經無「姜」字，直是闕文。《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人，故即位之禮有闕。公出復人，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

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疏】「元年」至「禮也」。正義曰：去年八月，閔公死，僖公出奔邾。九月，慶父出奔莒，公即歸魯。言「公出故」者，公出而復

歸，即位之禮有闕，爲往年公出奔之故，非言應即位之時公在外也。齊小白、陽生之徒，皆出而復人，經書其人，僖公類之，亦應書人。往年公出復人，不書，諱之。國內有亂，致令公出，不書公出復人，諱國亂也。國亂，國之惡事，諱國惡，是禮也。時史諱而不書，仲尼因而不改，嫌諱非禮，故以禮居之。注「掩惡」至「可也」。正義

① 「殺」，阮本作「弑」。

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己之意而爲之隱，故無深淺常準。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無定例。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不諱孫，是其無常準也。既無常準，隨諱深淺，舊史有所辟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

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揔衆國之辭。

【疏】注「實大」至「之辭」。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二國並稱爲師，皆是大夫將也。實大夫也，而曰諸侯，揔衆國之辭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曰：「王以諸侯伐鄭。」彼亦大夫將，揔衆國而稱諸侯也。先儒以爲此役諸侯身行，故言此以異之。

邢人潰，出奔師。奔，北之師也。邢潰不

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

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疏】注「皆撰」

至「私取」。正義曰：邢人潰而奔師，棄其家之器物。

師逐狄人，爲之斂聚，皆撰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

善齊桓委任得人，用兵嚴整也。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

也。分穀帛。【疏】注「侯伯」至「穀帛」。正義曰：此因

齊侯發例，齊侯之爲侯伯，當是王之二伯，此言州長，必

是九州之長，但州牧於其境內，①亦當救患討罪，以州牧

亦掌此事，故言州長以包之。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

者，分穀帛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鞏，

謀救鄭也。鞏，即檀也，地有二名。

①「其」，京都本、阮本作「是」。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

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疏】注「虛丘」至「敗之」。正義

曰：「犖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戍」，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

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於魯，本

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

行也。」杜以爲不然，故別爲此說。此說亦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案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而

云「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七月薨，公即求齊，齊既許之，邾聞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

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

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

也。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

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

濟。【疏】注「汶陽」至「入濟」。正義曰：水北曰陽，故

知汶水北地。《釋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

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疏】注「楚丘」至「未遷」。

正義曰：此決城邢也。彼既遷訖，乃爲城之，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此則先城楚丘，將以封衛，言城楚

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

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在河東太陽

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

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

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疏】「江人黃人」。正義

曰：《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其遠國，降而稱人。賈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來。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則此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

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君死國滅，故傳言封。【疏】注「君死」至「言封」。正義

曰：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爲封以記之，故建國謂之封國。衛是舊國，今云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故云封也。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

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①【疏】「假道於虞」。②正義曰：《聘禮》云：「若過

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過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況乎伐國？故請以璧、馬假借也。《穀梁傳》曰：「借道乎虞。」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

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

彊諫。懦，弱也。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

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

於虞，曰：「冀爲不道，人自顛軫，③伐鄭三

門。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

顛軫坂。【疏】注「前是」至「軫坂」。正義曰：服虔以爲

「冀爲不道」，伐鄭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

①「借」，宋本、閩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假」。

②「假道於虞」，阮本此節正義在「假道於虞」句下。

③「顛軫」，阮校：「《水經注》四引作「顛軫」。」

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傳荀息以寶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其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乎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故杜以爲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己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說其心。此雖無文，理必然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

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爲不

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

以聚衆抄晉邊邑。^①【疏】注「逆旅」至「邊邑」。正義

曰：《晉語》云：「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知逆旅是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保者，

固守之語，知其分依客舍，伺候抄晉邊邑，既又入而保之。觀其此語，則虢、晉接鄰，但向其都邑，須過虞竟，當以從彼詣虢，路遙山險，易來難往故也。以侵敝邑之

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已以

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

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疏】注「晉猶」至「信虞」。正義曰：如傳之言，直云會虞伐虢，未知誰爲兵主。但下云「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爲兵主，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書虞」也。明晉實爲主，而仲尼先書虞，故知晉猶主兵，不信虞也。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

貂也。^②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疏】注「寺人」至「張本」。正義曰：《周禮》內宰之屬有內小臣奄，上七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掌

① 衆，阮校：「《釋文》無此字。」

② 「豎」，原作「賢」，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經典釋文》改。本節傳注及正義下「豎」字同。

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內小臣以下皆用奄人爲官也。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官名。」然則此人名貂，幼童爲內豎之官，以爲齊侯所寵，後雖年長，遂呼爲「豎貂」焉。此時爲寺人之官，故稱「寺人貂」也。言「漏師」者，漏泄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大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故言「始」，以爲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白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爲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

曰：「不曰旱，不爲災。」【疏】注「一時」至「爲災」。正義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者，解去冬今春也。「書首月」者，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正月不雨」注，必於「夏四月不雨」注者，以下有「六月雨」，既備書，則五月不雨亦應備書，今唯云「夏四月不雨」，故杜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①以解五月不書不雨之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者皆摠書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此年書不雨文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愛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摠書。賈逵取以爲說。杜既不注，或亦史異辭也。

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

①「杜」，阮本作「注」。

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疏】注「徐國」至「二年」。

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壤鄰接，思啓封疆。今檢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遙，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然則滅之與取，俱是絕其國家，有其土地，難則稱滅，易則爲取。《釋例》曰：「用大師，起大眾，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①通以滅爲文也。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②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是勝國而不用大師，亦爲取也。

六月，雨。示旱不竟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疏】注

「涖臨也」。正義曰：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

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

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

夏，六月，③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④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

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棄

德不祥。」祥，善也。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

①「曰」，阮校：「《釋例》作『名』。」

②「小」，阮校：「浦鏜《正誤》作『少』。」

③「六」，阮校：「石經作『四』，是也。」

④「種」，阮校：「足利本無此字。」

夫人。蕩，搖也。阨，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①蔡人嫁之。爲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②【疏】注「遂兩事之辭」。正義曰：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謂本無向紀之心，至魯始生意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此云「兩事之辭」，謂既有上事，復爲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爲異也。此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二十一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桓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如此之類，本謀爲一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稱爲遂，故曰「兩事之辭」，不別本

謀與否。

夏，許男新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疏】「許男新臣卒」。正義曰：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此不言「于師」者，《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云：「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③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左氏》無此義。《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所存。」然則或言于師，或不言于師，亦是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注稱「赴以名」者，公雖在軍，死須相赴，史得赴乃書耳。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疏】注「屈完」至「縣也」。正義

①「之絕」，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絕之」。

②「潁」，《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作「潁」，當是。下不另出。

③「言」，《春秋左傳詁》「言」下有「卒」字。

曰：《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爲說。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爲君使，輕人之主，以爲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覬覦，^①教彊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故杜別爲此解。楚子本使屈完如師，以觀齊師之彊弱，彊則欲服，弱則欲拒。屈完觀齊之盛，因則求盟，^②盟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屈完自來盟爲文。《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是其權盟之宜，^③自求與齊盟也。^④完之本意，欲即盟於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不言「來」，而此言「來」者，彼既云「如師」，不須稱「來」，此不言「如師」，故云「來」耳。此既云「來盟」，不復須言「及屈完盟」，彼無「來盟」之文，故別言「及國佐盟」，意異於此，故文不同。服虔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來者，目外之文，^⑤非別罪之所在。若以言來即爲罪楚，^⑥則仲孫、高子之來也，復外齊而罪之乎？且惡

楚者，當惡其辟在蠻夷，負固不服。不服之日，容可外之，服而又外，欲何爲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⑦轅濤塗，陳大夫。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

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疏】注「受齊」至「七年」。正義曰：直言及江、黃

① 「以覬覦」，原作「次覬覦」，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則」，文淵閣本、阮本作「而」。

③ 「權盟之宜」，正宗寺本作「權時之宜」，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權時之便」。

④ 「求」，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來」。

⑤ 「目」，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自」。阮校：「作『目』，非也。」

⑥ 「若」，原作「君」，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⑦ 「轅」，阮校：「《釋文》作『袁』，云：『本多作轅。』案：《公羊》、《穀梁》作『袁』。宋王應麟云：『轅與袁同。』」

者，將卑師少，^①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宣七年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春秋》征伐受命於盟主者，實是與謀，皆不言「及」。《釋例》曰：「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然則此伐陳者，受齊之命，討陳之罪，亦是上行乎下，而經書「及」者，於時齊師不行，使魯為主，魯與江、黃謀之，然後共伐，故以與謀爲文。

八月，公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疏】注「楚界」至「取喻」。正義曰：襄十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撫有蠻夷」，^②奄

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因齊實處北海，遂稱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③《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未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疏】，召康公。^④正義曰：《謚法》：「安樂撫民曰康。」注「五等」至「夸楚」。正義曰：大公爲王官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

① 「卑」，原作「思」，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蠻」，原作「變」，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並作「蠻」，與襄十三年傳合，今據改。

③ 「牝」，原作「牡」，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 「召康公」，阮本此節正義在傳「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句注下。

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己上世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玄以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為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五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疏】「東至于海西至于河」。^①正義曰：《釋

例》曰：「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②又東至

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為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其九河者：徒駭^①，大史^②，馬頰^③，覆釜^④，胡蘇^⑤，簡六^⑥，潔七^⑦，鉤盤^⑧，鬲津^⑨。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計桓公之時，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蓋是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界之東界也。^④

①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阮本此節正義在「西至于河」句注下。

② 「底」，阮本作「底」，與《禹貢》同。

③ 「潔」，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絜」。

④ 「北界」，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北海」。阮校：「宋本作『界』，非也。」

爾貢包茅不入，^①王祭不共，無以縮酒，^②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

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③茅之爲異未審。【疏】

注，包裹「至，未審」。正義曰：《禹貢》：「荊州：包匭

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爲

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沛

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

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

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

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

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

爲一。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

「茅之爲異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

淮之間，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

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

南巡狩，涉漢，舡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

故，故問之。【疏】注「昭王」至「問之」。正義曰：昭王，

成王之孫，《周本紀》文也。《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

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④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

①「包茅不入」，阮校：「《詩·伐木》正義、《後漢書·公

孫瓚傳》注、李善注《藉田賦》、《冊魏公九錫文》並作

「苞茅不入」。《文選·六代論》作「苞茅不貢」，高誘

注《淮南子》同，「茅」作「茆」。案，作「苞」是也。《史

記·樂書》「苞之以虎皮」，字從艸。自石經始去艸

頭，後人往往仍之。」

②「縮」，阮校：「正義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

鄭玄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

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

縮。」臧琳云：《說文》引《春秋》作「無以茜酒」，又

《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茜之也。」箋云：

「王有酒則沛茜之。」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茜

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茜茅」。蓋

《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

③「包匭菁茅」，阮校：「《釋文》：「匭，本或作軌。」「包」

作「苞」，云「或作包」。段玉裁云：《穀梁傳》疏、《文

選·吳都賦》劉注引《書》亦作「苞匭菁茅」。

隕，阮校：「浦鏜《正誤》據《呂氏春秋·音初篇》作

④「扞」。」

此言之，昭王爲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爲虛，誠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疏】注「昭王」至「受罪」。

正義曰：《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遙，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

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彊弱。

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

「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

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爲己，乃尋先君之

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

【疏】注「言諸」至「謙稱」。正義曰：諸侯之交，必稱先君以相接。此時諸侯有魯、宋、陳、衛、鄭、許、曹、桓公以

前，皆嘗與齊交接，故齊侯稱繼先君之好，謙以自廣也。

《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也。」《曲禮》云：諸

侯與民言，自稱寡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四夷，

雖大曰子。於內，自稱不穀。《禮記》雖爲定例，事在臨

時所稱。此齊侯自稱「不穀」，襄王出奔亦稱「不穀」，皆

出自當時之意耳。《爾雅》訓穀爲善。穀是養人之物，言

我不似穀之養人，是謙也。對曰：「君惠徼福於

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

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

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

水以爲池，^②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

① 「徼」，阮校：「《釋文》作『徼』，是。」

② 「漢水」，阮校：「《釋文》無『水』字，云：『或作『漢水以爲池』，『水』字衍。』案，臧琳云：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由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云『水』，猶之『方城』不言『山』也。」

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其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邾、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履，其可也。」屣，草履。【疏】「資糧屣履」。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玄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物皆爲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屣履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楊雄《方言》云：「屣，屣履也。絲作之曰屣，麻作之曰屣，不借粗者謂之屣。」《喪服傳》曰：「疏屣者，蕙蒯之菲也。」是屣用草爲之也。注云「草履」者，屣屣通言耳，相形以曉人也。定本爲「草履」。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王事。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一等。【疏】「諸侯薨」至「等」。②正義曰：沈氏云：「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疏】「卜之不吉筮之吉」。正義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卜不吉，則又

①「屣」，阮校：「案，當作『履』，故下云『履、屣通言耳』。今注文作『屣』，从定本也。」

②「諸侯薨至二等」，阮本此節正義在「死王事加二等」句注下。

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①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文，卜之不吉，不合更筮，但獻公既愛驪姬，欲必尊其位，故卜既不吉，更令筮之，冀乎筮而得吉，所以遂己心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玄云：「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貫瀆龜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實不吉，而筮稱其吉，^②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周禮·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而傳稱桓公卜季友，晉獻公卜驪姬，晉文公卜納王，趙鞅卜救鄭，皆先卜而後筮者，《周禮》言其正法耳。春秋之世，臨時請問者，或卜或筮，出自當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崔靈恩以爲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二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爲吉，名爲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是筮有衆占之法，則靈恩之說，義亦可通。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疏】注，物生一至，數短」。正義

曰：「筮數」以上皆十五年傳文。象者，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息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爲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爲短。《周禮·占人》云：「掌占龜」，鄭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亦用此傳爲說。案《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杜欲成「筮短龜長」之意，故引傳文以證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疏】專之一至，有

①「筮」，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筮」。阮校：「作『筮』，與鄭注《曲禮》合。」

②「吉」，原作「告」，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臭」。正義曰：言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變乃

除公之美。公先有美，此人將除去之。薰是香草，猶是臭草，一薰一蕕，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雖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盡而臭氣存，言善惡聚而多少敵，善不能止惡，而惡能消善。注「繇卜」至「之美」。正義曰：

筮卦之辭，亦名爲繇，但此是卜人之言，知是卜兆辭也。

卜人舉此辭以止公，則兆頌舊有此辭，非卜人始爲之也。

卜人言其辭而不言其意，不知得何兆，此義何所出也。

渝，變。「攘，除」，皆《釋言》文也。《釋畜》云：「夏羊，牡

羴，牝羴。」則羴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羊，故羴爲美

也。「變乃除公之美」，言公心必變，而除公美也。注

「薰香」至「難除」。正義曰：此傳之意，言善惡相雜，二

字皆從草，知是香草、臭草也。《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

央土云：「其臭香」，《易·繫辭》云：「其臭如蘭」，傳稱「在君

之臭味」，則臭是氣之摠名，元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

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耳。十是數之小成，故舉以爲言

焉。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

杜知猶是臭者，《內則》云：「牛夜鳴則廝。」彼「廝」亦是臭

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猶」則「尚」之

義，重言之耳，猶《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

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

母，言求食。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

之酒肉。①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

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

斃。【疏】「公田」至「亦斃」。正義曰：《晉語》說此事

云：「公田，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葦於肉。公至，召

申生獻。公祭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

斃。飲小臣酒，亦斃。」此傳既略，當如《國語》也。賈逵

云：「葦，烏頭也。」《穀梁傳》曰：「以酖爲酒，藥脯以毒。」

注「毒酒」至「之惑」。正義曰：毒酒經宿便敗，而公

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爲怪

改。

①「肉」，原作「曰」，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

也。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爲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疏】注「稱晉」至「從告」。

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言父子相殘，惡之甚者，是惡其用讒殺太子，^①故斥言晉侯以罪之。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傳稱「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實以去年死，告稱今年殺，^②故以今年書也。《釋例》曰：「晉、魯

久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嘗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言「廣聲其罪」，則晉侯謂讒言爲實，誣加太子以罪，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傳不言「書曰」，則是舊史然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疏】注「伯姬」至「其子」。正義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爲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沈氏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故云「十歲左右」也。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言來耳。

① 「其」，原作「甚」，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今」，原作「令」，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疏】注「叔孫」至「爲逆」。正義曰：牟是附庸之國，唯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於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爲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疏】注「間無」至「世子」。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日而後凡也。」言此諸侯還是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不復序也。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言諸侯者，爲間無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

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爲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侯者，爲王世子不盟故也。《穀梁傳》曰：「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解復言諸侯者，見王世子不與盟也。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①逃例在文

三年。【疏】注「逃其」至「三年」。正義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故云「逃歸不盟」。公還，先告會盟，故後書鄭伯。

①「也」，京都本、阮本作「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軹縣

東南。^①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傳。

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

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

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

故不以滅同姓爲譏。【疏】注「虞公」至「爲譏」。正義

曰：書「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於民之例。虞公於傳未

有不道之狀，但虞公貪璧、馬之寶，拒絕忠諫。諫者，所

以安存社稷，保佑下民。志在貪寶，無恤民之意，即爲不

道於民，是故稱人以執之也。實是滅其國，而言執其君

者，所以罪虞公，且言執之易。《釋例》曰：「虞公昧於貨

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

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罪虞且言易也。二十五年衛

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虞亦晉之同姓，不言晉

侯名者，傳稱晉侯「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以是之

故，不以滅同姓爲譏。」謂不書晉侯名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

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

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

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

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至、

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

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

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爲備故也。素

察妖祥，逆爲之備。【疏】「辛亥」至「備故也」。正義

曰：辛亥朔者，月一日也。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天子班

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大祖廟，每月之朔，告廟受而

行之。諸侯有觀臺，所以望氣祥也。公既親自行此視朔

之禮，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之氣色，而

書其所見之物，是禮也。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

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

①「軹」，阮本、《經典釋文》作「軹」。阮校：「案，《漢

書·地理志》江夏郡有軹縣，《後漢書·王霸傳》「子符徙封軹侯」，即是此地。」

其所見雲物氣色。若有雲物變異，則是歲之妖祥，既見其事，後必有驗。書之者，爲豫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也。登臺者，至日之禮也。公常以一日視朔，至日登臺。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視朔而遂登臺也。注「周正」

至，南極」。

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

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

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

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

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

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月，半

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大雪

節，故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

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歷家大率三十二月

耳。^①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歷數同者，杜推勘

《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概，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

常歷同。注「視朔」至「得禮」。正義曰：視朔者，公

既告廟受朔，即聽視此朔之政，是其親告朔也。禮，天子

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臺上

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古之爲歷者，皆舉其

大數。周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爲十二月，則一月各有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是故從前月初節至後月初節必三十日有餘也。其日月之行天也，日行遲，月行疾，每一十九日過半而月及日，謂之一月，故從朔至朔，唯二十九日過半耳。計一歲則有餘十一日，而不得周年，故作閏月以補之。計十九年而有七閏，古歷十九年爲一章，以其閏餘盡故也。步歷之始，以朔旦冬至爲首歷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餘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爲一章。積章成部，積部成紀。治歷者以此章、部爲法，因此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審別陰陽寒暑，不失其時也，所以陳敘時事，教訓下民。魯君不能常脩此事，故善公之得禮也。

注「分春」至「其職」。

正義曰：一年分爲四時，時皆

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爲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當啓，殺物則當

① 「二」，阮校：「毛本作『三』。」

閉，故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言物謂氣色者，^①謂非雲而別有氣色，杜恐與雲相亂，故別云氣色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但世絕其學，^②故莫能知焉。《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既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公」，^③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當親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今刪定知不然者，上言「公既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既視朔」，故去「公」字，然則周公舊凡豈豫知有公既視朔，沒去「公」字乎？苟生異見，妄規杜氏，非也。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

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蔭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慎慎。【疏】注「不慎慎」。正義曰：不慎慎所爲，多寘薪於中焉，若今柩木。^④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譴讓之。士蔭稽首而對，曰：【疏】「士蔭稽首」。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唯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尚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

① 言物謂氣色者，阮校：「浦鏗《正誤》：『言』作『雲』，

「色」下有「災變也」三字，依注增補也。」

② 「世」，原作「出」，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 「公」字，原爲墨丁，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下「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同。

④ 「柩」，正宗寺本作「柩」，阮本作「推」。

者，皆先爲拜手，乃成稽首，^①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爲拜手，乃爲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爲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爲盡禮致敬，知此是禮之極盡也。《大祝》「九拜」又云：^②「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玄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拜神與尸。肅拜，今時擡也。介者不拜。」說者又以爲，稽首，臣拜君也；頓首，謂敵者相拜也；空手，^③謂君答臣拜也。「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疏】「詩·公」至「惟城」。正義曰：《詩·大雅·板》之七章。懷，和也。寧，安也。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惟安矣。但能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

宗子。二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虺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蔣白作詩也。虺茸，亂貌。公與一公子爲二，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訴，爲公所讓。堅之，則爲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

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

【疏】注「袪袂也」。正義曰：《禮·深衣》記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幅謂衣之身也。袂屬於幅，長於手，反屈至肘，則從幅盡於

^①「稽首頭至地」至「乃成稽首」，孫校：「《書·太甲》疏與此悉同，「頭不至地」作「頭下至地」，是也。《太祝》注云「頓首，拜頭叩地也」，則非不至地明矣。『乃成稽首』，疑當依《太甲》疏作「乃後稽首」。」

^②「又」字，原爲墨丁，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③「手」，文淵閣本作「首」。野間文史曰：「『手』字是『首』字的誤刻。」

袖口，揔名爲袂。其袂近口又別名爲袪，此斬其袪，斬其袖之末也。《詩·唐風·羔裘》傳云：「袪，袂末。」鄭玄《玉藻》注云：「袪，袂口也。」但袂是揔名，得以袂表袪，故云袪袂。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

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疏】注，惠王「至其位」。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也。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太子之意，故齊桓帥諸侯會太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宣

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

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

「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①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栢，國名，汝南西平縣有

①「栢」，阮校：「岳本、足利本作『栢』。案，《六經正誤》云：與國本作『栢』。」

栢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①諺所謂「輔車相依，^②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疏】注「輔頰輔車牙車」。正義曰：《易·咸卦》：「上九，^③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爲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領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領車，牙下骨之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爲二名耳。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

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

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疏】注「王季」至「君字」。正義曰：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耳。此言「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虢」，故亦以爲文王母弟。母弟之言，事無所出。仲、叔皆文王之時虢君字也。據傳文，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云：「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虢共處，鄭復安得虢國而滅之？雖賈之

① 「爲」，阮校：「齊召南云：『爲』字訛，當作『謂』。」

② 「輔車相依」，阮校：「案，《玉篇》引作『輔車相依』。」

③ 「上九」，當依《周易·咸卦》作「上六」。

言亦無明證，各以意斷，❶不可審知。爲文王卿士，

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疏】注

「盟府司盟之官」。

正義曰：《周禮·司盟》：「掌盟載

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鄭玄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勳功之事。

而得有一號之勳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

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其言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記高祖即位八載，天下乃

平，始論功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二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即盟之

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以勳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

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疏】其愛之也。

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服虔，其「作」其。注云：「愛之甚，當謂愛桓、

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真，繆之甚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

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

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

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疏】注「桓叔」至「五

年」。❷正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桓叔之族，

從祖昆弟也。唯言從祖昆弟，舉疏者而略言耳。公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

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

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

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

用。【疏】「周書」至「繁物」。正義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

陳》文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獒》文也。杜不見

古文，故以爲《逸書》。此傳與《書》異者，「其」作「繁」，師

授不同，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

❶「斷」，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解」。

❷「注桓叔至五年」，阮本此節正義在「不唯偏乎」句注下。

二人，俱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繫此乃是物，無德而薦，神所不享，則此物不是物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疏】「以其族行」。^①正義曰：《晉語》云：「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帑適西山。」韋昭云：「西山，國西界也。」虞不臘矣」。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傳，^②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③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④取虢之旂。戊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⑤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⑥言丙子平旦，鶉

① 「以其族行」，阮本此節正義在「宮之奇以其族行」句注下。

② 「傳」，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③ 「耳」，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矣」。

④ 「均」，阮校：《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

杓。《周禮·司几筵》疏引傳文作「均」。段玉裁云：

賈、服、杜君等皆爲「杓」，「杓」，同也。今本疏「杓」字

訛「均」。

⑤ 「盛」，阮校：「段玉裁云：李善注《閒居賦》作「威」。」

⑥ 「耀」，阮校：「陳樹華云：當作「耀」。」

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魼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日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疏】童謠「至，時也」。正義曰：

《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遙然也。於時有童穉之子，爲此謠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夜之向明爲晨，日月聚會爲辰，星宿不見爲伏。言乙日夜半之後，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號，故云「取號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體貴貴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焯焯然無光耀，其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號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謠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日時，日體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

方，必是時克之。注「龍尾」至「不見」。正義曰：東

方七宿皆爲蒼龍之宿，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故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爲辰」，昭七年傳文。於時日體在尾，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丙之晨」者，《說文》云：「晨，早昧爽也。」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注「戎事上下同服」。正義曰：《周

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韁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五伯緹衣，①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注「鶉鶉」至「世教」。正義

曰：南方七宿皆爲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傳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傳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爲傳說星也。傳說之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

①「五」，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伍」。阮校：「按，段玉裁校《周禮·司服》注云：《玉海》引作「伍伯」，賈疏訓「伍」爲「行」，疑與《宰夫》注「五伯」本異。」

近日，星微，惇惇然無光耀也。《說文》云：「𦦒，毀齒也。」

男八月齒生，八歲而𦦒。女七月齒生，七歲而𦦒。一童𦦒

之子，未有念慮之感，不解自爲文辭，而羣聚集會，成此

嬉遊遊戲之言，其言韻而有理，似若有神馮之者，其言或

中或否，不可常用。博覽之士及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

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故書傳時有采用

之者。文二年傳曰：「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

也。」能懼思之人，謂孟明之類也。注「是夜」至「在

策」。正義曰：以《統歷》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

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

月行二度有餘，故丙子日，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

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日七星

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

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

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

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

易也。【疏】注：虞所命祀。①正義曰：虞受王所命之祀，謂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內山川之神也。既滅其國，故代虞祭之。

【經】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②

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諸

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冬，公至自伐鄭。無傳。【疏】「公至自伐

鄭」。正義曰：二十八年公會晉侯、公于溫，諸侯遂圍

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

「至自救許」，而云「至自伐鄭」，與溫會反者，《釋例》曰：

「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

也。」此事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爲

①「注虞所命祀」，阮本此節正義在「且歸其職貢於王」句注下。

②「滎」，阮校：「淳熙本、足利本作『滎』，是也。」

義例。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爲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疏】注「實新」至「諸侯」。正義曰：密是邑名，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新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以「新城」爲鄭之罪狀。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侯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質。①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經。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疏】注「微子」至「祖也」。正義曰：案《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

①「贊」，《經典釋文》作「爲質，如字，一音置。本又作「贊」，音至」，則《釋文》本作「質」。

茅也？此皆馬遷之妄耳。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拔之。拔，除凶之禮。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疏】注「拔除凶之禮」。①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拔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稱「公臨楚喪，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此亦當以桃茢拔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邾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

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

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彊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疏】「心則」至「於病」。②正義曰：競，彊也。言心則不能彊盛，則當須屈服於人，何得難於屈弱之病而不下齊？「吾知其所由來矣」。③正義曰：孔叔既請鄭伯下齊，公初欲下齊，不知何事而來得說於齊，後更云「吾知其說齊所由來矣」，謂由殺申侯說齊之事得來矣。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①「注祓除凶之禮」，阮本此節正義在「受其璧而拔之」句注下。

②「心則至於病」，阮本此節正義在「何憚於病」句注下。

③「吾知其所由來矣」，阮本此節正義在「吾知其所由來矣」句下。

濤塗潛_二在五年。

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於

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釁。^①後之

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疏】注「諸侯」至「之物」。正義

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

云：「祀貢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纈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爲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路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衰，諸侯惰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摠帥諸侯，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

① 「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無此字。

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搃其罪人以臨之，搃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爲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疏】注「列姦用子華」。正義曰：經書「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則已列於會矣，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者，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即是會不列姦，他國無事可記，齊史無所可隱。故下句言他國記姦，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盛德也。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太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疏】注「王人」至「曹地」。正義曰：《公羊傳》曰：「王人，微者，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釋例》以爲，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諸侯相與爲盟，

所以同獎王室。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共盟。^①《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敵，故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敵，尊卑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②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王勅使來盟故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③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

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

盟。【疏】注，新服「至」乞盟」。正義曰：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故今始服從。齊桓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序列，而別言乞盟。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

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疏】注「禘三」至「書之」。正義曰：《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為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

① 「共」，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同」。

② 「亦」，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又」。

③ 「輯」，文淵閣本作「新」。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新」。按，廿九年杜注作「輯」。」

一爲此祭也。大廟，廟之大者，故爲周公廟。《釋例》曰：「二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是說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此致，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爲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爲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疏】「凡夫一至致也」。正義曰：夫人薨葬之禮，有赴同、祔姑、反哭三事而已，此說致之禮，加以薨寢、殯廟，而不言反哭者，蓋以致於廟者終始成，其尊死生之禮畢。不薨于寢，死不得其所也。不殯于廟，葬之不以禮也。死、葬非禮，則先神恥之。故不具四事，皆不合致。反哭者，直爲書葬以否，假使不書

其葬，夫人之禮亦成，自是生者之可譏，非爲死者之有失，雖不反哭，亦得致之，故於此不言反哭也。 注「寢小」至「致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既言「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必不得死於君之路寢。言「夫人卒於路寢」，謂卒於夫人之大寢，對君路寢爲小，故云「小寢」也。同者，同盟之國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于廟」，以爲失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祔姑可矣，亦知其殯於廟者，以元年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明至則殯於寢也，既殯於寢，自然葬當朝廟，故據葬文亦知殯廟。唯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

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疏】注「四同盟」。正義曰：御說以

莊十三年即位，十六年盟于幽，十九年于鄆，二十七年于幽，僖元年于榑，四年于召陵，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母，八年于洮，皆魯、宋俱在，是爲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榑盟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爲六同盟，而規杜，非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周公，宰孔也。宰，官。

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疏】注「周公」至「葵丘」。正義曰：傳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知周公

即宰孔也。其官爲大宰，采地名爲周，天子三公，故稱

「公」，孔則其名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是故書其官名也。通于四海者，當謂大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咺、宰渠伯糾則必非長官，亦稱為宰者，蓋自宰夫以上皆通也。《釋例》曰：「今案《春秋》以考之，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是言祭公、周公皆三公也。《釋例》又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則卿亦不字。杜云「三公不字」者，以人春秋以來，家父、南季皆大夫稱字，宰周公文承其後，^①故云「不字」。不於「祭公逆王后」注者，因歷序諸國而言之。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云：「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知此葵丘與彼異者，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為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為葵丘，非也。經書夏會葵丘，九月乃盟，晉為地主，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是說不同之意。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

《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疏】注「公羊」至「之冠」。正義曰：《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

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意亦與之同。嫁於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故以成人之喪治之，為之服成人之服。禮，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為夫厚之，故我降之也。《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降之。」^②其夫不為服，則兄弟不為降。禮，諸侯絕旁期。此為將嫁於諸侯，故書其卒，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為之齊衰期也。但於時服否，不可知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夏會葵丘，

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疏】注「夏會」至「與盟」。正義曰：平丘會後即盟，不言諸侯，為閒無異事故也。此亦會後為盟，閒有伯姬卒，盟、會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稱「宰孔先歸」，則宰

① 「文」，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又」。

② 「降」，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除」。

孔不盟。杜云「宰孔先歸，不與盟」者，欲見縱無伯姬之卒，亦當重言諸侯。

甲子，晉侯倭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

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疏】注「未同」至「從赴」。正義曰：甲子在戊辰之前，

而書在盟後，從赴。從赴者，赴在盟後也。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九月告魯，魯史當推其日之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明告不以月，故書其日耳。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

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

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

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

子者，繼父之辭。^①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

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

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

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疏】注「在

喪」至「相接」。正義曰：既言桓公未葬，即發在喪之

例，知其在喪謂未葬也。童者，未冠之名，童而又小，故

為童蒙幼末之稱。《易·蒙卦》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蒙謂闇昧也。幼童於事多闇昧，是以謂之童蒙焉。

《曲禮》曰：「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玄云：「小童，

若云未成人也。」王崩未葬，嗣王自稱，亦言己未成人也。

子者，對父之名，故云「繫父之辭」，以未成君，故繫於父，

不忍絕之稱也。諸侯爵有五等，唯言「公、侯曰子」，以

公、侯尊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

①「繼」，阮校：「按，正義作『繫』。」

也。」又子產云：「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是公、侯之尊絕於伯、子、男也。此既言王，即云公、侯，是其與王相連，特爲公、侯立稱，伯、子、男不得同之也。《春秋》無伯、子、男在喪之事，既不爲立稱，又不得成君，不知其當何所稱也。然案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杜云：「先君既葬，不稱爵者，國人賤之，以名赴。」則既葬稱爵，未葬稱名也。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尚書·康王之誥》也。《曲禮》云：「君天下者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曰余一人。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是禮天子自稱亦不言小童也。此言「王曰小童」，必有稱之時，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但不知施何處耳。如《曲禮》之文，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則是未得稱「一人」，而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者，當以諸侯列土之君，將欲各歸其國，故正其成君之稱，以答諸侯也。此小童者，王謙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其「公、侯曰子」，乃是史書之文，二者非相類之事，而并爲一凡，是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類相接耳，非言小童是策書之例也。《釋例·郊雩烝嘗例》：「不云地祇及約祠者，經無其事，故傳略而不言。」此「王曰小童」，亦經無其事，所以言之者，郊雩例多，故經無者略之，此「王曰

小童」與公、侯相接，其文簡約，經雖無事，亦連而言之。《釋例》曰：「位彌高者事彌重，重慮周於經遠，故儀制異於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敘親疎之情，通萬事之理而已。故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脩會盟之事，唯公、侯特稱子以別尊卑。」是言獨爲公、侯立稱之意。《春秋》公、侯稱子，皆是其父未葬，唯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於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釋例》曰：「衛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降從在喪之名，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云脩文公之好也。」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①尊之，比

王後。【疏】注「胙祭」至「王後」。正義曰：傳稱「天子

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言天子有事于文、武，②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也。《周禮·大宗伯》：「以脰膾之禮，

①「祭肉」，阮校：「案，《周禮·大宗伯》職疏引作「膾肉」。」

②「言」，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脈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脈膳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尊之比二王後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耄。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疏】注「天子至伯舅」。^①正義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注「七十曰耄級等也」。正義

曰：《釋言》云：「耄，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爲耄。」《釋名》云：「八十曰耄。耄，鐵也。皮黑如鐵。」彼說或云六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耄」者，耄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耄爲老，故以爲七十。《曲禮》升階之法云「涉級聚足」，^②是級爲等也。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進一等。注「言天至曰咫」。正義曰：顏謂額也。楊雄《方言》云：「顏、額，謂顙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潁、淮、泗之間謂之顙。」《魯語》云：「肅慎氏貢楛矢，長尺有咫。」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注「小白至身也」。正義曰：諸自稱余者，當稱名之處耳。齊侯既稱小白，而復言余，故解之。「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爲身。」「下拜登受」。

①「注天子至伯舅」，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涉」，阮校：「案，《禮記·曲禮》『涉』作『拾』。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孔氏因改爲『涉』。」

正義曰：《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

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

「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二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①在，存也。微成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疏】注「言其」至「縣藐」。正義曰：藐者，縣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大小相去縣藐也。藐諸孤者，言年既幼穉，縣藐於諸子之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②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①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阮校：「李注《文選》·三國名臣序贊引『靖』作『靜』，『勤』作『懃』。」

② 「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猜」。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疏】「能欲復言而愛身乎」。^①正義曰：意能欲使前言可反復而行之，得愛惜身命不死乎？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闕，^②難治甚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③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

凡諸侯。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卻芮，卻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人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疏】注「言夷」至「勸秦」。正義曰：秦伯問「公子誰恃」，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恃誰為內主也。對言夷吾無黨無讎者，由無黨，故往前易

①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阮本此節正義在「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句注下。

② 「闕」，《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作「缺」。阮校：「陳樹華云：《史記正義》引作「玷」字。」

③ 「平陽縣」，阮校：「案，二十四年注「縣」上有「楊氏」二字。案，《釋地》作「楊縣」，「氏」亦衍文。《晉書·地理志》楊縣屬平陽郡可證也。」

出，無讎，故此時易人。言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使納之。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鬪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爲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疏】「唯則至『利也』」。正義曰：唯身有則者，乃能定國也。《詩》美文王之德，不認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則而行之。爲此行者，文王之謂也。又曰：人行不僭差，不賊害，能如此者，少不爲人所法則。言必爲人所法則也。此二詩所云者，無所偏好，無所私惡，不爲忌差，不

好勝人之謂也。今其此夷吾之言多有所忌，多欲陵人，以此而求安定，難哉！「今其言多忌克」，覆上「不忌不克」。上既有「無好無惡」，不覆之者，以身行忌克，則有私好私惡之心，舉忌克足以包好惡也。公曰：「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能勝人？」此乃是吾之利也。「無好無惡，言文王之行也。不忌不克，述《抑》篇之義也，引《詩》於前，以此言結之。注「詩大」至「之法」。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也。「則，法」，《釋詁》文。彼鄭箋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是言闇行自然，合天地之法也。《禮記》稱「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合天地法者，即無偏好，無私惡之謂也。注「僭過」至「法則」。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彼毛傳云：「僭，差也。」鄭玄云：「不殘賊，是賊爲害也。」心有所忌，則多過差。志在陵人，必多爲賊害。下云「不忌不克」，覆述此文，故言僭賊者，皆忌克也。注「其言」至「吾利」。正義曰：心忌前人，則人亦忌己。志在陵人，則人亦陵己。若使人皆忌之，人皆陵之，是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聞其忌克，慮其還來害己，故以不能勝人爲是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

狄滅溫，溫子奔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弑卓

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①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疏】注「弑卓」至「於昏」。正義曰：傳於前年甚詳，經以今年書之，明赴以今年弑也。傳稱「立公子卓，以葬」，是免喪始死，故稱君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死者不稱名，非其罪，故知稱名者，皆有罪也。荀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傳稱「從君於昏」，獻公惑於驪姬，殺適立庶，荀息知其事，而爲之傅奚齊，是其「從君於昏」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疏】注「奚齊」至「罪之」。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里克殺奚齊，弑卓子，皆書里克之名，是奚齊與卓子未爲無道也。殺大夫，傳言不稱名者爲無罪，則稱名爲有罪，故今稱里克之名以罪之。

秋，七月。

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爲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疏】注「蘇子」至「九年」。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爲蘇，所都之邑名爲

①「已」，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以」。

溫，故溫、蘇遞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①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疏】「欲加」至「辭乎」。^②正義曰：言君今欲加臣之罪，其畏無辭以罪臣乎？言必方便有辭耳。

晉侯改葬共天子。共天子，申生也。

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

子。太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爲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

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③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疏】注

①「弑」，阮校：「宋本、纂圖本作『殺』字。按，宋本是也。實舉其事，故曰『殺二君與一大夫』。」

②「欲加至辭乎」，阮本此節正義在「其無辭乎」句注下。

③「君其圖之」，阮校：《考文》引足利本有「乏祀爲無主祭也」七字，「在『君其圖之』句下，盧文弨校本『爲』疑『謂』」。

「下國曲沃新城」。^①正義曰：曲沃，邑也，而稱國者，晉昭侯嘗以此邑封桓叔，桓叔國之，三世，^②武公始并晉國，遷居而就之。此曲沃，晉之舊國，故謂之爲下國也。

「夷吾無禮」。

正義曰：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

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杜不爲注，當以鬼神之意，難得而知，夷吾無禮，或非一事，不可指言，故不說也。「神不至「非族」」。正義曰：傳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則族、類一也，^③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人父祖，則鬼神不歆享之耳。《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農稷爲稷，后土爲社，社、稷功

被天下，乃令率土報功。如此之徒，非獨歆己之族。若功不被於下民，名不載於祀典，唯其子孫祀之，神亦不欲他族。然則秦非晉類，而使祀申生，祀之大失也。晉無罪，而滅以畀秦，刑之濫也。天豈不達此事，而待狐突之言方改圖者？民之與神，不相雜擾，雖理有大歸，非曲爲小惠，豈有一人冤枉，即能訴天，天受人訴辭，便將滅國？此事本是妖夢，假託上天，非天實爲之，人能改易。

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非言此事實是天心，不可執

其言，而以人事爲難也。「七日」至「我焉」。正義

曰：申生謂狐突云：「更經七日，於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與之俱見我焉，故杜云：「將因巫而見」。注「敝敗」至

「而信」。正義曰：《晉語》云：「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

改葬之，臭徹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不報，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不更厥正，大命其

傾！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郭

偃曰：「其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

滋章。十四年，君之冢祀其替乎？」亦是申生猶忿之事。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

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子

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臣出晉

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

①「注下國曲沃新城」，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世」，原作「七」，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族類」，京都本、阮本作「類族」。

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泠至，秦大夫。卻

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

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

七乘。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歊、纁

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輿大

夫。平豹奔秦，平豹，平鄭之子。言於秦伯曰：

「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

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平。公曰：「失衆，

焉能殺？」謂殺里，平之黨。違禍，誰能出

君？」謂豹辟禍也。爲明年晉殺平鄭傳。【疏】注「三

子」至「之幣」。①正義曰：《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

笥問人者」，鄭玄云：「問猶遺也。」重問，謂多以財貨遺之

也。下云「幣重而言甘」，故云「問，聘問之幣」也。「七

輿大夫」。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②「侯伯七

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

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③襄二十三

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

報怨，樂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樂氏。」炫謂服言是。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④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

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

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

①「注三子至之幣」，阮本以下二節正義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周禮大行人」，當誤，下「侯伯七命」爲《周禮·典命》之文。

③「上」，阮校：「陳樹華云：當作『下』。」「前申生將上軍」句，「上」亦當作「下」也。按，閔二年傳云「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陳樹華所訂是也。」

④「父」，阮校：「《公羊》疏云：『《左氏》經無此字。』然則今諸本有「父」者，衍文也。」

告。釋經書在今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

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

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脩。過歸告王

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脩於

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

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

本。【疏】「天王」至「長世」。正義曰：召武公亦名過。

《周語》云：「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

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

無後。不敬王命，棄其禮也。執玉卑，替其質也。拜不

稽首，無其王也。替質無鎮，無王無人。晉侯無王，人亦

將無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其言多而小異。孔

晁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以爲《春秋

傳》。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凡《左傳》、《國語》有事

同而辭異者，以其詳於《左傳》而略於《國語》，詳於《國

語》而略於《左傳》。」

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

師，【疏】「伊雒之戎」①。正義曰：「《釋例》曰：諸雒

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伊水

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

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一入王

城，焚東門。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雒戎居伊水、

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

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

王。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

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

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①「伊雒之戎」，阮本此節正義在「揚拒泉臯伊雒之戎」

句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無

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母及洮。

【傳】十一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

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郭，郭也。爲明年春狄侵

衛傳。【疏】注「楚丘」至「衛傳」。正義曰：衛以二年遷

於楚丘，諸侯爲之築其城，至此爲之築其郭。《公羊傳》

曰：「郭者何？郭也。」不單言衛，而言衛楚丘者，見楚丘

未有郭也。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書。無經而爲傳者，

其言必有所爲，故云爲狄侵衛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

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

滅黃。郢，楚都。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

周。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

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

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

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

高僖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

仲，高僖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若節春秋，來

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

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

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

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

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疏】「余嘉」至「朕命」。正義曰：余、朕，皆我也。乃，

女也。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勲，

當女美德，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往居女職，

無得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

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

曰：「管氏之世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詩》曰：「愷悌君子，^①神所勞矣。」《詩·大雅》。

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疏】「君子」至「宜哉」。^②正義曰：丘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故杜注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注「詩大」至「無驗」。

正義曰：《詩·大雅·旱麓》之篇。「愷，樂」，「悌，易」，皆《釋詁》文。樂易言志度弘簡，忻樂而和易也。《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為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脩」，杜云：「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年春。

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

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戌難故，諸侯戌周。齊仲孫湫致之。戌，守也。致諸侯戌卒于周。^③

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

①「愷悌」，阮校：「《釋文》『愷』作『凱』，注同，云『本亦作愷』，『悌』，本亦作弟。」

②「君子至宜哉」，阮本此節正義在「管氏之世祀也宜哉」句注下。

③「戌」，《經典釋文》作「戎」。

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

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爲

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

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

入河、汾。【疏】「晉荐饑」。^①正義曰：《釋天》云：「穀

不熟爲饑，仍饑爲荐。」李巡曰：「穀不成熟曰饑，連歲不

熟曰荐。」注「從渭水運入河汾」。正義曰：秦都雍，

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

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

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

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②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國，今琅邪鄫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

陽元城縣東有沙鹿上山，^③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疏】注「沙鹿」至「繫國」。正義曰：《公羊

傳》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穀梁傳》曰：「林屬

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

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漢書·元后傳》稱，

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

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

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

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

①「晉荐饑」，阮本此節正義在「晉荐饑」句注下。

②「鄫」，阮校：「《釋文》云：『本或作繒。』」案，《公羊》、

《穀梁》作「繒」。

③「平陽」，文淵閣本作「陽平」。阮校：「案，《晉書·地理志》元城屬陽平郡，此本及諸本並誤作「平陽」。二
十三年傳「出於五鹿」注亦云「陽平元城縣」。」

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故以沙鹿爲山名，依《漢書》爲義也。沙鹿實是晉地，不言晉沙鹿者，凡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國，故不繫晉也。《釋例》曰：「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災爲陳災，成周宣榭火，害爲梁山、沙鹿崩，山崩必有所害，故所災所害別言之。

狄侵鄭。無傳。

冬，蔡侯肸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

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摠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疏】注「闕謂」至「遷也」。正義曰：元年齊師、

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是器用具而城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摠云「諸侯城緣陵」，不言某侯某侯，與城邢文異，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知闕爲器用不具，城池

不固而去，爲惠不終，故摠言諸侯以譏之。凡諸侯盟會，不歷序其人，摠言諸侯者，皆是譏之辭。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是其摠言諸侯，皆譏辭也。十六年會于淮，傳稱：「城鄆，役人病，不果城而還。」亦是爲惠不終，而淮會具書其人者，淮之會爲謀鄆，且東略，非爲城鄆而聚會，既會之後，乃欲城鄆而不果，本意不城鄆，無可貶也。先儒以爲諸侯有過，貶而稱人。杜據澶淵之會與此傳文，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釋例》曰：「傳滅人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諸侯貶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摠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注記之異，非仲尼所以爲例故也。」

鄩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鄩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鄩，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鄩昏，既來朝而還。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

「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疏】注「國主」至「之徵」。正義曰：成五年

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卜偃明達災異，以山崩爲亡國之徵，知其將有大咎，不言知之意，非末學者所得詳也。《釋例》曰：「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沙鹿崩，因謂『期年將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壤而自崩』，此皆聖賢之讖言，達者所宜先識。」是說卜偃之言非後人所能測。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

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

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號

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①【疏】注「號射惠公舅」。正義曰：《晉語》云：「秦饑，惠公命輪之粟，號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號射爲惠公之舅也。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彊。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①「也」，《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疏】注「諸侯」至「五年」。正義曰：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占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公如齊，至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五年，故引證之。劉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非禮也。」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闕。遂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

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螽。無傳。爲災。

九月，公至自會。無傳。

季姬歸于鄆。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疏】注「夷伯」至「書字」。正義曰：《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爲「冥」，謂晝日闇冥也。杜以《長歷》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傳稱「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知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大夫之謚，多連字稱之，不知夷伯其名爲何，又不知今之展氏其人是誰，故漫言祖父耳。《謚法》：「安人好靜曰夷。」是夷爲謚也，伯是其字也。《說文》云「震，劈歷振物者」，①「電，陰陽激曜也」，然則震是劈歷，而言雷電擊之者，劈歷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耳，故言雷電以明之。《玉藻》云：「上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是大夫既沒，禮當書其字也。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

①「劈歷」，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霹靂」。

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復諫違卜，

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

大崩。【疏】注，例得「至大崩」。正義曰：諸侯與大夫

因戰而被殺者，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滅，大夫死曰

獲。其被囚虜者，大夫生死同名，皆稱爲獲。國君生獲

則曰以歸，蔡侯獻舞、沈子嘉、胡子豹之類皆是也。今此

晉侯稱獲，故解之。不書敗績，晉侯之車還寧而被執耳，

其師不大崩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

故也。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

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

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

失之也。【疏】夏五「至失之」。正義曰：桓十七

年已有例，此重發者，沈氏云：「彼直不書日，今朔、日皆不書，故重發之。」

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人

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

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

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

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

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

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

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

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疏】注「晉

侯至「女也」。①正義曰：莊十八年傳曰：「晉獻公

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先

言穆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姊也。言娶于賈，則是正

①「注晉侯至女也」，阮本此節正義在「屬賈君焉」句注

下。

妃。杜言次妃者，蓋杜別有所見也。《晉世家》云：「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馬遷之妄耳。注「中大」至「平等」。

① 正義曰：《晉語》稱夷吾謂秦公子繁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此外猶應更有賂也。注「河

外」至「西南」。正義曰：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

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虢

略，虢之竟界也。獻公滅虢而有之，今許以賂秦。列城

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

「許君焦瑕」，蓋焦、瑕是其二，其餘三城不可知也。列

城，猶列國，言是城之大者。解梁城，則在河北，非此河

外五城之數也。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

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

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

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疏】注「徒

父」至「言之」。正義曰：徒父以卜冠名，知是掌龜卜

者。卜人當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其卦遇蠱，不引《易》文，是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今刪定，以爲此云「涉河，侯車敗」，又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無《周易》片意。又云：「卜徒父筮之。」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人爲筮，且「南國蹙」，雖非

《易》辭，還是《周易》之象，不與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

① 注中大至平等，阮本此節正義在「晉侯許賂中大夫」句注下。

② 又「原作『失』，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疏】注「秦伯」至

詰之。^①正義曰：如杜此意，則下「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爲，侯者，五等摠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爲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今刪定知不然者，以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己，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又以「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者，此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劉君數生異見以規杜，非也。注「巽下艮上蠱」。正義曰：艮剛巽柔，剛上而柔下，巽順艮止，既順而止，無所爭競，可以有事，故曰「蠱」。

《序卦》曰：「蠱者，事也。」注「於周」至「未聞」。正義曰：筮者若取《周易》，則其事可推。此不引《易》，意不可知。故杜舍此傳文，而以《周易》言之。《蠱卦·彖》云：「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秦、晉隔河，往而有事，亦是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不出於《易》，蓋卜筮之書別有雜辭。此雜辭不出《周易》，無可據而推求，故云「其象未聞」。注「內卦」至「晉象」。正義曰：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爲內，上爲外。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爲貞，外爲悔。《洪範》論筮云：「曰貞，曰悔。」是筮之二體，有貞、悔之名也。貞，正也。筮者先爲下體而以上卦重之，是內爲正也。《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物極則悔，是外爲悔也。凡筮者先爲其內，後爲其外，內卦爲己身，外卦爲他人，故巽爲秦象，艮爲晉象。注「晉侯車三壞」。正義曰：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非謂晉侯親乘之車也。杜言晉侯車壞者，成上「侯車敗」之文故也。且晉之車摠屬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劉炫云：「此一句是史家序事，充卜人之語，言秦伯之車三經節下。」

^①注秦伯至詰之，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

敗壞乃至於韓，而晉始懼。」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

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

揚，卻犇之父。乘小駟，鄭人也。鄭所獻馬，名小

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

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

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

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狡，戾

也。僨，①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

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疏】「亂氣」至「中

乾」。正義曰：言馬之亂氣狡戾而僨滿，②陰血偏身而

動作，③張脉動起，外雖有彊形，內實乾竭。④外為陽，⑤

內為陰，血在膚內，故稱陰血。血既動作，脉必張起，⑥故

言張脉也。⑦氣憤於外，內必乾燥，內血為力，故內潤則

彊，⑧內乾則弱。⑨言乾竭者，竭，盡也，⑩內乾則力盡。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

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

①「僨」，《四部叢刊》本、阮本作「憤」。

②「憤」，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憤」。

③「滿」，原脫，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④「陰」，原脫，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⑤「竭」，原作「滿」，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⑥「外」，原作「陰」，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⑦「起」，原作「竭」，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⑧「故」，原作「外」，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⑨「彊」，原作「起」，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⑩「內」，原作「故」，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⑪「盡」上，原衍「彊內」二字，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刪。

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

奔梁求秦。人用其寵，爲秦所納。饑食其粟，三

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

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

乎？」狃，怙也。^①言辟秦則使怙來。遂使請戰，

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

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

「君之未人，寡人懼之。人而未定列，猶吾

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

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爲幸，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

澠而止。澠，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

中。【疏】注「九月十三日」。^②正義曰：以經書十一

月壬戌，恐與經壬戌相亂，故顯言之。下注云十一月壬戌，

十四日是也。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

卜，復，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

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

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

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

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反

下垂也。^③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

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

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

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

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

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

^①「怙」，原作「快」。京都本、阮本作「快」。阮校：案，

毛氏《六經正誤》云：「『快』從『大小』之『大』，非從

『犬』之『犬』也。」今據改。下「快」字同。

^②「注九月十三日」，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九月十三日」

^③「反」，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罄，康公名。弘，其母弟

也。簡、璧、罄、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

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

柴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免、衰、經，

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

【疏】注「罄康」至「得通」。^①正義曰：文十八年秦伯罄

卒，即此康公也。罄、弘連文，即言「與女簡、璧」，知弘是

罄弟，簡、璧是其姊妹也。劉向《列女傳》說此事，云「與

大子罄、公子弘與女簡、璧」，亦以簡、璧為女也。此言登

臺履薪，是自囚之事。哀八年傳稱「邾子又無道，吳子因

諸樓臺，梓之以棘」。以此一文，知古之宮閉者，皆居之

於臺以抗絕之。俗本作「履」者，履是在足之服，故踐者

亦稱履，是以誤焉。定本作「履薪」。注「免衰」至「自

殺」。正義曰：初死則有免服，成則衰、經，皆為遭喪之

服。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

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人，則婢子夕以死。夕以人，

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

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

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

有此辭，不煩此注。^②服虔《解詁》，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人，則婢子夕以死。夕以人，則朝以死。唯君裁之。」^③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人。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人，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

① 注「罄康至得通」，阮本此節正義在「登臺而履薪焉」句注下。

② 「此」，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彼」。

③ 「曰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經典釋文》曰：「此凡四十一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今案：《經典釋文》作「四十一字」，阮校引葉抄《釋文》作「四十二字」，《四部叢刊》本作「四十七字」，蓋起訖不同，則計數不同。

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繫，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爲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爲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人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

「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疏】作爰田。^①正義

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爲易，謂舊人公者，今改易與所賞之衆。「作州兵」。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爲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

① 「作爰田」，阮本此節正義在「晉於是乎作爰田」句注下。

史。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盍，血也。貺，賜也。刳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刳無血，上承無實，不占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占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爲雷爲火，爲羸敗姬，羸，秦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羸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輓，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輓。^①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占之象。姪其從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

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②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歸懷嬴。^③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人，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正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④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疏】「遇歸妹之睽」。^⑤正義曰：兌下震上爲歸妹。震爲長男，兌爲少女。兌，說也。震，動也。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是嫁妹之象。婦人謂

① 「脫」，阮校：「案，傳文作『說』。《釋文》同，又云『注同』，則此亦當作『說』也。」

② 「火」，阮校：「沈彤云：當作『兌』。」

③ 「歸」，《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婦」。阮校：「宋本作『歸』，非。」

④ 「構」，《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構」。阮校：「宋本作『構』，乃慶元合刻時避宋高宗諱。《釋文》作『講』，云：『本亦作構，依字讀。』」

⑤ 「遇歸妹之睽」，阮本以下正義十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嫁爲歸，故名此卦爲「歸妹」。兌下離上爲睽。兌爲澤，離爲火，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乖離之象，故名此卦爲「睽」。睽，乖也。「史蘇」至「之虛」。正義曰：《易》

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此引彼文，而以「血」爲「益」，「實」爲「睽」，唯倒其句，改兩字而加「亦」耳，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衍卦意而爲之辭，非《易》文也。《易》之爻辭，亦名爲「繇」，故云「其繇曰」。刲，刺也。睽，賜也。刺所以求血，士刲羊，亦無血。筐所以承賜，女承筐，亦無賜。皆所求無獲，是不吉之象。西方鄰國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嫁妹者，欲其與夫和親，而其爻變爲睽。歸妹之值睽爻，既嫁而更乖張，猶如無助者也。言夫不助妻，故乖離也。震變爲離，離還變爲震，震爲雷，離爲火，震變爲離，是雷變爲火，以其雷爲火，爲此羸敗姬，言秦將敗晉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體，則無其應，是爲車則脫其輹。離爲火，上九爻在離體，則失其位，是爲火則焚其旗。車敗旗焚，是不利於行師，若其行師，敗於宗族之丘邑也。以其變爲睽卦，復就睽卦求之，睽卦則上九孤絕失位，是乖離而孤獨也。孤獨無助，遇寇難則張之弧。弧，弓也。遇寇張弓，怖懼警備，亦是不吉之象。「姪其

從姑」，言兄子其當從至姑家，與同處也。在姑家六年，其將遭亡，逃歸其本國，而棄遺其家室，言將棄妻而獨歸也。歸家之明年，其將死於高梁之虛。簪嫁女而得此卦，是不吉之象。注「周易」至「士女」。正義曰：

《易》之爻辭無二「亦」字，傳文加之。言男亦猶女，女亦猶男，其意同也。《易》言血，而此言益，知益是血也。睽，賜也，《釋詁》文。刲，刺也。厨宰，男子之事，故刲羊，上之功也。筐，婦人所掌，故承筐，女之職也。上爻與三其位相值，一陰一陽乃爲相應，上、三俱是陰爻，是爲無應，動而無人應之，所求無獲，故下刺無血，上承無實，是不吉之象。上爻變，則是震爲離。離爲中女，故稱女承筐。震爲長男，男稱士，故爲士刲羊。王弼以兌爲羊，羊謂三也。上六處卦之窮，仰無所承，下又無應。爲女而上承，則虛筐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刲羊而無血，不應所命也。言士發命而莫之應，女承筐而莫之與，是不吉之象。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此，上刲羊，女承筐是《歸妹》上六爻辭，直據上六之一爻，故杜云「上六無應，所求不

獲，故下剋無血，上承無實，與王輔嗣同，則不須變為離卦，自有士女之義。今杜云「離為中女」，便是據變之後始有此承筐之象。^①既為離卦，則上九有應，所以與《易·說卦》不同者，但《易》之所論，當卦為義，此既用筮法，震變為離，故以離、震雜說其理，與《易》不同，故服虔亦稱離為戈兵，用變為說也。注「將嫁」至「報償」。

正義曰：如杜此言，直以遇卦不吉，則知言不可償，不知其象何所出也。服虔以為三至五為坎，坎為月，月生西方，故為西鄰。坎為水，兌為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此取象其過，杜言虛而不經，謂此類也。注「歸妹」至「助也」。正義曰：杜意嫁女而遇睽、離之爻，即是無相助也，不知其象所出。服虔云：「兌為金，離為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注「二卦」至「相通」。正義曰：為震與離通也。震既與離通，則離亦與震通，言此二卦相通者，與下張本。^②震為雷，雷是動。離為火。震之離，是動來適火，離之震，是火往適動，欲明火之動熾之意。注「羸秦」至「敗姬」。正義曰：震為雷，離為火，《說卦》文。服虔云：「離為日，為火。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為羸敗姬。」注「輶車」至「宗邑」。正義曰：子夏

《易傳》云：「輶，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履，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土之高者曰丘，眾之所聚為邑，故丘猶邑也。《晉語》：「震為車也。」《說卦》：「離為火也。」^③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輶。三亦陰爻，是無應也。在離則失位，故火焚其旗。初、二、五奇為陽位，二、四、上耦為陰位，在離則變為陽而居陰位，是失位也。師行必乘車而建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也。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也。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為水象，震為車，車得水而脫其輶也。震為龍，龍為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注「此睽」至「之象」。正義曰：《睽卦》上九云：「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彼文甚多，此略。取之「先張之弧」，謂見寇而張弓，故曰：「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服虔云：「坎為寇，為弓，故曰『寇張之弧』。」注「震為」至「質」。

①「此」，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女」。

②「與」，文淵閣本作「為」。

③「也」，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秦」。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是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注「逋亡」至「懷嬴」。正義曰：桓十八年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通言耳。夫謂妻爲家，棄其家謂棄其妻，故爲懷嬴也。子圉以十七年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是六年乃逋也。注「惠公」至「放此」。正義曰：圉以二十二年歸，一十二年惠公死，二十四年二月殺懷公于高梁，是爲惠公死之明年也。此筮之意，言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云「惠公死之明年」者，以二月即死，據夏正言之，猶是逃歸之明年也。但周正已改，故以惠公證之耳。《春秋》筮事既多，此占最少其象，故杜因而明之，云「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周易》則不可得知本意，所取不在《周易》。若盡皆附會爻象，以求其事，則象非其類，事非其實，全構虛而不經，^①故略言歸趣而已，不能盡得其象也。陰陽書以爲春則木王，^②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時日王相」謂此也。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

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詩》

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

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疏】「韓簡」至「何益」。^③正義曰：卜之用龜

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爲卦，是筮以陰陽蓍策之數而告人也。凡是動植飛走之物，物既生訖，而後有其形象，既爲形象，而後滋生，多滋而後始有頭數。其意言龜以象而示人，筮以數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不嫁伯姬於秦，已便不及此禍，尤先君不從卜筮也。韓簡之意，以爲

①「構」，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構」。

②「則」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爲」字。

③「韓簡至何益」，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適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敗德有其象數，龜筮從後而知，因嫁女於秦，見於蓍兆，故云史蘇是占，縱使當時不從，何能加益此禍？明禍敗既定，龜筮知之，從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也。

注「言龜至」益禍」。正義曰：謂象生而後有數，是數

因象而生也。若《易》之卦象，則因數而生，故先揲蓍而後得卦，是象從數生也。上云龜象、筮數，下直言數不言

象者，上摠論卜筮，故龜筮並言。當時唯筮伯姬，故下直

舉數耳。「詩曰」至「由人」。正義曰：《詩·小雅·

十月之交》篇也。下民之有邪惡妖孽，非是下自上天。

今小人傳傳沓沓相對譚語，背則相憎，主於競逐為惡者，

由人耳。因以諷諫惠公，言善惡由公耳。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

慝焉。隱慝，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

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

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安。神道助教，唯

此為深。【疏】注「隱慝」至「為深」。正義曰：慝訓惡

也。隱蔽之惡，不見於外，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

非刑罰所能加也。忽有震破其廟，乃是幽冥加罪。聖人

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故章其事，以感動穢行之人，使自懲肅也。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知此欲以懼愚人。中下之主，亦信此妖祥之事，謂身為惡行，神必加禍，以此不妄動作。《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故云神道助教，唯此事為深。因此遂汎解《春秋》諸有妖祥之事，皆為此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

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

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

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

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

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

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

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

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

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疏】注

「言還」至「之功」。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

之役。」知不然者，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

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直

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故杜別爲其

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秦可

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

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

蛾析謂慶鄭曰：『①「盍行乎？」』蛾析，晉大

夫。②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

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

不臣，行將焉人？』十一月，晉侯歸。丁

丑，殺慶鄭而後人。丁丑，月二十九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

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

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

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

庶兄。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

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疏】注「唐叔」至「庶

兄」。③正義曰：唐叔，晉始封之君，《晉世家》文也。

《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爲

①「蛾析」，阮校：「《釋文》：『蛾，本或作蟻』；『析』作

「晉」，「本或作析」。案，惠棟云：「婁壽曰：古「蛾」

與「蟻」通。《漢書》：「白蛾羣飛」，「扶服蛾伏」，《陳球

後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蛾附」，皆與「蟻」

同。陳樹華云：「《禮記》：「蛾子時術」之，蛾音「蟻」，

《後漢書·皇甫嵩傳》：「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

注云：「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②

「夫」下，《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有「也」字。

父也，兄也。鄭玄、^①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杜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其意言耳。歷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彪注《莊子》云「胥餘，箕子名」，不知其然否。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一

^①「鄭玄」，《史記·宋世家》（中華書局校點本）索隱作「馬融」。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二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

隕石于宋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

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疏】注「隕落」至「而書」。正義曰：「隕，落」，《釋詁》文。《公羊傳》曰：「曷

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傳稱「隕星也」，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故解之。彼見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故文異也。二十三年書隕霜者，亦見在地之霜，不見在天之驗，故霜上言隕，與此同也。星、石、霜言隕，雪、雹、蝻言雨者，其狀似雨者稱雨，不似雨者即稱隕。①是

月，六鷁退飛，過宋都。②是月，隕石之月。重言

「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疏】注「是月」至「故書」。正義曰：

《月令》諸言「是月」，皆是前事之月，知此是隕石之月也。

石隕、鷁退俱是宋事，事相類而同時告，故重言「是月」，嫌同日也。告者不以鷁退之日告，故言是月以異之。

鷁，水鳥者，相傳爲然。《春秋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鷁，字或作鷁。」《廣志》云：「鷁，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爲船頭。」《莊子》云：「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

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鳥飛不能自退，傳言「風也」，是鳥高飛，遇風而退却也。《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也。」

①「隕」下，阮本、京都本有「也」字。

②「鷁」，阮校：「案，《公羊》、《穀梁》『六鷁』作『六鷁』。《釋文》云：『本或作鷁。』《說文》引傳亦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傳經文本皆作『鷁』字。按，《說文》作『鷁』，引『六鷁退飛』，無『鷁』字。」

飛。」是亦隨見先後而書之。魯史而記宋事，知其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

貴之。公與小斂，^①故書日。【疏】注「稱字」至「書日」。

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

右。【疏】注「臨淮郡左右」。正義曰：淮水發源入海，

其路甚長，會于淮者，必是會于水旁，不得會于水內。杜欲指其處，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疏】注：但

言「至」隕星」。正義曰：下云「風也」，是風使鷁退。此若直言星也，則嫌是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以明所隕

之石即是星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今之說，星隕至地，皆言爲石。經書在地之驗，故言隕石。傳本在天之時，故言「隕星」。不知星之在上，其形本是石也？爲當既隕，始變爲石？聖賢不說，難得而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

見者。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

【疏】注「祥吉」至「所在」。正義曰：《中庸》云：「國家

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則事之先見，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摠云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亳有祥，^②桑、穀共生于朝。」

《五行傳》云青祥、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爲祥，祥是摠名。公問「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故杜并以吉凶解之，言吉凶先見皆爲祥也。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

① 「小」，阮校：「《釋文》無『小』字。」

② 「亳」，原作「毫」，據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故問其所在。蓋當慮其在己，故問之。對曰：「今茲

魯多大喪，今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

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不終，^①別以政刑占

凶他占知之。【疏】注，魯喪「至」知之。」正義曰：此三

者，叔興止言其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

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

鷁也。劉炫云：「政者，若周大夫人陳竟，見官職不脩，君

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

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

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

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

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退

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

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

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

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疏】注「言石」至「告

人」。正義曰：劉炫云：「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

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

錯逆所爲，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爲灾，地反物

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灾生。《洪範》「咎徵曰：狂恒

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

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

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

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

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

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

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

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愆失，致有此異」，

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

有識所譏，^②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服虔云：「鷁退風

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而致

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

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今刪定以杜注

云：石、鷁「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

有此，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鷁所生，

故傳云「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鷁，

① 「宋襄」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公」字。

② 「譏」，阮本作「識」。

石、鷁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恒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爲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疏】注「積善」至「以對」。正義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易·文言》文也。言將來吉凶，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吉凶自由於君，不從石、鷁而出。吾不敢逆君之心，故假他占以對之。^①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

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疏】注「狐廚」至「入河」。正義曰：汾水從平陽南流折而西入于

河。臨汾縣在汾水北，狐谷疑是狐廚，乃在縣之西北，則狐廚、受鐸皆在汾北。狄自北而侵，南涉汾水至于昆都，

昆都在汾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②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鄆爲淮夷所病故。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疏】注「項國」至「諱之」。正義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之」者，沈云：「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既稱滅，故知用大師。」劉炫

① 「對」，京都本、阮本作「告」。

② 「而」，阮校：「石經無此字。」

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炫不達此旨，以爲將卑師少以規杜過，非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

【疏】夫人「至」于「卞」。正義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①今出會齊侯無譏文者，凡夫人之行

得禮、失禮直書其事，善惡自明，故於文悉無褒貶。此時公爲齊人所止，夫人會以釋之，縱使違禮，不合貶責。

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

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

公八同盟，赴以名。【疏】注「與僖」至「以名」。正義

曰：元年盟于犂，二年公子友如齊蒞盟，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母，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四年與屈完盟于召陵，諸侯皆在，公亦與焉，故爲八也。同盟相赴以名，主謂當時兩君，但與其父盟，亦得以名赴其子耳。與僖盟既多，故不復通數莊、閔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

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

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

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

子曰孕。【疏】注「過十」至「曰孕」。正義曰：十月而

產，婦人大期。又《家語》云：「人十月而生」，故知過期，過

十月也。《易》稱「婦孕不育」，《說文》云：「孕，懷子也」。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其子

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

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

馬者。不聘曰妾。【疏】注「圉養」至「曰妾」。正義

曰：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內則》云：「聘則

爲妻，奔則爲妾。」是也。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

焉。宦，事秦爲妾。

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

①「不」，原爲空格，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

【疏】「猶有」至「諱之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①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

巫，即易牙。【疏】注「雍巫」至「易牙」。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人，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

夏，師救齊。無傳。

①「內寵」，阮校：「案，《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引無「內」字。陳樹華云：上有「齊侯好內」，下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之文，則此句「內」字似贅，疑涉後「因內寵」之文而衍，且杜氏不應舍此句而注下句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甌，齊地。

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

無義例。【疏】注「狄稱」至「義例」。

正義曰：決上狄救

齊不稱人也。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謂中夏諸侯之例。此稱邢人，是將卑師少者。夷狄既無爵命，非有君臣之別，文多稱戎、稱狄，令君臣同文，^①或單稱狄，或稱狄人，是時史異辭，非褒貶也。《穀梁傳》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其意以爲上已救齊，今復伐衛救齊，故進之稱人。《左氏》無此義，故爲史異辭。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

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

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占者以銅爲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疏】注「楚金利」。^②正義曰：《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

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爲衛所滅。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

^① 令，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今」。

^② 「注楚金利」，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楚金利故」下。

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

子嬰齊。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

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疏】注「稱人」

至「從赴」。正義曰：此云「宋人執滕子」，下云「邾人執

鄫子」，二君於傳無不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公欲

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

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

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

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

滕子、鄫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赴，

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

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杜言書名從赴者，諸侯被執，其

罪與不罪，直以執者稱人、稱侯為異，傳例不以書名為

義。《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

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也。」其意言被執已是罪賤，書名

更無可加，故不復以名為義。既不以為義，而被執者有

名與不名，知其皆從赴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

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疏】注「曹雖」

至「見圍」。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諸侯之會，侯伯

致禮，地主歸餼。」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傳曰：「曹

人致餼，禮也。」《春秋》諸會於國都者，即以國都名為會

地，地主不序於列。此會地於曹南，則在曹之都也。在

曹之都而曹人在列，是曹雖與盟而心猶不服。秋，宋人

圍曹，傳曰：「討不服也。」以不服而被圍，知此地以曹南，

即是不服之狀，明是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以此故不以

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以秋見圍，知此時不

服，故注言之。

鄫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

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疏】注「不及」至「如會」。

正義曰：諸侯盟于曹南，鄫子欲往會之。未至於曹，諸

侯既罷，以邾既盟訖，故如邾會之。本意欲往會盟，未至

於曹，諸侯已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言其意

欲盟也。二十八年踐土盟，下云「陳侯如會」，彼謂往至

會所，此不至會所，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襄七年鄆

之會，下「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亦不

至會所，而云如會者，其意欲會，而在道身喪，故亦書其所至，義與此同，但卒執事異，故文異耳。鄫子不及曹南，而至於邾國，蓋宋公知其在此，故使邾子執之。己

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

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疏】注，稱人「至，他命」。正義曰：昭十一年

「楚執蔡世子友，^①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為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事實惡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于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鄫子既同畜牲而用，當云「邾人用鄫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

前，經書在後，從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疏】注「地於」至「與盟」。

正義曰：地於齊者，言即以齊為所盟之地也。傳稱「陳穆公請脩桓公之好」，而為此盟，明是齊亦與盟，地於齊而齊不序。諸盟會以國都，而地主不列於序者，地主亦與盟會，皆以此而知之耳。

梁亡。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疏】注「以自」至「惡梁」。正義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滅之理。此以自亡為文，不書所取之國，以為梁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所以深惡梁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讟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與無虞之力，^②詐稱無害之寇，遂溝其宮，以盪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妖讟之先徵，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為文。」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

① 「友」，昭公十一年經作「有」。
② 「力」，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功」。

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

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

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

用祭。【疏】欲以屬東夷。① 正義曰：屬訓聚也。殺

鄫子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己也。齊桓以德屬諸侯，

諸侯聚歸齊桓。注「睢水」至「用祭」。正義曰：《釋

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

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

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爲然，言汴從河出，睢從

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

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傳言「以

屬東夷」，則此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祠之」。劉炫

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

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

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

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

取彼而規杜過，非也。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

不相爲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

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疏】注「司馬」至「用馬」。正義

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畜」，《周

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一物也。此

云「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彼

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當之，明其俱爲祭祀所用，彼此同

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

《孝經說》曰：「房爲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文

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爲何神也。謂若祭馬

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據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

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

等各有其祖。」小事不用大牲，【疏】「小事不用大

牲」。正義曰：《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

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豶，行出犬、雞」。如此之

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

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

① 「欲」上，正宗寺本、阮本、京都本有「傳」字。

【疏】注：「亡國魯衛邢」。

正義曰：《齊語》云：魯有夫

人、慶父之亂，一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者，美大齊桓之功耳。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恐其亡國。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①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① 塹，阮校：《釋文》作「塹」。按，《玉篇》引注作「塹」。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

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①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疏】

注「魯城」至「文也」。正義曰：魯城南門，本名稷門。

今新作者，新脩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此事非有所據，魯人相傳云然，今時魯人其言猶如此也。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也。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故為此言以異之。《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摠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與造新也。一

夏，郕子來朝。無傳。郕，姬姓國。【疏】注

「郕姬姓國」。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郕之初

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

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疏】注「西宮」至「六

年」。正義曰：《穀梁》以西宮為閔公之廟。禮，宗廟在

左，不得稱西宮也。《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

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此注取

《公羊》為說，故云「公別宮」也。

鄭人人滑。人例在襄十三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

也。失上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

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上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疏】注「門戶」至「之例」。正義曰：傳唯言「啓塞

從時」，不知啓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啓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為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

①「改名高門」，阮校：「案，《水經·泗水注》引作「故名南門」。」

時」？知從何時？豈丘明作傳不了，待《月令》而後明哉？故杜更爲別說。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門戶道橋所以開人行路，故以爲啓，城郭牆塹所以障蔽往來，故以爲塞。雖言無所據，而理在可通。此二事者，皆官民之所開閉，終當須之，不可一日而闕。言從時者，特從壞時而脩之，不得拘以上功時月也。此新作南門者，當時不是傾壞，僖公欲脩飾使高大耳，非開閉之急，得待上功間月，今以日至之後興造此門，故以土功之制譏之，云「書不時也」。傳既譏僖公作門不時，嫌門戶牆塹之類交急之事亦待土功之月，故別起從時之例，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門須待時耳。杜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從壞時而治之，所以《春秋》築城，每云「書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輒脩理，故謂之不時。《釋例》曰：「門戶道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脩之，皆當其時而訖，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既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也，啓塞之事猶得從宜而脩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爲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爲

邢故。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

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

皆不收。【疏】注「雩不」至「不收」。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必爲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喜雩有益，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雨，故書旱也。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月而書之，故書「夏，大旱」也。劉炫云：「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

稱爵。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摠見衆國共執之文。

冬，公伐邾。無傳。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

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

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

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疏】注「諸侯」至「諸侯」。正義曰：諸侯之被執者，皆不書其釋。釋而公不與，又不告，故魯史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釋，故書之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盟亦摠言「諸侯」，不書其國，似是公之後期，故解之。魯先不屬楚，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非後期也。公非後期而摠書諸侯者，此則會孟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摠言耳，非爲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

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

「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

敗。」謂軍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

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疏】注「巫尪」至「焚之」。正義曰：《周禮·女巫》職

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爲旱欲焚之，故知巫尪，女巫也。

并以巫尪爲女巫，則尪是劣弱之稱，當以女巫尪弱故稱尪也。或以爲尪非巫也，巫是禱神之人，尪是瘠病之人，

二者非一物也。尪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俗有此說，不

出傳記，義或當然，故兩解之也。《檀弓》云：「歲旱，穆公

召縣子而問然，^①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玄

云：「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吾欲暴

巫而奚若？」鄭玄云：「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彼

欲暴人疾而求雨，故鄭玄以爲覬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

以求雨，故杜以爲天哀之而不雨，意異，故解異也。《禮

記》既言暴尪，又別言暴巫，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

疾」，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臧文仲曰：「非旱備

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

勸分，有無相濟。【疏】注「穡儉也」。正義曰：穡是愛

惜之義，故爲儉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如此之類，皆是務爲儉也。務爲儉穡而脩城郭者，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脩城郭爲守備也。」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爲二十二年戰泓傳。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

① 「然」，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焉」。阮校：「案，《檀弓》作「然」。」

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睪，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睪，有濟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疏】注「此邾」至「諸夏」。正義曰：「蠻夷猾夏」，《舜典》文。猾訓爲亂，故云「亂諸夏」也。此注引昭二十三年傳，當云「叔孫婁曰」。徧檢古本，皆作「豹」字，蓋注後即寫誤。若封須句，是崇睪、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爲明年伐邾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

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惟書伐邾，取須句。【疏】注「須句」至「須句」。正義曰：上傳云「須句子」，則須句，子爵，故云「雖別國」，而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襄公之世，鄆國屬魯，故知如顓臾之比，略不備書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胄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①「叔孫豹」，《經典釋文》云：「案，杜注所引是叔孫婁語，今傳本多作『豹』，恐是傳寫誤也。宜爲『婁』。」今案：昭二十三年經、傳皆作「婁」，是也。

二月，鄭伯如楚。

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泓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立，^①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疏】「其禮先亡矣」。正義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

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一、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疏】注「允姓」至「年信」。正義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櫛杙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爲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故至今爲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爲辛有言驗者，蓋

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②【疏】注「婢子婦人之卑稱」。正義曰：《曲禮》云：「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是婢子爲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爲政，先和

①「立」，《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位」。

②「稱」下，《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疏】「詩曰」至「孔云」。正義曰：《詩·小雅·

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洽，合。鄰，近。云，旋也。」言

王者和合親比其近親，則昏姻其迴旋而相歸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親以及遠。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

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

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

天王出居于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

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

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

『戰戰矜矜，^①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

雅》，言營戒懼。^②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

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疏】「敬之」至

「易哉」。正義曰：《詩·周頌》，羣臣進戒成王之辭。

言為國君者宜敬之戰，敬之戰！天之道唯明見思，言天

之臨下，善惡必察，奉承天命不易哉！言其承天命甚為

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蠱蠱有毒，

【疏】「蠱蠱有毒」。正義曰：《說文》云：「蠱，飛蟲螫人者

也，「蠱，毒蟲也」。《方言》云：「燕、趙謂蠱為蠛蠓，其小

者謂之蠛蠓。《通俗文》云：「蠱，長尾謂之蠛，蠛毒傷人

曰蠛。」張列反，^③字或作蜚。而況國乎？」弗聽。

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

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胄，兜鍪。魚門，

邾城門。【疏】注，胄兜鍪。正義曰：《說文》云：「胄，

兜鍪，首鎧也。」書傳皆公胄，無兜鍪之文。言兜鍪，舉今

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①「矜矜」，《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

「兢兢」。《經典釋文》：「兢兢，居陵反，本或作

「矜」。今案：《詩經·小旻》作「兢兢」。

^②「嘗」，《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

「常」。

^③「張列反」，此三字，此本、正宗寺本作雙行小字。

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疏】注「門官」至「盡也」。正義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殲，盡，《釋詁》文。舍人云：「殲，衆之盡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①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

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疏】

「不鼓不成列」。正義曰：軍法鳴鼓以戰，因謂交戰爲

鼓。彼不成列而鼓以擊之，是詐以求勝，故注云「恥以詐

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

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

陳列，天所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

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

皆吾敵也。【疏】且今「至」吾敵也」。正義曰：言用

兵之法，^②前敵無間彊弱，不可遺留，且復若留，彊者還爲

己害，故曰且今之陳上不被損傷，材力彊者皆能與吾相

敵，若其不殺，還來害我，是以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

恩義於二毛之人。雖及胡者，【疏】「雖及胡者」。

正義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

詁》云：「耆，壽也。」舍人曰：「耆，觀也。血氣精華觀竭，

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耆，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

①「色」，原爲空格，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

本、阮本補。

②「言」，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人壽徵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者。胡者，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鬪。【疏】「若愛」至「服焉」。正義曰：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敢即不敢。若愛彼重傷，則不如本勿傷之。若愛其一毛，不欲傷害，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疏】注「鼓以」至「聲氣」。

正義曰：言「金鼓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為此前敵儼嚴未陳，鼓而擊之可也。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錙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是錙、鐃、鐃皆助鼓以聲氣，其鐃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刺之後，乃鼓退，鳴鐃且却。」哀十一年傳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有止鼓之時，非盡用以聲氣。注不言金，見此意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儼嚴未整陳。

丙子，晨，鄭文夫人聃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聃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疏】注「楚子」至「鄭地」。

正義曰：以聃是楚姓，姜是齊姓，故云楚女、齊女耳，亦無明文言之。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恣，不如禮也。楚子使師

緡示之俘馘。師緡，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疏】注「師緡」至「截耳」。正義曰：書傳所言師

曠、師曹、師蠲、師觸之類，皆是樂師，知此師緡亦樂師也。《釋詁》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云：「今以獲賊耳為馘。」《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鄭箋云：「馘，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欲以計

①「陳」，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功也。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闕，門限。」【疏】注「闕門限」。

正義曰：《釋宮》云：「柎謂之闕。」孫炎曰：「柎，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闕爲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外內之限也。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爲鄭所饗。九獻，

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疏】注「用上」至「禮畢」。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案《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①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爲獻酬而禮始畢也。楚實子爵，^②以霸主自許，故鄭以極禮待之。庭

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疏】注「庭中一至百

也」。正義曰：饗禮既亡，庭實所有及所加籩豆，無以

言之。然鄭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殯禮略同。

《掌客》云：饗餼之禮，「其死牢如殯之陳」。上公殯五牢，

飪一牢，陳在西階之前，正鼎九，牛一、羊二、豕三、魚四、

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從北南陳。又有陪

鼎三：腳鼎一，在牛鼎之後；臠鼎一，在羊鼎之後；臠鼎

一，在豕鼎之後。腥四牢，陳於東階之前，牢列九鼎，無

陪鼎也。侯、伯殯四牢，飪一牢，腥三牢。子、男殯三牢，

飪一牢，腥二牢，其陳列皆如上公。又上公醢六十饗從

陳於庭碑東，醢六十饗從陳於碑西。侯、伯醢、醢百饗，

子、男八十饗，其陳如上公。又上公米百有二十筥，橫陳

於醢、醢之間，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陳如上公。此

殯禮庭實之物，饗餼亦然。《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

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鄭注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

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

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然籩

數亦然，其籩豆之物者，《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

事之籩，其實粢、苺、白、黑、形鹽、臠、鮑魚、鱮。饋食之

籩，其實棗、栗、桃、乾棗、榛實。加籩之實，淩、芡、栗、脯。

羞籩之實，糗餌、粉飧。《醢人》：「掌四醢之實。朝事之

豆，其實韭菹、醯醢、昌本、麋臠、菁菹、鹿臠、茆菹、麋臠。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蜃醢、豚拍、

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醯醢、箔菹、鴈醢、筍

①「酬」，京都本、阮本作「酌」。

②「實」，京都本、阮本作「賓」。

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此等所陳，雖爲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故二十年「饗有昌歠、白、黑、形鹽」。《公食大夫禮》亦有昌本之屬，此云「加籩豆六品」，必是此等之物，但傳文不具，無以言之。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享畢，夜出，文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不以壽終。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爲商臣所弑。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①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二同盟。

【疏】注「三、同盟」。正義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唯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二者，并數盟于薄，釋宋公也。案經盟于薄，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與盟。而數之者，以凡盟之法，皆

舍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十五年楚人圍宋，圍後始盟，及城下之盟，皆是其事。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未釋宋公之前，何須盟誓？但經文欲顯公會之事，故盟在釋前。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非也。

秋，楚人伐陳。【疏】「楚人伐陳」。正義

曰：傳稱「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者，《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開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成二年以上《春秋》未以人例也。」如杜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人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紂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① 「緡」，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緡」。阮校：「《釋文》亦作『緡』，石經經傳皆作『緡』，避唐太宗諱。」下注文「緡」字同。

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死爲幸。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

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遠

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

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

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賞。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

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

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

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

「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

則不可以貳。辟，罪也。【疏】注「名書」至「罪也」。正

義曰：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

書己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

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事之君，則不可以貳心。

「辟，罪」，《釋詁》文。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

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

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

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

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

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

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

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

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

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疏】注

「成公」至「明之」。正義曰：何休《膏肓》難《左氏》云：

「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故解之，此杞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卒者，人之終，於終貶之，見其終身行夷禮也。於時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尼以文貶之稱子。貶之而曰子者，《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四夷之君，爵不過子，故貶之爲子，言如夷狄之大國耳。不書名，未同盟也。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

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爲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

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疏】「不書」至「敏也」。正義曰：隱七年已有例矣，今重發者，《釋例》

曰：「杞侯降爵，嫌有異同，故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薨赴有法，若或違之，國史亦承告而書，不必改正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者，謂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辟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違謬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

「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

也。【疏】「享其生祿」。正義曰：人以祿生，故謂之生

祿。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

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

狐偃、趙衰、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

犇。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

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疏】注「晉臣」至「大功」。

正義曰：晉，氏也。臣，名也。晉有臼邑，蓋食采於臼邑，

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

佗，而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頡歸晉，尋即

被戮，而言大功者，當爲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稱

公子「長事賈佗」，佗非不賢，蓋傳文意之所在，便即言

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狄人伐廬咎如，廬咎如，

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疏】注「廬咎」至「隗姓」。正義

曰：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傳曰：「討赤

狄之餘焉。」彼言「赤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女曰

叔隗、季隗，知爲隗姓也。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鯀、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上，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稽首，受而載之。【疏】「乞食」至「載之」。正義曰：《晉語》云：「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上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一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獲於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爲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疏】「及齊」至「殺之」。

正義曰：《晉語》云：「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曰：『民生安樂，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有終焉之心，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疏】「醒以戈逐子犯」。正義曰：《晉語》云：「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

之？遂行。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

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疏】「及曹」

至「觀之」。正義曰：斷「其裸」以上爲句。裸謂赤體無

衣也。駢脅非裸不見，故欲觀其裸，伺其浴，乃逼迫以觀

之。《晉語》云：「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

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孔晁云：「諜，候也。微，蔽也。」

注「薄迫」至「合幹」。正義曰：薄者，逼近之意，故爲

迫也。《說文》云：「駢脅，并幹也。肋，脅骨也。」《廣雅》

云：「脅幹謂之肋。」孔晁云：「聞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

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如此諸說，則脅是腋

下之名，其骨謂之肋，幹是肋之別名。駢訓比也，骨相比

迫，若一骨然。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

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爲傅相。夫子必

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

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

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實璧焉。

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

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疏】「天

之所啓」。①正義曰：啓，開也。凡是天開道者，非人

所能及，欲令鄭伯禮之。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

者將建諸？【疏】「天其或者」。②正義曰：天意不

可必知，故言「或者」，謂天意或當然也。君其禮焉。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疏】「男女」至

「不蕃」。正義曰：禮，取妻不取同姓。譬違禮而取，故

其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也。《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

也。」又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

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

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

①「天之所啓」，阮本此節正義在傳「天之所啓」句下。

②「天其或者」，阮本此節正義在傳「天其或者」四字下。

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辟同姓，畏亂災也。」周禮不得取同姓，彼遂演說其意耳，未必取同姓者皆滅姓也。晉

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戍狐姬之

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

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

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

皆卿才。【疏】注「國語」至「卿才」。正義曰：《晉語》

云：「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

三人從之，可謂賢乎！』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

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

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僖負羈言有

卿才，公孫固說其名氏，知是一物，故并引之。晉、鄭

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

之所啓乎？「弗聽。」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

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

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

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

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若不獲命，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

屬橐韃，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橐以受

箭，韃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疏】注「弭

弓至，逐也」。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

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

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

飾兩頭者也。」說雖反，俱以弭爲弓末也。《詩》云：「載

櫜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櫜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

櫜而入」，注云：「示無弓。」則櫜亦受弓之物。《方言》

云：「弓藏謂之韃。」此櫜、韃，物，必一弓一矢。以韃是

受弓，故云「櫜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孔晁云：「馬

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櫜韃之文，故云「左執」。子

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

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

①「固」字，原殘泐，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

本補。

寬，肅，敬也。忠而能力。【疏】「廣而」至「能力」。

正義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文華者，失於傲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敬者，失於偏急，故美其能寬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美其能兼有之。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

子圉謚懷公，故號為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

匜，沃盥器也。揮，湔也。【疏】注「匜沃」至「湔也」。

正義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懷嬴奉匜盛水為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故云「揮，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因以謝之。

之。①【疏】注「去上」至「謝之」。正義曰：《晉語》說此

事云：「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晁云：「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也。」服虔云：「申意於楚子，申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疏】注「六月」至「放此」。正義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

①「因」，《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囚」。

若取餘章者，傳皆指言其事，則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摠皆如此。劉以《春秋》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非也。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

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疏】「天王出居于鄭」。正義曰：出居，實出奔也。出謂出畿內，居若移居然。天子以天下為家，所在皆得

安居，故為天子別立此名。《釋例》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以出居為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別國。」^①

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紼，^②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紼，馬繮。」【疏】注「羈馬羈紼馬繮」。

正義曰：《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紼，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紼，牛則執紃，馬則執鞚。」服虔云：「一曰犬繮曰紼，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以紼為馬繮者，紼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紼，彼對文耳，散則

① 「別」，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列」。

② 「臣負羈紼」，阮校：「案，《說文》引作「臣負羈紼」，《水經注》四亦引作「紼」。石經避廟諱，偏傍作「紼」。」

可以通。巡於天下，用馬爲多，故主於馬耳。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疏】注「子犯」至「皦日」。正義曰：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皦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粱。高粱在平

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人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呂、卻畏逼，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爲文公所傷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①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②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疏】「夫祛猶在」。正義曰：夫，辭也。彼時斬祛之恨，今日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① 「弑」，阮校：「《釋文》作『殺』。案，李善《幽通賦》注引傳作『殺』，《後漢書·宦者傳》論注引同。」

② 「役」，《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役」。阮校：「《說文》云：『古文役從人。』」

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疏】「蒲人」至「狄乎」。正義曰：言獻

公之時，君爲蒲邑人。惠公之時，君爲狄國人。余未事

君，何有恩義於君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言有

人在蒲、在狄爲君，猶是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

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

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①奄人，故稱刑

臣。【疏】「行者」至「刑臣」。正義曰：公言「女其行

乎」，欲使之出奔也。公若反齊桓，念舊惡，則出奔者甚

衆多矣，豈唯刑臣一人乎？言畏罪者皆將去。公見

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

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

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

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疏】注「新有」至「紀綱」。正義曰：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恐晉人情不可信，故秦伯以兵衛文公也。《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謂爲之首領主帥也。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

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疏】注「頭須」至「小吏」。

正義曰：「一曰里鳧須」者，《史記》謂之里鳧須，與傳文不

同，必有一謬，故辨出其別，不敢正之。鄭玄《周禮》注

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

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人，求

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

【疏】「沐則心覆」。正義曰：韋昭云：「沐則低頭，故心

反覆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

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

①「披」，原作「被」，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

本、阮本改。

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衆。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

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

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母，^①趙姬，

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

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

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

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

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

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

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

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

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疏】}「下義」至「處矣」。正義曰：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居上者賞其姦，是上欺下也。如此上下相欺蒙，難可與並居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緇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

①「母」上，《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其」字，當是。

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縣上。

鄭之人滑也，滑人聽命。人滑在二十年。

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

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人而不

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

衛滑也，怨王助衛爲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

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

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①【疏】

「大上」至「及也」。正義曰：《曲禮》云：「大上貴德，其

次務施報。」鄭玄以大上爲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

則以大上、其次爲世代之先後也。襄二十四年傳曰：「大

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以立德謂黃帝、堯、舜，

立功謂禹、稷，立言謂史佚、周任，則以人之賢愚爲上次，

非復年代之先後也。然則大上謂人之最，大上，上聖之

人也，以德撫民，唯能是用，不簡親疎也。其次聖之人，

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人，爲下周公親親之事

張本也。周公亦是上聖，不以德而先親者，制法爲後，不獨爲身，聖人之身不恃親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②弔，傷也。咸，同

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

其兄弟。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郕、

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

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

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在始平鄠縣東。邶、晉、

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

父縣西南，^③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邲城。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

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④東郡燕縣西

① 「成」，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行」。

② 「以蕃屏周」，阮校：「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並作「以蕃屏周室」。」

③ 「南」，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④ 「西」，阮校：「惠棟校本「西」下增「南」字，蓋據《後漢書·郡國志》。」

南有胙亭。【疏】「昔周」至「胤也」。正義曰：伯、仲、

叔、季，長幼之次也，故通謂國衰爲叔世，將亡爲季世。

昔周公傷彼夏、殷二國叔世，疏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匡輔，至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爲諸侯之君，以爲蕃籬，屏蔽周室。言封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爲二十六

國也。此二十六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矣。非是一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爲。富辰盡以其

事屬周公者，以武王克殷，周公爲輔，又攝政制禮，成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爲，皆是周公之法，故歸之於周公

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彼言由其克商，乃得封

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

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九年傳曰：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叔，

周公攝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是武王封矣。

《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傳稱成王削

桐葉爲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爲武王封也。凡、

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固當成

王即政之後，或至康王之時，始封之耳。注「弔傷」至

「兄弟」。正義曰：弔，傷俱是悼往之辭。咸訓爲皆，故

爲同也。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

叔世也。」彼叔世謂三代之末世，^①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踈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

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白蕃衛也。蕃屏者，分地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扞也。鄭衆、賈逵

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

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

注「十六」至「縣東」。正義曰：文之昭者，自后稷以

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昭

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此十

六國所在之地，蔡、郕、魯、衛、郕、曹、滕七國，當時皆在，已經解訖。霍在閔元年，原在隱十一年，郕在此年春，亦

①「謂」，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爲」。

已解訖。其毛、聃闕，故唯解管、雍、畢、鄭也。武穆四國，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韓、邛也。周公之胤，邢國見在，隱七年解訖。凡祭闕，故唯解蔣、茅、胙也。召穆

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

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

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

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

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

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

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

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

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疏】「召穆」至「其侮」。正義

曰：《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

公之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

周德既衰，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

恩缺，收合宗族於成周，為設燕會，而作此周公樂歌之

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

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韡韡而光明，以喻兄弟衆多而相

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

光輝，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

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

自不相善，可爭訟于牆內，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

禦其他人之侵侮也。注「類善」至「小雅」。正義

曰：「類，善」，《釋詁》文。糾者，聚合之意，故為收也。召

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云：「命召公平淮

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思周德之不善，故知是厲王

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

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疎之，召公雖則聚會，

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

族，使相親也。劉炫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

周公所作也。」注「常棣」至「韡然」。正義曰：「常棣，

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

「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鄂然華外發

者，華聚而發於外，鄂鄂然而光明也。不韡韡乎，言其實

韡韡也。古之人語有聲而倒者，詩文多有此類。注「鬩

訟爭貌」。正義曰：《釋言》云：「鬩，很也。」孫炎云：

「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以心相怨

恨而為鬩，是為爭訟貌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

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囂，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疏】「庸勳」至「姦之大」。^①正義曰：親、暱、尊是愛敬之辭也，即、從、與是依就之意也。其庸即用也。用其有功勳者，親其親族親者，暱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此四事是德之大者也。即訓就也。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囂者，此四事是姦之大者也。勳、親、近、賢，據事上為名。聾、昧、頑、囂，據身上為名。以狄無他事，故於耳目心口之上為惡名耳。下文各以四事覆之，唯「棄嬖寵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上文倒，隨便言耳。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

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

① 「庸勳至姦之大」，阮本此節正義在「姦之大者也」句下。

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疏】「王德狄人」。

① 正義曰：荷其恩者謂之爲德，古人有此語也。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惓，王又啓之，【疏】「狄固貪惓」。

② 正義曰：《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惓。」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疏】注「周禮」至「一人」。正義曰：《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七十有一人，掌王之燕令。

鄭玄云：「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爲王禦寇。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

欲，國人納之。坎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

【疏】注「原毛皆采邑」。正義曰：此原伯、毛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云「皆采邑」也。王出適鄭，處于汜。

③ 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疏】注「鄭南」至「縣南」。正義曰：南汜是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之竟，南近於楚，西

① 「王德狄人」，阮本此節正義在「王德狄人」之下。

② 「狄固貪惓」，阮本此節正義在「狄固貪惓」句下。

③ 「汜」，阮本作「汜」，當是。阮校云：「石經作『汜』，岳本作『汜』，《釋文》亦作『汜』。《盧文弨》云當從《釋文》。下同。」

近於周，故王處於汜。及楚伐鄭，師于汜，皆以爲南汜。其東汜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汜南，故爲東汜。各隨其所近而言也。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

故。好聚鵠冠。鵠，鳥名。聚鵠羽以爲冠，非法之

服。【疏】注「鵠鳥」至「之服」。正義曰：《釋鳥》云：

「翠，鵠。」李巡曰：「鵠，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

云：「青羽出交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

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書》，尉他獻文帝翠鳥

毛。①然則鵠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鵠羽以爲冠也。鄭

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

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

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

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

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

「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

論：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

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爲宜。【疏】注「夏書」至「爲宜」。正義曰：此是《大禹謨》之文，以說禹事，故傳通以其篇爲《夏書》。彼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平其化」，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杜雖不見孔傳，於義亦不相違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

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

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

故賜以祭胾。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注「宋弔」至「謝之」。正義曰：禮，弔喪之法，皆

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爲事而

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

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

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豐厚可也。」鄭

①「他」，文淵閣本、阮本作「佗」。

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鄙，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疏】「省視官具」。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親自省視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於汜，而後聽其私政也。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之禮。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

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疏】注「衛邢」至「罪之」。正義曰：《曲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傳云：「同姓也，故名。」然則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絕之事，故云「罪之」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同盟。【疏】注「五同盟」。正義曰：燬以元年即位，四年盟于召陵，五年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

①「母」下，《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弟」字。阮校：《考文提要》據信五年正義「弟」作「氏」，是也。」

越竟迎婦，非禮，故書。【疏】注「伯姬」至「故書」。正

義曰：伯姬，魯女，而以宋蕩冠之，知爲宋大夫蕩氏妻也。

婦者，對姑之文，姑即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公羊

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

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是婦人越

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繻來逆女，此云

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

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

則此人字蕩也，^①故云「蕩氏妻」。

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爲大

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

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

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興師見納故。【疏】注「頓迫」

至「納故」。正義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

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公羊傳》曰：「何以

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

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釋例》曰：「傳稱諸

侯納之曰歸，今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待例

而自明。故但言納，不復言歸。」歸納不須兩見，^②故云

「頓子不言歸，興師見納故」。

葬衛文公。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

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

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

族。【疏】注「洮魯」至「賜族」。正義曰：八年盟于洮，

杜公「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

注誤耳。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

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

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

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會，降以

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大子發，故經隨而書子，傳從

而釋之，曰「脩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善之事。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

① 字，阮校：「浦鏜校云：作『氏』。」

② 「歸納不須兩見」，京都本作「納取須兩見」，文淵閣本作「納歸須兩見」。

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疏】「掖以赴外」。

正義曰：《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爲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疏】「繼文之業」。^①正義曰：言欲繼文侯之功業，而使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日納王，是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疏】注「黃帝」至「爲吉」。正義曰：《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云：「濟當爲擠。」

擠，滅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故以爲吉也。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二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②《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③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疏】「戰克而王饗」。^④正義曰：卜遇黃帝占兆，是戰克也。筮得大有，是王享也。且是卦也，方更摠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

- ①「繼文之業」，阮本此節正義在「繼文之業」句下。
- ②「卦」下，京都本、阮本有「也」字。
- ③「饗」下，阮校：「岳本有『也』字。」
- ④「戰克而王饗」，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戰克而王饗」句下。

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疏】注「闕地」至「而下」。正義曰：隱元年傳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①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隧爲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

葬也。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②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③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

秋，秦、晉伐郟。郟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郟縣。【疏】注「郟本」至「郟縣」。正義曰：言「本在商密」者，據在後移郟，稱舊郟以爲本耳。其實此時在商密，後始遷於郟縣，國至彼縣而滅，故彼縣專得郟名。當此秦、晉伐郟之時，國名爲郟，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者，正謂戍郟國也。析是

①「處」，阮本作「地」。

②「啓」，京都本、阮本作「起」。

③「倉」，《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蒼」。下注文同。

郟之別邑，戍人居析地，爲商密之援。

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郟別邑，今

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

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

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

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

子邊盟者。掘地爲坎，^①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

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

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

頓子于頓。爲頓圍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

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

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亡滋多。」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

大夫。狐溱，狐毛之子。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

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

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

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披也。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②餒而弗食。」

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疏】注「言其」至

「行也」。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

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餓，下屬爲

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故使處原。從披言

①「掘」，阮校：「《釋文》亦作「掘」，云：「本又作闕字。」

按，此「掘」字必淺人所改。」

②「飧」，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餐」。案，「飧」字當從夕從食。」

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

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

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

及。①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

地名鄆下。【疏】「齊人」至「弗及」。正義曰：於例，將

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

者，《穀梁傳》曰：「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

及，大之也。」此傳無解。或如《穀梁》之言，美公能逐其

師，若言追大師然，變文以美公，猶嘉季子之獲而書莒挈

也。公追戍于濟西，不言所至，此言至鄆者，美公遠追能

遠至齊地，②故書之也。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

郎，傳曰：「不書侵伐，「我有辭也」。此齊人侵我，討洮，向

二盟，與莒和好，我亦無罪，而書侵者，於時晉文初起，諸

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

爲此盟，非有正禮可辭，齊侯容得侵伐，故從本文。

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

者伐之。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③公子遂，魯卿也。④乞，

不保得之辭。【疏】注「公子」至「之辭」。正義曰：公子

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云大夫者，大夫是摠辭也。

今定本爲「魯卿」。乞則自我之心，得否在於彼國。乞

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

過理之辭，執謙以偏成其計，故雖小國之乞大國，大國之

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乞師是也。」

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計，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

我獨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公羊傳》曰：「乞者何？

卑辭也。曷爲內外同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

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同其意，以爲兵，凶器；戰，

①「弗」，京都本、阮本作「不」。

②下「遠」字，阮本作「追」。

③「遂」，阮校：「惠棟云：《世本》作「述」，「述」與「遂」

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是也。」

④「魯卿」，阮校：「正義本『卿』作『大夫』，云『今定本爲魯卿』。」

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

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①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

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疏】注「勞

齊師」。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

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

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

惠。【疏】注「柳下惠」。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

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

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莊子》云

「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齊侯未入

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

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

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

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

物，所以當恐。【疏】注「如而」至「當恐」。正義曰：服

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椽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

但有桷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

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噉，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

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罄在縣，下無粟帛。」炫乃以服

① 「洮」，原作「兆」，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

本、阮本改。

義規杜，非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①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

封，故亦世紹其祀。【疏】注「祝融一至，其祀」。正義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曾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爲楚之遠祖也。白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爲得也。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疏】注「熊摯一至，夔子」。正義曰：傳言熊摯有

①「不一上，阮校：『案，石經後人旁增『是』字，非唐刻也。』」

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

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

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疏】「凡師」至「曰

以」。正義曰：能左右者，爲欲左則左，^①欲右則右，故注云「謂進退在己」。《釋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曰

「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傳例稱

師，則諸不言師者，皆不用「以」爲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穎既不守例爲斷，又亦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尋案「晉侯以季孫歸」，又非下以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爲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二

① 「爲」，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謂」。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三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

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

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人杞。弗地曰人。八月

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

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

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疏】注：傳言「至」，兵

故。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

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

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人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為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恥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則以彼「解」義亦得通。但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弘通其義也。初圍宋，在此年冬，楚子人居于申，乃是明年三月，圍至明年不克，始是不得志耳，非是初圍之時為不得志也。杜意當以此為明年始告，^①告以今冬圍耳。下句即有公會諸侯于宋，楚未來告，而公得往會之者，公傳聞即往，非待告也。其書圍宋之事，必待專使來告，傳聞行言不得書也。然若成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②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

① 「告」，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來」。

② 「若」，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則」。

經無戰敗之事。杜云：「時公在師，復不須告。」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即如彼言，公見其事，不復須告，此時公會諸侯于宋，即是親見宋圍，何以不即書之，而云待楚告者，案檢上下，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云云伐鄭」，傳稱「鄭人行成」，下言「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杜云「二盟不書，不告」。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云云于夷儀」，傳稱伐齊，齊人「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杜云「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二十六年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晉人執甯喜以歸」，杜云「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此三事者，公雖在會，不告不書，所言不須告者，皆謂公親行其事。麻隧，公親在戰，故云不復須告，此時公往與盟，不與圍宋，故圍宋之事必待告乃書。既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爲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疏】注「諸侯」至「宋地」。正義曰：陳、蔡、鄭、許皆是楚之屬國，楚子帥而與之圍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始與之通和好。

魯非楚之屬國，圍宋之事，公不與謀，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非後期也。言此者，文七年扈之盟，爲公後期，不序其國，而摠曰諸侯。此亦摠曰諸侯，有後期之嫌，故明之非爲後期，而摠稱諸侯，即上圍宋之諸侯也。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常例也。圍稱楚人，以微者告。魯此與諸侯盟會，必是楚子親之，不復別言楚子者，上已歷序諸侯，遂令楚子當楚人之處，即從摠文，故不復曲序之也。凡盟會以國爲地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也。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

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

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①【疏】「不廢

喪紀」。^②正義曰：《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

人掌喪紀之庶羞。《樂記》曰：「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

也。」言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事之摠名，諸侯相於，唯

有弔贈，故注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

秋，人杞，責無禮也。^③責不共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

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終朝而

畢，不戮一人。終朝，白晝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

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

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

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

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

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矣。苟人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一萬二千

五百人。【疏】「貫三人耳」。^④正義曰：耳，助句也。

「國老皆賀」。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

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

之致仕者也。「子之」至「國也」。正義曰：「十二

年，子玉伐陳，城頓而還。子文使為令尹。叔伯曰：「子

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恐子玉矜功為亂，故授令尹，冀

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過「一」至「人矣」。

正義曰：若使為帥，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

① 有「阮校」：「足利本作『可』。」

② 「不廢喪紀」，阮本此節正義在傳「不廢喪紀」下。

③ 「責無禮也」，《四部叢刊》本無「無」字。阮校：「《釋

文》作『責禮也』，「本或作『責無禮』者，非」。

④ 「貫三人耳」，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疏】注「先軫」至「之施」。

正義曰：劉炫云「下『蒐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方欲救宋，即蒐被廬，先軫此語與蒐相近，不知未蒐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蒐後下軍之佐明之。然先軫後年亦爲中軍帥，不云中軍帥者，相去既遠，又隔下軍之佐，故杜不言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卻縠可。」^①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疏】「謀元帥」。^②正義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說禮」至「本也」。正義曰：說謂愛樂之，敦謂厚重之。《詩》之

大旨，勸善懲惡。《書》之爲訓，尊賢伐罪，奉上以道。禁民爲非之謂義，《詩》、《書》，義之府藏也。禮者，謙卑恭謹，行歸於敬。樂者，欣喜歡娛，事合於愛。揆度於內，舉措得中之謂德。禮、樂者，德之法則也。心說禮、樂，志重《詩》、《書》，遵禮樂以布德，習《詩》、《書》以行義，有德有義，利民之本也。《晉語》云：「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好先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不忘百姓，請使卻縠。』公從之。」《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疏】「夏書」至「試之」。正義曰：《夏書》言用臣之法。賦，取也。取人納用以其言，察其言觀其志也。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賜之車服，以報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賜之。占人之法如此，君其試用之。注

① 穀，「《經典釋文》作『穀』」。

② 「謀元帥」，阮本此節正義在傳，「謀元帥」句注下。

「尚書」至「功也」。

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

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

征》，凡二十篇，摠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

《大禹謨》以下皆爲《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

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爲取也。「庸，功」，《釋詁》文。

《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文雖略同，

此引《夏書》，非《舜典》也。乃使卻縠將中軍，卻

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

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

軫。欒枝，貞子也，欒賁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荀林父，中

行桓子。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

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

義則苟生。【疏】注「狐毛偃之兄」。^①正義曰：《晉語》

偃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

聞命。」注「無義則苟生」。正義曰：未知君臣之義，

不作長久之圖，苟且爲生，以過朝夕，是未安其居。於

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人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

信。【疏】「人務」至「生矣」。^②正義曰：利民之事，非

止一塗。《晉語》說文公爲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

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寬農。務穡勸分，

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

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劉炫云：「生既厚民，皆

懷戀居處。」注「未明於見用之信」。正義曰：信是人

之所用，若未伐原示信，民未明於信是人用，故傳云「未

宣其用」，云見用者，言信見爲人所用。於是乎伐原

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

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

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

^①「注狐毛偃之兄」，阮本此節正義在「讓於狐毛而佐

之」句注下。

^②「人務至生矣」，阮本此節正義在「民懷生矣」句下。

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疏】「文之教也」。正義曰：《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今晉侯以義、信、禮教民，然後用之，是文德之教也。明年傳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注云：「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謂此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疏】注「公子」至「其罪」。正義曰：經言「買」，傳言「叢」，蓋名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

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示不枉濫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於此訊之也。魯史獨設此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為「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為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小異於此。公實畏晉，殺子叢以說晉，言戍衛者，叢之所為，又歸罪於叢，言不終戍事，故殺之。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子叢之罪也。然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云叢欲戍衛。今經之所書，書謂楚之辭，不書謂晉之辭者，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戍之罪以告屬楚。諸侯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蘇云：「公子買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衛，^①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為楚戍衛，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

楚人救衛。

①「比」，正宗寺本作「此」。下「比令」之「比」同。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

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疏】注「畀與也」。

正義

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爲斷獄故稱人也。^①若不使晉侯與宋公，白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爲衆辭，舉國而稱之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

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

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疏】注「宋公」至「敗績」。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

師。此齊、宋、秦皆文稱師，則將非尊者。傳云：「宋公、

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及其交戰，唯言晉師陳

于莘，此說晉之將帥與楚相敵，^②都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沈氏云：「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今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並屬吳、蔡，^③與之同陳，故不書。此齊、宋師等雖屬晉，猶異陳，故得書之。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爲晉人來告，而規杜氏，非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

名以殺罪之。

衛侯出奔楚。

① 「稱」，阮本作「云」。

② 「此」，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北」，屬上讀。

③ 「並」，京都本、阮本作「共」。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

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疏】注「踐土」至，有誤。正義曰：傳

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不書子虎，知子虎臨盟不與歃。定四年傳稱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其次與會不同者，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也，王臣臨之，異姓爲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弘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於盟。如彼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一會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次之意也。如《釋例》之言，王官之宰臨盟，乃以異姓爲後，則二十九年翟泉之

盟，王子虎在焉，宣七年黑壤之盟，王叔桓公臨之，彼二盟亦當異姓爲後，與會異次也。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杜指王官之宰，則卑者未必能別同姓、異姓。若無王官之伯，則以大小爲序。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是其餘雜盟不先同姓之文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是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攝位受盟，舊無正禮，其班位高下出於主會之意，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

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疏】「陳侯如會」。正義曰：沈氏云：「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疏】注「王在一至王所」。正義曰：《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

公召王來踐土。《左傳》於此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召之，不同《公羊》說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人，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爲文，例在成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疏】注「元咺」至「十年」。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傳言：「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出，故書以官，貴之也。」然書官及氏爲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訴君於晉，所訴雖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書其名，從本文也。

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疏】注「凡四同

盟」。正義曰：款以十三年即位，十五年盟于牡丘，十九年于齊，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魯、陳俱在，是四同盟也。

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疏】注「陳共」至「貶也」。

正義曰：陳侯款經不書葬，正以稱子，知其先君未葬也。宋襄稱子，九年葵丘會也。陳共公稱子，此會也。陳懷公稱子，定四年召陵會也。其班次上下，傳無義例，故疑主會所次，非褒貶也。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蔡之下，傳歷序諸侯之卿，而有秦小子憖，杜云：「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爲說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戌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爲說耳。未成君者，例無定式，不知所由，故言「蓋」，爲疑辭，疑主會之意，亦未必不由後至而降之。《禮·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者爲得禮也。降其班者，出自主會之意。

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

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王申，公

朝于王所。王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

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疏】「晉人」至「京師」。正義曰：成十五年「晉侯執曹

伯，歸于京師」，彼不言「之」，此言「之」者，《公羊傳》曰：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左氏》無此

義，正是史異辭耳。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

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

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此再會不至，^①

故因會共伐之。^②

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孺之言而復曹伯，

故從國逆之例。^③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

行，不歸國也。【疏】注「晉感」至「之例」。^④正義曰：

侯孺愛君以請，此曹伯從國逆之例。成十六年曹人

再請於晉，乃釋成公，而云「曹伯歸自京師」，從外納

之文者，彼國人請君，自是恒事。此侯孺貨筮史致其誠心，晉侯感其言而特釋之，所以顯侯孺，故從國逆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

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

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

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

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

德」。胥臣，司空季子。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衛侯

①「此」，《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經典

釋文》作「比」。阮校：「宋本作「此」，非也。」

②「會」，阮校：「足利本無此字。」

③「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④「注晉感至之例」，阮本此節正義在「故從國逆之例」注下。

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襄牛，衛地。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②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疏】「輿人」至「於墓」。^③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其云誦者，皆韻如詩賦。^④此稱舍於墓，直是計謀之言，不得爲「誦」。今定本作「謀」。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人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殯璧之施。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疏】「勞之」至「何有」。正義曰：二子有從行之勞，未得厚賞，故言勞苦之大，不啻圖謀其報，此小惠於何有義？恨公忘己而念彼也。燕僖負羈氏。燕，燒也。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

① 人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曰」字。

② 詐，阮本、京都本、文淵閣本作「謂」。

③ 輿人至於墓，阮本此節正義在「稱舍於墓」注下。

④ 皆，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音」。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音』。」

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勦也。^①乃

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疏】注「距躍」至「勦

也」。^②正義曰：《詩》稱魚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

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

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踴躍二事，勢相類也。《說

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

躍爲超越，言距地向前三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爲言，

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爲跳踊耳，言直上向下

而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也。

杜言「百猶勦」，亦不知勦何所謂，蓋復訓勦爲勉，言每跳

皆勉力爲之。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舟之僑，故號

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犢，爲先歸張本。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

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

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

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

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
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
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人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
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戌穀。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
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
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
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
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

①「勦」，《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作「勵」。阮校：
「《釋文》亦作「勦」字，正義同。按，「勵」者，「厲」之
俗，《說文》所無。」

②「注距躍至勦也」，阮本此節正義在「曲踊三百」句注
下。

『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

『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疏】「軍

志」至「謂矣」。

正義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

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

之難，則須退避也。①「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彊，不須

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劉炫云：「此志三

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

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收斂，

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

競，言前人彊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彊，摠言晉之謂矣，指

言晉彊於己也。」

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

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

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蔦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

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

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

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

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

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疏】注「楚子」至

「益之」。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樂武子說楚事，云：「其

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有左右廣

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鄭玄云：

「廣車，橫陳之車。」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蓋兵車

之名，名之爲廣，因即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文元

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

制軍，百人爲卒」。知六卒六百人也。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

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

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

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

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① 「避」，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辟」。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二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疏】「先軫曰子與之」① 正義曰：

以子犯言爲無理，故先言「子與之」，欲令子犯與子玉復衛封曹，既言此以答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爲之立計，使私許復曹、衛以攜之。背惠食言。」正

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云：「食言之僞。」②

《尚書·湯誓》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安國云：

「食盡其言，僞不實也。」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

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

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

通爲僞言爲食言，③故《爾雅》訓食爲僞也。注，直氣盈

飽。」正義曰：素訓爲空，忿怒之深，空腹不食，直氣盈

飽也。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

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

①「先軫曰子與之」，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

節下。

②「僞」，京都本、阮本作「爲」。

③上「爲」字，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

「謂」。阮校：「宋本作『爲』，非。」

背鄴而舍，鄴，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樂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①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鹽其腦，鹽，澁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疏】注「鄴丘陵險阻名」。^②正義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楚師背鄴而舍，知其背丘陵也。蓋所舍之處有丘陵名鄴，其處有險阻也。注「鹽澁也」。正義曰：鹽之爲澁，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

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澁女腦』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勅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

晉車七百乘，韞、鞞、鞞、鞞。^③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韞，在胷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鞞。言駕乘脩備。【疏】注「五萬」至「脩備」。正義曰：《說文》云，韞，著掖皮也，「鞞，引軸也」，「鞞，頸皮也」。此注與

①「之」，阮校：「山井鼎引足利本作『諸』」。

②「注鄴丘陵險阻名」，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鞞」，孫校：「當作『靳』」，「在胷曰鞞」正作「靳」字解。

《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爲解也。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胷者，有在腹爲帶者，有繫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傳唯舉四事，文無所結，舉其小事，皆具言其駕乘脩備，明諸事皆備也。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

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

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

鄉役之二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

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疏】「鄭伯」至

「而懼」① 正義曰：致其師者，致其鄭國之師，許以佐楚也。戰時雖無鄭師，要本心佐楚，故既敗而懼。注

「子人氏九名」。正義曰：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

盟」，傳稱「子人來盟」，杜云：「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爲子

人氏。一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族，實違君

命，今子人九必是語之後也。杜《譜》以九爲雜人，謬

矣。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

① 「鄭伯至而懼」，阮本此節正義在「爲楚師既敗而懼」

句下。

鄭伯盟于衡雍。【疏】「晉樂」至「衡雍」。正義

曰：此二盟及上文晉侯、齊侯盟于斂孟皆不書者，皆不告也。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①既饗，又命晉

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

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

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

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輅各有

服。【疏】注「以策」至「寵晉」。②正義曰：《周語》稱：

「晉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文公命。」

注《國語》者皆以爲大宰文公即王子虎也。今尹氏又在

王子虎之上，故以爲皆卿士，唯叔興是大夫。或云「皆大

夫」，「皆」字妄耳。九命者，《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

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大輅」至「有服」。

正義曰：《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金路以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輅也。革路以即戎，言「戎輅，戎車」，即《周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③彤，赤

①「宥」，阮校：「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侑」。」

②注以策至寵晉，阮本此節正義在「策命晉侯爲侯伯」句注下。

③「旅」，阮校：「段玉裁云：古音「旅」、「盧」無魚模斂

侈之別，如「盧」即「旅」聲，可證古字假「旅」爲「驢」……《音義》云：「旅，本或作旅。」此正古本之善。《小雅·彤弓》音義亦云：「旅，或作旅字者，非。」此皆陸之疏爾。「旅」之字，魏人石經隸體不用，則起於魏以後，昧於假「旅」之指而改從「玄」旁也。《說文》無「旅」字。」

弓。旅，黑弓。^①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柎鬯一卣，柎，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疏】注「彤赤」至「征伐」。^②正義曰：「彤，赤」，「旅，黑」，舊說皆然。《說文》：彤從丹，旅從玄，是赤黑之別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玄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考工記·弓人》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然則唐、大是弓彊弱之名，彤、旅是弓所漆之色，王、弧則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夾、庾合五而成規。《司弓矢》又有八矢：「枉矢、潔矢、利矢，^③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莛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散射。」鄭注約《考工記》云：「枉矢之屬，五分，一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恒矢之屬軒輶中。「其枉、殺、矰、恒弓所用，絜、鏃、莛、庫弩所用，彼《司弓矢》既云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此天子賜諸侯弓矢，使用之以戰，則彤矢、旅矢當彼枉矢也。但弓矢相配，彊弓用重矢，弱弓用輕矢。既唐弓、大弓彊弱中，其恒矢軒輶亦中。又《司弓矢》云：「恒矢、庫矢用諸散射。」鄭玄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此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彤矢、旅矢或當恒矢也。旅弓矢千，具於彤而略於旅，準之則矢千弓十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注「柎黑」至「器名」。正義曰：「柎，黑黍」，《釋草》文。李巡云：「黑黍，一名柎黍。」《周禮·鬯人》：「掌共柎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柎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鬯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祭祀必先裸。是用之以降神也。《釋器》云：「彝，卣、壺，器也。」李巡曰：「卣，鬯之

① 「彤赤弓旅黑弓」，阮校：「段玉裁校本『弓』並作『也』，是也。」

② 「注彤赤至征伐」，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 「潔」，正宗寺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絜」。今案：《周禮·司弓矢》作「絜」，本疏下文亦作「絜」。

罇也。」孫炎曰：「罇彝爲上，壘爲下，卣居中也。」《詩·江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柅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虎賁三百。正義曰：

《國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周禮》司馬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注「逖遠」至

「遠之」。正義曰：「逖，遠」，《釋詁》文。糾者，繩治之名，有惡於王者，當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上宮之庭。書踐上，別於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

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疏】注「獎助」至「能也」。①正義曰：勸獎者，佐助之意，故爲助也。餘皆《釋言》文。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②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爲之。瓊，③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疏】注「弁以」至「如星」。正義曰：禮稱皮弁，明其用皮也。知以鹿子皮者，相傳爲然，至今仍用之。《詩》毛傳云：「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也。選美者飾弁，以惡者飾纓耳。《周禮·弁師》：「掌

①「注獎助至能也」，阮本此節正義在「無克祚國」句注下。

②「瓊弁玉纓」，阮校：「案，《說文》引作『璫』，《張衡集》引同。《釋文》『弁』作『玕』，云『本又作弁』。」

③「瓊」，阮校：「淳熙本作『璫』。案，『璫』與『瓊』同。」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鄭玄云：「會，縫中也。璫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玄云：「孤則璫飾四，二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是諸侯之臣其皮弁得以玉爲飾也。《弁師》又云：「王五采，諸侯三采。鄭玄云：王璫飾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皆二采，璫飾各如其命數。鄭又云：「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詩》云「會弁如星」，《衛風·淇奥》篇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戴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疏】注「孟諸」至「曰麋」。^①正義曰：《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荷澤，^②被孟豬」。明皆是水物，而字改易耳。《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麋」耳。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

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疏】注「因神」至「之理」。

正義曰：劉炫云：「神道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己，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人謂神必不助，則衆意皆沮，^③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競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裨竈請用瓘罍懷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此也。」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

①「注孟諸至曰麋」，阮本此節正義在「余賜女孟諸之麋」句注下。

②「荷澤」，正宗寺本作「荷沢」，阮本作「荷澤」。

③「沮」，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阻」。

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人，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謚。

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

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①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②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歆犬、華

① 俞，《經典釋文》作「渝」。

② 「俞」，阮本作「武」。

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①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歃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人，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

通帛曰旆。【疏】注「夷謚」。

^②正義曰：《謚法》：「安

民好靖曰夷。」注「牛馬」至「失之」。

正義曰：劉炫

《規過》以爲：「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

今刪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旃，罪未至重，何

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費誓》

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旃，又

失牛馬，爲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旆在

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旃？故知風于澤者，爲別失馬

牛，^③又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旃，故杜云掌此一事而不脩

理。劉以爲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注「大旆」至

「曰旆」。正義曰：《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旆，

繼旐曰旆。」則旆是旗之尾也。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爲旗名。上云「狐毛設二旆而退之」，亦此類也。「通帛爲旆」，《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釋天》云：「因章曰旆。」孫炎曰「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是也。謂之左旃，蓋是左軍所建者。此亦於事難明，不可強說。祁瞞奸

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

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

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

士會，隨武子，士蔭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

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

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

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

^①「奄」，纂圖本、京都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掩」。

^②「注夷謚」，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馬牛」，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牛馬」。

服。三罪，顛頤、祁瞞、舟之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疏】注

「愷樂也」。^①正義曰：《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兵樂曰愷。《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

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

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疏】注「大士」至

「之義」。正義曰：《周禮》獄官多以士爲名。鄭玄云：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鄭玄云：「爲治獄吏襲尊者也。」

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②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

夫妻者。」凡斷獄訟，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云「不躬坐」也。《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鄭玄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對文則小別，散則可以通，獄訟皆爭罪之事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爲坐獄之主，甯子爲輔，輔莊子也。以甯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所引「傳曰」在襄十年。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爲囚室。甯子職納橐籥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之囊。^③籥，廢也。言其忠主，^④所慮者深。

^①「注愷樂也」，阮本此節正義在「愷以入于晉」句注下。

^②「命」，《儀禮·喪服傳》作「大」。

^③「之」，《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④「主」，《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至」。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疏】注「甯俞」至「者深」。^①正義曰：甯俞親以衣食爲己職者，慮君飢渴，且防酖毒也。《詩》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橐、囊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是也。《釋言》曰：「餽，饋也。饗，廢也。」郭璞曰：「饋，廢也。」孫炎曰：「饗，渫廢也。」然則廢之與饗，稠淖之異名耳。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

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强

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

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

【疏】注「晉侯」至「之事」。^②正義曰：晉侯本意止欲大

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

師路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

辭，故令假稱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

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穀梁

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

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爲踐土與此皆是

晉侯召王。何休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

白天子曰：『^③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

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案溫去

京師路無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溫，何故不能致之於

洛？何休妄造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

彊大，不敢朝周耳。注「使若」至「狩地」。正義

曰：此傳稱仲尼之語，即云「書曰」，明是仲尼新意，非舊

文也。杜以「書曰」爲仲尼新意，亦以此而知之，聖人作

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

① 注甯俞至者深，阮本此節正義在「甯子職納橐餽焉」句注下。

② 注晉侯至之事，阮本此節正義在「且使王狩」句注下。

③ 「上」字，原闕，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釋例》曰：「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其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且明德也。義在隱其召君之闕。」是說改史之意也。計天王之狩，失地不書，因此實非上地，借之以改舊史，若譏王狩然，實不譏王也。《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河陽與溫止是一地，天子來就諸侯，假辭以稱狩耳，《左氏》無此義，但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蘇氏云：「明晉侯之德，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便是褒諸侯貶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實貶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爲可。必書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往朝。」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疏】注「隱其」至「明之」。正義曰：晉侯所以召王，志在尊崇天子，故改舊史，隱其召君之闕，以明晉侯

之功德。功德，謂尊事天子是也。丘明爲傳，所以寫仲尼之意。凡所改易，皆是仲尼，而於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此三事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書實事，晉侯召王使狩，而作自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弑君稱君，君無道。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似君無過也。大夫無罪見殺，不書其名，泄冶忠諫而被殺，書名，乃罪合死也。此三事皆違凡典，變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爲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疏】「壬申公朝于王所」。正義曰：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此虛舉經者，終上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之事。

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犇貨筮史，豎，掌通内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工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

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疏】注「翟泉」至「稱人」。正義曰：傳曰「卿不書，罪之

也。在禮，卿不會公侯」，唯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于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彼為趙武敵公，①貶之稱「人」，而文不沒公。此沒公不書，明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沒公不書也。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

①「彼」，原作「被」，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疏】饋之芻米。」正義曰：《周禮·掌客》：天子待諸侯之

禮，上公「饗餼九牢」，饗五牢，餼四牢。「車禾視死牢，牢十車」，則禾五十車。「車米視生牢，牢十車」，則米四十車。侯、伯「饗餼七牢」。禾四十車，米三十車。子、男「饗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芻薪皆倍禾也。《聘禮》：卿「饗餼五牢」，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饗餼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則此「饋之芻米」，芻六十車，米二十車。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

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

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經書「蔡人」，而

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

會。【疏】「且謀伐鄭」。正義曰：晉侯受命，鄭伯傅王，

踐土與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

文公昔嘗過鄭，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

楚敗之後畏威來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

鄭人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城濮戰

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裨。」鄭人以名實行成，

公不許。得叔詹，將烹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傳曰「且貳於楚也」，是鄭自知負晉，故有貳心也。注「經書」至「後會」。正義曰：經若貶卿稱

「人」，傳則言其名氏，若傳無名氏，則本是微人。此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此是實蔡之微者。秦是大國，小子憖名見於傳，而在蔡微者之後，若宋向戌之後會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宋是大國，常在鄭先。向戌既以會公貶，又以後至退其班，使在鄭下。此小子憖既以會公貶，又退之在蔡下，若彼宋向戌之後會也。然向戌後會，傳為發之，經書良霄以駁向戌之後。今小子憖既是後會，傳不為發，又不書蔡人之名以駁之者，但秦辟陋西戎，未同中國，蔡人又蔡之微者，不合書名，故傳不發之，經不貶責也。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為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猶文十七年陳公孫寧、

①「及」，阮校：「浦鏜《正誤》：「及」作「反」。案，《國語》作「反」。一

襄二十七年陳孔奐，皆序在衛下，杜云「非上卿」，即此類也。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疏】注「大國」至「發之」。正義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婁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諸卿見貶，兼有此闕」者，^①謂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兼」。案杜上注經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注傳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則是惟責諸侯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兼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悉，故傳云「卿不書，罪之」，略言其事。故杜經、傳二注，唯言敵公侯，不云盟王使，以其可知故也。劉炫以為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必如劉義，則是君盟王使乃為有罪，臣盟王使讎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

秋，大雨雹，為災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

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

鳥獸之情。【疏】注「傳言」至「之情」。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

上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

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疏】注「咺見」至

①「者」，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稱君」。正義曰：咺既稱名，故知以訟君立瑕為咺之罪狀。春秋之世，諸侯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雖復見弑，即成為君，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瑕立雖已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既不成君，即與元咺同為國討之辭，元咺先死，故稱「及」也。瑕若成君，當據周歇、冶廩為文，書曰「衛弑其君瑕」。

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

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

介人侵蕭。無傳。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

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疏】

注「衍醫」至「酖毒」。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

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鄭玄云：「正之者，

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

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如鄭彼

言，則衛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衛侯之心疑叔武

耳，前驅獸犬卜君意而殺之，非衛侯命殺也。公知其無

罪，枕股而哭，又命殺獸犬，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至死。

若然，則是衛侯無罪。而往年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

殺士榮，刖鍼莊子者，用讒疑賢弟，渝盟先期人，是衛侯

之罪也。罪不合死，而晉侯心怨，欲得殺之，故使醫因治

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

語》云：「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酖之，不死，醫亦

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今晉侯

酖衛侯而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

合死之事也。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

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歆、冶廩，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公人，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歆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廩辭卿。見周歆死而懼。【疏】注「服卿」至「受命」。^①

正義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於朝」者，朝上詢於衆人，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②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南。^③【疏】注「此東汜」。正義曰：劉炫云：「二十四

年「王出適鄭，處于汜」，注云「鄭南汜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汜」下云：「此南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此年「汜」下云：「此東汜也。」秦軍汜南，晉伐鄭師于汜，滎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④未見杜意。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

① 「注服卿至受命」，阮本此節正義在「周冶既服」句注下。

② 「汜」，當作「汎」。阮校：「《釋文》作「汎」，音凡。翻岳本同。是也。」本疏下同。

③ 「滎陽」，《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作「滎陽」。阮校：「按，宋本取善，不應亦作「滎陽」，蓋慶元重刻時淺人所改也。」

④ 「文」下，阮校：「段玉裁云：此疏有脫誤。」

亡，^①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

鄰？^②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

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

李，使人。君亦無所害。【疏】注「行李使人」。^③

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二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

理字異，爲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

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

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也。且君嘗

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

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

五城之一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

封，封，疆也。肆，由也。^④不闕秦，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

盟。【疏】「不闕秦焉取之」。^⑤正義曰：沈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言有心取秦，先謀取鄭。言滅秦以將利晉益大疆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⑥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① 「然」上，阮校：「石經有『雖』字。案，碑文乃唐人重刻增入，必有所據。」

② 「陪」，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倍」。

③ 「注行李使人」，阮本此節正義在「共其乏困」句注下。

④ 「由」，《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申」。阮校：「宋本作『由』，非。」

⑤ 「不闕秦焉取之」，阮本此節正義在「不闕秦焉取之」句下。

⑥ 「揚」，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楊」。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

黑、形鹽。昌歠，昌蒲菹。①白，熬稻。黑，熬黍。形

鹽，鹽形象虎。【疏】注「昌歠」至「象虎」。正義曰：昌

歠，饗之所設，必是籩豆之實。《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麋臠。」鄭玄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彼昌本可以爲菹，知此昌歠即是昌蒲菹也。齊有邛歠，魯有公甫歠，其音爲觸。《說文》云：「歠，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歠」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此云「白、黑」，下云「嘉穀」，穀之白、黑唯稻、黍爲然。下云「鹽虎形」，知其形象虎也。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

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疏】「辭曰」至「堪之」。正義曰：《周禮·掌客》：「王巡守，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二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宰周公是天子三公，其主國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公自謙，不敢當比國君耳。既云「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及說備物之下，即云「以獻其功」，功德互見之耳。獻其功者，獻謂呈見旌表之也。備設以象德，薦獻以見功，故象獻分配爲文。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

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疏】注「公既」至「曰初」。正義曰：經書實行之事，傳說將命之初，故云命之將聘于周，未行，又命之遂聘于晉，令其從周即去，更不迴也。賈、服不曉傳意，解爲先聘晉，後聘周，故杜詳說之。

①「菹」，《經典釋文》作「菹」。阮校：「葉抄《釋文》作「菹」，宋本、正義同，是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疏】注「晉分」至「曰取」。正義曰：濟西之田，實是曹地。晉文分以賜魯，故不繫於曹。不繫晉者，晉本意賜諸侯，不爲己有，故亦不繫晉也。昭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取邑，義亦同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

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疏】注，龜曰「至，縱也」。正義曰：「龜曰卜」，《曲禮》

文也。《洪範》稽疑「云，龜從筮從」，謂從人之心也，人心欲吉，不從是不吉也。卜郊不吉，不復爲郊，牲無所用，故免牲，免猶縱放不殺之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說，其事或然也。桓五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故四月得卜郊也。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恒

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不從」。《公羊傳》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占之道三。」今《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疏】注「三望」至「之辭」。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

①「纁」，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作「熏」。阮校：「考《穀梁傳》作「熏裳」。按據《儀禮》，則「熏」古文，「纁」今文也。」

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相上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一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一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一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衛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此三望者，因郊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既廢郊天，而獨脩小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猶者，可止之辭。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爲其子成昏。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疏】注「辟狄」至「帝丘」。正義曰：傳稱：「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蓋有阻險，^①可以辟狄難也。《釋例》曰：「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縣是也。」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疏】「重館」至「曹地」。^②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獲地於諸侯爲多。臧文仲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

① 「阻險」，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險阻」。
② 「地」下，京都本、阮本有「也」字。阮校：「宋本無此字，非也。」

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竟，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

為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

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

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

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

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疏】注「諸侯」至「常

祀」。^①正義曰：《明堂位》稱：「成王幼弱，周公踐天

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

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

故，得用天子禮樂。天子命之，則為常祀，故郊為魯之常

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啓蟄而郊」，其

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注

「既得」至「曰牲」。正義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為牲。然則牛雖卜占，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為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

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

有清原。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

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疏】趙衰為卿。正義

曰：《晉語》云：「文公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後又

使為卿，讓於狐偃。狐毛卒，又使為卿，讓於先且居。

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

德也。」以趙衰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

箕鄭佐之，胥嬰將下軍，先都佐之。」如彼文，止謂趙衰作

五軍，故特言趙衰為卿以見之。於時舊三軍之將佐：先

軫將中軍，卻縠佐之；先且居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

^①「注諸侯至常祀」，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

節下。

下軍，胥臣佐之。《國語》有其文也。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

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

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疏】「卜曰三百年」。^①

正義曰：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

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卒，

子角代立。秦滅衛，廢角爲庶人。注「相夏」至「祭

也」。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大康及仲康，

仲康生相。是爲啓之孫也。《周禮》：祭人鬼曰享。公

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

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鄫何事？」言

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

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

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

改祀命。」改祀相之命。【疏】注「改祀相之命」。正

義曰：昭七年傳稱晉居夏虛，祀鯀而晉侯疾瘳。此衛居

帝丘，而不合祀相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載在

祀典。傳稱：「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周室既衰，晉爲盟

主，當代天子祭絕祀之神，故祭鯀爲得禮。相無功德於民，惟當子孫自祭，故稱「杞、鄫何事？」非衛之罪，與鯀異也。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

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

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

也，三同盟。【疏】注「文公也三同盟」。正義曰：經無

其葬，故言其謚也。捷以莊二十二年即位至此，與魯十

餘同盟。言三同盟者，但杜數同盟不例，若同盟少者，數

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數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

若同盟多者，唯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會盟之顯

著者。此言三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洮，九

年于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是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

①「卜曰三百年」，阮本此節正義在傳「卜曰三百年」句下。

繆，非也。

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疏】注「不地」至「帳盟」。正義曰：「會狄于櫟函」，言

地。今不言地，故云「就廬帳盟」。廬帳即是狄人所居之

處。上云衛人侵狄及狄盟，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指

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也。劉炫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

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

以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

踐上、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

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

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

窆棺也。①曲沃有舊宮焉。【疏】注「殯窆」至「宮焉」。

正義曰：《周禮·鄉師》職云：大喪，及葬，與匠師御柩，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昭十二年傳曰「日中而塋」。

《禮記》皆作「封」。封、塋、窆聲相近而字改易耳，皆謂葬

時下棺之名也。殯則櫬置於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

為窆棺也。晉武公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舊時宮廟，

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案經文以己

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將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

耳。《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下云「柩有聲」，明是

斂於棺而後行也。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

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

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

衆心。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

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

①「窆」，阮校：「《釋文》：『窆，一本作塗字。』按，「塗」

是也，殯用塗，不可云窆，葬乃云窆。」

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①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疏】注「孟明」至「乙丙」。

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爲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人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

禦師必於殽。^②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③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傳。【疏】「中壽」。^④

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注「大阜

曰陵」。正義曰：《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

阜曰陵。」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大陸，謂

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高大爲陵。」注「皋夏桀之祖

父」。正義曰：《夏本紀》文。桀父名發，桀名履癸。

注，此道一至，高道」。正義曰：此道見在。殽是山名，

俗呼爲上殽、石殽。其阨道在兩殽之間，山高而曲，兩山

① 之，原作「知」，據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殺」，阮校：「《釋文》：『本又作峭。』案，《後漢書·

龐參傳》云：『孟明視喪師於峭。』

③ 「殺」，阮校：「案，李善注《西都賦》引傳作『峭』。」

④ 「中壽」，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參差，相映其下，雨所不及，故可以辟風雨也。《公羊傳》曰：「蹇叔送其子而成之，曰：爾即死，必於殺之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故此注言「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者，杜氏此言或取《公羊》之意。嶽字蓋從山，但嶽巖是山之貌，而云「相嶽」，文亦不順，未能審杜意也。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人，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

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倚之，不同陳，故言「及」。【疏】注「晉侯」至「言及」。正義

曰：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知諱在喪用兵，以賤者告也。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自陳此事，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角之」、「倚之」，皆彼傳文耳。彼云「晉禦其上，戎亢其下」，是不

同陳，故言「及」也。諸戰之陳共用師，不言「及」者，皆同陳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卻缺

稱「人」者，未爲卿。【疏】注「大原」至「爲卿」。正義

曰：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②今知不然者，以戰于殽，文公未葬，故諱其背殯用兵。此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得從戎事，又敗狄有功，又何恥諱而以微者告？^③故杜云「卻缺稱人，未爲卿」。劉以晉侯稱「人」同於殽諱而規杜氏，非也。

①「故」，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也」，屬上讀。「山」，原作「出」，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人」，阮校：「浦鏜《正誤》作「者」。」

③「又」，阮校：「浦鏜《正誤》作「有」。」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

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

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疏】注「書時」至「爲災」。正義曰：此在十二月

下，杜以《長歷》校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一日，謂經十二月爲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災也。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輕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

右免胄而下。王城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

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疏】注「王城」至「不下」。

正義曰：成二年傳稱：「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

張侯曰：「矢貫予手，及肘，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大將居中也。宣十二年傳稱：「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云：『左射以鼓。』是射在左，而御在中也。鄭玄《詩》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疏】注，謂過「至」，示勇。正義曰：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囊甲束兵，而但免胄。」《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囊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以占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未見其本。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疏】注，商行「至」先之。正義曰：《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玄云：「行曰商，處曰賈。」《易》云「商旅不行」，是商行賈坐，而言「行賈」者，相形以曉人也。乘車必駕四馬，因以乘為四名。禮言「乘矢」，謂四矢。此言「乘韋」，謂四韋也。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故先韋乃入牛也。《老子》云：「雖有拱壁，以先四馬，不如坐進此道。」是古者將獻饋，必有以先之。曰：「寡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疏】注「腆厚」至

「菜薪」。^①正義曰：「腆，厚」，淹，久」，經傳常訓也。

《周禮·大行人》云：「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積皆謂米禾芻薪，知此亦然。案《掌客》「上公五積，皆視殯牽」，鄭注云：「殯牽，謂「牽牲以往，不殺也」。亦有米禾芻薪。鄭又注云：「上公殯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積既視殯，則米禾芻薪與殯同。注「遽傳車」。正義曰：《釋言》云：

「駟，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

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

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

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

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囿也。^②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

間敝邑，若何？」使秦戌白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

邑得間暇。若何猶如何。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杞

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③孟明曰：「鄭

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

^①注腆厚至菜薪，阮本此節正義在，居則具一日之積」句注下。

^②「圃」，阮校：「山井鼎云：宋本「圃」作「圖」。《考文》

所謂宋本，即此本也。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

「圃」。盧文弨《鍾山札記》云：宋時本是「具圖」，今

本作「具圖」。引《初學記》、《水經注》、高誘《呂氏春秋》注並作「具圖」為是。

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疏】注「資糧」至「羊

豕」。^①正義曰：《聘禮》：歸飧，饗餼五牢，飪一牢，腥

二牢，餼二牢。以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故

云「生曰餼」。牛羊豕可牽行，故云「牽謂牛羊豕」也。

注「原圃具圉皆圉名」。^②正義曰：下注云「中牟縣西

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圉，知與具圉皆圉

名也。圉者，所以養禽獸，故令白取其麋鹿焉。天子曰

苑，諸侯曰囿。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

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

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

稷之衛也。」爲公如齊傳。【疏】注「迎來」至「於

事」。^③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

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云：「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

贈如覲幣。」是來有郊勞，去有贈賄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

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

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

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

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

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

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

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

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

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

爲俗，記禮所由變。

^①「注資糧至羊豕」，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

節下。

^②「注原圃具圉皆圉名」，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原圃具圉

皆圉名」下。

^③「注迎來至於事」，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審當於事」下。

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

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

曰：「彼實搆吾二

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

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

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

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

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

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

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

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繫鼓，繫，以繫

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繫鼓。使歸就戮于秦。寡

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

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

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

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

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

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

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

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

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①「構」，京都本、阮本作「構」。阮校：「石經初刻作『構』，

是也。後改從才旁。」今案：作「構」或是避宋高宗趙構諱。

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

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①在二十四年。對

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

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

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云：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

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

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

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

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

軍列。【疏】，卻缺獲白狄子。^③正義曰：宣十五年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彼書於經，而此不書

者，蓋略賤之不以告也。注「曰季一至，曰饁」。正義

曰：《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斲斷謂之定。」李

巡曰：「鋤也。」《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

「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

云：「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釋名》云：

「耨，鋤，嫗耨禾也。」《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

「饁，野之饋也。」《康誥》一至「及也」。正義曰：此雖言

「《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誥》之全文也。

彼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

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

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其意言不慈不祗，不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

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其不相及也。注「詩

國」至「善節」。正義曰：彼毛傳曰：「葑，須也。菲，芴

① 「殺」，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弑」。

② 「云」，《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

③ 「卻缺獲白狄子」，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

也。《釋草》云：「須，葑。」孫炎曰：「須，一名葑。」鄭玄《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釋草》又云：「菲，芴也。」孫炎曰：「葑類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菲似葑，莖羸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羹爲茹，滑美，又可以爲羹。」是也。此一菜，其根有惡時，^①故云上善下惡，食之者取善節也。注：且居「至進之」。正義曰：且居父在之時已將上軍，以父死敵，故進之。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二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

①「時」，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詩」，下讀。

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二。

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疏】注「文公」至「倒錯」。^①

正義曰：經書十二月，下云「乙巳，公薨」，杜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乙巳非十二月。文元年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故至四月，并閏爲七月。禮當五月而葬，今乃七月始葬，故傳曰「緩」也。《左氏》爲傳，凡有譏者，皆先言所譏，乃復述其事。自此以下，不論葬緩。既言葬之緩，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皆事與葬連，故文相次耳。僖公葬在明年，而此年有傳，知其當在明年經葬僖公下。今在此者，簡編倒錯故爾。杜以此年空說葬事，而其上無經文，元年空舉經，而其下無傳，故謂此年之傳當在彼經之下。於理誠爲順序，於文失於重疊。此云「葬僖公」，彼又云「葬僖公」，重生文者，亦既錯謬，必乖其本。或由編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無「公」，此有「公」無「葬」，後人並添足之，致使彼此共乘一文耳。若其不然，不知所以謬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

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烝、

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

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

同於吉。【疏】「凡君」至「於廟」。正義曰：《釋例》云：

「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彷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少詳耳。劉炫云：「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

①「注文公至倒錯」，阮本此節正義在注「簡編倒錯」下。

其四時常祭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爲非禮也。」注「既葬」至「大夫」。

正義曰：《檀弓》曰：「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雜記》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一虞，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間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然始免喪與葬不得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是其不甚相遠。然喪事先遠日，則葬在月半之後，葬後行虞，虞後卒哭，所以得同月者，但卜葬雖先遠日，但葬是喪之大事，又有虞祔之祭，當應及早爲之，使得容其虞祔。《禮》云「喪事先遠日」，謂練祥禫除之屬。晉平公之喪，大夫欲見新君，王與文伯宴，樽以魯壺，皆是既葬之後，未卒哭之前。《雜記》曰：「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釋例》曰：①「《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所不用。或云「杜亦同之」，解云：「此注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爲卒哭也。」②理亦通耳。《檀

弓》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葬前奠而不祭，至虞乃爲喪祭，卒哭乃爲吉祭也。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喪，全不復哭也。《檀弓》於卒哭之下云「明日祔於祖父」，《士虞·記》亦云「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也。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柩既已遠矣，孝子思慕彌篤，彷徨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以依神也。作主致之於寢，③特用喪祭之禮祭之於寢，不同祭之於宗廟也。大夫以下不得稱君，此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耳，不得通於卿大夫也。文二年《公羊傳》曰：④「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爲虞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

①「曰」，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云」。

②「爲」，京都本、阮本作「而」。

③「致」，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置」。

④「二」，原作「一」，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注「冬祭」至「於占」。正義曰：《周禮》、《禮記》諸文

皆有之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人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爲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爲禘，於是新死者乃得同於占也。《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潁梁。」^①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潁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膳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二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

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玄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祫也。占禮多亡，未知孰是，且使《禮》、《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耳。劉炫云：「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三

① 「潁」，原作「澳」，據襄公十六年經改。下「潁」字據襄公二十二年傳改。此本下「潁梁」之「潁」誤作「澳」者皆徑改，不另出校。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文公【疏】正義曰：《魯世家》：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太

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

愛民曰文。是歲，歲在降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

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疏】注：先君一至

「無君」。正義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則未

葬，既踰年矣，而君即位者，不可曠年無君故也。即位必

於歲首，若歲首不行此禮，餘月不得行之，便是曠年無

君，故雖則未葬，亦即行之。《釋例》云：①「遭喪繼立者，

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

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

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

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雖踰年行即位之禮，名通於國內，必須既葬卒哭乃免喪，古之制也。」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古服，事相似耳。《康王之誥》云：「王義嗣德，答拜。」彼始殯訖，即呼為王，知諸侯既殯，臣子亦呼為公，既尸其位，名號即成。但先君未葬，事猶聽於冢宰，未得即成為君。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是踰年未葬，不得命臣出使，必待卒哭乃免喪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癸亥，月一

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侯

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疏】注「叔氏」至，禮也。

正義曰：四年「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召

昭公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之喪，會葬為禮，知諸

侯之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為得禮也。蘇氏云：「外卿來會

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傳稱「內史叔服」，

①「云」，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曰」。

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

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

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疏】注「毛國」至

「比也」。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

「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

當是文王之子封爲畿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

世事王朝，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

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畿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

「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爲王卿士者」。《周禮·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冬官·

玉人》：桓圭以下皆謂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

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魯是侯爵，當賜之以信圭也。

《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冒邪刻其

下，與圭頭相合。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冒以冒之，

觀其相當以否，所以合瑞爲信也。僖十一年「晉惠公新

立，王賜之命」，此亦新立，是其比也。傳稱晉侯「受玉
帛」，以此知賜命必有玉也。《公羊傳》曰：「錫者何？賜
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
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賜命亦有服。杜
不言服者，主於玉而略之耳。

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

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鄰國，

受討喪邑，故貶稱人。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

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

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

史。【疏】注「戚衛」至「魯史」。正義曰：僖二十九年翟

泉之盟，諸侯之卿爲會魯侯，故貶稱人，則魯卿會他諸侯

亦合貶，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貶他國之卿已成體

例，體例已舉，於魯不須加貶，理足可明，故據用魯史成

文，不復改易也。他國君書「卒」及爵，內常稱「公」稱

「薨」，亦體例已舉，皆用魯史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

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

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

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收

子，葬子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

下，蓋面方。爲八年公孫敖奔莒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

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先王之

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①

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替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

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

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

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

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

【疏】於是「至」不悖」。正義曰：於是年魯歷置閏，「閏

二月，非禮也」，言於禮置閏不當在此月也。因論置閏之

法：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履，步也，謂推步歷之初

始，以爲術歷之端首。舉月之正半在於中氣，歸其餘分

置於終末，言於終末乃置閏也。更復申之：「履端於始，

序則不愆」，謂四時之序不愆過也。「舉正於中」，民視瞻

則不疑惑也。「歸餘於終」，於時事則不悖亂也。此年不

合置閏而置閏，則不是「歸餘於終」，故爲非禮也。注

「於歷」至「所譏」。正義曰：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

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

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

中氣，則閏月也。古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

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

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

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

① 餘一，阮校：「案，《史記·歷書》作『邪』，注云：『邪』音『餘』。」

恒同初章閏月。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歷者皆以彼爲章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今二月已即置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爲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爲《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凡爲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口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月也。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歷過。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蝕」，云「火猶西流，司歷過」，則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爲《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一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歷，故《釋例》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筭，以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失也。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

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苟合以驗天者也。故當脩經傳日月，以考晦朔，以推時驗。」下又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歷》，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也。」是杜自言不與常歷同。注

「步歷」至「於終」。正義曰：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之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替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於歷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止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四分日之一爲二百三十五分。令於餘分三百四十

八內取二百三十五，^①以當卻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唯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百四十分，唯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劉炫云：「則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注「斗建」至「疑惑」。^②正義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②衛，毛伯字。叔

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疏】注「衛毛伯字」。^③

正義曰：知是字者，以天子公卿例書爵，不言名，大夫稱字，故毛伯雖卿，或稱字。案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杜云：「公不字」，明卿或書字。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

① 令，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今」。

② 「賜」，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錫」。阮校：「《釋文》作『錫』。」

③ 注衛毛伯字，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衛毛伯字」下。

己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占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

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疏】「晉襄公既祥」。^①正

義曰：禮，替而小祥。晉文公以僖三十二年十二月卒，則三十三年十一月爲小祥。此云「既祥」，謂小祥也。注

「合占」至「執辱」。正義曰：《釋例》云：「衛孔達爲政，

不共盟主，興兵於鄰國，受討喪邑，窘而告陳。雖從陳之謀，僅得自定，以謀而濟，故君子但言合占，而不釋其尤也。」劉炫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霸主秉德刑以長諸侯，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字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持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而恥於受屈，望以彊獲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善計。君子以爲合占之道，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也。」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

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

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蠡目而豺聲，忍

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

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②

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

芊，成王妹，^③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

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

殺女而立職也！」^④告潘崇曰：「信矣。」潘

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

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

乎？曰：「能。」大事，謂弑君。冬，十月，以宮

^①「晉襄公既祥」，阮本此節正義在「晉襄公既祥」句注下。

^②「庶弟」下，京都本、阮本有「也」字。

^③「成王妹」，《經典釋文》：「《史記》以爲成王妾。」

^④「殺女」，阮校：「案，《韓非子》作『廢女』，劉知幾《史通·言語篇》引同。陳樹華云：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爲是。然江芊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

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疏】注「言其一至，惡謚」。正義曰：既見其不瞑目，則是未斂於棺，故知未斂也。禮，葬乃加謚。未斂而加惡謚，言其忍之甚也。冤枉之人衆矣，未有能見其靈，此事特爲商臣忍甚耳。桓譚以爲自縊而死，其目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謚之善惡也。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疏】「爲大子之室」。^①正義曰：商臣今既爲王，以其爲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與其所居之宮室也。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

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疏】「凡君一至，並聘」。^②正義曰：即位者，既葬除喪，即成君之吉位也。唯以既葬爲限，不以踰年爲斷。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是未葬雖踰年，不得命臣出使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既葬未踰年，得命臣出使也。何休《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

殺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

^①「爲大子之室」，阮本此節正義在「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句下。

^②「凡君至並聘」，阮本此節正義在「卿出並聘」句下。

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疏】注「孟明」至「衙城」。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今稱「秦師」，知將非尊者，故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傳稱秦伯不廢孟明，復使爲政，則孟明秦之執政之卿也，而言非卿者，成二年注云：「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然則備卿禮乃成爲卿，禮不備則不書。秦是辟陋之國，不以卿禮成孟明，不言孟明非執政也。此年晉士穀堪其事，故名書於垂隴。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攝卿以行，名

見於城杞，況此真卿而不書者，以秦辟陋在戎，異於中國，禮命不足，故云「非命卿」也。

丁丑，作僝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注「主者」至「於廟」。

正義曰：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語》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爲得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爲晉正卿，

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疏】注「處父」至「晉都」。正義曰：《春秋》卿則書名氏，賤者則稱人。外卿之貶，例皆稱人，魯卿之貶，乃去其族。去族與稱人相類，即是不爲卿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君使盟魯，即從君命，親與公盟，故貶去其族，

若言處父是晉之賤人，則不復書「公」，直言「及晉處父盟」，若言魯之賤人往與之盟也。魯之賤人不合書名，舉其所爲之事而已。言「及」不言名，是微人之常稱也。以微人常稱與處父爲偶，若處父亦賤人也。魯以微人敵微人，直也。晉以卿敵公，不直也。如此書經者，以魯之直厭晉之不直也。然則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也。《釋例》曰：「隨此稱人，則所罪之名不章，故特書『處父』也。」翟泉、澶淵亦會公侯，所以稱人者，以其衆卿非一，依例摠貶。不地者，盟於晉之都也。諸侯會聚，盟於他國之都者，即以國名爲盟地。魯之君臣獨往他國而與之盟者，不復舉國地。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是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也。^①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

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疏】注「大事」至「其文」。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宮」。有事是禘，則知大事亦是禘也。「躋，升也」，《釋詁》文。《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於大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服始畢，今始八月，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與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其違禮同也。彼書「吉禘」，其譏已明，則此亦從譏可知，不復更譏其速也。徒猶空也。空以逆祀之故，亂國大典，故特大其事，謂之「大事」，譏逆祀也。《釋例》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

① 「也」，《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無此字。

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大廟，亦禘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

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

【疏】注「四人」至「尊秦」。正義曰：四國大夫，傳皆言

名氏，^①是四人皆卿也。秦穆悔過，終用孟明，仲尼特善其事，無辭可以寄文，故貶四國大夫稱「人」，所以尊崇秦德。以諸侯之名無所可加，貶大夫以尊秦，大夫非有罪也。襄八年邢丘之會，晉悼霸功既就，德立刑行，貶諸侯之卿以尊晉侯，其事與此同也。《釋例》曰：「秦伯終用孟明而致敗，敗而罪己，赦其闕而養其志，孟明增脩其德，以霸西戎。夫子嘉之，故於伐秦之役貶四國大夫。四國大夫奉君命而行，今以一義變例，故稱「尊秦」，謂之崇德，明罪不在四國大夫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

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上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②【疏】注「傳曰」至「昏

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其意謂此喪服未畢而行昏禮也。何休據此作《膏肓》，以《左氏》為短。今《左氏傳》謂之「禮也」，必是喪服已終。杜以《長歷》推之，知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已畢矣。納幣雖則無月，以傳言「禮」，則知納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次有問名、納吉，至納徵始有玄纁束帛。士謂之納徵，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帛多，其禮大，與士禮不同，故異其名也。案士之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納采者，納其采擇之禮。主人既許，賓即問名，將歸卜其吉凶也。卜而得吉，又遣使納吉，如納采之禮。納吉之後，方始納徵。徵，成也。使使納幣，以成昏禮也。此納幣以前已有三禮，須再度遣使，一月之內不容三遣適齊，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疑在僖公之世已行納采、納吉，今續而成之也。杜言「其一納采」，欲明納徵之前更有昏禮，納幣非昏禮之始，豫為下句「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張本也。

① 「言」，阮本作「稱」。

② 「昏禮」下，《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有「也」字。

天子昏禮，理白不書，雖則公昏，唯書納幣，其納采、納吉亦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逆女納幣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亦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①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卻縠。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爲右。^②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

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疏】「箕之」至「黜之」。正義曰：御與車右雖有常員，必臨戰更選定之。韓之戰卜右，慶鄭吉，^③是其事也。自殽戰之後，狼瞫爲右。箕之役，將戰選右，先軫黜之。箕戰先軫死，爲非既戰乃黜之也。^④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

①「也」，京都本、阮本無此字。

②「鞫」，《經典釋文》作「鞫」。

③「吉」，原作「告」，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爲」，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焉」，則屬上讀。

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言今見黜而合宜，則

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

【疏】「周志」至

「待之」。

正義曰：周之志記有之，曰：有勇以害在上，

則爲不義之人，不得升於明堂。若殺先軫，則必死。死

而不義，非勇也。如以死共國家之用，是之謂勇。吾自

以有勇之故，求爲車右。若殺先軫，則是無勇。無勇而

被黜退，亦是得其所也，吾復安得爲恨？吾今恨者，謂

在上不我知也，言其不知我有勇也。若殺先軫，即是成

爲無勇。無勇被黜退，則黜而合其宜也，乃是在上知我

矣，不得言在上不我知也。子且待之。

注「周志」至

「得升」。

正義曰：志者，記也。謂之周志，明是周世之

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

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

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

祿於大廟。」傳稱公行還告廟，舍爵策勳，是明堂之中所

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人不得升之也。害上即是不義，

故不得登明堂也。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

師，死焉。屬，屬己兵。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

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

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又曰：「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

《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

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

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

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

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爲明年秦人伐晉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

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疏】注「過葬」至「三年」。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已發例，言「作主，非禮」，此復

云「書不時」者，彼因「葬緩」，遂通譏「作主」之失，未辯失

之所由，於此又言「不時」，以明失禮之狀，接成彼義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

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也。^①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上穀，上蔦子。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

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疏】「公未」至「諸侯」。^②正義曰：沈云：「非公

命不書，此穆伯會諸侯，公未至而書者，此公既在外，命正卿守國，故守國之臣亦合告廟而行，故得書之也。」

注「晉司」至「故書」。正義曰：傳舉司空之官，云「堪其

事」乃書之，明本不當書，故知非卿也。成二年傳稱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其知司空非卿之文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

今居閔上，^③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爲宗

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

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

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

見。【疏】注「僖是」至「逆祀」。^④正義曰：禮，父子異

昭穆，兄弟昭穆故同。^⑤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

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

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

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

①「也」，《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無此字。

②「公未至諸侯」，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今」，京都本、阮本、《經典釋文》作「令」。

④注僖是至逆祀」，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⑤「故同」，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同故」。

有？」如彼所言，以閔、僖異昭穆者，^①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②故先儒無作此說。 注：宗伯「至」之禮一。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辯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也。 注「新鬼」至「所見」。 正義曰：「且明

見」者，既尊崇僖公，且明言其意之所見，見其順大小、升聖賢也。劉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傳云「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摠該諸事，非直獨據兄弟，明知亦據年時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

【疏】「君子以爲失禮」。 正義曰：傳有評論，皆託之君子。此下盡「先姑」以來，皆是一君子之辭耳。引《詩》二文，於《詩》之下，各言君子者，君子謂作詩之人。^③此論事君子，又引彼作詩君子以爲證耳。僖公薨後始作《魯頌》，爲傳之時乃設此辭，非當時君子有此言也。弗忌之意，以先大後小爲順，故言「明順，禮也」。君子之意，以臣不先君爲順，故云「禮無不順」，各言其順，順不同也。

《魯語》：「展禽云：『夏父弗忌必有天殃。』其葬也，焚，煙達于上。」孔晁云：「已葬而柩焚，煙達椁外。」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疏】注「鯀禹」至「世祖」。 正義曰：

鯀，禹父，《夏本紀》文也。契，湯十三世祖，《殷本紀》文。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天乙即湯也。下注云「不窋，后稷子」，《周本紀》文。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然則文、武大聖，后稷賢耳，非是不可先也。下句引《詩》「皇祖后稷」，不欲重文，

① 「以」，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似」。

② 「理」，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禮」。

③ 「作」，原作「年」，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故舉「不窋」以辟之。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一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疏】注，帝乙「至」尚之。正義曰：帝乙，微子父，《宋世家》文。厲王，鄭桓公父，《鄭世家》文。微子、桓公，宋、鄭始祖也。言「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則二國立其廟而祖祀之。微子不先帝乙，桓公不先厲王，猶上祖也，言不以不肖猶尊尚之也。宋爲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爲其所出，故特存焉。①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一年傳稱「魯爲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疏】「魯頌」至「后稷」。正義曰：《魯頌·閟宮》之篇，美僖公之德也。上「皇皇」爲美，下「皇」爲君，言僖公春秋祭祀非有懈倦，其所享祀不有差忒，所

祀之神，有皇皇之美者爲君之上天，配之以君祖后稷也。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②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

① 「焉」，原作「爲」，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絕」，阮校：「案，依正義，則『絕』當作『約』。」

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疏】「仲尼」至「知也」。正義曰：魯臣多矣，而獨譏文仲者，以文仲執國之政，有大知之名，爲不知之事，故特譏之，其餘則不足責矣。《論語》稱「仁者愛人，知者不惑」，故以害於物者爲不仁，闇於事者爲不知。卑下展禽而不肯舉薦，廢去六關而不設防禁，妾織蒲席而與民爭利，此三事爲不仁也。無其位而作虛器，不知禮而縱逆祀，不識鳥而祀爰居，此三事爲不知也。注「展禽」至「立人」。

正義曰：《論語》云：「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知賢不舉，是無恕心，故爲不仁也。注「塞關」至「廢之」。

正義曰：昭五年傳稱孟丙、仲壬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襄十七年傳稱「師自陽關逆臧孫」，二關見於傳，如此之屬，凡有六也。民以田農爲本，商賈爲末，農民力以自食，商民遊以求食。《漢書》賈誼說上曰：「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其本，各食其力。末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矣。」杜稱「末遊」者，謂此末伎遊食之民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是所以禁約末遊者，令其出入有度。今而廢之，使末遊之人無所禁約，損害農民，是不仁也。注「家人」至「爭利」。正義曰：《家語》說此事，作「妾織席」，知「織蒲」是爲席以販賣之也。《大學》云：「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故以此爲不仁也。注「謂居」至「曰虛」。正義曰：《論語》云：「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鄭玄云：「節，栴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君子下不僭上，其居奢如此，是不知也。注「海鳥」至「祀之」。正義曰：《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命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政之所成也。故制祭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無功而祀之，非仁也。弗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辟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供祭祀。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①

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爲赴。【疏】注「不書」至「爲赴」。正義曰：王子虎即王叔文公也。謚之爲「文」，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爲之赴，赴以王子爲親，不復言其爵也。翟泉之盟，子虎在列，而貶之稱「人」。若王使來盟，則不應貶責。不假王命，則不得與盟，故知於時輒假王命，周王遂以同盟之禮爲之赴魯。傳稱「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是其來赴、往弔，皆如同盟之禮。

秦人伐晉。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自上而隊，^②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①「沈」，阮校：「案，《史記·管蔡世家》正義引作「邲」。」

②「隊」，《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隋」。阮校：「毛氏《六經正誤》云：「潭本《釋文》作「情」，古字借用。本作「墮」，作「隋」者後人妄改。宋本作「隊」，蓋因傳文而誤。案，當作「情」，爲「懽」之省文。」

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①【疏】「凡民」至「曰逃」。

正義曰：《公羊傳》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

邑曰叛。」《釋例》曰：「衆保於城，城保於德。言上能以德

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衛

社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

曰潰。潰者，衆散流通之辭也。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

典儀，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

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爲「潰」，在君爲「逃」，以別上下之

名，無取於別國邑也。賈、穎以爲舉國曰潰，②邑曰叛。

案《左氏》無此義也。傳曰「陳侯如楚，慶氏以陳叛」，此

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之謂

也。」是解潰、逃之義也。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

襄七年鄆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經。十年傳厥貉之

會，麋子逃歸不書者，於時楚會諸侯，魯不與，楚不告，故

不書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傳稱「高厚逃歸」，不書於

經者，《釋例》云：「例之潰、逃，指爲一國一軍一邑，君民

相須爲用，變文以別之也。鄭詹見囚於齊，自齊逃來，此

爲逸囚，無不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民逃，非在上

之逃也。而賈氏復申以入例，亦不安也。」如例所言，高

厚之逃，縱有師衆，止同逸囚之限，非是逃例。然鄭詹書，而高厚不書者，鄭詹爲逃來向魯，故書。高厚不別赴，故不書。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

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

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

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

赴也。【疏】注「王子」至「赴也」。正義曰：隱七年傳例

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者，指謂同盟

之一君耳，不言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但同盟稱名，

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雖卒，得以

名赴其子。此理雖爾，凡例未明。王子虎與僖同盟，文

公是其同盟之子，今乃以名赴文，是其於禮合赴。此類

多矣，傳因王子虎天子之臣，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

①「言」，原作「常」，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穎」，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作「穎」。

同盟，^①故於此顯示體例，則其餘從可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

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

濟，封穀尸而還。^②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

藏之。^③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

秦穆公之爲君也，^④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

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⑤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

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

明者。《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汴。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

國風》。言沼汴之蘋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

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

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

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疏】注，詒遺「至」之謀。

正義曰：「詒，遺」，《釋詁》文。燕之爲安，常訓也。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事，言子桑有此義也。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

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疏】注

「晉救」至「螽下」。正義曰：先僕救江，經無其事，但實在「雨螽」之後。不進「救江」於前，而退「圍江」於下，欲

①「叔」，原作「子」，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殺」，原作「殺」，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埋」，原作「理」，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秦穆公，阮校：「石經無『公』字。足利本亦無『公』

字。案，下文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

諸刻本有者疑衍文。」

⑤「二」，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貳」。

令下與處父救江相接故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

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

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疏】

注：「桓公」至「親伐」。正義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

子，字叔，遂以叔爲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

也。衛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爲氏也。門于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

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

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

《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

也。①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

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

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

拜。俱還上，成拜禮。【疏】注：「俱還上成拜禮」。正

義曰：《燕禮》：「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

拜。」鄭玄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

禮若未成然。」此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以禮未成，故

更登成拜，是賓主俱還上成拜禮也。公賦《嘉樂》。

《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

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疏】，逆

婦姜于齊。正義曰：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注

云：「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然

則往逆當稱逆女，入國當稱夫人。此時逆則卿不行，入

復不告至，其禮輕略，異於常文。徒以有姑，故稱「婦」。

以齊女，則稱「姜」。直云「逆婦姜于齊」，略賤之文也。

狄侵齊。無傳。

秋，楚人滅江。滅例在十五年。【疏】注：「滅例

在十五年」。正義曰：案莊十年「齊師滅譚」，注云：

①「謝其以公比」，原作「糾疑以公他」，據《四部叢刊》

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滅例在文十五年。」滅弦、滅黃、滅夔皆不注，獨更於此言者，沈氏云：「滅譚爲人，《春秋》之初，故須指其例。弦、黃、夔等，傳皆載其見滅所由，今「滅江」傳無事跡，恐異於餘滅，故更引滅例，云在十五年。」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

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疏】注「僖公」至「夫人」。正義曰：杜言此者，以成風本是莊公之妾，嫌其不成夫人，故明之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内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嬖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是言適夫人既死，妾母於法得成夫人也。」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夏，

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

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

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爲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內主也。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邠、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疏】注「降服」至「過之」。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秦伯素服郊次」，意與

此同，知此「降服」爲素服也。「出次」，出於宮而別次舍，故云「辟正寢」也。殺牲盛饌曰舉，知「不舉」，去盛饌也。「鄰國之禮有數」，不知其數幾何，以言「過數」，知其必有數耳。哀十年傳稱「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鄰國之數，蓋三日也。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疏】「君子」至「謂矣」。正義曰：徧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詩》意言維彼夏、商二國，其政不得民心，致使國家喪滅。維此四方之國見其亡滅，於是自謀，於是自度其政事，自懼己之滅亡也。此詩所言，其秦穆之謂也。此《詩·大雅·皇矣》之篇。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

「爲賦」。《湛露》、《彤弓》，《詩·小雅》。【疏】注「非禮」至「小雅」。正義曰：諸自賦詩，以表己志者，斷章以取義，意不限詩之尊卑。若使工人作樂，則有常禮。穆叔所云《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燕聘問之賓禮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如彼所云，蓋尊卑之常禮也。自賦者，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頓賦兩篇者也。其使工人歌樂，各以二篇爲斷，此其所以異也。此時武子來聘，魯公燕之，於法當賦《鹿鳴》之二，今賦《湛露》、《彤弓》，非是禮之常法。傳特云「爲賦」，知公特命樂人歌此二篇以示意也。此二篇，天子燕諸侯之詩。公非天子，賓非諸侯，不知歌此欲示何意？蓋以武子有令名，歌此疑是試之耳。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爲肆業及之也。」肆，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疏】注「肆習」至「可

及」。正義曰：《說文》肄訓爲陳，①字從長，聿聲。肄訓爲習，字從聿，彡聲。②古書經傳所作字皆同耳。臣以爲工人自習詩業以及此篇，非謂歌之以爲己也。魯人失於所賦，辭則章主之失，答則己當其寵，故「不辭又不答」，佯若不知，其所爲如愚人然。《論語》云：「甯武子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此亦是愚之一事也。案燕禮賓無答賦之法，而怪其不答賦者，非常之賦，宜有對答故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疏】「天子當陽」③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諸侯敵王所愾，④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疏】「諸侯」至「其功」。正義曰：敵者相當之言，愾是恨怒之意。當王所怒，謂往征伐之，勝而獻其功也。《彤弓·序》云：「天子賜有功諸侯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疏】注「覺明」至「宴樂」。正義曰：覺者，悟知之意，故爲明也，使諸侯明己心也。莊二十一年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有功則賜之以弓矢，又歌此《彤弓》之詩以明天子之心，知是報功宴樂也。《詩》言「朝饗之」，則是爲設饗禮。此云「宴」者，明其爲宴樂耳，非言設宴禮也。

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

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來含贈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

①「肆」，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肆」。阮校：「宋本『肆』作『肆』，非。」

②「肄訓爲習字從聿彡聲」，阮校：「浦鏜云：『肆』誤『肄』，『肆』誤『肆』。」

③「天子當陽」，阮本此節正義在傳「則天子當陽」句下。

④「愾」，阮校：「《說文》引傳作『釅』。」

且贈。①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贈。【疏】「王

使」至「且贈」。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含且

贈』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賈、服云：「含、贈當異

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案《禮·雜記》諸

侯相弔之禮，含、禭、贈、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

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

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風教陵

遲，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

喪，寧能盡至？王歸含、贈，一事而已，宰咺又贈而不

含，不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贈便責兼之不

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

《左傳》舉「來含且贈」、「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

俱是得禮，無譏「兼之」之意也。言「且」者，見有「禮而

已」。宰咺言「來歸」，此不言「來」者，《穀梁傳》曰：「其不

言『來』者，不周事之用也。贈以早，而含以晚。」其意以

爲含者所以實口，當及未殯而至，以其至晚，故不言

「來」，以責王也。案《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坐委于殯

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然則含、禭者，所以助喪盡

恩，示其有禮而已，既葬猶尚致之，不必以濟其用。天子

之與鄰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猶尚不至，責其未殯而來

此，是理之不通也。且來者自外之文，非是褒貶之意。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禭衣是斂之所用，彼最

晚矣，何以復言「來」乎？言「來」與不言「來」，史異文

耳。宰咺、秦人歸之既晚，故舉其所爲之人。此夫人新

薨，言歸含、贈，爲夫人可知，故不言歸夫人含、贈也。何

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

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一王後之喪，含爲

先，禭次之，贈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

如之。於諸侯臣禭之。」②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一王後。

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

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

爲譏。如康成言，尊不含卑，禮無其事。康成以爲譏，

人兼一事者，非《左氏》意也。注「珠玉」至「且贈」。

正義曰：《周禮·玉府》：「大喪共含玉。」《穀梁傳》曰：

「貝玉曰含。」《士喪禮》：「含用米貝。」《莊子》說發冢之事

「貝玉曰含。」

①「含」，阮校：「《釋文》：『本亦作「含」，《說文》作「珍」。』」

②「禭」上，孫校：「據《雜記》疏引《釋廢疾》說當有「贈

之」二字。」

云：「徐徐破其頰，無傷口中珠。」是含有用珠者也，故云「珠玉曰含」。何休云「天子以珠」，《周禮》大喪共玉，不共珠也。《莊子》所言發冢，未必發天子冢也。《雜記》云「諸侯相含以璧」，未知何人用珠耳。《公羊傳》曰：「含者何？口實也。」孝子不忍虛其親之口，故以米貝珠玉實之，謂之飯含。《檀弓》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士喪禮「用生稻米，是不以食道也。車馬曰賵，《公羊傳》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無傳。

秦人入郿。人例在十五年。

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僖公

六同盟。【疏】注「與僖公六同盟」。正義曰：業以僖五年即位，其年盟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魯、許俱在，是六

同盟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贈之，^①明母以子貴，故曰「禮」。【疏】注「成風」至「曰禮」。正義曰：傳舉「事」，以「禮結之，則含、賵、會葬皆得禮也。《釋例》稱：「賵賻綖含，摠謂之贈。」言「以夫人禮贈之」，指為賵、含也。

初，郿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郿。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

冬，楚公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

①「贈」，《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賵」。阮校：「案，正義本作『贈』。」

臯陶後也。傷一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

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

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

漸剛克，^①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

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

範》，今謂之《周書》。【疏】注「甯晉」至「大夫」。^②正義

曰：《晉語》說此事云「舍於逆旅甯嬴氏」。注《國語》者賈

逵、孔晁皆以甯嬴爲掌逆旅之大夫，故杜亦同之。劉炫

以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今刪定知不然者，若是

逆旅之主，則身爲匹庶，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

仲，重丘人罵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

以傳載名氏，故爲逆旅大夫。劉炫以爲客舍主人而規杜

氏，非也。注「沈漸」至「周書」。正義曰：此傳引《周

書》，是《洪範》之「三德」也。彼說人之「三德」，乃以此言

覆之。孔安國以此二句爲天地之德，故注云：「沈漸謂

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

有柔克，不干四時。」杜以傳證人性，即以人事解之：沈漸

謂人性之沈滯濡溺也，高明謂人性之高亢明爽也。滯溺

者當以剛勝其本性，亢爽者當以柔勝其本性。必自屈矯己，乃能成全。不然，則沈漸失於弱，高明失於剛，不能保其身也。此文在《洪範》，今謂之《周書》。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六年晉殺處父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爲六年蒐於夷傳。【疏】注「成子」至「夷傳」。正義

^①「沈漸」，阮校：「案，古文《尚書》作「沈潛」。段玉裁云：《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即「沈潛」也。蓋今文《尚書》作「漸」，與《左氏》合。」

^②「注甯晉至大夫」，阮本此節正義在「甯嬴從之一句」注下。

曰：城濮之戰，先軫、卻縠將中軍，狐毛、狐偃將上軍，欒枝、胥臣將下軍。《晉語》云：「狐毛卒，先且居將上軍。」清原之蒐，二軍如故，趙衰、箕鄭將新上軍，胥嬰、先都將新下軍。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將中軍，不知誰代且居將上軍也。此言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并舉二官。二年彭衙之役云：「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注云：「代卻縠。」是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疏】注

「再同盟」。正義曰：二年「及晉處父盟」，三年公及晉侯盟，是再同盟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

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疏】注「卿共」至「葬速」。正義曰：昭三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土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是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疏】注「諸侯」至「之辭」。正義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三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告朔之禮大，

朝廟之禮小。文公怠慢政事，既不告朔，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書「猶朝于廟」，言「猶」以譏之。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牴牾，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

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大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

十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疏】注，僖二至，軍帥」。正義曰：清原之蒐，五軍十卿，有先軫、卻縠、先

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往歲，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卒。八年傳說此蒐之事，云「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則卻縠、狐偃、胥嬰亦先卒矣。清原十卿，唯有箕鄭、先都在耳，故蒐以謀軍帥。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耳。」

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

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疏】注「處父」至「大夫」。

正義曰：僖三十一年清原之蒐，衰始為卿。三十三年，處父已專帥侵蔡，則處父之屬成子未有多，蓋情素相親，而黨於趙氏耳，非專以嘗為其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①辟獄刑，

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

質要，券契也。治舊沔，治理沔穢。本秩禮，貴賤

不失其本。續常職，脩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

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

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

之數。【疏】「宣子」至「常法」。正義曰：制事典者，正

國之百事，使有常也。正法罪者，準所犯輕重，豫為之

法，使在後依用之也。辟獄刑者，有事在官未決斷者，令

於令理治之也。②董逋逃者，舊有逋逃負罪播越者，督察

追捕之也。由質要者，謂斷爭財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

治舊沔者，國之舊政沔穢不潔，理治改正之也。本秩禮

者，時有僭踰，貴賤相濫，本其次秩，使如舊也。續常職

者，職有廢闕，任賢使能，令續故常也。出滯淹者，賢能

之人沈滯田里，拔出而官爵之也。此謂所為制作法式

①「當」，阮校：「《釋文》作「當也」。案上下文注應有「也」字。」

②「令」字，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今」，當是。

者，豫爲將來使案而遵行，臨時決斷者，將爲故事，使後人放習，故得行諸晉國以爲常法也。注「辟猶理也」。

正義曰：辟訓爲法，依法斷決，是理治之也。此與上句所以爲異者，「正法罪」謂準狀制罪，爲將來之法，若今之造律令也。「辟獄刑」謂有獄未決斷當時之罪，若昭十四年，韓宣子命斷舊獄之類是也。注「董督也」。正義曰：《釋詁》云：「董、督，正也。」俱訓爲正，是董得爲督，謂督察之也。注「由用也質要契券」。正義曰：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鄭衆云：「稱責，謂貸予以也。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也。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鄭玄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人之凡要也。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其名耳。」如彼禮文，知「質要」是契券也。注「治理汚穢」。

正義曰：汚者，穢之別名，不潔之稱也。法有不便於民事，有不利於國，是爲政之汚穢也，治理改正，使潔清也。注「賈佗」至「之數」。正義曰：《晉語》宋公

孫固云：晉公子「長事賈佗」。又曰：「賈佗，公族也，而

多識以共敬。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是以公族從文公也。《尚書·周官》大師、大傅、大保，天子三公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則大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大師皆爲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二人者，晉爲霸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成，授二孤使之行之。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白爲娶。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①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

①「子車氏」，阮校：「案，《詩·黃鳥》正義曰『《左傳》作「子輿」』，《史記·秦本記》亦作「子輿氏」。今傳文作「車」，與孔氏所據本不同。」「仲」，阮校：「《釋文》作「中」，云「本亦作仲」。」

之，爲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

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良不然。君子曰：

「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

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

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老，是以並

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因土地

風俗，爲立聲教之法。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

制。著之話言。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爲之

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

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

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

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

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

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

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

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疏】「占之」至「不老」。①

正義曰：「知命之不老」，知其必將有死，不得長生久視，故制法度以遺後人，非獨爲當己之世設善法也。並建聖哲以下，即位便爲之，非臨死始爲此也。下云「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言其施行此事，功成乃就死耳，非謂設此法以擬死也。注「建立」至「牧民」。正義曰：此說

王者之事，或封爲諸侯，或置之羣官。聖哲是人之儔者，②故總言之耳。注「因土」至「之法」。正義曰：

《漢書·地理志》云：「凡民性有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聖王爲教，因其土地風俗爲立善聲教也。聲教，人之所立，故言「樹之」。今杜云「因土地風

① 「古之至不老」，阮本以下正義十一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儔」，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儔」。

俗，爲立聲教之法」，如杜此言，惟樹以聲，而傳云：「樹之風聲」，而風亦樹者，其實風俗亦是人君教化，故《孝經》云「移風易俗」，孔注《尚書》云「立其善風，揚其善聲」是也。注：「旌旗」至「分制」。正義曰：采物，謂采章物色。旌旗衣服，尊卑不同，名位高下，各有品制。天子所有，分而與之，故云「分之」。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之類皆是也。注「話善」至「遺戒」。正義曰：

「著之話言」，爲作善言遺戒，著於竹帛，故言著之也。

注：「鐘律」至「明時」。正義曰：《周語》云：「先王之制

鐘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又曰：

「占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其意言度律之聲以爲鐘之均，於鐘律取法爲度量衡也。故

《漢書·律歷志》云：「推歷生律，莫不用焉。度量衡皆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黃鐘之長。一黍爲一分，^①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輕重

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衡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其鐘者亦起於律，故服虔云：「鳧氏爲鐘，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黃鐘之管長九寸，則黃鐘之鐘長二尺二寸半。餘鐘亦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於律，傳言「律度」，注言「度量」，其言不及衡者，文雖不足，理實兼之。《易·革卦·象》云：「君子以治歷明時。」此律、度、量、衡皆推歷爲之，爲此法以教天下，使之明四時也。注「藝準」至「無極」。正義曰：

藝是準限，極是中正。制貢賦多少之法，立其準限中正，使不多不少，陳之以示民，故言「陳之」。所引「傳曰」及「又曰」，皆昭十二年子產辭也。注「引道」至「威儀」。

正義曰：引謂在前，故爲道也。表章儀飾，故猶威儀也。威儀禮則，王者制之以道民，言「引之」、「道之」，不

①「度之九十黃鐘之長一黍爲一分」，阮校：「毛本『十』下有『分』字，『爲』上無『黍』字，據《漢書·律歷志》改也。案，《隋志》引此文作「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一黍爲一分」。」

用重文，故異之也。

注「訓典先王之書」。

正義曰：

「訓典，先王之書」，教訓之典，取其言以語之，故言「告之」。「法制」謂王者身自制作，己之所有，故言「予之」。

注「防惡興利」。

正義曰：防者，防使勿然，故為「防

惡」。利者，務生此利，故為「興利」。傳言「防利」，於文不足，互見以曉人也。此最為急，故特言「教之」。

注

「委任」至「常職」。

正義曰：設官分職，當委任責成，故

言「委之」。常秩謂職掌位次，故為「官司之常職」。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

以行。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其人

曰：

「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

卒得。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疏】注「季文

至疾故」。

① 正義曰：劉炫以為，聘使之法，自須造遭

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今知不然者，依聘禮出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若主

國有凶，則臨時辦備。今文子聘晉，特求遭喪之禮，出聘

之後，晉侯遂卒。考其情事，②有異尋常，聞晉侯之疾，何

為不可？劉炫以不聞晉侯之疾而規杜氏，恐非其義也。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

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趙孟

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

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

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

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辰嬴

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

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

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

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

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

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偁

① 「注季文至疾故」，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聞晉侯疾故」

下。

② 「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氣」。

姑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偁姑，姑姓之

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

以狄故，讓

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

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

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

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

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

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郕，晉地。【疏】注，抒除也。^①正義曰：字有聲相近

而爲訓者，鬼之爲言歸也，春之爲言蠢也，其類多矣。抒

聲近除，故爲除也。服虔作「紓」。紓，緩也。「偁

姑」。^②正義曰：《譜》以偁爲國名。地闕，不知所在。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

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

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鞠居，狐氏之族。書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

之，故曰「侵官」。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鞠

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

誤。賈季奔狄。宣子使夷駢送其帑。帑，妻

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

戮夷駢。夷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夷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

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

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遷怒。夫子禮於賈季，

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己蒙宣子

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

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己，是益

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

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

① 「注抒除也」，阮本此節正義在「難必抒矣」句注下。

② 「偁姑」，阮本此節正義在「讓偁姑而上之」句注下。

之，送致諸竟。扞，衛也。【疏】注「帑妻子也」。^①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帑。」文已有妻，故毛傳以帑爲子。此傳無妻，故杜并妻言之。帑者，細弱之號，妻、子俱得稱之。傳稱「以害烏帑」，烏尾猶尚稱帑，況妻子也？《說文》云：「帑，金幣所藏。」字書帑從子，經傳「妻帑」亦從巾。「敵惠」至「之道」。正義曰：敵惠，謂有惠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報。敵怨，謂有怨於彼，不可讎彼人之子。是父祖受人之惠，^②子孫自可不忘，要有恩於其父祖，不可求報於彼子孫。子孫或時不知，^③乃是更復長怨，故惠、怨皆不在後，是爲忠恕之道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

「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

閏以正之。時以作事，^④順時命事。事以厚生，

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⑤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

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

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邾。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邾。^⑥邾，魯邑。卞縣南有邾城。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⑦二年，與魯大夫

盟於垂隴。【疏】注「二年」至「垂隴」。正義曰：王臣以僖二十四年即位，與僖盟于踐土、翟泉。今唯言垂隴，據與文同盟言之。杜注或兼取前世，或止取時君，不爲例也。

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

① 「注帑妻子也」，阮本此節正義在「宣子使與駢送其帑」句注下。

② 「是」，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③ 「時」，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有」。

④ 「時以作事」，阮校：「《隋書·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

⑤ 「生民之道」，阮校：「鄭氏注《周禮·大史》引作『生民之本』。」

⑥ 「師」，阮校：「監本作『帥』。」

⑦ 「王臣」，阮校：「《釋文》：『王臣，本或作壬臣。』案。《穀梁》作『壬臣』，石經仍作『王臣』，係改刻。」

以非罪書。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

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摠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

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

公孫敖如莒泣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聞晉難也。公因

霸國有難而侵小。三月，甲戌，取須句，真文公

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

大夫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

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

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矐爲司徒，桓公孫矐。^①

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

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疏】注「戴公玄孫鱗矐桓公孫」。^②正義曰：《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

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是也。《世本》又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矐」是也。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庇之多。故君

子以爲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

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

^①「矐」，《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

字。今案：疏引起訖無「矐」字，「矐」字當衍。

^②「注戴公玄孫鱗矐桓公孫」，阮本此節正義在「鱗矐爲

司徒」句注下。

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一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

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疏】「葛藟」至「爲比」。^①正義曰：此引

「葛藟」，《王風·葛藟》之篇也。彼毛傳以之爲興，此云「君子以爲比」者，但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比之與興，深淺爲異耳。此傳近取庇根理淺，故以爲比。毛意遠取河潤義深，故以爲興。由意不同，故比興異耳。

注「二子」至「所殺」。正義曰：經書「宋人殺其大

夫」，傳言「不稱名，非其罪」，則此二子名氏當見於經，亦卿官也。僖二十二年傳稱「大司馬固」，於時又有司馬子魚，上文「樂豫爲司馬」，下文「六卿和公室」，六卿之外，有此二子，蓋是孤卿之官也。宋是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之時不必如禮。注「不稱」至「稱名」。正義曰：傳

云「不稱名」，怪殺者死者並不名也。又言「衆也」，解殺者不名，言殺者衆多，其名不可知也。「且言非其罪也」，解死者不名，言死者無罪，則於例不稱名也。此傳言「書曰」，是仲尼新意。殺大夫有例無凡，故每言「書曰」，所謂「曲而暢之」也。此言死者無罪故不稱名，則被殺書名皆爲有罪，故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正以此傳爲例故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若爲賊者多，^②因亂而殺，則亦稱國人殺者，主名不分故也。主名不分，死者雖名氏可知，亦隨而去之，嫌於罪死者也。上殺大夫，則書曰「盜」，「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是也。」若然，宋之穆、襄之族，既非六卿，於例名氏不見，亦應書盜，而不言盜者，彼殺鄭卿者知是尉止、司臣之類，故書盜以惡其人，此則不得主名，書盜不知所惡，故不書其盜耳。若知其人，則亦書盜也。

① 「葛藟至爲比」，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衆」。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

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

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堇陰，晉地。【疏】注：先蔑「至」晉地」。正義曰：諸言御戎爲右，皆是君之御右，知此步招、戎津始以逆雍出軍，此擬爲雍之御、右也。改立靈公，故御、右猶在職也。十一年河曲之戰，傳稱「范無恤御戎」，注云：「代步招。」晉君不行有御戎者，成二年「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王卒盡行，彭名御戎」，注云：「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然則河曲之戰，亦公卒盡行，公之戎車亦行，故御戎在職也。此時未至令狐，令狐猶是晉地，知堇陰亦是晉地也。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寘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

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林父。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

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疏】「凡會」至「不敏」。正義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然則摠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此摠稱「諸侯」，不稱所會，爲公後也。傳還自釋凡例，云「後至不書其國」者，「辟不敏也」，不敏猶不達也。諸國皆在，①公獨後至，是公不達於事。辟公

①「諸」，原作「諱」，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之不達於事，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者，^①若言諸侯無功然，故貶諸侯而摠之，所以辟公恥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泣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鄆陵，莒邑。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一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之。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

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

①「諱」，原作「諸」，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疏】夏書至「三

事」^①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也。以其夏

禹之言，故傳謂之「夏書」。「勿使壞」以上，皆彼正文。

唯彼言「俾勿壞」，「俾」亦「使」也，一字別耳。彼上文

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

功惟敘，九敘惟歌。」乃次此辭。下云：「帝曰：六府三

事允治。」卻缺令宣子修德行禮，使人歌樂，故先引「勸之

以九歌」，然後卻言「六府三事」。「無禮」至「叛也」。

正義曰：在上為政無禮，則民不樂，是叛之所由。注

「為明」至「張本」。正義曰：鄭往前侵衛田，今晉令鄭

歸還衛田也。言歸鄭衛田者，謂晉歸以鄭所取衛田，故

杜下注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是也。然

晉亦還衛田，獨言鄭還衛田者，以鄭歸衛田為主，遂略

之。劉炫謂為歸鄭及歸衛田，^③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

杜氏，非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于衡雍。壬午，月五日。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

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其解

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疏】注「乙酉」至「貴之」。

正義曰：以壬午、乙酉相去四日，其間不容報君，見其專

命之意，故注詳其日也。衡雍，鄭地，知暴亦鄭地。臣無

專命之義，故輦、溺皆去其族。^④此公子遂不受君命，因

事遂行，輒與戎盟，宜去其族。傳言「書曰「公子遂」，珍

之」，是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也。《釋例》曰：「人

臣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故襄

仲始盟趙盾，遂盟伊洛之戎，四日之間，經再書「公子」，

不可以遂事常辭顯之也。」

① 夏書至三事，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

下。

② 「云」，原作「去」，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

本改。

③ 謂「，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以」。

④ 「族」下，阮校：「閩本、監本、毛本增「也」字。」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

螽。無傳。爲災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婿，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疏】注「公壻」至「諸侯」。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傳稱「公壻」，知是晉君之女婿。池，其名也。杜以上言歸匡、戚之田于衛，又言「且復致」，則晉亦致于衛，故言「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于鄭」，以「服虔是」規杜，已釋之。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

役。令狐役在七年。

秋，襄王崩。爲公孫敖如周弔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①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疏】注「珍貴」至「可也」。^②正義曰：傳多言「貴之」，而此言「珍之」，事同而文異，故以珍爲貴也。「大夫出竟」以下，皆莊十九年《公羊傳》文。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

① 「衡」，原作「衡」，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 「可也」，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作「之可」。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

【疏】注「節國」至「廢命」。正義曰：《周禮·掌節》：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鄭玄云：「玉節有五則。」《典瑞》云：「穀圭以和難，

以聘女。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其

角節，鄭注云「未聞」。此司馬、司城以事在官，蓋執此等之玉節。《小行人》云：「守都鄙者用管節。」此司馬、司城

或食采地，即都鄙之主，此節或是管節也。《掌節》又

云：「山國用虎節，^①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鄭注

云：「鑄金爲之，謂王使之，使於土國之等。」《掌節》又

云：「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玄云：

「門關者，謂司門司關也。道路者，謂天子之鄉遂大夫也。」其諸侯之國及門關鄉遂亦有節。《小行人》云：「山

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謂己是山澤之國，

出使用龍虎之節。《小行人》又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

符節，都鄙用管節。」鄭注云：「道路謂諸侯鄉遂及諸侯司

門司關都鄙之等也。」今之爲官授以此節。^②今握節以死，示己不廢命也。此夫人殺，而經書「宋人殺其大夫」者，夫人與君共有國家，尊與君同，不得爲兩下相殺，故同國討之文。雖同國討，稱「人」，實非國討之例，以其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

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

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

故言「皆復」。【疏】注「卿違」至「皆復」。正義曰：「卿

違從大夫」，昭七年傳文也。效節於府人然後出奔，示己

解任而退，不敢帶官而逃。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

爲是書「宋司城來奔」，善其人，故書其官也。「請宋復

之」事在十一年。一人不得言「皆」，知司城官屬悉與來

奔，還悉與皆復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

①「用」，原作「出一」，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用」，與《周禮·掌節》合，今據改。

②「今」，毛本、文淵閣本作「令」。

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

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

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

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

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

益耳、蒯得作亂。爲明年殺先克張本。【疏】注「登

之」至「六年」。^①正義曰：清原之蒐，箕鄭佐新上軍，

先都佐新下軍，二人先爲卿矣，而復欲登之，知登於上軍

也。然則七年令狐之戰，傳歷言諸軍將佐，箕鄭將上軍，

先都佐下軍。先都不登，容可怨恨，箕鄭不失其登，而亦

共作亂者，蓋先克之薦狐、趙，并亦請退箕鄭、先都。先

都於時即佐下軍，箕鄭雖得不退，因此意望以成小憾。

及狐射姑出奔，箕鄭位次宜佐中軍，而先克代射姑，^②箕

鄭守其故職，^③蓋以此而恨也。^④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

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

王。卿共葬事，禮也。【疏】注「卿共葬事禮也」。正

義曰：言禮者，以明天子之喪，卿弔，卿會葬，諸侯不親行

也。《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

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送之禮。

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焉，此天子

崩，諸侯遣卿弔送之經傳也。」杜以往年穆伯弔喪，今令

會葬二事，傳無譏文，知其禮當然也。昭三十年傳鄭游

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以不在楚，^⑤即當

親行。而言禮不親者，彼言由君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少

^①「注登之至六年」，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夷蒐在六年」

下。

^②「代」，原作「伐」，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

本改。「姑」，原作「始」，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

本、阮本改。

^③「職」，原作「磯」，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

本改。

^④「蓋」，原作「整」，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

本改。

^⑤「以」，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似」。

卿印段往耳，非言君當親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

【疏】「夫人」至「自齊」。正義曰：蘇氏云：「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

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無傳。

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

扈。【疏】注「七年同盟于扈」。正義曰：襄以僖八年即位，其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二十一年于薄。今唯言「于扈」，據文公言之。

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爲

異，故書。【疏】注「地道」至「故書」。正義曰：《穀梁傳》曰：「震，動也。」《公羊傳》曰：「震者何？動地也。」何休曰：①「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遂於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

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疏】注「稱君」至「略文」。正義曰：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不稱楚子使某至，此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與中國同。其禮既同，椒亦宜書其氏。②今不書氏，傳無貶文，知是史辭自略，無義例也。《釋例》曰：「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成熊之等六七十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修《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正之。不者即而示之，不皆刊正也。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

①「曰」，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云」。

②「氏」，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某氏」。

「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但稱氏。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①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同異，非仲尼所皆貶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

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

葬曹共公。無傳。【疏】注「衣服」至「者辭」。^②

正義曰：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禮稱襚者，君使臣致服，故云「衣服曰襚」也。秦處西戎，其國辟陋，故不稱君使，猶楚在莊世，稱「荆人來聘」也。成風，夫人也。來者不言夫人，從來者之辭也。先言僖公，僖公先薨也。不言及，并致之也。^③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

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

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疏】「莊叔如周

葬襄子也」。^④正義曰：虛舉此經者，嫌莊叔別以他事使周，葬王更使人會，故明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

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疏】注「梁益」至「非

卿」。正義曰：士穀書經，則是卿也。七年令狐之戰，

三軍將佐無士穀。十二年河曲之戰，三軍將佐，杜注無

代士穀者，而士穀得為卿者，先蔑奔秦，傳無其代。十二年，樂盾將下軍，注云：「代先蔑」者，據傳成文言之耳，未必不是士穀代先蔑，樂盾代士穀也。箕鄭，上軍將也，傳

①「時」，文淵閣本作「史」。阮校：「浦鏜《正誤》作

「辭」。

②「注衣服至者辭」，阮本此節正義在「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句注下。

③「也」，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者」。

④「襄子也」，正宗寺本、京都本作「襄也」，阮本作「襄王」。今案：傳言「莊叔如周葬襄王」，此疏標起訖，當作「襄王」，阮本是也。

文先箕鄭，後士穀，士穀若將下軍，即是位之次也，^①其事似然。或者晉於將佐之外，猶別有散位從卿，若卻缺、趙穿之類也。傳箕鄭先士穀，經士穀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蒯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賈逵云：「箕鄭稱『及』，非首謀。」案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杜云：「言『及』，史異辭，無義例。」則此亦然也。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廆及樂耳。二子，鄭大夫。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

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

《春秋》大意，他皆放此。【疏】注「華耦」至「放此」。正

義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元年公孫敖

會晉侯于戚，文無所貶。此公子遂與諸國同行，諸卿皆貶，遂獨不貶。諸如此類，莫不盡然。知諸於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皆從魯史，以其體例已舉，不假改正故也。

夏，楚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櫜，禮也。秦慕諸

①「即」，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則」。

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爲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疏】「諸侯」至「舊好」。正義曰：此雖廣言諸侯，主爲秦人發傳。隱元年，王使來賵，尚譏其緩，若是同盟之國，必譏其緩可知。《釋例》曰：「秦之與魯，本非方嶽同盟，魯薨不赴秦，秦不賵魯，自是其常也。僖、穆二公，雖有同盟之義，二君已卒，則二子不得用同盟之禮也。今秦康公遠慕諸華，欲通敬於魯，無以爲辭，因翟泉有盟，追贈僖公，并及成風，假弔禮而行，故曰「禮也」。送死不及尸，謂不當其事。書者，書之於策，垂之子孫，以示過厚之好也。」是言此傳主爲秦也。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檀弓》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爲緩，案《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

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禮有含、襚、賵、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斂，^①故書日。

夏，秦伐晉。不稱將帥，^②告辭略。

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弑君，故書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冬，狄侵宋。無傳。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

①「公與小斂」，阮校：「《釋文》作「公與斂」。」
②「帥」，原作「師」，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經典釋文》改。

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少梁，馮翊夏陽縣。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報少梁。

初，楚范巫裔似裔，范邑之巫。謂成王

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

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①不

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商，楚邑，今上

雒商縣。沿漢沂江，將入郢。沿，順流。沂，逆流。

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懼而辭曰：

「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

於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爲司敗。^②子西畏讒言，^③

不敢之商縣。王使爲工尹，^④掌百工之官。又與

子家謀弑穆王。^⑤穆王聞之。五月，殺鬬

宜申及仲歸。^⑥仲歸，^⑦子家。不書，^⑧非卿。^⑨【疏】

「皆將強死」。^⑨正義曰：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被殺也。^⑩注「沿順流沂逆流」。正義曰：商在漢水北，漢水東流而南入江。子西既至商邑，聞讒，不敢居商縣，沿漢水順流而下至江，乃沂流逆上，渚宮當郢都之南，故

①「毋」，原作「母」，據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楚」，原爲墨丁，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③「畏讒」，原爲墨丁，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④「王」、「工」，原分別作「三」、「二」，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⑤「弑」，原作「杖」，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⑥「歸」，原爲墨丁，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⑦「書」，原爲墨丁，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⑧「卿」，原作「物」，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⑨「皆將強死」，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⑩「殺」，原爲墨丁，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王在渚宮，下見之」也。下注云「小洲曰渚」，《釋水》文。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正義曰：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論語》有「陳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二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

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爲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疏】注「陳鄭」至「同也」。①正義曰：杜以陳、鄭會楚子于息，遂與蔡侯次于厥貉，則陳、鄭當在次也。傳稱「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則麋子當在也。宋公逆楚子，則宋公亦在也。獨書楚子、蔡侯，不言陳、鄭、宋、麋，故迹其事而爲之說。言宋、陳、鄭三君降爵，麋子逃歸，故不書也。劉炫以爲告文略，故不書陳、鄭、宋。今知不然者，此楚會諸侯，必是楚人來告。若楚人來告，當以得諸侯爲榮，何以略其宋、鄭、陳乎？麋子

①「注陳鄭至同也」，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不會，傳云「逃歸」，宋、鄭二國爲楚僕役，猶如許、蔡二君降乘楚車，許、蔡既不書於經，故知宋、鄭失位不見。此乃傳事分明，故杜爲此解。劉炫直以告文略以規杜氏，非也。注「將獵」至「中央」。正義曰：宋公爲右孟，無畏爲左司馬，而扶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置「左司馬，使各掌」甄，自然右司馬，人當中央也。「毋縱」至「罔極」。正義曰：無縱此詭人、隨人無正心者，以謹勅彼無中正之人。言小罪尚不赦，則大罪不敢爲也。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麋傳。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四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五

文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討前年逃

厥貉會。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①承匡，宋

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卻缺，冀缺。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

麋師於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

麋地。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②錫穴，麋地。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疏】注「八年」至

①「匡」，《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作「筐」。下傳、注同。

②「錫」，《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錫」。阮校：「案，《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又曰：『錫，本或作錫，星歷反。』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傳文亦作「錫穴」，似作「錫」字為當。」

「失之」。^①正義曰：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皆書其歸，則蕩意諸之歸亦當書之。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冀隆亦同服義，而難杜云：「襄二十九年，樂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即發文，史失之，即「不書日，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必以爲史失者，案衛侯鄭之歸于衛也，僖公納賂而請之。衛侯朔之人于衛也，莊公興師而納之。歸邾子益于邾，自我而歸之。皆受魯施，並書於經，何獨意諸施而不德？若意諸施而不德，彼何故施而德之？春秋公侯大夫失位出奔，得人力而反者多矣，若皆施而不德，不應赴告諸侯，魯以不書爲是，則書者爲非，何以無貶責之文？定人之謂禮，存亡之謂義，未有禮義在可諱之竟，^②故杜以爲史官失之，故不書於策。

鄭瞞侵齊，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③

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

夏御莊叔，莊叔，得臣。縣房甥爲右，富父終

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疏】注「鄭瞞」至「漆

姓」。^④正義曰：狄是北夷大號，鄭瞞是其國名。《魯

語》云：「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宴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⑤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日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僈氏長二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此言「長狄」，狄之長者。彼言「於周爲長狄」，知鄭瞞即是防風氏之後，故以

① 注八年至失之，阮本此節正義在「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句注下。

② 「竟」，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意」。」

③ 「漆」，阮校：「案，《史記·孔子世家》作「釐」，《說苑》亦作「釐」。《世本》無「漆」姓。此「漆」字當爲「涑」之訛。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釋文》云：「漆，本或作涑。」「涑」、「釐」聲相近。」

④ 注鄭瞞至漆姓，阮本此節正義在「鄭瞞侵齊」句注下。

⑤ 「羣臣」，阮校：「盧文弨校本「臣」作「神」，依《國語》、《史記》改。案，《說苑》、《家語》、《博物志》並作「羣臣」。」

《國語》爲說。服云：「伐我不書，諱之。」冬，十月，甲

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鄆瞞國之君，

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疏】注「僑如」至

「狄也」。正義曰：經書「敗狄于鹹」，即是敗一國也。

敗其國而獲此人，傳不言是其將帥，知是其國之君也。

《穀梁傳》曰：「長狄，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

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休

云：「蓋長百尺。《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

故云「蓋長三丈」。《魯語》言「不過十之一」，是疑之言，故

云「蓋」也。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彼獲嬰兒歸書之，此獲僑如不書者，潞國大，其君

貴，故書之，此國小，僑如賤，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

甥搯其喉以戈，殺之。搯猶衝也。埋其首於

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

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

伯曰僑如，以旌其功。【疏】「搯其喉以戈殺之」。① 正

義曰：《考工記》戈之長六尺六寸耳，得及長狄之喉者，兵

車之法，皆二人共乘，魯、宋與長狄之戰，車皆四乘，改其

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也。注「得臣」至「其

功」。正義曰：襄三十年傳說此事云：「叔孫莊叔敗狄

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皆以名其子。」定八年傳

稱：「魯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故名

之曰陽州。」② 知得臣亦待事以名其三子，以旌章其功也。

此三子未必同年而生，或生訖待事，或事後始生，欲以章

己功，取彼名而名之也。

初，宋武公之世，鄆瞞伐宋。在春秋前。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③ 彤班御皇父充石，皇

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

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

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

① 「搯其喉以戈殺之」，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搯猶衝也」之下。

② 「故」，阮校：「浦鏜云：『故』，衍字。按，定八年傳無『故』字。」

③ 「帥」，原作「師」，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賞。【疏】注：在春秋前。^①正義曰：《史記·十一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

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年卒。卒在春秋前二十六年，不知鄆瞞以何年伐宋也。注「皇父」至「父名」。正

義曰：「皇父，戴公子」，《世本》文。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且此人子孫以「皇」為氏，知皇父字，充石名。

「獲長狄緣斯」。正義曰：服虔云：「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注「皇父」至「受賞」。正義

曰：賈逵云：「皇父與穀生，^②牛父三子皆死。」鄭衆以為穀生、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

從父在軍，為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一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③誰殺緣斯？服虔云：「殺緣斯者，未必三子

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彫班」，班為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為近之。如馬之

言，於傳文為順。但班獨受賞，知三子皆死，故杜亦同之。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門，關

門。征，稅也。謂之彫門。【疏】注「門關門征稅也」。^④正義曰：禮唯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周

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鄭玄云：「征廛者，貨賄之稅。」《孟

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如彼文，知出入關者必有征稅，但不知幾而稅也。然據禮文，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偃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

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

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鄆瞞伐

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

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⑤榮如以魯桓

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

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

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

^①「注在春秋前」，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生」，阮本作「甥」。下「穀生」同。

^③「今」，阮校：「宋本、毛本作『令』。」

^④「注門關門征稅也」，阮本此節正義在「使食其征」句注下。

^⑤「伯」，阮校：「足利本作『仲』。」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鄆瞞

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疏】注「長狄之種絕」。

正義曰：此時長狄種絕，仲尼猶云「今日大人」者，言當時呼往前長狄爲「大人」，未必其時有之。若當時猶有其種，吳人不應怪其骨也。但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胤，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隅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國語》仲尼之談，《左傳》丘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質疑之久矣。蘇氏云：「《國語》稱『今日大人』，但逆居夷狄，①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

邾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

邾邑。國人弗徇。徇，順也。爲明年邾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疏】注「稱爵」至「迎之」。

正義曰：此實太子，公以諸侯禮逆之。②公既尊之爲君，③史遂從公之意。成十年「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經即書爲「晉侯」。史官不可反公之心，追言世子，從君所稱，更是其實故也。

杞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見出

棄，猶以恩錄其卒。【疏】注「既嫁」至「其卒」。正義

曰：天子諸侯絕期，嫁女於諸侯，則尊同恩，成於敵體，其禮不用降，④卒則服大功九月。叔姬既爲杞之夫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喪服》：女子既嫁，而反在父母之室，從本服爲之齊衰期。此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杜

①「夷狄」，文淵閣本作「四夷」。阮校：「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四夷」。」

②「逆」，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迎」。

③「君」，原作「者」，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用」，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爲」。

《譜》不知此叔姬是何公之女，要姑與姊妹皆服期也。
《釋例》曰：「出棄之女，反在父母之室，則與既笄成人者同，故亦書卒也。」杞叔姬卒，《穀梁》以為公母姊妹，謂同母姊。^①

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邲伯卒，邲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邲邾來

奔。^②邲邾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邲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

【疏】始朝公也。^③正義曰：劉炫云：「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霸主即位，魯君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姊以為夫人。不書大歸，^④未歸而卒。^⑤【疏】注，不絕「至」而卒。

①「姊」下，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妹」字，當是。

②「邲」，阮校：「惠士奇曰：服虔以『邲邾為邲邾之家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然則『邲』不從邑。服說見《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

③「始」上，京都本、阮本有「傳」字。

④「大」，閩本、監本、毛本作「來」。

⑤「歸」，《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作「奔」。

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立其姊爲夫人也。其姊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傳例「出曰來歸」，不書來歸，未歸而卒也。既歸而卒，亦當書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書「卒」是也。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後不書「卒」者，或更嫁於大夫，故不書卒耳。」

一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笄而卒，^①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疏】注「羣舒」至「龍舒」。^②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

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

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

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疏】注「大器」至

「辭玉」。正義曰：聘君用圭，享用璧。聘夫人用璋，享

用琮。《聘禮·記》曰：「凡四器者，^③唯其所寶，以聘可

也。」故知所言大器是圭璋也。《考工記·玉人》云：「琢

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觀聘。《聘禮·記》云：「所以朝

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纁八寸。」鄭玄云：

「於天子曰朝，^④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言

「互相備」者，朝諸侯與天子同，聘天子與諸侯同也。所

^①「笄」，《四部叢刊》本、京都本作「嫁」。

^②「注羣舒至龍舒」，阮本此節正義在「羣舒叛楚」句注下。

^③「者」，原作「圭」，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阮校：「作「者」，與《禮記》合。」

^④「朝」，原作「聘」，據正宗寺本、京都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阮本改。阮校：「作「朝」，與鄭注《聘禮·記》合。」

言朝圭九寸、聘圭八寸，謂上公禮也。使臣出聘，降君一等，故八寸，則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玉必還其來使，而下云「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及「襄仲辭之」者，禮聘終，雖復得還玉，初聘之時，其意欲致與主國，但主國謙退，禮終還之，且襄仲辭之者，爲不欲與秦爲好。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①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一國之好，藉，薦也。【疏】注「藉薦也」。正義曰：《聘禮》：「執圭所以致君命。」君命致，藉玉而後通，若坐之有薦席然，故以藉爲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卻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疏】「深壘固軍」。^②正義曰：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深者，高也。高其壘以爲軍之阻固。案《覲禮》說「爲壇深四尺」，鄭注云「深，高也」，是其義也。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

① 「徼」，阮校：「《釋文》作『徼』，是也。注同。」

② 「深壘固軍」，阮本此節正義在「若何而戰」句注下。

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疏】注「側室」至「庶孫」。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側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側也。《世族譜》：「穿，趙夙之孫。」則是趙盾從父昆弟之子也。盾爲正室，故謂穿爲側室。穿別爲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疏】「裹糧坐甲」① 正義曰：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坐之於地。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卻缺爲卿，不在軍帥之數。然

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占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②故曰交綏。【疏】注「司馬」至「兩退」。正義曰：魏武全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卻也。言軍卻，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即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慙，缺也。【疏】注「慙缺也」。正義曰：慙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爲慙也。沈氏云：「《方言》云：『慙，傷。』傷即缺也。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死者，但不至大崩，③未甚喪敗，故爲『皆未缺耳』。」④ 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① 「裹糧坐甲」，阮本此節正義在「將有待也」句注下。

② 「致」，《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至」。

③ 「不」，京都本、阮本作「未」。

④ 「耳」，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也』。」

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再同

盟。【疏】注「再同盟」。正義曰：朔以僖二十九年即位，其年盟于翟泉，文二年于垂隴，七年于扈。云「再同盟」者，據文公言之。

邾子蘧蔭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疏】注「未

同盟而赴以名」。正義曰：蘧蔭，邾子瑣之子也。莊十九年即位，僖元年與魯盟于犂。而云「未同盟」，蓋據文公為言，故云「未同盟」。劉炫以犂盟規之，非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

年同。

大室屋壞。大廟之室。【疏】注「大廟之室」。

正義曰：傳稱「書不共」，則於此室當共，知大廟之室也。《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當其室中，^①又拔出為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為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公羊》經作「世室」，^②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

① 「當其室中」，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室當其中』。」

② 「經」，京都本、阮本無此字。

其號謚。且《左氏》經爲「大室」，^①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壞必更作，書其壞，而不書作者，隨即脩之，故不書也。定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啓塞從時，譏其緩作，故別書之耳。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闕。

狄侵衛。無傳。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疏】注「詹嘉」至「潼關」。正義曰：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境。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與東方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己，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故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

於諸浮。諸浮，晉地。【疏】「六卿相見於諸浮」。正

義曰：六卿在朝，日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人私議。諸浮當是城外之近地耳。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

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

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能外事，且由舊

勳。」有狐偃之舊勳。【疏】「能外事」。正義曰：賈季

是狐突之孫，狐偃之子，本是狄人，能知外境之事。謂知

狄之情，得豫爲之備。卻成子曰：「賈季亂，且

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

【疏】「能賤而有恥」。^②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

且又知恥。言不可污辱。」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

^①「且左氏」，京都本「且」作「案」。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且」作「案」，「氏」作「傳」。」

^②「能賤而有恥」，阮本此節正義在「柔而不犯」句注下。

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疏】注「魏壽餘畢萬之後」。

正義曰：閔元年晉侯「賜畢萬魏」。魏犇者，萬之孫，爲魏之世適。壽餘爲魏邑之主，當是犇之近親，故云「畢萬之後」。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

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

河北縣，於秦爲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

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

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疏】「請東」至「之先」。正

義曰：請舊是東方之人，并有才能堪與彼魏邑「二三有司

說歸秦之言者，吾與先行。使士會。士會辭曰：

「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

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

【疏】「臣死」至「悔也」。正義曰：言身拘死於晉，妻子

爲戮於秦，①必無益於君，不可改悔。秦伯曰：「若

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

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槔。

臨別授之馬槔，並示已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

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

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

別族復累之姓。【疏】注「策馬槔」。^②正義曰：服虔

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杜不然者，壽餘請訖，士會即

行，不暇書策爲辭。且事既密，不宜以簡贈人。傳稱「以

書相與」，皆云「與書」，此獨不宜云「贈之以策」，知是馬

槔。槔，杖也。「其處者爲劉氏」。正義曰：伍員屬

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其傳又

爲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

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

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

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

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

經皆無證圖識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

①「子」，正宗寺本作空格。京都本、阮本無此字。

②「注策馬槔」，阮本此節正義在「繞朝贈之以策」句注下。

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

注：士會

至「之姓」。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稱陶唐氏既衰，其

後曰劉累，能飲食龍，夏王孔甲賜氏曰御龍。襄二十四

年傳范宣子云：「勾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

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

《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

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賈逵云：「隰叔，

杜伯之子。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逃奔晉。子輿，士蔭也。

武子，蔭之孫，即上會也。」又《世本》：①上蔭生士伯缺，

缺生士會，會生士燮。一會是蔭之孫，是爲堯後也。會子

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爲劉氏。秦滅魏，劉氏徙

大梁。又高祖之祖爲豐公，②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

也漢。③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

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

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

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

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

「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

遷也。古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

百姓之命爲主。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

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疏】注「繹邾」至「繹

山」。④正義曰：邾都本在鄒縣，鄒縣北有繹山，徙都

於彼山旁，山旁當有舊邑，故曰「繹，邾邑」也。邾既遷都

於此，竟內別有繹邑。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

繹」，取彼之別邑，不取邾之國都也。但邾是小國，彼繹

邑亦取繹山爲名，應近邾之都耳。注「左右」至「徙

之」。正義曰：史明卜筮，知國遷君必死，不知君命自

當卒也。左右之意，謂不遷命可長。左右勸君勿遷，⑤以

一人之命爲言也。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養民，遷則

①「又」，原作「人」，據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改。

②「又」，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作「漢」。

③「也漢」，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無此二字。今案：

「漢」字當衍。

④「注繹邾至繹山」，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⑤「勿」，阮校：「閩本、監本、毛本改「弗」。」

民利，志在必遷，以百姓之命為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長短先定，不遷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遷就善居，則民安樂，乃傳世無窮也。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衛遷帝丘，卜曰三百年，是傳世也。君子曰知命」。正義曰：俗人見其早卒，謂其由遷而死。死之短長有時，不遷至期亦卒。傳言「君子曰知命」，所以證俗人之惑。邾文公以莊二十九年即位，至今五十一年，享國久矣，命非短折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

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臣子不共。【疏】「書不共」。

正義曰：《釋例》曰：「大室之屋，國之所尊，朽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頽，不共之甚，故特書之。」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

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

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

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

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

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

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

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

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子家賦《載

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

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

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

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為行。公

答拜。【疏】注「子家」至「恤之」。①正義曰：《鴻

鴈》，美宣王勞來諸侯之詩也。首章云：「之子于征，劬勞

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之子，侯伯卿士也。存省

諸侯，劬勞外野。爰，曰也。矜，憐也。王命之曰：當及

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又當哀此鰥夫寡婦，當收斂之，

使有依附。子家言鄭寡弱，欲使魯侯遠行還晉存恤之

也。注「四月」至「還晉」。正義曰：《四月》，大夫行

役之怨詩也。首章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

人，胡寧忍予？」大夫言已四月初夏而行，至六月往暑

①「注子家至恤之」，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矣。寒暑易節，尚不得歸，我之先祖非人乎？^①王者何當施忍於我，不使得祭祀也？文子言已思歸祭祀，不欲更復還晉。注「載馳」至「救助」。正義曰：《載馳》，

許穆夫人聞衛之滅，思歸唁兄之詩也。其四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蠃。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其五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義取小國有急，控告大國。文在五章，而傳言四章，故云「四章以下」，言其并賦五章。注「一月三捷」。

正義曰：捷，勝也。三者，謂侵也、伐也、戰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

晉。無傳。告於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

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疏】注「七年」

至「從赴」。正義曰：《齊世家》：「孝公卒，弟潘殺孝公

子而立，是為昭公。」昭公則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踐土。據文公言之，唯同扈之盟耳。杜以《長歷》校

之，知乙亥是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者，蓋赴以五月到，唯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

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疏】注「孛彗」至「書之」。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

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曰：「孛之為言猶彗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釋天》云：「彗星為攬槍。」^②郭璞曰：「妖星也。亦

謂之「孛」，言其形字字似掃彗也。」經言「入于北斗」，則從他處而入，是既見而移入北斗也。彗星長有尾，入于北斗杓中。妖星非常所有，故書。

公至自會。無傳。

①「非」，阮校：「監本、毛本作「匪」。」

②「攬」，正宗寺本、阮本作「攬」。今案：《爾雅·釋天》（《四部叢刊》影宋本）作「攬」。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

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

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疏】納捷菑于邾。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

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舊是國君，故稱其國。

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

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齊小白、齊

陽生、許叔、蔡季之屬，經無「納」文，又復得國，與此不同

也。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

得國爲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

故從大夫例書「卒」。

【疏】注「既許」至「書卒」。正義曰：傳稱「請葬，不許」，明年傳云「葬視共仲」，則是不得

從大夫禮葬，而得從大夫例書「卒」者，卒、葬異禮，事不

相連。隱公書「薨」，「不書葬，不成喪」，不以君禮成其喪

也。不以君禮猶得書「公薨」，敖雖不以卿禮葬，既許其

復，得從例書「卒」。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

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弑君例在宣四年。【疏】注「舍

未」至「四年」。正義曰：《公羊》之例，既葬稱「子」，踰

年稱「公」。《左氏》則不然。僖九年九月「晉侯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君之

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

卓于朝。」經書「里克弑其君卓」。^②是未葬稱「子」，既葬

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也。此稱「弑其君舍」，舍已成

君，故云「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也。傳

云：「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後七月，爲商人所弑。經、

傳無葬昭公之文。又齊侯以五月而卒，傳稱七月弑舍，

時未合葬，知已葬者，正以舍已稱君，決知既葬。春秋之

世，多不如禮，葬之早晚，時有遲速。雖復違禮而葬，後

君葬訖即成成君，^③非計禮之葬日始成君也。宣十年夏

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

佐來聘。是葬速成君之文也。杜以成君在於既葬，不

① 詭，阮校：「毛本作『僂』，與僖九年經合。」

② 「弑」，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殺』。」

③ 「成成」，正宗寺本、閩本、監本不重文。

以踰年爲限。此言「未踰年」者，意在排舊說也。

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

字。【疏】注「大夫」至「書字」。正義曰：崔杼無罪，書

崔氏出奔。此貴子哀，書其字者，於例字貴於名，故儀

父、女叔之徒皆書其字，則書字是貴之常例也。崔氏，

傳曰：且告以族，故因稱「氏」，唯以不名爲義。

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

書。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

例。【疏】注「諸侯」至「人例」。正義曰：諸侯執諸侯之

大夫，無罪則稱行人，以見無罪之義。王者之使，不問有

罪無罪，諸侯皆不得執之，執之則爲不臣。以諸侯無執

王使之義，故單伯不依行人例。言單伯身雖無罪，不依

使例，故不稱行人也。諸侯不得執王使，而諸侯之史得

貶王使者，史之所書，周公定法，已君有過，猶尚書之，王

使有愆，亦得貶也。

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

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疏】注「叔姬」至「母辭」。

正義曰：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知舍之母也。「不稱

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亦不知是何公之女，魯是其父

母家。不言文公是其父，稱「子叔姬」者，服云：「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十二年「子叔姬卒」，已被紀絕，是並在室也。」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

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

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亡，禍也。

歸、復，福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疏】注

「奔亡」至「福也」。①正義曰：因崩薨而言禍福，則禍

亦崩薨之類，福是反禍者也。福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

甚於亡家喪國。禍亦崩薨之類，相次之物。且奔、亡、

歸、復，其事多矣，雖有出人之例，未見不告之義。此傳

於崩薨之末言之，故知奔、亡是禍，歸、復是福也。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

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

①「注奔亡至福也」，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歸復福也」下。

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

元。^①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

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

爾，爾不可多蓄憾。^②不為君則恨多。將免我

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疏】「將免我乎」。

正義曰：言爾已殺君矣，我若為君，爾將肯放免我乎？

言將復殺我。劉炫云：「爾將免我為君之事乎？」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

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疏】注「後三」至「詳言」。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申須云：「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又二十六年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宋、齊、晉三國之君，並為無道，皆有穢德。今彗出而彼死，是除穢之事，但未測何以知此三君當之。史服但言事徵，不言其占，非末學所得詳言，故言其驗，而不推其義。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獲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

^①「弑」，阮校：「《釋文》作『殺』，音試。按，傳文直書其事，作『殺』是也。」

^②「可多蓄憾」，《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可」下有「使」字。阮校：「石經作『畜』，後加廿頭。《釋文》作『畜』，云『本亦作蓄』。『憾』，本又作『感』。按，作『感』者古字。」

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

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

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①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

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②即羣

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

而還。八月，一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

《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疏】

「國語」至「爲傅」。^③正義曰：《楚語》蔡聲子云：「楚

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潘崇、子孔

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

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④廬戢黎及叔麋誘

之，^⑤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中廬縣。

戢黎，廬大夫。叔麋，其佐。鬬克，子儀也。初，鬬克

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

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

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

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

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三

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

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幼。^⑥請立難也。」難，穀

^①「使復」，《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復使」。

^②「伐」，原作「代」，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國語」上，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有「注」字，當是。

^④「王」，原作「生」，據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及《國語·楚語》（《士禮居叢書》影宋本）改。

^⑤「黎」，阮校：「岳本、足利本「黎」作「黎」，注同。案，石經此處缺，下十六年傳作「使廬戢黎侵庸」，則此處亦當作「黎」也。」

^⑥「幼」，《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少」。

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

仕附庸，還升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污君之祿，辟禍遠也。^①

【疏】注「蕭宋」至「爲卿」。^②正義曰：蕭本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③平宋亂，立桓公。宋人賞其勞，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④是爲附庸，故稱「朝」。附庸宋國，故云「宋附庸」也。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此時蕭國仍在，高哀仕於蕭國，遂被拔擢升爲宋卿。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甲。【疏】注「齊人」至「從赴」。^⑤正義曰：商人實以七月弑舍，^⑥取其位，而

齊人未服，三月而後定，定訖始來告，不告舍死之月，唯言商人弑舍。魯史以其九月來告，即書之於九月。如此傳文，告以九月，即書九月，明經之日月皆從赴而書，非褒貶詳略也。杜言此者，排先儒言日月有褒貶之義。注「猶言某甲」。正義曰：心惡其政，不以爲公，凡與人言，欲稱君者，終不謂之爲「公」，曰「夫己氏」，斥懿公之名也。劉云：「甲、己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

① 「遠」，《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速」。

② 「注蕭宋至爲卿」，阮本此節正義在「以爲卿」句注下。

③ 「宋」，原爲空格，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④ 「二十三」，原作「二十二」，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蕭叔朝公」在莊二十三年。

⑤ 「注齊人至從赴」，阮本此節正義在「故書以九月」句注下。

⑥ 「弑」，原作「試」，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

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疏】注「華孫」至「司馬」。

正義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

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

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

「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不稱使也。僖四

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其比也。諸侯之卿，例書名氏，以

華耦能率其屬官，備禮盡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八年「宋

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唯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既

書「司馬」，復曰「華孫」者，劉炫云：「或以爲華耦貴之既深，

故特書族。」案傳，華耦「魯人以爲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

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有詳略也。^①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

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疏】注「大夫」至「示義」。正義曰：桓十八年

「公之喪至自齊」，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皆

云：「告於廟也。」是公與夫人薨于外竟，皆啓廟告至，例

書於策。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

于狸脈」，皆不書喪至。是大夫喪還，例不書。此獨書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

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

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曰「爲孟氏，且國

故」是也。」^②不言來者，魯人取之，齊人送之，非有專使特

來，故不言來。哀八年「齊人歸欒及闍」，注云：「不言來，

命歸之，無指使。」^③此亦彼之類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傳例曰：「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

①「也」，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②「且」，原作「月」，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及下十五年傳文改。

③「指」，阮校：「案，哀八年經注作『旨』。」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

秋，^①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

侯受賂而止，故摠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

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疏】注「齊人」至「異

文」。正義曰：傳例：「出曰來歸。」是直出之文也。齊

人以王之故來送叔姬，故與直出異文也。使者卑微，不可

言「齊侯使人」，故云「齊人來歸」。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

風之櫜」，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成九年「晉

人來媵」之類，皆是來者微賤，不得稱君命，故舉國稱人。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郭，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

與子叔姬故也。因晉請齊。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②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疏】注「古之」至「不名」。^③正義曰：杜檢傳文，^④諸言「書曰」者，皆是仲尼新意。此云「其官皆從」，即云「書曰司

①「秋」，京都本、阮本無此字。

②「主」，原作「空」，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注古之至不名」，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④「杜」，原作「社」，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馬，貴之」，明是貴其官從，故書其官也。《聘禮》之文，有「介衆介，至所聘之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縣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傳稱「卿行旅從」。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晉，至於鄭竟而誓，知其從人多矣。盟會禮重於聘，知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之與主，以成禮爲敏，^①故傳云「其官皆從，貴之也」。春秋之時，率多不能備威儀，故傳每言「箇行李」是也。^②華孫今獨能率其官屬，以從古典，所以敬其君事而自鎮重也。使人既重而承事恭敬，則魯被尊而賓禮篤也。奉使鄰國，能尊主厚禮，是可貴之事，故仲尼貴而不名。至宴，無故揚其先祖之罪，爲己謙辭，是不敏之極，「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言仲尼貴其官從，君子嗤其失辭，有善有惡，傳兩舉之也。《釋例》曰：「古之盟會，必備禮儀，示等威，明貴賤，各以成禮爲節制，^③兼備則名位不愆。華孫居擾攘之世，而能率由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之也。至於宴會，追稱先人之罪，爲己謙辭，謙以失辭，故傳云「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是言善惡兩舉之事也。襄五年傳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言

「貪也」，罪壬夫，「不刑」，責共王，亦是兩舉之文。其事類於此也。服虔云：「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案經儀父與魯結好，子哀不義宋公，司城效節來奔，單伯自齊致命，傳皆言「書曰「貴之」」，實善而貴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也？劉炫又難云：「此爲不知其非，儀父豈亦魯不知其非而貴之乎？孔子脩《春秋》，裁其得失，定其褒貶，善惡章於其篇，臧否示於來世。若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削筆之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哉？「其官皆從」，謂共聘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從即責空官，聘禮官屬不少，豈周公安制禮乎？」注「亞旅上大

① 「敏」，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敬」。

② 「箇」，京都本、阮本作「个」，毛本、正宗寺本、文淵閣本作「介」。

③ 「節」，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重此字。今案：「節」字重文，則當在上「節」字下斷句。

夫也」。正義曰：《尚書·牧誓》：武王呼羣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孔安國云：「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候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華孫不敢當君，請受上大夫之宴。「魯人」。正義曰：魯人，魯鈍之人。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

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疏】

「諸侯」至「制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玄云：

「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

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①或此君新即位，自往

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

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

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

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法，與《周

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

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

古是何時。鄭玄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

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世耳，^②不必皆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魯非霸主，曹伯何以朝之？曹豈推魯爲霸主而屈己以朝之也？^③且云「古之制也」，則是古之聖王制爲此法。^④天子不衰，諸侯無霸，明德天子豈慮世事，^⑤霸主威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歐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

①「焉」，原作「爲」，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耳」，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自」，屬下讀。

③「推」，原作「雅」，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改。

④「則」，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即」。

⑤「事」，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衰」，當是。

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大甚，^①其於間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

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

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之不具耳。^②文襄之霸，

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

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亦謂朝大國耳。

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

霸主遭時制宜，非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時令，或奉舊

章，^③此在文襄之後，仍守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

「占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昭十三年歲聘間朝，是周

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故《釋例》引之云：「明王之制，歲聘

以志業。」^④以解朝聘之數。《尚書·周官》：「六年，五服

朝」，孔傳云：「一朝會京師。」是再朝甸會，^⑤周之正禮

也。若然，《大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

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

見。要服，六歲一見。」何於服數朝者，《大行人》所云，謂

貢物而見，或君自至，或遣臣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

會之禮。沈氏以爲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爲朝

牧伯之法，以「間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

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

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

實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

歸。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卜人，魯卜

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

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

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

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

①「大」，原作「天」，據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改。

②「之」，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文」。

③「奉」，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率」。

④「歲」，原作「朝」，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歲」。阮校：「案，《釋例》亦作「歲」，與《左傳》正

文合。宋本作「朝」，誤也。」今據改。

⑤「甸」，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而」。阮校：「宋本作「甸」，非。」

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疏】

注「孟氏」至「孟氏」。^① 正義曰：公孫敖，慶父之子。

杜以慶父與莊公異母，庶長稱孟。雖彊同於適，自稱為仲，以其實是長庶，故時人或稱「孟氏」。注「堂阜」至

「所歸」。正義曰：《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

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大夫畫

帷，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一；玄紐一。」鄭

玄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使衆惡其親也。

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

帷、布荒，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

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褚以襯覆棺，乃加帷

荒於其上。紐所以連結帷荒者也。」禮之飾棺，唯有此

耳。齊人教之飾棺，蓋依此大夫之制而為之飾。置諸堂

阜，故為不殯，示無所歸，冀魯人哀之也。沈氏云：「飾

棺，即《雜記》云：「諸侯死於道，其輅有綵，緇布裳帷，素

錦以為屋而行。大夫死於道，以布為輅而行。」義或當

然。注「卜人魯卜邑大夫」。正義曰：治邑大夫，例

呼為「人」。孔子父為鄆邑大夫，謂之鄆人，知此卜人是

卜邑大夫。其邑近堂阜，故見之而告魯君。注「敖卒」

至「喪禮」。正義曰：敖卒已向周年，猶尚毀以為請，知敖卒即請，至今未已也。傳言「猶毀」，是不復應毀，故知「毀過喪禮」也。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帀，不得稱期年。今知非者，杜以傳云「惠叔猶毀」，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故云期年。但首尾二年亦得為期年之義。劉以未周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

聲己不視，惟堂而哭。^② 聲己，惠叔母，怨

敖從莒女，故惟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

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能

始，善終可也。【疏】「惟堂」。^③ 正義曰：《檀弓》

云：「尸未設飾，故惟堂。小斂而徹帷。」^④至大斂之節又

惟堂，以至於殯，恒惟堂。《雜記》云：「朝夕哭則不惟。」

^① 注孟氏至孟氏，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惟」，《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帷」。此節正義下「惟」字同。

^③ 「惟堂」，阮本此節正義在「惟堂而哭」句注下。

^④ 「帷」，原作「作」，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及《禮記·檀弓》改。

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惟堂。《檀弓》又云：「惟殯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①與此相類也。敬姜者，穆伯妻，文伯歌之母也。^②穆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與放非一人。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疏】「祭敬」至「道也」。^③正義曰：祭敬者，謂助祭於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喪哀者，謂兄弟死喪之事，竭其哀也。情雖不同，謂內相怨恨，情雖不能和同，當無絕其愛，是相親之道也。

他年，其二子來，放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瀾，^④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瀾，戾丘，魯邑。有寇攻門，子禦之而死。【疏】注「句瀾」至「而死」。正義曰：句

瀾，戾丘有寇攻門不書者，服虔云：「魯國中小寇，非異國侵伐，故不書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疏】

注「得常」至「非禮」。正義曰：此與莊二十五年經文正

同，彼傳云「非常」，此傳云「非禮」者，彼失常鼓之月，言鼓之為非常，此得常鼓之月，而用牲為非禮。彼云「六月」，實是七月。傳因日月之變，以起時歷之誤，故《釋例》曰：「文十五年與莊二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而用牲為非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是解二傳不同之意。日有食之，天子

①「敬」，原作「微」，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及《禮記·檀弓》改。

②「歌」，原作「敬」，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及《禮記》鄭注改。

③「祭敬至道也」，阮本此節正義在「其二子來」句注下。

④「子」，原作「子」，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不舉，去盛饌。【疏】注「去盛饌」。正義曰：《周禮·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地有災則不舉。」鄭玄云：

「殺牲盛饌曰舉。」今云「天子不舉」，是去盛饌，貶膳食也。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疏】注「責羣陰

伐猶擊也」。正義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論語》云：「鳴鼓而

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事，故云責羣陰也。日食者，陰

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孔安國《尚書》傳云：「凡日食，天

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然則社以上公配食，天子伐鼓，責

羣陰，亦以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羣

陰也。互相備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

請救而不敢責之。【疏】注「社尊」至「責之」。正義

曰：昭二十九年傳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

祀，是尊是奉。」是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禮用幣者，

皆是告請神明之事。以社尊，故用幣請救，而不敢攻責

也。陰侵陽而請陰者，請止而勿侵陽也。伐鼓于朝，

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

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疏】注「天子」

至「訓民」。正義曰：天子不舉，自貶食耳。而以爲事

神者，畏敬神明，乃自貶損，徹膳不舉，亦是事神之義，故

通以不舉爲事神也。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

威，威儀之等差。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

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

齊。」貴之也。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

命，故貴而告廟。

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

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

「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戊申，入蔡，以

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

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人之」。得大都而

不有。【疏】「凡勝」至「人之」。正義曰：此傳已發凡

例，襄十三年復發傳云：「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再發

例者，兵之所加，不可細舉，故舉舊策之典，以例而言，用

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

「滅」爲文也。以成師重力，雖獲大城，得而弗有，故直以

出入爲辭，曰「人之」而已。城不包地，國不通邑，滅邑必主大師，是故再發例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

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

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

難，不會義事，故爲「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

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爲公諱，故

傳發例以明之。【疏】「凡諸侯」至「後也」。正義曰：七

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

會。」因發例云：「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

其國，辟不敏也。」彼乃義事，而公後期，諱君之惡，故摠

稱「諸侯」。此亦摠稱「諸侯」，不會非公之罪，而經文相

似，傳辯其嫌，故更復發例，而以善形惡。凡諸侯爲義事

聚會，而公不與，則不歷書諸國，諱君惡也。若公實與會，而亦不書諸國，爲公後期也，即七年扈之盟是也。今於此會，受賂舍罪，致使魯有齊患，公雖不與，非公之罪。經與後期文同，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此會公雖不與，非公惡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

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

己。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

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

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疏】「曰女」

至「道也」。① 正義曰：言「曰」者，原齊侯之意而爲之

辭也。責曹曰：「女何故行禮？」謂責於朝魯也。天道以

卑承尊，人道以小事大。禮者自卑而尊人，朝者謙順以

行禮。行禮以順天，是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

① 「曰女至道也」，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在「不畏于天」句

注下。

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詩·小雅》。【疏】「詩曰」至「于天」。

正義曰：此《詩·小雅·雨無正》之篇。胡，何也。詩人

責朝廷之臣，女羣臣上下何以不相畏乎？女上下不相

畏，乃是不畏于天也。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

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

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

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弑商

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

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

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①三月、四月、

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

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

【疏】注「諸侯」至「詐齊」。正義曰：天子頒朔於諸侯，

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朔，故書「公四不視朔」。傳稱「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計有三千餘月，公以疾不視朔，當非一也，餘皆不書，而此獨書者，公身有疾，不得視朔，國事不廢，義無所取，因此齊侯疑公，故特舉此以表行事，餘皆從可知也。《釋例》曰：「魯之羣公以疾不視朔多矣，因有事而見一，比猶釋不朝正之義。」②是其事也。又於時齊侯不信公實有疾，書此者，且明公實有疾，非詐齊也。史之所書，當書其始，不於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瘳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公瘳，乃積前數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彼書有疾，此不言有疾者，在道而還，容有他故。昭十二年，十

①「得」，阮校：「足利本無此字。」

②「比」，閩本、監本作「此」。

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皆爲晉人辭公而還，非爲疾也，故須言有疾以辯之。^①公不視朔，唯有疾耳，無所分辯，故不書疾也。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②書經以譏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之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閏二年「占禘于莊公」，已譏其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不復譏之，當亦如彼之類，不重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

文公母也。

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

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瘳。^③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

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疏】注

「伯禽至七君」。^④正義曰：《魯世家》：魯公伯禽，

子考公酉，弟煬公熙，子幽公圉，^⑤弟微公潰，子厲公擢，

①「言」，阮校：「監本、毛本作『書』。」

②「不告」至「譏之」，阮校：「補案：『不告月』，『月』當

「朔」字之訛。『書經』，當是『經書』誤倒。」

③「瘳」下，阮校：「《釋文》有『也』字。」

④「注伯禽至七君」，阮本此節正義在「如先君之數」句注下。

⑤「圉」，阮校：「《史記·魯世家》作『宰』。」

弟獻公具，子順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周公不之魯，從魯公數之爲十七君也。

「毀泉臺」。正義曰：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

人見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注「魯人」至「壞之」。正義曰：人見蛇出而姜薨，以爲臺是妖之穴，仍謂此處有妖，更將爲害，毀之所以絕其源，安民意也。故

《釋例》曰：「衆蛇自泉臺出，如先君之數，入於國。聲姜之薨適與妖會，而國以爲災，遂毀泉臺。書毀而不變文以示義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爲安，故不譏也。」以不變文，知不譏也。不書蛇入國者，鸛鵒非魯國之有，故書其所無，蛇是魯地所有，姜薨不由此蛇，凡物不爲災，則不書也。

楚大饑，戍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

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蔦賈曰：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

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

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

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

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

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瀝。楚西界也。使廬

戢黎侵庸，^①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

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翳。^②

翳，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

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瀝師。且起王卒，

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厓

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① 「黎」，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黎」。

② 「囚」，原作「因」，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涇隰也。」蚡冒，楚武王父。涇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儵、^①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駟，傳車也。臨

品，地名。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

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

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

子盟，蠻見楚彊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

興。【疏】注「戎山夷也」。^②正義曰：四夷之名，隨方

定稱，則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當處立名，則各從

方號，故北戎病燕，齊侯伐山戎，北方得有戎，故楚西亦

有戎。戎是山間之民，夷爲四方摠號，故云「戎，山夷

也」。注「選楚地百濮夷也」。正義曰：將欲伐楚，聚

於此地，故知是楚地也。《牧誓》：武王伐紂，有庸、濮從

之。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爲西南夷也。

《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摠統，各以邑

落自聚，故稱百濮也。」下云「各走其邑」，是無君長統之。

申、息之北門不啓。正義曰：申、息北接中國，有寇

必從北來，^③故二邑北門不敢開也。注「蚡冒」至「地

名」。正義曰：劉炫云：「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

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爲

父。」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

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

家》而規杜，非也。言「服涇隰」，則涇隰本是他國，蚡冒

始服之也。《釋例》：「涇隰與僖四年次于涇爲一地，潁川

召陵縣南有涇亭。」楚白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

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申、息，遠服潁川之邑，疑非

也。注「駟傳車也」。正義曰：《釋言》云：「駟，傳

也。」舍人曰：「駟，尊者之傳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

名也。」

^①「儵」，阮校：「淳熙本作『儵』，注亦作『儵』。《釋文》同。」

^②「注戎山夷也」，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必」，京都本、阮本作「比」。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

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

於六卿之門。數，不疏。國之材人，無不事

也，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

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

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①昭

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

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爲左

師，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印。鱗鱣爲司徒，^②

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

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

「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棄官，

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

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

故也。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

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

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

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

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

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

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

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

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

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③蕩意諸死

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

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① 「乃」，京都本、阮本作「夫人」。

② 「鱣」，阮校：「石經、宋本、岳本作「鱣」，《釋文》同，是也。」

③ 「帥」，阮校：「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作「師」。」

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

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疏】

「宋公」至「恤也」。^①正義曰：禮於國人，摠言接待之

也。竭其粟而貸與國之飢民也。禮，與人物曰饋。詒，

遺也。饋，詒皆是與人物之名也。民年自七十以上無有

不饋遺以飲食也。^②珍異，謂非常美食。羞，進也。時加

進珍異者，謂四時初出珍異之物也。無有一日不數數於

六卿之門，言參請不絕也。國之賢材之人無不事公子，

皆事之也。其族親自桓公以下子孫無不恤，公子皆賑恤

之也。注「元華督曾孫」。正義曰：《世本》云：華督

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事生華元，右師是也。注

「君祖」至「夫人」。正義曰：哀十六年傳蒯聵告周云：

「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謂母爲君母，則祖母爲君祖母

矣，故云：「君祖母者，諸侯祖母之稱也。」昭公，成公之

子，襄公之孫，故襄夫人是其祖母也。注「襄夫」至「之

帥」。正義曰：《周禮·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

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

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

以大都之田任疆地。^③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彼從國都而出，計遠近節

級而別爲之名。鄭玄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

里爲州甸，三百里爲野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諸

侯之與天子竟雖不同，亦當近國爲郊，郊外爲甸。天子

之甸爲公邑之田，則諸侯之甸亦公邑也。帥甸者，甸地

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獨言帥甸，無以相明，故舉類

言之，云郊甸之帥，其實正是甸地之帥，非郊地之帥也。

注「始例」至「君罪」。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

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彼是弑君大例，

經下注云「例在宣四年」，指彼例也。彼雖在此之後，乃

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爲始例。彼因歸生弑君而發傳例，

是始例發於臣之罪也。此稱宋人弑其君，文異於彼，故

重明君罪，謂與彼例爲重也。《釋例》曰：「鄭靈、宋昭，文

異而例同，重發以同之。」

①「宋公至恤也」，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自」，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③「疆」，京都本、阮本作「疆」。阮校：「案，《周禮》作「疆」。」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

鄭人伐宋。自閔、僖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

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

非上卿故也。【疏】注「自閔」至「故也」。正義曰：《釋

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

會，衛在陳上。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

會，陳在衛上。」莊十六年幽盟之下注云：「齊桓始霸，楚

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

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但齊桓升陳於衛上，

乃在莊之中年，不得以莊為始，故云自閔、僖以下，終於

《春秋》，陳侯常在衛上也。今此大夫會伐宋，貶之稱人，

而陳在衛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傳稱宋向戌後至，

退在鄭良霄之下。此傳具歷序大夫之名，不言公孫寧以

後至被退。成二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

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彼言大夫位有尊卑次序，以之升

降，則公孫寧位非上卿，故降在衛下也。檢《春秋》上下，

亦有後至無傳，而杜云後至者，則秦小子憖是也。案彼

則公孫寧未必非後至，但杜弘通兩解，故云非上卿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蓋經誤。【疏】注

「西當為北蓋經誤」。正義曰：經言西鄙，傳言北鄙。

服虔以為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見伐。案經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冬，「齊侯侵我西鄙」。僖二

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皆

仍見侵伐，書而不諱，此何獨諱而不書？凡言諱者，諱

國惡也。齊侯無道而伐我，我非有惡而可諱，何以諱其

仍伐？故知正是一事，經文誤耳。知非傳誤者，魯求與

平，即盟于穀。穀是濟北穀城縣也，穀在魯北，知北鄙

是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

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

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疏】注

「昭公」至「大教」。正義曰：弑君，稱君，君之罪者，欲

以懲創人君，使為鑒戒。不書弑者之名，以見君亦合死。

其君雖則合死，要非臣所得弑，故文公宜以弑君受討。

林父稱人，諸侯不序，責死者，罪弑者，所以督大教。大

教，謂尊君卑臣之教也。

秋，公至自穀。無傳。

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

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卿不書，謂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晉侯蒐于黃父，名黑壤，晉地。遂復合

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

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

問之官。爲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

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

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

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

朝于執事。滅，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

名。夷，太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

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

藏陳事。藏，勅也。勅成前好。①十五年五月，

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

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

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

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朝于襄，襄

①「好」，阮校：「《釋文》云：『好，一本作事。』」

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休蔭之處。占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鉗而走險，急何能擇？鉗，疾走貌。言急則欲蔭休於楚，^①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②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令

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爲質焉。趙穿，卿也。公婿池，晉侯女婿。【疏】「使執訊而與之書」。^③正義曰：使執訊，使之行適晉也。與之書，與此執訊書，令持以告宣子。注「藏勅也」。正義曰：藏之爲勅，無正訓也，先儒相傳爲然。賈、服皆云：「藏，勅也。」「一朝」至于君」。正義曰：鄭穆公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晉襄公以文公六年卒。一朝于襄，三年十一月也。再見於君，十四年七月，往年八月也。或者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勅成陳事，再見于君，謂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八月寡君又朝是也。「孤之二三臣」。正義曰：禮，諸侯與臣民言，自謂寡人，小國之君自稱曰孤。臣與他國之人言，

①「株」，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莛」，從《釋文》改也。《釋文》又云：「莛，或作株字。」按，《說文》：「休，息止也，從人依木。」或作「株」。凡作「株」者，俗字。」

②「二十日」，京都本、阮本作「二十四日」。

③「使執訊而與之書」，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稱己君爲寡君。此歸生對晉稱己君，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是其事也。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注「音所」至「假借」。正義曰：《釋言》云：「庇，麻，蔭也。」舍人曰：「庇，蔽也。」

依止也。」郭璞曰：「今俗呼樹蔭爲蔕。」杜意言本當作「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故傳作「音」，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己不擇所從之國，欲從楚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①今知不然者，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蔕蔕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爲音聲而規杜，非也。注「鋌疾走貌」。正義曰：鋌，文連走，故爲疾走貌。

秋，周甘歆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

歆，周大夫。邲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瑩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

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夫人姜氏歸于齊。

① 下「而」字，阮校：「閩本、監本無此「而」字。」

季孫行父如齊。無傳。

莒弑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疏】注「不

稱盜罪商人」。^①正義曰：弑君稱臣，臣之罪，賤臣弑

君則稱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是也。盜字當臣名之

處，以賤不得書名，變文謂之盜耳。此弑商人者，邴歆、

閻職，亦應書盜，不稱盜弑者，罪商人，今從弑君稱君之

例也。^②注「書」至「為介」。正義曰：卿為卿介，

則書使不書介。僖二十六年，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師，

書遂，不書辰，是其正也。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並書之

者，晉人敬之。自爾以後，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特

兩書之，於法不應書也。此傳稱「惠公立故，且拜葬」，是

以兩事行，非相為介，故並書之耳。定六年「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傳稱桓子獻鄭俘，孟孫報夫人之弊，亦以

兩事行，故並書之。但彼非是同時受命，經應各自為文，

但以晉人輕之，故不各自別書，與此意少異也。注「先

君」至「之稱」。正義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先

君既葬，故稱君也。此亦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

成君，以未成君書之也。子者，葬前在喪之稱也。若言

猶在喪而自卒然，諱之也。《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

適，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弑之，國以為諱，

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注「稱君君無道也」。正

義曰：楚世子商臣弑君言世子，此傳稱太子僕因國人以

弑紀公，不稱世子而稱君者，以見君無道。傳言「多行無

禮於國」，是其無道之狀。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稱

國又稱人，此直云「莒弑其君庶其」，不稱人者，《釋例》

曰：「劉、賈、許、穎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

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

重發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

既不碎辯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大

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

言別而事同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

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

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

①「注不稱盜罪商人」，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今」，正宗寺本作「令」。阮校：「浦鏜云：『今』當「令」字誤。」

死。惠伯令龜。以下事告龜。卜楚丘占之，

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

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

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疏】注「以

卜事告龜」。^①正義曰：《周禮·大卜》：「大祭祀則視

高命龜。」鄭玄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上喪禮》卜

葬命龜云：「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

悔。」如此之類，是令龜之辭也。令者，告令使知其意，與

命同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

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

而使馮僕。僕，御也。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

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

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

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扑，箠也。扶，擊

也。欲以相感激。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

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為病恨。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

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

桓公子惠公。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

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

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

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母

弟。殺視不書，賤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

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

止之，曰：「人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

^①「注以卜事告龜」，阮本此節正義在「惠伯令龜」句注下。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人，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哭而過

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疏】「襄仲一至，許之。」① 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廢惡者，惡以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宣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新立，欲親魯爲援，故許之。注「詐以子惡命」。

正義曰：傳因殺惡之下，即云「而立宣公」，其實宣公之立，當在惠伯死後。惡雖已死，未告外人，故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人。公冉務人疑其宮內有變，謂非子惡之命，故云「人必死」耳，亦未是審知惡已死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

諡，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國用也。』

① 「襄仲一至，許之」，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戡、檮戡、^①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翳、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

① 「檮戡」，阮校：「監本『檮』作『檮』，與今本《說文》引傳合。按，《釋文》云：『《漢書》：『戡』作『斂』。』」

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①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②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囂，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謂鯀。檇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③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舜臣堯，爲堯臣。賓于四門，闢

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

① 盛德，阮校：「正義引定本『成德』爲『盛德』。服虔云：『成德爲成就之德。』是服虔所見本『盛』作『成』也。陳樹華云：『成』、『盛』古字通，《公羊》皆以『盛』爲『成』。」

② 「氏」，京都本、阮本無此字。

③ 「帝」，岳本作「帝者」，京都本、阮本作「帝王」。

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

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疏】「如鷹鷂之逐鳥雀」。^①正義曰：《釋鳥》云：

「鷹，來鳩。」郭璞曰：「『來』當爲『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又云：「晨風，鷂。」舍人曰：「晨風名鷂。鷂，摯鳥名。」郭璞曰：「鷂屬也。」「先君二至，不忘」。

正義曰：言「制周禮曰」，作誓命曰「一，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爲此誓耳。此非《周禮》之文，亦無誓命之書，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言，著於《九刑》之書耳。德者，得也。自得於心，心之所得，有惡有善，欲知善惡，以法觀之，合法則爲吉德，不合法則爲凶德，故曰「一則以觀德」也。既有善德，乃能制斷事宜，故曰「德以處事」也。既爲其事，務求成功，度量功勳，必功成乃善，故曰「事以度功」也。民不自治，立君牧養，作事成功，所以養食下民，故曰「功以食民」也。其意言在上位者，必有法則，乃爲養民之主。將言莒僕無可法則，故言此以張本也。又作要信誓命以戒後人，曰：有人毀法則者是爲賊，言其賊敗法也。掩匿賊人是爲藏，言其藏罪人也。竊人財賄謂之爲盜，盜人器用謂之爲姦。主爲藏匿罪人之名，恃賴姦人所盜之用，爲極大之凶德，有常刑無赦，其事在《九刑》

之書，不遺忘也。以宣公容納莒僕爲主藏，受其實玉爲賴姦，故舉此以極諫也。注「誓命」至「今亡」。正義

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叔世，謂衰世。世衰民慢，作嚴刑以督之。稱其創制聖王以爲所作之法，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則周作《九刑》，作周公之刑也。此云周公作誓命，其事在《九刑》，知自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所載也。謂之「九刑」，必其諸法有九，而《九刑》之書今亡，不知九者何謂。服虔云：「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此八議者，載於《司寇》之章，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所復加？且所議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議其可赦以否，八者所議，其刑一也，安得謂之八刑？杜知其不可，故不解之。注「高陽」至「苗裔」。^②正義曰：先儒舊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頊、帝嚳爲帝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高陽

① 「如鷹鷂之逐鳥雀」，阮本以下正義共三十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高陽」下，京都本、阮本有「氏」字。

次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承高辛之後。孔子之錄《尚書》，自堯爲始。史籍之說皇帝，其言不經。《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紀》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其八人者，不能知其出生本系、枝派遠近，故略言其苗裔耳。

注「此即」至「陶字」。正義曰：司馬遷采《帝系》、《世

本》以爲《史記》，其《夏本紀》稱禹是顓頊之後，《秦本紀》稱皋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皋陶之子。垂之所出，史無其文，舊說相傳，亦出顓頊，故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服虔云：「八人，禹、垂之屬也。」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皋陶爲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爲禹，誰爲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也。班固《漢書》有《古今人表》，銓量古人爲九等之次，雖知禹、益必在八愷、稷，契必在八元，不能識知其人，不得自相分配，故八元、八愷與皋陶、禹、稷並不出其名，^①亦爲不知故也。鄭玄注《論語》云：「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杜云庭堅皋陶字者，古人名之與字，難得審知，言字者，明其是一人也。「齊聖」至「八愷」。正義曰：此并序八人，摠言其德。或原其心，或據其行，

字爲一事，其義亦更相通。齊者，中也，率心由道，舉措皆中也。聖者，通也，博達衆務，庶事盡通也。廣者，寬也，器宇宏大，度量寬弘也。淵者，深也，知能周備，思慮深遠也。明者，達也，曉解事務，照見幽微也。允者，信也，終始不愆，言行相副也。篤者，厚也，志性良謹，交遊款密也。誠者，實也，秉心純直，布行貞實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其美目，謂之八愷。愷，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孟子》曰：「伊尹，^②聖人之和者也。」注「齊中」至「和也」。正義曰：「齊，中」，《釋言》文。「允，信」，《篤，厚》，《釋詁》文。愷訓爲樂，樂亦和也。深水謂之淵，故淵爲深也。注「此即」至「之倫」。正義曰：

契後爲殷，稷後爲周。《史記》殷、周皆爲帝嚳之後也。此言伯虎、仲熊，《尚書》有朱虎、熊羆。二者其字相類，知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尚書》更有夔、龍之徒，亦應有在元愷之內者，但更無明證，名字又殊，不知與誰爲，故不復言之。《史記》稷、契皆爲帝嚳之子，而上句注云，其苗裔者，《史記》堯亦帝嚳之子，則稷、契，

① 「不」，阮校：「案，「不」字衍文。」

② 「伊尹」，阮校：「案，當作「柳下惠」。」

堯之親弟。以堯之聖，有大賢之弟，^①久而不知，舜始舉用。以情而測，理必不然。且云「世濟其美」，其間必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即至其身。馬遷傳聞於人，未必盡得其實。《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云：「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二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疑者。」然則以其不可悉信，故言苗裔以該之。忠肅至「八元」。正義曰：此亦

摠言其德，於義亦得相通。忠者，與人無隱，盡心奉上也。肅者，敬也，應機敏達，臨事恪勤也。共者，治身克謹，當官理治也。懿者，美也，保己精粹，立行純厚也。宣者，徧也，應受多方，知思周徧也。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惠者，性多哀矜，好拯窮匱也。和者，體度寬簡，物無乖爭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為之美目，^②謂之八元。元，善也，言其善於事也。《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肅敬」至「善也」。正義曰：「肅，敬」，《釋訓》文。「懿，美」，《釋詁》文。「宣，徧」，《釋言》文。《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十六」至「其名」。正義曰：此十六人耳，而謂之族者，以其各有親屬，故稱族也。世濟其美，後世承前世之美。不隕其名，不墜前世之美名。言其世有賢人，積

善而至其身也。劉炫云：「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注「后土」至「之官」。正義曰：后訓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舜典》云：「伯禹作司空。」《呂刑》云：「禹平水土。」則禹是主地之官，故云「主后土」也。「以揆」至「天成」。正義曰：用禹為主后土之官，令以揆度百事，百事無不揆度，於是皆有次序，得地平其化，天成其施。言有成功也。注「揆度也成亦平也」。

正義曰：「揆，度」，《釋言》文。度百事者，令之豫自籌度，為之數量法制，事成則平其可否，使之摠衆務也。「地平天成」，《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釋詁》云：「成，平也。」是成亦為平，其義一也。

注「契作」至「之中」。正義曰：《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尚書》契敷五教，此云「舉八元，使布五教」，以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然則《尚書》禹作司空，此云「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此亦知禹在八愷中也。但不知八愷之中，何者是禹，八元之中，何者是契耳。主后土，布五教，是事之

① 「賢」，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德」。

② 「之美」，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其美』。」

大者，故舉以爲言，非是各令八人共主一事。故主土唯禹，主教唯契，餘當別有所主，或助而爲之。《尚書》稱益佐禹治水，是其助之事也。「父義」至「外成」。正義

曰：一家之內，父、母、兄、弟、子，尊平有五品。^①父不義，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子不孝，是五品不遜順也。故使契爲司徒，布五教於四方，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共，教子以孝，是之謂五教。此五教可常行，又謂之五典也。諸夏、夷狄皆從其教，是爲內平外成。所云「五典克從」，即此內平外成之謂也。「掩義」

至「渾敦」。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爲賊害也。其有凶醜之類，穢惡之物，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口囁而不道忠信之言，如此惡人，不可與之親友者，此不才子於是與之相附近，相親密。言惡人所愛，愛同己者也。以其爲惡如是，故天下之民爲之惡目，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言其無所知也。服虔用《山海經》，以爲驩兜人面馬喙。渾敦亦爲獸名。注「醜亦」

至「密也」。正義曰：醜亦惡也，物亦類也，指謂惡人等輩，重複而言之耳。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論語》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君子、小人相對。故鄭玄云：「忠信爲

周，阿黨爲比。」觀文爲說也。注「謂驩」至「之貌」。

正義曰：此傳所言說《虞書》之事，彼云四罪，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此傳四凶，乃謂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檢其事，以識其人。《堯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譖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堯典》帝求賢人，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堯典》帝言鯀行，云「弗哉，方命圯族」，傳說檮杌之罪，云告頑舍畧，「傲狠明德」，即是弗戾圯族之狀，且鯀是顓頊之後，知檮杌是鯀也。《尚書》無三苗罪狀，既甄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先儒盡然，更無異說，皆以行狀驗而知之也。《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爲儵，^②北方之神，其名爲忽，^③中央之神，其名爲混沌。混沌無七竅，儵、忽爲鑿之，一日爲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

①「平」，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作「卑」。阮校：「宋本作「平」，非也。」

②「儵」，正宗寺本、阮本作「儵」。下一「儵」字同。

③「忽」，原作「忽」，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沌與渾敦，字之異耳。《莊子》雖則寓言，要以無竅爲混沌，是渾敦爲不開通之貌。此四凶者，渾敦、檮杌以狀貌爲之名，窮奇、饕餮以義理爲之名，古人之意自異耳。服虔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一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鬪不退。饕餮，獸名，身如羊，^①人面，日在腋下，食人。」注：「少暉」至「黃帝」。正義曰：「金天，國號。少暉，身號。譙周云：『金天氏能脩大暉之法，故曰少暉也。』其次黃帝，則昭十七年傳有其事。毀信」至「盛德」。

正義曰：「毀信者，謂信不足行，毀壞之也。廢忠者，謂忠爲無益，廢棄之也。以惡言爲善，尊崇脩飾之。安於讒譖，信用回邪，常行讒疾，陰隱爲惡，以誣罔盛德之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言其行窮困，所好奇異也。」注：「崇聚」至「人也」。正義曰：

《釋詁》云：「崇，充也。」舍人曰：「威大充盛。」盛大亦集聚之義，故崇爲聚也。「庸，用」，「靖，安」，「回，邪」，「慝，惡」，常訓也。服從是奉行之義也。蒐索隱伏，是蒐得爲隱也。服虔亦以蒐爲隱。隱慝謂陰隱爲惡也，成德謂成就之德，故爲賢人也。定本「成德」爲「盛德」。注：「謂共」至「好奇」。正義曰：孔安國云：「共工，官稱也。」其人爲此官，故《尚書》舉其官也。行惡終必窮，故云「其

行窮」也。好惡，言好讒慝，是所好奇異於人也。注

「方以」至「除之」。

正義曰：宣公不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爲恥，行父以去之爲專，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恥，解行父專擅之失也。然則聖主莫過於堯，任賢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摠萃，雖曰帝其難之，且復何其甚也！此四凶之人，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有大惡，故能仕於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章舜德，歸罪惡於前人。史克以宣公比堯，同四凶於莒僕，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唯帝所知。《尚書》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此傳安慰宣公，故言堯不能去。辭各有爲，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爲實。注：「縉雲黃帝時官名」。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故知縉雲，黃帝時官名。字書：「縉，赤縉也。」服虔云：「夏官爲縉雲氏。」「貨賄」。正義曰：鄭注《周禮》云：

①「羊」，京都本、閩本、監本、阮本作「牛」。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注「貪財」至「爲餐」。正義曰：此無正文，先儒賈、服等相傳爲然。注「爲堯臣」。

正義曰：昭七年傳稱「王臣公，公臣大夫」，謂王以公爲臣，公以大夫爲臣，皆是上臣下也。而此云「舜臣堯」，謂爲臣以事堯，乃是下臣上也。文同義異，意足相顧，故辯之云「爲堯臣」。注「闢四」至「衆賢」。正義曰：賓于

四門是禮賢之事，而《舜典》下文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言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亦是賓禮衆賢之事。意同於上，故引以解之。

注「投棄」至「害者」。正義曰：投者，擲去，故爲棄

也。《舜典》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是放之四方之遠處。螭魅若欲害人，則使此四者當彼螭魅之災，令代善人受害也。宣二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民人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也。「故虞」至「人也」。正義曰：此《虞書·

舜典》之篇也。三事六句，《舜典》本文。其云「無違教也」，「無廢事也」，「無凶人也」，是史克解《虞書》之意也。

每引一事，以一句解之，故每事言「曰」。注「史克」至「宜也」。正義曰：宣公貪竇玉而受莒僕，爲惑已大，行

父違君命而逐出之，其專已甚，故史克激揚而言舜之事堯，以辯宣公之惑，以解行父之志。方欲盛談善惡，說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大過之辭，言美則大美，言惡則大惡。禹則鯀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言鯀則云「世濟其凶」，明其餘亦有大過，非其實也，蓋事勢宜然耳。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千歲而無誅放，①《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但堯之爲君，能舉十六相，去四凶，四凶之人未必世濟其惡，但史克欲明行父之志，欲辯宣公之惑，故美惡過辭，具於此注。何休之難，不足疑也。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

①「千」，阮校：「當『十』字之訛。」

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疏】注「樂呂戴公曾孫」。正義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五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宣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文

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貴而

自明也。卿爲君逆，例在文四年。【疏】注「不譏」至「四

年」。正義曰：文公喪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此

事其惡，言不待貶貴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

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貶

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是其義也。文四年

「逆婦姜于齊」，傳云：「卿不行，非禮也。」是卿爲君逆之

例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

之辭。不書氏，史闕文。【疏】注「稱婦」至「闕文」。正

義曰：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也。夫人以姜爲姓，舉姓而

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文也。

傳言「新作延廡」，而經無「作」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

闕，於後經始闕耳。此文傳亦無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

「史闕文」，而不云經闕文也。史文既闕，仲尼不正之者，

以無所褒貶，故因其詳略也。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

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

初始爲其傳，見其闕文，妄爲之說，非其實也。《公羊傳》

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喪

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①內無

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

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爲說。服虔云：「占者，禮不

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

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

①「道」下，文淵閣本有「也」字。阮校：「閩本、監本、毛

本有「也」字，從《公羊傳》增也。」

然者，女之出嫁，事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若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減一氏字，復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復安可以去氏稱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事也。《詩》責彊暴之男，行不由禮，陳其爭訟之辭，述其守貞之意，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

免，宥之以遠。【疏】注「放者」至「以遠」。

正義曰：《舜

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仲尼修《春秋》，

又以所稱為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舍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奔者，止則懼死，奔馳而去，是其劣也。

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奔者，放者緣遣者之意為義，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來耳。高哀身來至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叛者，以地適他稱叛，入魯則稱來奔，亦此之類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

縣西。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

師徒，故曰取。

秋，邾子來朝。無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

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疏】注

「傳言」至「蓋闕」。正義曰：陳、宋俱被楚侵，明其並救

二國。傳稱救陳、宋，而經無「宋」字，故設疑云「蓋闕」

也。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

而楚師解去。」案經、傳皆言「侵陳，遂侵宋」，陳在宋南，

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若趙盾越宋而南救陳，猶及

楚師，北迴救宋，安得不及楚也？若言欲救宋而楚師解

去，則救陳之時楚師已向宋矣，何以書救陳也？蓋以陳

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

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棗林，同共伐鄭。

棗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

言救陳、宋者，皆是致其意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

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熒陽宛

陵縣東南有林鄉。【疏】注「晉師一至「林鄉」。正義

曰：晉本興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

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棗林」者，行會禮，然後伐。桓十

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為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案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注云：「卿不書，禮不敵公。」知此非為趙盾不敵公侯稱師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一年會于蜀，有蔡、許之君，故知此非為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彼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①

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

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

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二月，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

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

①「崇」，阮校：「《公羊傳》作「柳」，《釋文》作「密」，云「本亦作崇」。」

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疏】注，諸侯「至」，釋之。^①

正義曰：氏者，位尊乃賜，是臣之寵號。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行，行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華元、衛元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歸尚稱氏，明生歸亦然。其歸父，意如、叔孫婁不稱氏者，各有所為，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為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釋之。《釋例》曰：「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曰『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曰『尊君命』，互發其義也。」注「遂不」至「備矣」。正義曰：公子亦是寵號，其事與族相似。魯臣有罪，則貶去其族，族去則非卿。今遂與夫人俱至，物無兩大，人不並尊，若從夫人者尊，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人者卑，則夫人尊矣。《釋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雖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是其義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及以夫人至，其文與此正同。彼傳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傳不言稱族，舍族者，《釋例》曰：「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叔孫僑如逆女，則往曰『稱族』，還

曰「舍族」。然則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是言公子非族，故與彼異文。公子雖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其言尊君命、尊夫人，與彼亦不異也。^②所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稱之耳。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疏】注「胥甲」至「於險」。^③正義曰：案彼傳，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為政，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輕於胥甲，故得無咎。

①「注諸侯至釋之」，阮本此節正義在「尊君命也」句注下。

②「不」，原作「使」，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注胥甲至於險」，阮本此節正義在「放胥甲父于衛」句注下。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

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疏】注「篡立」至「位定」。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弑而立，則鄰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為君。諸侯既已為會，則臣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弑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己，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一是列會則位定也。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

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

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疏】

注「文十」至「受賂」。① 正義曰：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一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

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弑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為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但宋弑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為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占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唯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

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棗林，以伐鄭

① 「注文十至受賂」，阮本此節正義在「皆取賂而還」句注下。

也。楚蔦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

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疏】「秦急崇」①

正義曰：崇是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②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疏】「宋華」至「生帥師」。正義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脫耳。注「得大」至「縣南」。正

義曰：此獲華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徵舒』，君臣之辭也。」傳言「書曰」，是仲尼變例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爲

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疏】注「鄭爲」至「稱人」。

正義曰：諸經貶諸侯之卿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此傳唯稱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貶之也。趙盾畏楚而還，故貶之稱人。《釋例》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威定霸。趙盾爲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貶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①「秦急崇」，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崇秦之與國」之下。

②「得大」至「三年」，阮校：「案，傳元年注無「得」字，【例】上有「獲」字，餘並同。」

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疏】注「靈公」至「四年」。正義曰：《釋例》曰：「經書『趙盾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

「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易。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人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②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人，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

① 「憾」，阮校：「石經此處缺。《釋文》作『憾』，云：『本又作憾，注同。』按，《釋文》作『憾』，是也。」

② 「文馬百駟」，阮校：「案，今本《說文》引傳作『駟馬百駟』。」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

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睥，

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

復來。」于思，多鬢之貌。^①使其驂乘謂之曰：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

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

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

不吝其咎，寬而容衆。【疏】「君子」至「戮也」。^②正義

曰：軍法以殺敵爲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

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爲禽也。

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

是名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爲毅，言能彊

毅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

明曉此禮，致謂達之於敵。毅，彊也。能致用此意乃爲

彊人，言在軍對敵必須殺也。《尚書》成湯數桀之罪以誓衆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武王數紂之罪以誓衆云：「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王以至聖伐至惡，尚誓衆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爲禮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羊》之言，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爲此乎？注「疇昔猶前日也」。

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孔子謂子貢曰：「吾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云：「疇昔猶前日也。」是相傳爲然。注「畫馬爲文」。正義曰：謂文飾雕畫

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見叔」至「來奔」。正義

曰：叔牂卑賤，故得先歸。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

鄭軍者，子之馬自然，非子之罪。」叔牂自知前言已顯，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己爲之。叔

①「鬢」，阮校：「《釋文》：『鬢又作鬣。』」

②「君子至戮也」，阮本以下正義八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牂既答華元，而即來奔魯耳。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辭。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人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人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己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杜以傳文見叔牂而即言「曰」，則「曰」下皆當爲華元之語，不得爲叔牂之辭。且以華元與賤人交語而稱「對曰」，謂歸國而言「來奔」，皆於文不順。又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故不從三家，而別爲之說，采鄭氏來奔爲奔魯耳。合是聚合言語，故云「合猶答也」。注「植將主

也」。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是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謂巡城檢作功也。注

「睥出目蟠大腹」。正義曰：《說文》云：「睥，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出目也。蟠是腹之狀，腹以大爲異，故爲大腹也。注「于思多鬢之貌」。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爲多鬢貌，亦是以意言之耳。「犀兕尚多」。正義曰：《釋獸》云：「犀，似豕。」郭璞曰：「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庫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櫛，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劉歆期《交州記》曰：①「犀出九德，毛如豕，②蹄有甲，頭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阮南縣以南皆有犀。」③《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遍檢書傳，犀、兕，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

①「歆」，阮校：「宋本「歆」作「欣」。今按：《爾雅·釋獸》疏引作「欣」。

②「如」，京都本、阮本作「似」。

③「阮」，阮本作「沅」。

苟以答謳者耳。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

焦。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

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

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姑益其

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

且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

弑。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

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

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爲之，宮屬。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

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

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上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

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

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

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

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

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

闕，過也。言服衮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

過，衮不廢矣。」常服衮也。猶不改。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

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

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①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②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鬬且出，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③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

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④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

① 「提彌明」，阮校：「《釋文》『提』作『祇』，云『本又作提』。《後漢書·郡國志》引同。案，《史記·晉世家》作『示眯明』。」

② 「嗾」，阮校：「《釋文》云：『嗾，服本作嘑。』正義曰：『服虔云：嗾，嘑也。』臧琳云：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爲『嘑』耳。嘑字，《說文》、《玉篇》皆無，至《集韻》始收。毛本注、疏作『取』，不從口，非也。」

③ 「田」，阮校：「案，李善注《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引傳作『畋』。」

④ 「示」，阮校：「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視』，合於古文。」

良史也，書灋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灋受惡。善其爲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

初，麗姬之亂，^①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

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②以爲公族。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又宦其

餘子，亦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戌行。

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

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事見僖二

十四年。

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

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

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

爲衰之適。【疏】「宰夫胾熊蹯」。^③正義曰：字書：

「過孰曰胾。」命此宰夫胾熊蹯，其蹯不至於孰，以其違命，故殺之。注，畚以「至」管屬。正義曰：《周禮·

挈壺氏》：「挈畚以令軍糧。」^④鄭衆云：「縣畚于廩假之

處，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廩。」《說文》云：「畚，蒲

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畚采蔬，遇子貢

於道。」是畚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爲之。今人猶有此

①「麗」，阮校：《釋文》亦作「麗」，閩本、監本、毛本作「驪」。案，「麗」、「驪」字一耳。

②「適」，京都本、阮本「適」下有「子」字。阮校：「案，昭廿八年正義，《詩·汾沮洳》正義並引作「宦卿之適以爲公族」，亦無「子」字。「適」，《釋文》云：「又作嫡。」

③「宰夫胾熊蹯」，阮本以下正義十八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④「軍」，《周禮》無此字。

器，形制似筥，故爲筥屬。過朝以示人，令衆懼已。

「將諫」至「繼之」。正義曰：言二人將欲相隨入諫。士

季謂盾曰：「子是尊卿，今與子俱諫而不入，則莫之能繼續爲諫。會是卑卿，請先往諫，不入則子繼之。」三進

及溜。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

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也。

「趨登」至「非禮」。

正義曰：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

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屣升堂，行無筭

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

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

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

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

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遂扶一至，葵

焉」。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

而下走。」禮，脫屣而升堂，降階乃納屣。堂上無屣，跣則

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

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爲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盾

下階也。服虔云：「嗾，嗾也。」夫，語辭。葵，犬名。公

乃嗾夫葵，^②使之噬盾也。《釋畜》云：「狗四尺爲葵。」是

大犬之名，以其使之噬盾，故云：「葵，猛犬也。」注「宜

學也」。正義曰：《曲禮》云「宜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

也。但宜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以此爲異耳。注「簞

筥也」。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圓曰簞，方曰

筥。」然則俱是竹器，方圓異名耳，故以簞爲筥。鄭玄《論

語》注亦云「簞，筥也」。注「穿趙」至「弟子」。正義

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

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

「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

然也。注「越竟」至「討賊」。正義曰：哀八年傳公山

不狃云：「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絕。此注云「越竟，則君臣

之義絕」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竟則免責，明其義

已絕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

①「服虔云嗾嗾也」，阮校：「閩本、監本、毛本『嗾』作

「取」。段玉裁云：此段宋本誤，正義當云：服虔本

「嗾」作「取」，注云：取，嗾也。公乃嗾夫葵，使之噬

盾也。」

②「嗾」，阮校：「監本、毛本作『噬』，不誤。」

自外人也。」去國不稱大夫，是爲義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爲臣，今君欲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既已絕矣，臣之於君能無絕乎？董狐云「子爲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爲國卿，杖君之威，^①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內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絕故也。不狃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已，閔其宗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貨於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將見殺、逃竄而得免死者，^②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同，本情有異，不可以一槩論也。

注「黑臀晉文公子」。正義曰：《周語》單襄公云：「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③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初麗」至「公子」。正義曰：服虔云：「麗

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麗姬身爲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麗姬法乎？蓋爲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爲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內因麗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爲詛也。若麗姬爲詛，不須言「麗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麗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愁，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以外更無其人，良由偪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注「無公」至「之官」。正義曰：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

①「杖」，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仗」。

②「得」，阮本作「行」。

③「黑」，文淵閣本作「墨」。阮校：「案，宋本《國語》作「墨」。」

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

「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苟家惇惠，苟會文敏，厲也果敢，無忌慎靖，使茲四人者爲之。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慎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注「餘子」至「之政」。正義曰：下庶子爲妾子，

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爲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下云

「庶子爲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注「庶子」至「戎

行」。正義曰：下句趙盾自以爲庶，^①爲旄車之族，則旄車之族即公行也。掌車而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列也。「晉於」至「公行」。正義曰：此晉有公

族、餘子、公行，《詩·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正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二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

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與餘子同者，^②天子、諸侯禮異耳。注「旄車」至「旄車」。正義曰：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子子下旄」，又曰「建旄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

官謂之巾車。巾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盾本卿之適子，其子世承正適，當爲公族。使辟屏季，故更爲旄車之族，自以身爲妾子，故使其子爲妾子之官。知非盾身自爲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旄車之族，賤官耳，盾身既爲正卿，無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仍書於經，非身退位，故知使其子耳。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注「盾以」至「之適」。正義曰：族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舊官屬也。將父時官屬盡與屏季，使季爲衰之正適也。盾之此意，欲令身死之後，使屏季承其父後爲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① 「句」，阮校：「浦鏜《正誤》作「文」。」

② 「與」，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

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無傳。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

【疏】注「再與文同盟」。正義曰：蘭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文二年盟于垂隴，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

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

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

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疏】注「言牛」至「而祭」。^①

正義曰：案經，牛死在正月，郊當用三月，其間足得養牛。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故為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為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輶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橫輶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人，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醑尸，尸不酢主人。

①「注言牛至而祭」，阮本此節正義在「皆非禮也」句注下。

《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醑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案《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

晉侯伐鄭，及延。^①鄭及晉平，士會入盟。^②延，鄭地。爲夏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偏周取天下。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

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

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

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③

若，順也。螭魅罔兩，^④螭，山神，獸形。魅，怪物。

^①「延」，《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鄭」。阮校：「案，《說文》『鄭』字注云：『鄭地。』顧炎武云：『石經誤作『延』。』是也。」下注文同。

^②「侵」，原作「浸」，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不逢不若」，阮校：「惠棟云：『張平子《西京賦》云『禁禦不若』，《爾雅·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引《左傳》曰：『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譌。」案，惠棟說是也。

^④「螭魅罔兩」，阮校：「《釋文》『魅，本又作魑』，「兩，本又作蝮」。鄭氏注《周禮·家宗人》引作「螭魑魍魎」。《說文》『鼎』字下引作「螭魑蝮蝮」。段玉裁云：「螭者，轉寫之譌字。《說文》此字在去部，作『离』，云：『山神，獸形。』」

罔兩，水神。莫能逢之，^①逢，遇也。用能協于上

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

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②載，祀皆年。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

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③言可

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

鼎于郊廓，^④郊廓，今河南也。武王遷之，^⑤成王定之。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疏】

「螭山」至「水神」。^④正義曰：螭，山神，獸形。魅，怪

物。先儒相傳爲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

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爲水

神者，《魯語》賈逵注云：「罔兩、罔象，言有變、龍之形而

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總彼之意，非神名

也。上句言山、林、川、澤，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

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爲山林之神，則罔

兩宜爲川澤之神，故以爲水神也。注「載祀皆年」。

正義曰：《釋天》云：「唐虞曰載，商曰祀，周曰年。」孫炎

云：「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年穀

一孰。」是載、祀皆年之別名，複言之耳。《律歷志》云：

「商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年。」「卜世」至「七百」。

正義曰：《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

卜數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

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弟須及昭公子以作

亂，^⑤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

①「之」，阮校：「李善《西京賦》注引作「旃」。」

②「年」下，阮校：「《釋文》引注有「也」字。」

③「武」上，阮校：「《史記正義》、《後漢書·逸民傳》注

引杜注並有「河南縣西有郊廓陌」八字。又案，《水經

注》十五引杜氏《釋地》曰：「縣西南有郊廓陌。」

④「螭山至水神」，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

下。今案：「螭」上，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有「注」

字，當是。

⑤「弟」上，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母」字。阮校：

「宋本脫此字。」

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曰：「余爲伯儵。」^①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爲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

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②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姓宜爲姬配耦。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姑姓之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

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

① 「儵」，《四部叢刊》本、京都本、阮本作「儵」。下一「儵」字同。

② 「瑕」，阮校：「陳樹華云：《史記》作『澆』，徐廣云：『一作瑕。』《索隱》曰：『音曉，《左傳》作瑕。』」

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

天所啓也。【疏】夢天使與己蘭。① 正義曰：夢言天

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己蘭，即云「余爲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爲天，天不得變爲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成五年晉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當就淫亂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己，弗勝」，號豎牛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當與豎牛爭力而不勝也？明皆恍惚之言，或別有邪神，夢者不識而妄稱天耳。「一朝于楚」。正義曰：諸侯天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天子亦稱朝者，以天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郟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② 遠，疑也。

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

赤狄侵齊。無傳。

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告

于廟。例在桓二年。

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

① 「夢天使與己蘭」，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承」，阮校：「段玉裁依《釋文》改『丞』。」

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人，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疏】注，第二指。①正義曰：《大射》禮云

「右巨指鉤弦」，鄭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二。」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輶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履。」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噍鹽指也。」「黿」。正義曰：《說文》云：「黿，大鼈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

①「注第二指」，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龜，能與人語。」「凡弑」至「之罪」。正義曰：《晉語》

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父子也，君無可弑之理，而云「弑君，稱君，君無道」者，弑君之人固爲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弑，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赦弑君之人，以弑之爲無罪也。《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霜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末無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①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②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懷諸賊亂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

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他，^③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經書「趙盾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蓋爲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弑，公子比

① 「存」，阮本作「有」。

② 「主」，阮校：「臧禮堂據注及隱四年正義改「主」作「之」，是也。」

③ 「他」，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佗」。

首兵自立，楚衆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爲弑主也。^①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碎別國之與人，^②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弑捷不書蒙澤，齊商人、衛州吁俱是公子，而州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所有不同，皆從赴也。此弑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不書逐君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弑，未必皆爲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其罪皆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說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

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爲司馬。薦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圍，囚也。伯嬴，薦賈也。轅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

① 「主」，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王」。

② 「碎」，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辭」。

成、穆。師于漳滏。漳滏，漳水邊。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澨。皐澨，楚地。伯棼射王，汰輶，^①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輶，車輶。汰，過也。箭過車輶上。丁寧，鉦也。又射，汰輶，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輶，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於邲，邲，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畜，養也。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②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

者。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使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疏】注「漳滏漳水邊」。^③正義曰：《釋例》云：「漳水出新城沔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爾雅》水邊之名，唯有厓、涘、岸、澨，無以滏爲水邊者。但此云漳滏，成十五年云，決睢滏，睢、漳皆水名，舉水名而言滏，知滏是水邊也。「及鼓跗著於丁

① 「汰」，《四部叢刊》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汰」。阮校：「補刊石經、宋本、岳本作「汰」，下同。《釋文》亦作「汰」，是也。」

② 「縣城」，阮校：「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注文「縣」下無「城」字。」

③ 「注漳滏漳水邊」，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寧」。正義曰：車上不得置簣虞以縣鼓，故爲作跗，若殷之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傲其民也。」是丁寧，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錡和鼓。」鄭玄云：「錡，淳于也。其形圓，如碓頭。」以金錡節鼓，鄭玄云：「錡，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是錡即淳于，錡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錡爲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注：兵車「至」之蓋。正義曰：服虔云：「笠，蔽也。蓋之蓋如笠，所以蔽蔽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蔽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蔽。」杜以彼爲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爲允耳。^①「王使」至「是矣」。正義曰：此是彊軍人之心耳。息有此矢，矢當有法，不得無人學作，唯二而已。且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以取越椒？注：易其名。正義曰：言越椒之亂，合誅絕其族，今更存立，故命曰生，言應死而重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疏】注「高固」至「諸侯」。

正義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如牟」，是以聘爲文，此高固以逆爲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之命不得越竟，請君行聘，而因自逆妻，本意爲逆，不爲聘也。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內外之異文耳。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爲之主，而書於經者，行禮爲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主耳。其女適他族，以先公之遺體許人，^②必告於廟，故書之耳。嫁於諸侯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於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

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①「允」，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近」。

②「之」，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

【疏】注「叔姬寧固反馬」。正義曰：傳言「來，反馬也」，據高固爲文耳。嫌叔姬亦爲反馬，故辨之。一者各有所爲，而相隨行耳。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宋蕩伯姬是其事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反馬乃成爲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

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疏】注「公既」至「示過」。正義曰：凡公行，還書至者，往反無咎，喜之而告廟也。公如齊見止，求與高固爲昏，方始得歸，當以恥而不告，亦復告廟飲至，故依常書之，以示過。《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

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

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迫而成昏，^①因明之。【疏】注「適諸」至「明之」。正義曰：俱是外來逆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大夫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二文不同，所以別尊卑也。傳言卿自逆者，別其與君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文與此同，不於彼發例者，嫌此高固見迫而成昏，與常例或異，故因此以明其不異也。

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

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疏】注「禮送」至「示譏」。正義曰：

①「迫」，《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逼」。今案：下疏文作「迫」。

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上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答之曰：①「《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②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上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③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人三月，乃奠菜。④

鄭玄云：「奠菜者，祭菜也。」又記曰：「婦人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人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固反馬」，傳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寧是常事，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

鄭，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夏，四月。

秋，八月，螽。無傳。

①「答」，阮校：「盧文弨作『箴』，是也。」

②「衣」，阮校：「浦鏜《正誤》云：『衣作袍。』案：《儀禮》作『袍』。」

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

內平皋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

其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

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

《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

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疏】注「殪盡」至

「習也」。^①正義曰：《釋詁》云「貫，習也」，「殪，死也」。

言其死盡，故以殪為盡。「盈其貫」者，杜以為盈滿其心，

使貫習來伐。劉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

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

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為

習，故杜用焉，義得兩通。劉直以《尚書》之文而規杜過，

恐非也。

《周書》曰殪戎殷」。正義曰：如杜所注，戎

訓為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

《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

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

《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

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

之矣。」不過二年。問一歲，鄭人殺之。【疏】注

「豐上」至「滅亡」。^②正義曰：豐卦震上離下，震為動，

^①「注殪盡至習也」，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注豐上至滅亡」，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不過三歲必滅亡」句下。

離爲明，動而益明。豐，大之義。豐卦上六變而爲純離之卦，故爲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爲彼卦，可言遇觀之否，遇坤之比耳。此直口語，不是揲蓍，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爲義，故雖不筮，論《易》者必以變言其義，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至「不覲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爲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蓍者，覆蓍之物也。豐大其屋，又郭蔽其家，閭之甚也。以甚閭而處大屋，不能久享其利。其屋雖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闐然無人也。經二歲而不能顯見則凶。伯廖引此者，義取無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疏】「衛侯」至「來盟」。^①正義曰：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去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爲恥辱。此良夫來盟，無貶責者，彼公親朝晉，晉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敵公，是爲恥辱，此不貶責者，其君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彼君，非爲恥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

萊國，今東萊黃縣。

秋，公至自伐萊。無傳。

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脩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疏】「凡師」至「曰會」。正義曰：《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

① 「衛侯至來盟」，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今東萊黃縣」下。

而應命，故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

伐萊，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

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

厲公篡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從不與謀之

例。若夫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

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

將伐鄭，下云「會伐鄭」，是也。凡乞師者，深求過理之

辭，執謙以屈成其計，故雖小國乞之於大國，大國乞之於

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是也。傳以師出

爲例，是唯繫於戰伐，而劉、賈、許、穎濫以經諸「及」字爲

義，本不在例，今欲強合之，所以多相錯伐也。」^①杜言小

乞大、大乞小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

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也。成十三年郤錡來乞

師，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營來乞師，十八年士魴

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伐，彼此同

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爲己也。我乞彼者，彼不與

我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是故凡言乞者，皆從不與

謀之例。宣叔是小乞大，郤錡是大乞小，除晉乞魯以外，

更無大乞小者，故舉郤錡以辨乞小之事耳。晉是盟主，

自是上行乎下，例無與謀之文，不由郤錡乞師乃從不與

謀之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

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疏】注，此無秋字蓋闕

文。正義曰：苗秀乃名爲禾，夏則無禾可取。知此取

必在秋，此無「秋」字蓋闕文。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

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

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

不同敵者，尊卑之別也。

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

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

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

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疏】注「慢盟」至「諱之」。正義曰：昭十三年「公會劉

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

與盟」。於時晉以讒慝弘多，不與公盟，公不得與，非國

① 「伐」，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亂』。案，『伐』疑『代』字之誤。」

之恥，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為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書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公無所可與然。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

年書過同。【疏】注「義與五年書過同」。正義曰：被執不以為恥，而亦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過也，故杜云「義與五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

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疏】注「蓋有」至「禮也」。正義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還也。《聘禮》曰：「賓人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人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

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壬午，猶

繹。萬人，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

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注「有事」至「書地」。^①正義曰：「有事，祭也」者，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禘事得常，不主書禘，為下繹祭張本耳。上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

事」，為仲遂卒而書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間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為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間無異事也。」既不書公子，^②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內，故不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注，繹又「至」聲聞。正義曰：「繹，又

① 「注有事至書地」，阮本此節正義在注，非魯竟故書地」下。

② 「書」，阮校：「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稱」。」

祭」，《釋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日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人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是萬爲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爲名。《詩》言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玄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爲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爲輕，故當廢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

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

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庚

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疏】注「敬謚」。

正義曰：《謚法》：「夙夜勤事曰敬。」「雨不」至「克葬」。

正義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

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

《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

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

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

淺。下昃日昃久，故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說，或如

《公羊》之言，或是史家異辭。

①「注敬謚」，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稱葬小君」下。

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

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

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

傳言楚疆，吳、越服從。【疏】注「舒蓼，二國名」。^①

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

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

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

劉炫以杜爲一國而規之，非也。「盟吳越而還」。正

義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

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荊蠻，自號句吳，句或爲

工，夷言發聲也。大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

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爲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白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一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句踐滅吳，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爲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曰：「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晉胥克有蠱疾，感以喪志。卻缺爲政。

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胥童怨卻氏張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菲。

記禮變之所由。菲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

① 「注舒蓼二國名」，阮本此節在注「舒蓼二國名」下。

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疏】注「記禮」至「下柩」。^①

正義曰：《禮記》諸言自某始者，皆與後人爲始。此云「始用葛蒺」，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變之所由」。蒺字，《禮》或作「紼」，或作「紼」，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紼，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士葬用二紼。^②是紼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輜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辟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雨不「至」懷也。正義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③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④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城平陽，書時也。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

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無傳。

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

東有牟鄉。

八月，滕子卒。未同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

^① 注記禮至下柩，阮本此節正義在「始用葛蒺」句注下。

^② 用「，原作「周」，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 練「，原作「鍊」，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 「旬」，原作「自」，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

無辛酉，日誤。【疏】注「卒於」至「日誤」。正義曰：《釋

例》扈是鄭地，故云「卒於竟外」。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

「四與文同盟」者，杜注《春秋》，又為《釋例》，前後經、傳

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干文公之世，而云「四與

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為然。劉炫以此規

杜，非也。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

於竟外，故書地」者，據晉侯實在竟外卒，^①非以為例也。

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鄭，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

于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九月無辛酉」者，下有十

月癸酉，杜以《長歷》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在前

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非

月誤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

同盟。【疏】注「三與文同盟」。正義曰：鄭父燬以僖二

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

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唯二與文同盟。

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

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非也。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

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疏】注「洩冶」至「書

名」。正義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

名，此書洩冶之名，是不為《春秋》所貴，故書名。傳稱臣

者，所以治煩去惑，是以伏死而爭，則直諫者，臣之盡忠

之事。洩冶忠諫而死，不為《春秋》所貴者，《釋例》曰：

「魯哀之可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苦言。至於陳恒弑其

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求討不義，顯事施舍足以

致益者，固人臣之所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能

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臣子而欲顯直於其君父，適

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

非盡言所救。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

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遽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

同罪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為令德，非其人猶

①「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不可，況不令乎？此其義也。」是說不貴洩治之意也。然則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善比干者，《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治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是言洩治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卒。爲宋圍滕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

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疏】注，不書至，將帥。①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一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袒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

①「注不書至將帥」，阮本此節正義在注「無將帥」下。

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人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無傳。

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

見無罪。【疏】注「齊略」至「無罪」。正義曰：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偏己，因君薨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耳。及仲尼脩之，大夫出奔，無罪不名，不名即是無罪，^①故因告稱氏而書氏，以見無罪。若貴之，或稱官，或稱字，如司城、子哀之類是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

①「是」，京都本、阮本作「因」。

【疏】注「王季」至「稱字」。正義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也。母弟而稱季子，然則字季子也。天子大夫例稱字。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佖夫」，母弟稱弟。此不言王弟者，《釋例》云：「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是由義無所見，故因其舊文，其相殺害乃稱弟，以示義耳。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

國鄒縣北有繹山。【疏】注「繹邾」至「繹山」。正義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爲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魯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爲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

大水。無傳。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

聘。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出者姓，下某出者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

①「上某」至「者名」，《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上某氏者姓下某名」。阮校：「案，正義曰『故云上某出者姓』，似從宋本爲得也。」

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疏】注「典策」至「改

舊」。^①正義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

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稱司城，以

貴效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

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傳既云「書曰崔

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

舊當以名通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適合仲尼所褒之實，

因而不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

文，不必皆有改也。」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

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

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

禮，夫子何由獨責？」又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

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

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注「違奔放也」。正

義曰：《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

傳通以違為文。」是言違兼奔、放也。注「上某」至「某

名」。正義曰：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大夫受氏，當世

守宗廟，^②故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僖十二年管仲

云「天子之二守高、國在」，彼謂天子命之為守國之臣，與

此異也。知此異於彼者，豈天子命者出奔乃得告於諸

侯，餘臣出奔不得告也？且下句云「失守宗廟」，知守臣

謂守宗廟之臣，非守國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則

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人為庶姓，故云「上

某出者姓」，其實正是族也。注「玉帛之使謂聘」。

正義曰：《聘禮》曰：「^③執玉致命，執帛致享。故云「玉帛

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十

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

故書。」則杜意以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

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

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劉炫以為玉帛之使，謂國

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

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

① 「注典策至改舊」，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當」，京都本、阮本作「常」。

③ 「曰」，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

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一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

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

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

【疏】注：潁水「至，入淮」。^①正義曰：《釋例》

曰：潁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六 宣公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

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疏】注：以四「至，卿禮」。^②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斲薄之使從何禮也。

幽公。正義曰：《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

下。

注潁水至入淮，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至下蔡入淮」

下。

注以四至卿禮，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不使從卿禮」

下。

六二五

爲會主。攢函，狄地。【疏】注「晉侯」至「狄地」。正義

曰：凡諸侯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①云會于某地，上「盟于辰陵」即其事也。狄從諸夏，序列亦然。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是也。此異於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晉往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召狄，卻成子勸其勤，是晉侯自往，故以狄爲會主。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其意與此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

稱人，討賊辭也。【疏】注「不言」至「辭也」。正義曰：

討賊辭者，言弑君之賊，人人皆欲殺之，作舉國共殺之文，故不言楚子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寧喜」，亦是討賊，但衛人自殺其臣，故稱大夫。徵舒非楚之臣，不得言殺其大夫。諸放、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者，以人臣卑賤，故沒其爵號，而空書名氏。

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

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人在殺徵舒之後。【疏】注「楚子」至「之後」。正義曰：案傳楚子爲陳

討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據先後事實爲文。故杜注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

地，故書人在殺徵舒之後。」是其事也。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云：②「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人、納連文，是人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人乃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人在殺徵舒之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疏】注「二子」至「復之」。正義曰：二子與君淫昏，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

① 「歷」，阮校：「宋本、毛本作「列」。」

② 「云」，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言」。」

楚子入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例應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過，故杜迹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復，是一子之力，其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案子糾、捷菑皆不繫國，自是例之常，賈說非也。《釋例》云：「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是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鄆。鄆，楚地。

令尹蔦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① 平板榦，榦，楨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餼糧，餼，乾食也。度有司。② 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③ 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疏】注「艾獵孫叔敖」。③ 正義曰：服虔亦云：「艾獵，蔦賈之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蔦艾獵」，明年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世說》：「作」，阮校：「閩本、監本作『用』。」② 「正」，《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主」。③ 「注艾獵孫叔敖」，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本》：「艾獵爲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①

注「封人」至「計功」。

正義曰：《周禮·封人》：「凡封

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鄭玄云：「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注「榦榦也」。

正義曰：《釋詁》云：「榦、榦，榦也。」舍人曰：「榦，正

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彼榦爲榦，故謂榦爲榦，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卧鄣上者，即彼文榦也。^②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稱畚築程土物」。

正義曰：畚者，盛土之器。築者，

築土之杵。《司馬法》輦車所載「築是也」。稱畚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上物，謂鍤鑿畚輦之屬，爲作程限備豫也。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

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

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

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

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

舒，轅諸栗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

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③寡人

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

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

① 不必，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必不』。」

② 「榦」，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榦」。

③ 「弑其」，阮校：「監本、毛本改『殺其』。」

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復禮。①【疏】注「少西」至「之名」。② 正義曰：禮以王父字爲氏，徵舒以夏爲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少西之家。

「以諸侯討而戮之」。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一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爲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爲楚私屬，不以告耳。「謂之夏州」。正義曰：謂之夏州者，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注「沒其」至「復禮」。③ 正義曰：言人陳納人爲有禮也。直言人陳納人，是沒其縣陳本意，言陳國見存，人而納此人耳。是全以討亂存國爲文，所以善其得禮。

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④ 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徵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伐，

- ① 「復」，阮校：「岳本、監本、毛本作『得』，與正義合。」
② 「注少西至之名」，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 「復禮」，阮校：「監本、毛本『復』作『得』。」
④ 「徵」，阮校：「《釋文》作『傲』。」

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疏】注「爲明」至「義也」。正義曰：「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謂經無之也。「鄭微事晉，又無端跡」，亦謂經所無也。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爲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爲黑壤之會，鄭伯在焉。厲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事在黑壤之後，而彼傳不以黑壤興伐，而遠稱厲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於厲役逃歸，不爲黑壤會晉故也。上指厲役，下指辰陵，中包黑壤，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六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七

宣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

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微事晉故。^①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

鄭地。【疏】注「晉上」至「鄭地」。正義曰：此一軍成

陳，兩軍不成陳。成陳者雖少，以「戰」爲文。案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六國成陳，而楚不成陳，成陳者多，而以「敗」爲文者，六國雖衆，楚爲兵主，楚既未陳，故以獨敗爲文，與此異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

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疏】注

「蕭宋」至「九日」。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

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

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其事

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

叛，則此後復爲宋邑也。杜以《長歷》校之，十二月無戊

寅，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長歷》云日月

必有誤者，案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

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

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

濮陽縣東南。^②【疏】注「晉衛」至「東南」。正義曰：傳

云：「盟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

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是晉、衛

背盟，故貶其大夫而稱人。曹是小國，貶與不貶俱當稱

^① 「微」，阮校：「《釋文》作『微』。」

^② 「在今」，《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今在」。

人，故不言曹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則宋不違盟，而亦貶宋卿者，彼晉、衛、曹並皆僞妄，「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致使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楚人討之，伐陳怒楚，被伐無救。「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者，為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晉、衛不信，乃在盟後，非是心欲不信而妄作此盟，當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不可豫知，而亦并責椒者，君子結交，當擇善而從之，所與不善，必將敗德。椒與不信約盟，則是不信之黨，雖獨守信，并亦貶之。戒後之人，使擇交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

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人自皇門，至于塗路。塗方九軌曰塗。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疏】注「臨哭」至「祖廟」。^①正義曰：案《雜記》，客致含贈訖請臨。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故云「臨，哭也」。宮即廟也，象其尊貌則謂之爲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爲宮。大宮，宮之大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廟也。注「陴城上俾倪」。

正義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傳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癸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②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注「哀其」至「十日」。

正義曰：杜以三月克之，^③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將欲至河，鄭猶未敗，至河聞敗，猶欲還師，在國聞敗，師必不發。若是季春克之，不應比至六月而晉人不聞，^④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爲始。圍經

旬有七日，爲之退師，聞其脩城，乃復更進，進圍三月方始克之，^⑤則從初以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注「周厲」至「滅也」。

正義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滅也」，《釋詁》文。注「楚滅」至「比之」。

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麇，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一，餘不知所謂。

^①「注臨哭至祖廟」，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俾」，阮本無此字。

^③「三」，原作「二」，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比」，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此」。

^⑤「進」，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庸可幾乎」。正義曰：庸，用也。幾讀如冀。言用可冀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代卻缺。先穀佐之。^①歲季代林父。士會將上

軍，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卻克佐之。卻缺之子，代夷駢。

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

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

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兒。韓

厥爲司馬。韓萬玄孫。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

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

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

也，不爲是征。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楚君

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②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

也。一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微舒。今茲入

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

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

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

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

矣。奸，犯也。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

令尹。蔦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

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

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

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③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

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

① 穀，阮校：「《釋文》云：『穀，本又作穀。』」

② 舍之，阮校：「李善注《文選·辨亡論》引作『赦之』。」

③ 踰，阮本、《經典釋文》作「踰」。

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洎》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洎》，《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

《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

① 「不」，《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否」。

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①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謂之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②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人殺先穀傳。^③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④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

遂濟。

楚子北師次於郟。郟，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① 川壅爲澤，阮校：「《釋文》云：『壅，本又作雍，注皆同。』案，《說文》『𡿨』字注引作『雍』，『澤』字下多『凶』字。」

② 人，《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③ 皆，阮校：「毛本作『既』。」

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
很也。^①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鄆之間。敖，鄆二山在熒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一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一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圻，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

① 很，《四部叢刊》本、阮本、《經典釋文》作「很」，文淵閣本作「狠」。

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

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

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

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

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

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

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

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

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一先君之出

入此行也，一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

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

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

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

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

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

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

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

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

還。」靡旌，^①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

致師者，左射以鼓，左，車左也。鼓，矢之善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②掉鞅而還。」兩，飾

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右人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

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

①「旌」，原作「族」，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

本、阮本改。

②

「兩馬」，阮校：「案，惠棟云：鄭注《周禮·環人》引作『兩馬』，《釋文》引徐先民云：『或作，兩。』案此，

則「兩」本「兩」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作「兩」。」

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①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嬖子，欲爲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爲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厓之子。^②

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③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

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人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

① 「者」，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② 「子」，原作「于」，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③ 「憾」，阮校：「釋文『憾』作『感』，石經、宋本亦作『感』，石經改刊加『卜』旁，不可從也。」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①

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

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

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輶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

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人晉軍

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

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軍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

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

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

曰掬。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

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

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

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

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

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

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

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

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

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

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

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

爲軍後殿。

①「由」，阮校：「《後漢書·班彪傳》作『游』，《文選·東

都賦》同。」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①戶，止也。中易乘，則

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

碁之脫局，^②碁，教也。局，車上兵蘭。少進，馬

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

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

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

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

趙旃。顧曰：「趙旃在後。」旃，老稱也。怒之，

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

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

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

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

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上多從

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斂，納諸廚

子之房。抽，擢也。斂，好箭。房，箭舍。廚子怒

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

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

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

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

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

能用。

① 亦必以終，阮校：「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引作『必以此終』。」

② 「碁」，阮校：「惠棟云：《說文》引作『楚人昇之』，云：『舉也。』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案此，則『碁』當爲『昇』，杜氏所據本與許所據不同也。」

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上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二曰：『鋪時繹思，^①我徂惟求定。』其二，二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②夫武，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

① 「鋪時繹思」，阮校：「案，《詩·周頌》正義引作『敷時敷思』。」

② 「次」，阮校：「依正義及宋本標起止，皆云『之第』，則『次』字衍也。」

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①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疏】注「彘季代林父」。^②

正義曰：服虔云：「食采於彘。」或當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佐中軍，史駢佐上軍，欒盾將下軍。自爾以來，傳無其代，知先穀代林父，卻克代史駢，趙朔代欒盾也。八年傳趙朔佐下軍，知欒書代趙朔也。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者，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爲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唯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注「韓萬玄孫」。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二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注「釁罪也」。正義曰：釁訓爲罪者，釁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裂皆爲釁。既有間隙，故爲得

罪也。「德刑」至「是征」。正義曰：既言「觀釁而

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之制，征伐者爲有罪者耳，不爲是六事不易者行征伐也。^③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君無怨讎。正義曰：讎，謗也。政有常則民不恨，故國君無人怨、無人謗。

《擊鼓》怨州吁，鄭人謗子產，是有怨謗也。「商農」至「其業」。正義曰：《齊語》云：「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工、商、農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閒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爲二。行曰商，坐曰賈。雖同是販賣，而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摠云「不

賣，而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摠云「不

①「可」，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何」。

②「注彘季代林父」，阮本自此以下至「注鯨鯢大魚名」正義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者」，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敗其業一也。注：宰令一至「叔敖」。正義曰：《周禮》

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黎是也。①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

《釋詁》云「令，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注「在車」

至「爲主」。正義曰：《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左、右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在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卧止之草，故云「爲宿備」也。

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注「慮無一至旌識」。正義曰：茅，明也。在前

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如今軍行」，謂當杜之時行軍有此法也。「前有斥候踰伏」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踰行之，持以絳及白爲幡，與軍人爲私號

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上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此見賊舉幡相似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注「物猶一至勅令」。正義

曰：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勅號令而自備辦也。《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旐，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旐，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各有物類也。案《春官·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旐，大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道車載旐，旐車建旗。」俱是《周禮》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所云「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

①「黎」，京都本、阮本作「犁」，當是。

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①大閱備軍禮，旌旗不如出軍時，空辟實也。」是為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之時，當指治兵之法也。「其君」至「施舍」。

正義曰：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於舊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無勞，不舉無德。臣民年老，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羈旅之臣，以其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注「賜老則不計勞」。

正義曰：「老有恩惠」，^②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也。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注「威儀有等差」。

正義曰：言貴有常尊，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尊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德立」至「敵之」。

正義曰：功德苦其不立，刑威苦其不行，政以成就為上，事以得時為善，典貴其從，禮惡其逆，故云「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各以義理相

配為文，皆是不易之事。^③既歷序此事，乃云「若之何敵之」，副上「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注

「仲虺」至「之後」。

正義曰：「取亂侮亡」，《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為奚仲之後。注「汧詩」至「取之」。

正義曰：《汧》，《詩經》無「汧」字。《序》云：「言能汧先祖之道，^④以養天下」，故以汧為名焉。「鑠，美」，《釋詁》文。

於，歎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言遵天之道者，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王靖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注「耆致」至「於昧」。

正義曰：耆音指，指、致聲相近，故為致也。「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昧，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攻昧」，引仲虺之

①「建」，《周禮·大司馬》鄭注無此字。

②「恩」，阮本作「加」，與傳文合。

③「是」，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④「汧」，阮校：「案《詩序》『汧』作『酌』。」

言以證「兼弱」，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此不云「攻昧」，^①而言「耆昧」者，以《汧》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緣詩之意，言致之於昧然後攻之。注「武詩」至「之業」。正義曰：「烈，業也」，《釋

詁》文。競，彊也。詩意言無彊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商功業，實為彊也。此引《武》詩，承兼弱攻昧之下，故杜以傳意解之，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此無彊之業。此《詩·汧》、《武》二篇，並無「兼弱」之事，因傳上文連言之。「撫弱」至「可也」。正義曰：上言「兼弱」，此云

「撫弱」，言其撫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以求之也。此「撫弱」，即覆上「仲虺有言」、「兼弱」也。「耆昧」，即覆上《汧》曰「於鑠王師」、「耆昧」也。「以務烈所」，覆上《武》曰「無競惟烈」。上會言不須敵楚，兼撫餘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以務武王烈業之所，可也。晉所

至「佐濟」。正義曰：言晉之所以得為霸主者，由軍師之武，羣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今失諸侯，不可謂之為力。見敵不能從，不可謂之為武。命為軍帥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為軍之主帥。「以中軍佐濟」，謂一軍之內，將佐分之，各有所帥，故注云：「佐，彘子所帥也。」僖二十八年，胥臣以下軍之佐，與此同也。

「知莊子」至「大咎」。正義曰：莊子見彘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其事云：此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為臨，初六爻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既引《易》文，以人從律，今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為眾，今變為兌，兌為柔弱，是「眾散為弱」。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壅為澤」。坎為法象，今為眾則弱，為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注云：「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眾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釋「否臧」既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天塞，不得整流，似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解釋「凶」義既了，以盡《易》意，然後論彘子之惡，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

① 「云」，阮本作「言」。

子有帥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違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爲水，坤爲衆，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爲師。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注「坎爲」至「柔弱」。

正義曰：《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爲衆也。《易·說卦》：「兌爲少女」，故爲柔弱。衆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爲兌，是衆散爲弱也。

注「坎爲」至「見壅」。正義曰：《說卦》：「坎爲溝瀆」，溝瀆即是川也。《說卦》：「兌爲澤」，川是流水，今變爲澤，是川見壅也。注「如從」至「之象」。正義曰：《釋詁》

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爲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是法從人也。《釋言》云：「坎，律，銓也。」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爲法象也。今坎

變爲兌，爲衆則散而爲弱，爲川則壅而爲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象也。注「竭敗」至「法敗」。正義曰：竭是水涸之名，坎爲水爲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坎變爲兌，則爲水不流，水不流則爲法不行，失爲坎之用，是法敗之象。注「水遇」至「涸也」。正義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水當盈川而以壅，故竭，是「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天遏是壅塞之義，故云「遇天塞」也。注「主此禍」。

正義曰：《釋言》訓尸爲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主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案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略去之。注「沈或」至「始縣」。正義

曰：楚官多名爲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由于。因解寢爲縣名，不言寢是而沈非也。「次于管」。正義曰：《土地名》：「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古管國也。」注「若敖」至「啓土」。正義曰：《楚世家》云：熊罥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

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煦立，^①是爲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簞門，則簞路亦以荆竹編車，故謂簞路爲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廣有「至」之兩。正義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爲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爲兩，而出一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注，「十五」至「承副」。正義曰：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

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爲大小。杜注多少皆妄文也。^②言「亦用舊偏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不具。

「右廣」至「其夜」。正義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以我卜也」。正義曰：將我晉戰之勝負，卜其遂來遂往，猶人揲著看卦善惡，而卜其去之與住也。注「二先」至「穆王」。

正義曰：莊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

① 熊煦，阮校：「浦鏜《正誤》：『煦』作『煦』。按，浦鏜校亦非。《玉篇》口部「煦」字云：『《史記》曰：楚先有熊煦，是爲蚡冒。』則「煦」當從口。」

② 「妄」，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作「望」。阮校：「按，疏謂三處偏字皆各望文爲訓耳，「望」是也。」

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復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耳。今之莊王，成王孫、穆王子。「出入此行」，猶往來於鄭。 注「單車」至「羣帥」。 正義

曰：《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 注「左車」至「善者」。 正義曰：兵

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故云「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鼓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鼓是矢之善者。 注「兩飾」至「間暇」。 正義曰：「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

亦云：「是相傳爲然也。」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正其鞅，以示間暇。 注「麗著」至「心者」。 正義曰：《易·

離卦·彖》云：「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白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爲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故杜以「龜」爲「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是相傳爲此說也。「以歲」至「從者」。 正

義曰：《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者，

謂獻之以共王之膳耳，非能徧及於百官也。禮，冬獵曰狩，言圍守而取之，獲禽多也。於時虞人所獻，或頒及羣臣，故言「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以爲語之辭耳。 注

「錡魏犢子」。 正義曰：服虔亦以爲犢子。《世本》以爲犢孫。《世本》多誤，未必然也。「使其徒人之」。 正

義曰：使已從人人壘，以取俘馘也。 注「輶車兵車名」。

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服虔云：「輶車，屯守之車。」占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 注「元戎」至「爲備」。 正義曰：元，

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爲備也。《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

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鄭玄又釋其意：鉤車，備設鉤輦，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

正。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也。「晉師」至「未動」。 正義曰：

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未動，故杜云

「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告唐惠侯。正義曰：

此未戰之前告。經不書唐侯者，爲楚私屬，故不見也。

注「游車補闕者」。正義曰：《周禮·車僕》有「闕車

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知

游車以擬補闕。今使從唐侯，是補闕也。注：以乘左

得勝故」。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

者，謂置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

上文曰，則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

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逐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爲宜乘

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也。注：廣

兵車」。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

「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也。此言晉人廣隊，下云

「拔旆投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旆也。此蓋

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旆之車。注「慧教」至「兵蘭」。

正義曰：脫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慧爲教也。服虔

云：「旃，橫木，有木橫投於輪間。一曰旃，車前橫木。」張

衡《西京賦》云「旗不脫旃」，薛綜注云：「旃，所以止旗。」

今杜以旃爲車上兵蘭，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禮》扛

鼎之木其名曰旃，則旃是橫木之名。教之脫旃，則旃是

可脫之物。杜云兵蘭，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

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不能進。注：「還便」至

「差輕」。正義曰：旆扇風重，故馬便旋而不能進。《釋

天》云：①「緇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旆曰旆。」郭璞曰：

「帛續旆末爲燕尾者。」此旆能扇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

其制必大矣，故云，旆，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旆之

左旆」，此之類也。旆懸於竿，插之車上，衡是馬頸上橫

木，故拔取旗竿，投於衡上卧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

故得出坑也。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鄣風，名

之曰帆。注：「兄弟累尸而死」。正義曰：獲者，被殺

之名。並皆被殺，唯當言皆獲耳，欲見尸相重累之皆獲，

故杜辨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即傳之重也。「可勝

既乎」。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

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其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

解耳。既，盡也。可勝盡乎？言用之不可盡也。「不

以」至「故也」。正義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

而質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爲此計者，不可用惡箭苟

且爲射故也。注「重輜重也」。正義曰：輜重，載物

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駟，前後蔽也。」蔽前後以

①「天」，原作「文」，據正宗寺本、阮本改。

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輦、重、輦，一物也。襄十年傳稱「秦堇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輦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郟也。《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玄云：「輦，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爲夏出師不逾時，殷逾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武王至「保之」。正義曰：昔武王克商，周公爲之作頌，曰：武王誅紂之後，則戢藏其干戈，則橐輦其弓矢。言既誅暴亂，則無復所用，故輦藏之。懿，美也。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武王以天下既定，又能求美德之上而任用之，故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保之。美武王能保天下也。注「戢藏」至「息兵」。正義曰：戢訓爲斂聚、斂藏之義，故爲藏也。橐，一名輦，盛弓矢之衣也。干戈弓矢藏而不復用，是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則頌詩功成乃

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追爲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事。注「肆遂」至「天下」。正義曰：肆之爲遂，相傳爲此訓也。「夏，大」，《釋詁》文。求美德，謂求而任用之。遂大者，功業遂大也。又作「至「爾功」。正義曰：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紂，致定爾武之大功也。「其三」至「求定」。正義曰：其二，《周頌·賚》之篇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故其時之民歸武王者，皆云我往惟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也。注「其三」至「安定」。正義曰：鋪是布散之義，故爲布也。繹，陳也。《釋詁》文。「思」是語之辭，不爲義也。其六「至「豐年」。正義曰：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伐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孰之

①「往」，文淵閣本、阮本作「徂」。

年。美武王能和衆國、豐民財也。 注「其六」至「之

第一」。^①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屢，數」，常訓

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

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

《賁》第二，《桓》第六也。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

第二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今刪定知非者，

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叙事，容可言楚子第三引「鋪時繹

思」，第六引，綏萬邦。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二、

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

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二」、「其六」？劉

以「其三」、「其六」爲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之

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②篇次不同，

杜云「仲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

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

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

歌之第」。今《周頌》篇次，^③《桓》第八，《賁》第九也。

「夫武」至「財者也」。 正義曰：楚子既引四篇，乃陳七

德，則四篇之內有此七者之義。戢干戈、櫜弓矢，禁暴、

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定功

也。「我祖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

年」，豐財也。我祖求定，是能安民，故往求定也。綏萬
國，由德能和衆，故萬國安也。 注「著之」至「不忘」。

正義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

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

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

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

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 注「祀先君告戰

勝」。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

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

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爲先君宮，爲此遷主作

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大傳》記云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是新作

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

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注「鯨鯢大魚名」。

正義曰：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日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眼睛也。」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爲潮水。」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疏「是役」至「魚臣」。

正義曰：人楚師，言入此楚師於鄭國。服虔云：「人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半立公子魚臣爲鄭君，已欲擅其寵也。注「詩小」至「歎之」。正義曰：《詩·小雅·四月》之篇也。「離，憂」，

「瘼，病」，「爰，於」，皆《釋詁》文。言時世禍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歸乎？歎此禍亂，不知將何所歸也。

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

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

下。

①「是役至魚臣」，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所」，阮本作「以」。

霸。【疏】「桓子請死」。^①正義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將軍，師敗，故請死。

「進思」至「補過」。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主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爲文。文既據臣，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己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內修己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爲進，補過爲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②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③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絺也，言說以忘寒。遂傳於蕭。

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

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④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智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爲拯。「若爲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疏】「蕭潰」。^⑤正義曰：實未潰，史以實王之意，故言潰。知者，下云「明日蕭潰」是也。注「纊

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

① 桓子請死，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蕭潰，阮校：「顧炎武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傳于蕭』也。炎武說是也。」

③ 拊，阮校：《文選》李善注潘安仁《馬汧督誅》引作「撫」。

④ 鞠窮，阮校：《羣經音辨》引作「鞠窮」。

⑤ 蕭潰，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縣也。」 正義曰：《玉藻》云：「纁爲繭，緇爲袍。」鄭玄

云：「纁，新綿也。」 注「麥麴」至「謬語」。 正義曰：

「麥麴，鞠窮，所以禦濕」，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

《尚書·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穹窮者，是藥草之名。觀傳文勢，欲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濕所用，但不知若爲用之耳。 正義曰：上句是

「河魚」至「拯之」。

正義曰：上句是

叔展之言，「曰」下是無社對語。無社頻答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日視於智井而拯出之。「出溺爲拯」，《方言》文。「若爲」至「則己」。 正義曰：此亦叔展之言也。

無社既解其意，令展視井拯己。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教無社令結茅爲經，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己身。己，展叔自謂也。^①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

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陳

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

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

殺孔達傳。【疏】注「原穀先穀」。^② 正義曰：杜《譜》以

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

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爲彘子，服虔以爲食菜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無傳。爲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討。

①「展叔」，阮校：「浦鏜《正誤》作「叔展」，是也。」

②「注原穀先穀」，阮本此節正義在「同盟于清丘」句注下。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疏】注「宋討」至「以免」。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

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

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國皆合責也。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邲

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清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

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爲

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疏】注「盡滅」至「來也」。

正義曰：先穀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爲誅已甚」，亦是晉刑大過，是爲大惡。君子既嫌晉刑大過，又尤先穀自招，故曰「惡之來也，已自取之」。惡之來也，言大惡之事來先穀之家。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

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

陳也。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

年盟新城。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無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

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①使復其位。襲父祿位。【疏】注「以有」至「妻

之」。^②正義曰：《釋詁》以「平」爲「成」，則「成」亦「平」

也。男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爲傳文無

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

謂達既被誅，家當没人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祇欲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

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

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衛侯之女？既言「復室其子」，明孔達之妻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爲衛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過，於義非也。

夏，晉侯伐鄭，爲郟故也。晉敗於郟，鄭遂

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③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

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④曰：「無假道于

^①「故」，阮本作「復」。

^②「注以有至妻之」，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以女妻之」下。

^③「車馬」，阮校：「足利本作『軍馬』」。

^④「舟」，阮校：「《呂氏春秋·行論篇》注引作『周』。案，『舟』、『周』古字通，石經此處缺。」

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

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

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

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

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

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

起，投，振也。袂，袖也。屢及於室皇，^①室皇，寢門

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秋，九月，楚子圍宋。【疏】注「昭明也聾闇也」。^②

正義曰：人之聽視聰明，唯在耳目而已。鄭昭，言其目

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闇，則鄭不闇也。耳目各

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殺我也。注「室

皇寢門闕」。正義曰：下云「劒及於寢門之外」，則屢之

所及未至於外，故以室皇爲寢門之闕，謂至門逐及也。

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

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爲闕，唯指雉門，以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爲「室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

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

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

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

亡？」爲十八年歸父奔齊傳。【疏】「與之言魯樂」。^③

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懷於」至「不亡」。

①「室皇」，阮校：「惠棟云：高誘《呂覽·行論篇》注引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經皇」一也。」

②「注昭明也聾闇也」，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與之言魯樂」，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宣子高固」下。

正義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既思高位，必貪。貪必計謀去他人。既謀去他人，他人亦謀去己。國之人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有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疏】「孟獻」至「公說」。^①正義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籩豆醢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

增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以為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為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注「物玉帛皮幣也」。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注「主人一至「答賓」。正義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服，歸饗餼五牢。「有司人陳鼎、豆、簋、鉶、醢、醢百饗，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

① 「孟獻至公說」，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注「容貌」至

「亦備」。正義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

容貌爲威儀容顏，當謂善爲威儀容顏以接賓也。采章，

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

類也。嘉、淑皆訓爲善。容貌、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

以爲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

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

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爲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

爲「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

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

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

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

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

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鞶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

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

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

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

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爲容貌、物采、文章。

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

也。於聘摠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

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

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

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

「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

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

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

年：「燕有好貨，殯有陪鼎。」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

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

「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

貨」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

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違杜義，以爲「庭實旅百」及

「容貌」、「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爲賓物，又以諸

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摠言「國

和，故不書其人。【疏】注「平者」至「其人」。正義曰：

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

意。昭七年「暨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摠言「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國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林父稱師，從告。【疏】注「潞赤」至「從告」。正義曰：

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爲種，若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爲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臯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①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稷種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

稱種。」林父尊卿，當稱「帥師」，今從「將卑師衆」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

秦人伐晉。無傳。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

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

經文倒「札」字。【疏】注「稱殺」至「札字」。正義曰：

《穀梁傳》曰：「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臣，不得言「其大夫」也。《釋例》曰：「大臣相殺，

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

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爲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

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公羊傳》曰：「王札子

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

言札爲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爲王之庶兄，故《譜》

以爲雜人，不知何王之子。

秋，螽。無傳。

^①「而中國亦然」，阮校：「按，各本同。依上文，則「亦」字當作「不」字。」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

杞邑。

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

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一，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

曰初。【疏】注「公田一至，曰初」。正義曰：《公羊傳》

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

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

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

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

《穀梁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

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

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

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

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

矣，今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①乃是十取其^二。故

《論語》云：「哀公曰：『^一，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一，猶

尚不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一爲常，故曰初。言初稅

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

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

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

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

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爲井，井九百

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爲之文，云：「井

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

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

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

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

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爲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

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

爲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

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

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

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

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

①「收」，阮校：「監本、毛本作『取』。」

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於此。^①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

冬，蜚生。蜚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蜚。

【疏】注「蜚子」至「成蜚」。正義曰：《釋蟲》云：「草蜚，負蟄。蜚，蜚，蜚。」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釋蟲》又云：「蜚，蜚。」李巡云：「蜚，一名蜚，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蚘蟬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蜚爲蜚子也。上云「秋，蜚」，秋而生子於地，至今其子復生，^②遇寒而死，故不成災。傳稱「凡物不爲災，不書」，此不爲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饑，若使蜚早生，更爲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爲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蜚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③【疏】注「風雨」至

「不豐」。正義曰：此年，秋，蜚，知不爲蜚而饑者，《春秋》書蜚多矣，有蜚之年皆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饑不專爲蜚，故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也。^④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⑤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

① 惡於，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異如』。」

② 「今」，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冬」。

③ 「稼」，阮校：「纂圖本、毛本作『穀』。」

④ 「稼」，京都本、阮本作「穀」。

⑤ 「垢」，阮校：《釋文》云：「垢，本或作詬。」案，《漢書·路溫舒傳》引作「詬」。

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貳，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

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①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

① 「骸」，阮校：「《釋文》云：『骸，本又作骨。』案，《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引作『骨』。」

楚。盟不書，不告。【疏】「川澤」至「藏疾」。^① 正義

曰：《周禮》澤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玄《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② 川澤、山藪，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摠云「納汙」，言其納汙濁也。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注「匿亦」至「瑕穢」。正義曰：瑾、瑜，玉之美名。《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此云「匿瑕」，似以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質雖美，亦瑕藏其中，不言瑜能揜蓋瑕也。子反懼與之盟。正義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

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

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僇，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

^① 「川澤至藏疾」，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少」，阮校：「閩本、監本作『小』。」

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疏】注「儁絕至者三」。^①

正義曰：《辨名記》云：「^②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儁爲絕異之稱也。有三儁才，知其有才藝勝人者三事耳，不知三者何事也。「不祀至五也」。正義曰：此五者，從輕至重。不祀雖爲大罪，廢祀未是害物，故先言之。耆酒則廢亂政事，有害於民，故次之。棄賢人而侵鄰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後言之。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爲二事，而并數爲一者，俱是爲政之惡，故并數之。奪黎氏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還，更復其國」也。「商紂由之故滅」。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③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④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儁故滅也。「天反」至「災生」。

正義曰：據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謂之見變，^⑤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爲之耳，非獨天爲災而地爲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即改民爲人，是其民謂人也。傳言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爲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杜以「反時」爲「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摠云「羣物失性」，反其常性即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

① 「注儁絕至者三」，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辨名記」，阮校：「案，『辨名』又作『別名』，見《白虎通·聖人篇》。」

③ 「賢」，阮校：「浦鏜《正誤》作『資』，依《史記·殷本紀》改也。」

④ 「飾是非之端」，阮校：「案，《殷本紀》作『言足以飾非』。」

⑤ 「謂」，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爲」。

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震電雪霜也。^①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貫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為妖災。」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為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痾、眚、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為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類，言浸深也。」^②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為稱，唯眚、祥有外內之異耳。大旨皆是妖也。「故文反正為乏」。正義曰：許慎《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為乏。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也。「盡在狄矣」。正義曰：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為亂」，則五罪是也。天地災妖，傳不指斥，不知於時潞國有何災何妖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疏】「卒立召襄」。正義曰：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時即立。毛氏後亦不滅，但傳不言之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懼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③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

①「震」，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雷」。

②「病類言浸深也」，阮校：「案，《漢書·五行志》『類』作『貌』，『浸』作『寢』。」

③「地」，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也」。

嫁是！」武子，魏犢，顓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①能施也。錫，賜

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疏】注「心之」至「同傳」。正義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年傳文。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疏】「初稅」至「財也」。正義曰：藉者，借也。民

之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爲「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言驗之，知十一而稅，自此始也。

冬，螽生。饑。幸之也。螽未爲災而書之

①「載」，京都本、阮本作「哉」。

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疏】「冬蝻生饑幸之也」。正義曰：幸之者，爲幸蝻冬生，不幸饑也。而傳以「饑」連「蝻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饑而復有災，則民彌益其困。由饑之故，乃以爲幸，故傳連饑釋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

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疏】注「傳例」至「歇前」。正義曰：《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

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興，其廟不毀。與《左氏》異也。

秋，郟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①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

①「兢兢」，阮校：「《釋文》云：『兢兢，本亦作矜矜。』」纂圖本、閩本、毛本作「兢兢」，非也。

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疏】注「代林」至「孤卿」。^①正義曰：晉之中

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大傅，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黻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論語》稱「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玄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服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此亦云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大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爲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他，^②則晉嘗置二孤。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

火曰火，天火曰災。【疏】「凡火」至「曰災」。正

義曰：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爲害。本其火之所來，

故指火體而謂之爲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爲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③唯此言火耳。

秋，郟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

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

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

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殺烝。

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④享當體

^①注代林至孤卿，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大傅孤卿」下。

^②「他」，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作「佗」。

^③書災，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天變」。

^④「武子」，阮校：「宋本『子』作『季』，石經此處缺。山

井鼎云：「今本後人『武子』上補足『季』字，所校諸本

皆無，檢杜注，「武，士會謚，季，其字」，不爲無據也。」

陳樹華云：「杜氏爲下傳文『季氏』而出此注，且內、

外傳文間稱「士季」，無有稱「季武子」者，山井鼎說非

也。」

薦，而殺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王聞

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

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

俎。^①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

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灋。傳言典禮

之廢久。【疏】注，烝升也，升穀於俎。^②正義曰：禮，

升穀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為升也。鄭玄《詩》箋云：「凡

非穀而食之曰殺。」則殺是可食之名。切肉為殺，乃升於

俎，故謂之殺烝。注，享當「至」其字。正義曰：若

公侯來朝，王為設享，則當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

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殺烝，故怪而問

之。注，享則「至」其儉。正義曰：王為公侯設享，

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為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其儉也。

「示其儉」與下「示慈惠」，成十二年傳文。注「體解」至

「惠也」。正義曰：王為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

俎，即殺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噉之，所以

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脰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

注，公謂諸侯。正義曰：五等諸侯，摠名為公，故云

「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為之設享，又設燕也。享

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享，仍用公之燕

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

「王召上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叔父使上季

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爾，體解節折，而共飲食

之，於是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注《國

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

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為

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

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

之殺烝。此傳略而為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①「宴有折俎」，阮校：「《詩·伐木》正義引作『燕以折俎』。」

②「注烝升也升穀於俎」，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疏】注，再與文同盟。正義曰：錫我以文六年即位，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許俱在，是再同盟也。

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丁未，二月四日。

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

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

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爲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

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鞏傳。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晏弱，桓子。及斂孟，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

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

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

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

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

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

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

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

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

『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

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

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

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

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

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

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

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

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疏】注，跛而登階。① 正義

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卻克跛，衛孫良

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卻克跛也。《穀

梁傳》定本作「卻克眇，衛孫良夫跛」。以信齊沮。

正義曰：使沮者之言信也。而又「至有焉」。正

義曰：晏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

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本恨齊，

今又恨晉。齊侯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② 齊若叛晉，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

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

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上會之子。燮，其名。

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

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

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

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③

豸，解也。欲使卻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一二三

① 注跛而登階，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將」，阮校：「宋本、毛本作『當』。」

③ 「豸」，阮校：「唐石經初刻『豸』作『鳩』，後改『豸』。

《釋文》亦作『鳩』，注同。案《羣經音辨》引作『庶有鳩乎』，云『今文作豸』。《集韻》四紙引同，云『徐邈讀

通作豸』。與《釋文》合。」

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卻獻

子爲政。【疏】注，豸解也。^①正義曰：《方言》文。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

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

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

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

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

之好，《釋例》論之備矣。【疏】「凡大」至「弟也」。正義

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人，^②適子及妾

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

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

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

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

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

隆友于之恩，亦以獎爲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

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

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

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

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

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

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

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兄

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

也。然則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

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

衛侯之弟鮒出奔，皆是兄害其弟者也。^③秦伯有千乘之

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

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言「非罪」，^④非

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

子，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

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

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

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

①「注豸解也」，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快志以止亂」下。

②「人」，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文」。」

③「者」，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④「言」，京都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阮本作

「曰」。

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莒挈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先儒說母弟，善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為大夫者，得以君為尊。案傳莒挈非卿，乃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得以君為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違之。穎氏又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稱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又非貶所也。」^①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凡』嫌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無傳。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例曰：「自

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疏】注「傳例」至「鄫子」。

正義曰：杜以會盟之例卿則書名氏，大夫則稱人，此稱邾人，故云邾大夫耳。賈逵亦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

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

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疏】注「未同」至「之僞」。正義曰：諸侯之葬，魯不會

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為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

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為魯不會也。

《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

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

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為公。若書楚

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莊王」。^②以此僭而不典，

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之蠻夷。言其不足

① 「貶所」，閩本、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所貶」。

② 「楚莊王」，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莊」字。

紀錄，以懲創自求名號之僞。同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①遂奔齊。大夫還，不

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②公不事

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

弑，^③自外曰戕。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内外之名。

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

卒暴之名。【疏】注「弑戕」至「之名」。正義曰：弑者，

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弑、戕皆是殺也，所以別内外之名耳。《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爲弑。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爲文也。《春秋》弑君多矣，其戕唯此一事。自弑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爲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弑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寧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

①「至笙」，阮校：「《釋文》云：『笙，本作檉，亦作打。』」

案，《公羊》、《穀梁》作「檉」。

②「欲」，阮校：「石經作『將』，下空一字。」

③「自」，阮校：「石經『自』下有『內』字。案，《周禮》·大司馬之職正義、李善《魏都賦》注引傳並有『內』字。」

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

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

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

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

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

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

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

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

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

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

門，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壇帷，復命於

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

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①即位哭，

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疏】，復命於

介。^②正義曰：《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

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

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

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辨復命，如

聘，子臣皆哭。與介人，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

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法。^③今身將出奔，不得

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

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

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

告於殯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七

①「約」，京都本、阮本作「為」。

②「復命於介」，阮本此節正義在注「使介反命於君」下。

③「法」，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禮」。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成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

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爲質於楚」。公衡，成公子也。既堪爲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

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

冬溫。【疏】注「周二」至「冬溫」。正義曰：襄二十八年

「春，無冰」，彼春無月，則是竟春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穀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杜言「今之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無冰，是時之失，故書之，記冬溫也。

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疏】注「周禮」至「故書」。正義曰：《周禮》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

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

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然則杜之此注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

鄭注《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

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摠徵竟內之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摠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①「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

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爲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土、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爲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譏其重斂，故書之也。《穀梁傳》曰：「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爲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爲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爲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馬悉倍於常，②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

①「大司馬」，此下引文爲《周禮·小司徒》文，作「大司馬」者誤。下「大司馬」同。

②「牛馬」，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馬牛」。」

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此時亦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①茅戎，戎別也。^②

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平文十七年邲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

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爲平戎。劉

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

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

敗。叔服，周内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

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

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疏】注「康公」至「無備」。^③正義曰：宣十年經書「王

季子來聘」，傳言「劉康公」，知即王季子也。傳言「平戎

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還

之使，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

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之，故

下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敗績于徐吾氏」。

正義曰：敗于徐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

又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

爲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

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

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

①「茅戎」，阮校：《釋文》云：「《史記》及二傳皆作「賈戎」也。」按，茅、賈，古音皆讀如矛。」

②「戎別」，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經典釋文》作「別種」。

③「注康公至無備」，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欲要其無備」下。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爲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鞏，齊地。【疏】注「魯乞一至齊地」。正義曰：此云盟主之令，故不從與謀。《釋例》云：「乞師不得從與謀，所以不同者，以事

得兩通，故互言之。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二卿，或書一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書曹公子首者，《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以變改，是故仲尼、丘明據時之宜，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也。命者，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義各如其命數，皆以卿禮書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鄆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是言首成爲卿，故書。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疏】注「穀梁」至「十里」。正義曰：齊之四

竟不應過遙，且鞏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

① 二「齊」字，阮校：「案，《穀梁》二「齊」字作「國」。陳樹華云：杜氏引據恐不明白，改作「齊」也。」

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縣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

《釋例·土地名》：「牽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

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

得，故不言歸。【疏】注：「晉使」至「言歸」。正義曰：晉

使齊還魯，魯不用力，故直書取。哀八年，齊人歸譖及

闡，此不言齊人歸者，不以好得，非齊歸我，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

【疏】注：「子重不書不親伐」。正義曰：僖二十五年，楚

人圍陳，注云：「子玉稱人，從告。」此云「子重不書，不親

伐」者，彼以路遠，或當不以實告，此傳言「侵衛，遂侵

我」，道路既近，告當以實。經、傳皆言「楚師」，例是將卑

師衆，故以爲子重不親伐，所以弘通其義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

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疏】注：「公與」

至「君故」。正義曰：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公

侯，則貶之而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計亦應

貶而不貶者，^①爲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與公相敵，嬰齊不與公敵，故不貶也。傳稱孟孫賂楚，楚人許平，即云：「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凡會且盟者，必先會而後盟。盟時蔡、許在列，會時必亦在焉。以一君乘楚車，謂之失位。經雖抑而不書，會時其身實在。且二君與楚同行，無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嬰齊不敵公也。或以爲於時兵將嬰齊爲主，蔡、許爲王左右，隸屬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爲先，盟會以尊卑爲序，《春秋》之常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既稱「人」，必非貴者，爲其主兵，猶序於上。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於時晉爲盟主，召諸侯使集會，而趙盾猶序於下文，不先諸侯，則知此時行兵，楚爲其主，會則蔡、許在先，故二君自敵公，明嬰齊不敵公也。襄二十六年「公會

①「計亦應貶」，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乃稱公子」。

阮校：「《考文》作『言亦應貶』。」

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趙武不書，尊公也。於是衛侯會之。」然則時有衛侯，猶貶趙武者，於時衛侯雖往，晉將執之，不得與會，而趙武敵公，故貶之也。彼傳又曰：「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之。」於會已執其卿，衛侯如晉，晉即執之，明其不得與會，公無所敵，故趙武敵公，與此異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疏】注，齊在「至」惡也。正義曰：諸會、盟同地，而問無他事者，例不重序其人。此會、盟別序者，前會之時，唯公會楚耳，蔡、許從楚而行，唯應蔡、許在列，秦、宋以下諸國未至，會、盟人別，故別序也。諸征伐會盟，實卿而貶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實是大夫而本合稱「人」者，則傳皆言大夫。此傳鄭公子去疾以上言其名氏，則皆是卿也。「齊國之大夫」，則實是大夫，故齊在鄭下，為非卿故也。傳曰「卿不書，匱盟也」，謂匱盟之故，

并貶楚卿，楚卿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瀆無已。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蠻夷得志。然當齊桓之盛，而經以屈完敵之，若必有褒貶，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同異，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①楚之熊繹，始封於楚，辟在荊山，華路藍縷，以處草莽。^②及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能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荊敗蔡師」，「荊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摠其君臣。至於魯僖，始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下。僖二十一年，當楚成王之世，能遂其業，內列於公侯，會於孟，楚之君爵始與中國列，然其臣名氏猶多參錯。至魯成二年，楚公子嬰齊始乃具列。傳曰：「卿不書，匱盟也。」兼為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春秋》未以人例，自此以下，褒貶之義可得而論之也。」杜言「兼為楚臣示例」者，解傳言「匱盟」之意。傳言「卿不書」者，非獨言諸侯之卿不書，兼言楚卿亦不書，是「兼為楚卿示例」。

① 「亦未」，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抑秦」。

② 「處草莽」，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居俗裔」。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①

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

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

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封，竟。弗聽，

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

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

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

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

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

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

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

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

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

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

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

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②鞫居，衛地。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

守新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

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③諸侯軒

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

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① 龍，阮校：「案，《史記·魯世家》、《晉世家》『龍』並作『隆』。《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

② 鞫，「鞫」，《經典釋文》作「鞫」。

③ 周，京都本、阮本作「面」。阮校：「案，《周禮·小胥》鄭司農注云『宮縣四面』，《家語·正論解》王肅注云：『禮，天子宮縣四周。』」

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爲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疏】注「膊磔也」。

正義曰：《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諜而膊之。」鄭玄云：「膊，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曝也。」注「取龍」至「未聞」。正義曰：外取內邑，非魯之罪，無所可諱，而此獨不書，故杜

云「其義未聞」。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案楚子滅蕭，嬰齊入莒，皆殺楚人，而經不變文以加罪，此何當改文以諱惡也？哀八年，齊人取謹及闡，以淫女見取，猶尚書之，此殺敵見取，何以當諱？知諱義不通，故不從也。「皆不對」。正義

曰：子者，指斥孫子，其言並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與甯相、向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乃專與孫子言耳。注「于奚守新築大夫」。正義曰：大夫守邑，

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鄒邑大夫，傳稱鄒人紇，《論語》謂孔子爲鄒人之子，即此類也。注「軒縣」至

「南方」。正義曰：《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

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

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

鄭玄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

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

此事云：「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

面，故謂之曲縣。」注「繁纓」至「之服」。正義曰：《周

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

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樊纓七就，異姓以封。

革路，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

鄭玄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

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屬飾之。就，

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

①「注膊磔也」，阮本以下正義七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絲飾之而五成，木路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亦五成。是言天子諸侯樊纓之飾。繁即輦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其飾皆無樊纓，是繁纓爲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案《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又于奚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禮》爲送葬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也。^①「仲尼」至「止也已」。正義曰：仲尼在後聞之曰：此曲縣、繁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號車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則爲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以守車服之器也。禮明尊卑之別，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所以藏禮，言禮藏於車服之中也。義者，宜也。尊卑各有其禮，上下乃得其宜，此禮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焉，此義所以生利益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人，則是與人政也。政教既亡，則國家從之而亡，不復可救止也已。言利以平民者，平，成也，每事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利也。此

以曲縣、繁纓與人，假人器耳，名、器俱是可重，故并言名。^②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不中爲之役使。^③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①「也」，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②「名」，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也」。

③「不中」，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無能」。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

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

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①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

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

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

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

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

也。^②言己勇有餘，欲賣之。

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

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污車輪，御猶不敢息。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

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

① 「憾」，阮校：「宋本作『感』。石經初刊同，後人妄加

卜旁。《釋文》亦作『感』，是也，云『本亦作憾』。」

② 「賈」，京都本、阮本作「賣」。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①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卻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②華不注，山名。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③

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絙也。丑父

寢於輶中，輶，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人君地。』」本但為一國救請，不欲乃過人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③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

①「枹」，阮校：「《釋文》『枹』作『桴』，云『鼓槌也』。案，李善注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浩書》引作『桴』。《禮記》云『黃桴而土鼓』，玄應書引《詔定古文官書》云：「枹、桴二字同體。」說詳《釋文校勘記》。」

②「旦」，《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且」。

③「適」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下有「也」字。

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莜爲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齊侯免，求丑父，三人三出。重其代已，

故三人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进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

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

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窳。

晉師從齊師，人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甗，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犇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

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①百禄是適。』《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禄來聚。適，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不見許。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①「布政」，阮校：「案，《詩》作『敷政』。鄭氏《儀聘·聘禮》注云：『今文布作敷。』」

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闕。公會晉師不

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

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

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

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

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疏】注，范文子

代荀庚。^①正義曰：宣十二年郤克之戰，傳稱：「荀林

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

下軍，欒書佐之。」十二年晉殺先穀，當是士會佐中軍，郤

克將上軍。不知誰代郤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爲之。十六

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當是郤克佐中軍，疑是荀

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將中軍，當

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郤克遷而荀

首代也。首於郤戰，尚爲大夫，不應宣之末年得佐中軍，

故疑先穀死後，代郤克佐上軍也。明年「荀庚來聘」，傳

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

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佐

上軍，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爲士燮代荀庚

也。郤戰以來，趙朔無代，今欒書將下軍，則趙朔卒矣，

故知欒書代趙朔，不知此時誰代欒書佐下軍也。注

「中軍」至「不息」。正義曰：以郤克爲中軍之將，言已

之傷而未絕鼓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

「軍旅田役贊王鼓」，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上

云「齊侯親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

衆。「若之」至「事也」。正義曰：郤克云「余病矣」，

言已不堪擊鼓，欲有退軍之意，故責之云：如之何其以身

^①「注范文子代荀庚」，阮本以下正義廿四節分疏於傳

文各節下。

病之故，欲喪敗君之大事也？「援枹而鼓」。^①正義

曰：《說文》云「援，引也」，「枹，擊鼓杖也」。援枹而鼓，謂引杖以擊之。注「居中」至「在左」。正義曰：韓厥為

司馬，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夢之故，乃居中為御，明其本不當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帥，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左。注

「齊侯不知戎禮」。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雖及胡

者，^②獲則取之」，「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

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是戎事以殺敵為禮。齊侯謂射君子為非禮者，乃是齊侯不知戎禮也。「皆肘之」。正義曰：《說文》云：「肘，臂節也。」

謂左右為凶處，故以肘排退之。「韓厥俛定其右」。

正義曰：言此者，為下「且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綦毋張蓋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注「輶上

車」。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鄭玄云：

「棧車不革輓而漆之」。^③《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

鄭玄云：「為其無革輓，不堅，易圯壞。」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輶與棧，字異音義同耳。韓厥「至」以進」。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

「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繁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笄之役，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注「重其」至「求之」。正義曰：劉炫以齊侯

三人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人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人齊軍，得以三人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人，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一人，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人，何得云三人？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為齊侯每出齊

① 「枹」，京都本、阮本作「桴」。

② 「者」，正宗寺本作「者」，文淵閣本、阮本作「者」。今案：僖公二十二年傳作「者」。

③ 「革輓」，正宗寺本作「革輓」，京都本、阮本作「韋輓」。阮校：「宋本『韋』作『革』，與《周禮·巾車》注合。宋本『輓』作『輓』，非是。」

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注：「媚人」至「所得」。

正義曰：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甗。」《方言》云：「甗，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甗也。下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①明二者皆是玉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而云「滅紀所得」者，紀侯被偪而去，後齊侯收其民人，又取其珍寶，^②此則與滅無異，故爲此解。「蕭同」至「類也乎」。正義曰：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之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愛同類，即是違王命也，奈此王命何乎？^③今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晉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語諸侯云以母爲質，^④是此者以不孝之事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爲匱乏之道，故以孝道長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晉侯皆以孝德賜同類，若以不孝之事號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

責其違孝道也。所引《詩》者，《大雅·既醉》之篇。

「詩曰」至「其畝」。正義曰：此《詩·小雅·信南山》之篇。「四王」至「之欲」。正義曰：禹、湯、文、武四王

之王天下也，立德於民，而成其同欲。民有所欲，上即同之。東畝南畝，皆順民意。五伯之霸諸侯也，唯勤勞其功，而撫順之，以奉事王命而已，不改王之制度也。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無疆畔之欲，止求自快己欲，不與民同，是違王霸之政也。注「夏伯」至「晉文」。正義

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詩曰」至「害焉」。正義

①「玉」，原作「王」，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珍」，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國」。

③「乎」，閩本、文淵閣本作「子」，屬下讀。

④「語」，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吾」。

曰：《詩·商頌》。言成湯布政優優然而寬，故百種福祿於是聚歸之。子實不能優寬，而自棄福祿，於諸侯何害？言不能為諸侯害也。所引《詩》者，《商頌·長發》之篇。

注「戰而曰犒為孫辭」。正義曰：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此師衆往，當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為孫順之辭耳。

注「言完」至「從命」。正義曰：言於先完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言「亦云從也」，是指其實事。劉炫以為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

注「藉薦復白也」。正義曰：禮，承玉之物名為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為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為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為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注「上鄭」至「史闕」。正義曰：定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此獨不書，故云「史闕」，謂舊史先闕，故仲尼脩經無之。「賜」

「至」之服」。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

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於卿言賜，於大夫言受，互相足也。《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等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

注「三帥」至「之物」。正義曰：三卿各統一軍，故摠稱三帥。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受魯賜，故杜以為此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之旌旗，所著之衣服，皆賜之也。案《釋例》：「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為差。其受之於王則稱大。」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之於王則稱大」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物」者，《周禮·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巾車》又

①「各」，阮本作「皆」。

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①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爲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驥嘗受王路，故杜據而言之。《釋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劉以爲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注「晉司」至「侯賜」。正義曰：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仍有爲卿之嫌，故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也。輿帥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夫也」。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散共軍事，故後言之。直言「受服」，嫌非魯賜，故云「皆魯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

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

言何用爲臣。【疏】注「燒蛤」至「從葬」。^②正義曰：

《晉語》云：「雀人于海爲蛤，雉人于淮爲蜃。」《月令》孟冬「雉人大水爲蜃」，鄭玄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圉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蜃以瘞壙也。《禮·檀弓》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爲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茅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鄭玄云：「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故謂此爲

①「田」，《周禮·司服》作「甸」。

②「注燒蛤至從葬」，阮本以下正義四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始也。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知不然者，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燒蛤爲炭。又且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劉君以爲用蜃復用炭而規杜氏，非也。

注「重猶多也」。

正義曰：重謂重疊，故猶多，多爲明

器也。言器備者，《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①「用器：

弓、矢、耒、耜、敦、杆、槃、匱。役器：甲、冑、干、箠。燕器：杖、笠、屨。」其器有共用之器，有備禦之器，故言器備。注「四阿」至「王禮」。正義曰：《周禮·匠人》云

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爲

四注椽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縮二」，謂

於椽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二，以負土，則土之椽上平也。

今此椽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椽題湊，

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榦

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

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

《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

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

其飾，故以爲旁飾、上飾也。言「椽有」、「棺有」，則是本

不當有，言其厚葬，譏其奢僭。②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

此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蜃炭言「用」，亦本不當

用，其蜃炭蓋亦王之禮也。車馬、器備，法得有之，言「益」言「重」，但譏其多耳，殉則本不得然，非譏其僭。

注「若言何用爲臣」。正義曰：言何用爲臣，是不成臣

也。言雖有若無。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非也。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

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

成禮。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

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

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疏】「哭於」至

「以葬」。正義曰：「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

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主之位。

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

也。至於三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

①「士喪禮下篇」，此下引文今爲《儀禮·既夕禮》語，蓋

古俗稱《儀禮·既夕禮》爲《士喪禮》下篇。下節疏同。

②「僭」，阮校：「監本、毛本作『侈』。」

國弔者，常行此禮，以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注「喪位婦人哭於堂」。正義曰：《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又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

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微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①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

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

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

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

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疏】「周書」至「謂

也」。^②正義曰：《周書·康誥》之篇，周公述文王之

事，以告康叔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巫臣

既引其言，乃申其意，言文王能為此行，故所以造周國

也。「務崇之」，謂務欲崇益道德。「務去之」，謂務欲去

其刑罰。「天子蠻殺御叔」。正義曰：子蠻、御叔，自

以短命死耳。似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亦以二

事為夏姬之罪。^③「歸吾聘女」。正義曰：《禮記·

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道之云：女歸鄭國，吾

依禮聘女以為妻也。注「至郤克族子」。正義曰：

《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

①「荀首囚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以荀首囚也」。

②「周書至謂也」，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亦」，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義，義生步楊，楊生蒲城鵲居，居生至。如《世本》，克是豹之曾孫，至是豹之玄孫，於克爲二從兄弟子。注：禁

銅勿令仕」。正義曰：《說文》云：「錮，鑄塞也。」鐵器

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官者，^①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今世猶然。

晉師歸，范文子後人。武子曰：「無爲

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

「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屬耳目

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

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子

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

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

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

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

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

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

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

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

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

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

至是二年，^②蓋年十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

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

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

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

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①「官」，阮校：「陳樹華云：『官疑宦。』是也。」

②「二年」，阮校：「岳本、足利本『二』作『三』。陳樹華

云：楚莊王卒於宣十八年之秋，當依岳本作『三』。

山井鼎云：或云作三年。非，蓋未之審耳。」

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

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

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紵、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爲

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墜，息也。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

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①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

① 「以」，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亡，周以衆興。【疏】注「王卒」至「之位」。^①正義曰：

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上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下注云「乘楚王車爲左右」，是二君皆在車之上也。注「齊大」至「卿也」。正義

曰：諸大夫盟會，經貶之稱「人」，或摠言大夫。若實是國卿，本合書名者，傳即顯其名氏。若本是大夫，不合書名者，傳直言其大夫，見其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復言其名氏。此傳言「齊國之大夫」，傳不顯其名，爲非卿故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經書「戊寅，大夫盟」，傳云：「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於時會上，鄭之下有曹、莒、邾、薛、杞，而小邾之大夫最處其下，舉小邾而上包之。此盟鄭人之下，有齊、曹、邾、薛、鄆，俱是大夫，齊最在上，舉齊而下摠之。止爲齊若是卿，則合言名氏。此會非卿，故舉齊也。注「匱乏也」。正義曰：私竊爲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匱乏之道也。傳既言「匱盟」以解經，又自解名曰「匱盟」之意：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匱乏之盟也。諸

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貶之，言其不應背晉，故責之也。責諸侯之背晉，是成晉爲盟主也。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而私與衛侯、宋皇瑗盟。彼畏吳而竊相與盟，不貶者，不與吳爲盟主，言其私盟可許，但魯白畏吳，不書其盟，其情無可責也。《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鄆，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蠲，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也。若然，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彼二者皆顯與楚盟，並無貶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者，當僖公之時，齊桓既卒，晉文未興，中國無伯，唯彊是與，雖遠共楚盟，無所可責。此時晉爲盟主，堪率諸侯，私竊爲盟，心實畏晉，故貶之耳。然諸侯之卿畏晉，容可貶之，楚之彊盛，恒與晉敵，非是畏晉，卿亦貶

^①「注王卒至之位」，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者，楚既彊盛，應顯然作盟，今私竊受盟，不敢宣露，亦是畏晉之義，且成晉爲伯，事須貶楚。注「乘楚」至「之別」。

正義曰：小國之從大國，其征伐也，皆自乘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與同出力耳。此二君棄己之車，乘楚之乘，乃爲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復國君，故侵與盟會，並皆不序。經書「楚師、鄭師侵衛」，於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許亦在也，及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悉不書，故傳於盟下釋之，明上「侵衛」、「會蜀」皆失位也。舊說諸侯之貶亦書爲「人」，杜意謂諸侯之貶不至於「人」，故因此而又明之，「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則全不見經，此是君臣之別，明貶諸侯無稱「人」之法也。「詩曰」至「攸暨」。正義曰：此《大雅·假樂》之篇。「大誓」至「衆也」。正義曰：《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也。淫慝，爲醜掠百姓，^①取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

①「爲」，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謂」。「醜」，阮校：

《釋文》作「暴」，云「本亦作醜」。案，李善注《無城賦》、《洞簫賦》引《字書》云：「醜，古文暴字。」

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

鞏朔。【疏】注「三吏三公也」。^①正義曰：《曲禮》云：

「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禮之至，一等」。正義曰：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之禮，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鞏朔，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獻捷之禮，亦當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禮一等」，以見王待鞏朔不失常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

國，非禮也。【疏】注「宋衛」至「禮也」。正義曰：僖九

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公侯曰子。」傳因未葬而發在喪之例。是先君未葬，嗣君不得稱爵以會諸侯也。知非踰年得成君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

也。二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雖則踰年，但是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鄰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無傳。

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

甲子，新宮災，二日哭。無傳。三年喪畢，

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疏】注「三年」至「哭之」。正義曰：《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

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稱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為宣宮，三日哭為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

①「注三吏三公也」，阮本此節正義在「王使委於三吏」句注下。

日哭。」鄭玄云：「謂人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記稱「新宮火」者，指此「新宮災」耳。傳例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五字皆為災，①鄭玄以為人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其善得禮也。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釋例》曰：「新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闔始闕，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也。」

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

在濟北蛇丘縣。

大雩。無傳。以過時書。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

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疏】「及荀庚

盟」。^②正義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魯之微者及之也。此言「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卻犢盟，皆是公自及之，非臣及之也。知者，僖二十八年傳「晉欒枝入盟鄭伯」，襄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

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疏】注，不

書「至」辭略」。正義曰：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故史異文耳。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此伐偏刺之？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

①「五」，監本、毛本、文淵閣本作「大」。

②「及荀庚盟」，阮本此節正義在經「及荀庚盟」下。

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鄭，覆，伏兵。^①敗諸丘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郟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

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職位。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疏】

① 「兵」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阮校：「《釋文》注亦作「兵也」，宋本、淳熙本脫「也」字。」

注「以血」至「鼙鼓」。^① 正義曰：《說文》：「鼙，血祭也。」《禮·雜記》：「鼙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刳羊，血流于前，乃降。』」鼙廟，以血塗廟，知鼙鼓，以血塗鼓也。「然則德我乎」。正義曰：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為德。《論語》：「以德報德」，傳稱「王德狄人」，皆是也。「死且不朽」。正義曰：懷荷君恩，身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至死不忘也。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廡咎如，故討之。廡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

文。而經無「廡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疏】注「宣十」至「討之」。^② 正義曰：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今

伐咎如者，來就咎如之內討彼赤狄餘黨。然廡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劉炫以為，廡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皐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為建國。假令路氏、

甲氏、鐸辰、皐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鐘鼓，討者，責其罪狀。以廡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廡咎如即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興兵絕滅，何當唯伐討而已？劉以廡咎如即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注

「此傳」至「四字」。正義曰：傳言「上失民也」，釋經

「潰」文，若經無「潰」文，則傳無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

《釋例》曰：「傳云『廡咎如潰』，^③上失民也」，今經但言「伐

廡咎如」，無「廡咎如潰」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丘明為橫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是言知經闕之意也。文三年潰逃已有例矣，復發傳者，嫌夷狄異於中國，故重發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

① 注以血至鼙鼓，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注宣十至討之」，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討之」下。

③ 「云」，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文」。

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疏】其位在三。①正義曰：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二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爲次國」，則以衛爲小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爲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一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爲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爲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

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注「春秋」至「小國」。正義曰：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數爲等差也。春秋之世，疆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彊者爲雄，史書時事，大小爲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論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爲次國。其爲次國者，當齊、秦乎？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

①「其位在三」，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疏】注「韓厥」至「六軍」。正義曰：杜知韓厥爲新中軍及上下新軍將佐者，以下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時晉更增置新中、上、下三軍，韓厥將新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佐。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

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

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

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疏】「將授玉」。^①正義曰：玉，謂所執之圭也。

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於此時郤克趨進，故記之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

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②《晉世家》

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即

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注「戎朝異服」。正義曰：《周禮·司

服》：「凡兵事，韋弁服。」《禮·玉藻》記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客尚以皮弁，^③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鄭玄云：「韋弁，以韎韁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韁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朝異服也。

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瑩之賢。

① 「將授玉」，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 「當」，阮校：「案，《史記》作『受』。」

③ 「客」，阮校：「監本、毛本作『賓』。」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

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

公如晉。

葬鄭襄公。無傳。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疏】「冬城鄆」。正義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

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故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

也。宋共公即位。【疏】「通嗣君也」。正義曰：文元

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其事與此一也，謂君初即位，聘鄰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言彼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

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

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

陷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

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

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

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

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太

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

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

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

軍，以救許伐鄭，取汜、^①祭。汜，祭，鄭地。成

皐縣東有汜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

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

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

也。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②不然，側不足以

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愬鄭於楚張

本。【疏】注「汜祭」至「汜水」。^③正義曰：杜注熒陽中

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南汜，知此汜、祭，非彼一汜，而以成皐縣東有汜水者，以傳為晉伐鄭，取汜、祭，既為晉人

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汜，水旁已為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為汜。今汜水上源謂汜谷。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傳在前年。【疏】「杞叔姬來歸」。正義曰：杞既

出之，猶稱杞者，《雜記》曰：「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人。」鄭玄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

仲孫蔑如宋。

①「汜」，阮校：「岳本、纂圖本、毛本作『汜』，是也。《釋文》亦作『汜』，「音凡，注同，或音祀」。」

②「在楚子前」，阮校：「岳本『在』作『於』，監本、毛本作『于』，山井鼎引《考異》亦作『于』，「楚子」下多『之』字。」

③「注汜祭至汜水」，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成皐縣東有汜水」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

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疏】

注「記異也」。正義曰：《公羊傳》曰：「梁山崩，何以

書？記異也。《公羊》以為非常為異，害物為災。此山

崩無所害，故為異也。

秋，大水。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

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

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

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

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

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

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

以得放遣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

同、趙括傳。【疏】注「自告貞伯從人」。①正義曰：嫌

告趙嬰使人，故云「自告貞伯從人」也。若告趙嬰使人，

不得云「神福仁而禍淫」。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

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錕諸穀。

野饋曰錕。運糧饋之，敬大國也。【疏】注「野饋」至「大

國」。正義曰：《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饁，

野之饋也。」彼言野饋，饋田農在野之人，此言野饋，饋在

野行路之人。俱是在野，皆以野言之。謂之錕者，言其

運糧饋之。彼自逆女，而往饋之者，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伯

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重人曰：

①「注自告貞伯從人」，阮本此節正義在「既而告其人」

句注下。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疏】注「捷邪出」。^①正義曰：捷亦速也。方行則遲，邪出則速。《楚辭》謂邪行小道爲捷徑，是捷爲邪出。注「車無文」。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珠耳。墨車，不畫也。」孤之車尚有瑑約，明諸侯之車必有瑑約，《詩》所謂「約軼錯衡」，是其事也。乘縵，車無文，蓋乘大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乃朝。」鄭玄

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人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彼爲適王，尚乘墨車，明此山崩降服，亦乘墨車也。注「舍於郊」。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出次」、「降服」，明亦次於郊也。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注云「辟正寢」，與此文互相見也。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比年鄭伐許故。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

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爲質，故怨而欲攻。

① 「注捷邪出」，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疏】注「經在」至「衍文」。正義曰：傳不虛舉經文，此無所明，又上下倒錯，諸家之傳又悉無此言，必是衍文。此杜以疑事毋質，不敢輒去之耳。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①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注「魯人」至「後世」。正義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鞏在二年，今始立武宮，故云「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追思鞏戰，以爲己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己之功也。其意言築爲武軍，又作武公之廟。《公羊傳》

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是立宮爲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世不毀。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今知不然者，以下傳云：「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是丘明譏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潘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此則丘明譏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劉以爲唯築武公之宮，而規杜，非也。

取鄆。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

①「又」，原作「文」，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

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

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疏】

注：禮授「至」東過。①正義曰：《聘禮》云：「公受玉

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玄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

之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也。」

《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

國君來朝，尊卑禮敵，且傳言「東楹之東」以譏鄭伯行速，

明禮當授玉于兩楹之間。

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

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疏】注：宣十「至」譏之。②正義曰：服虔云：「鞶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③無驗之說，故不可從。

取鄭，言易也。

二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衛孫良夫，④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

①「注禮授至東過」，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東過」下。

②「注宣十至譏之」，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而立武宮故譏之」下。

③「何」，原作「可」，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④「衛」，原脫，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補。

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覲。惡，疾病。①覲，成也。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沈溺，濕疾。重脰，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

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疏】「沃饒」至「失也」。②正義曰：土田良沃，五穀饒多，民豐則國利，財多則君樂，其處不可失也。注「鹽鹽」至「池是」。正義曰：《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里，廣七里，周摠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鹽，餘鹽不名鹽也。注「路寢之庭」。正義曰：《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下。①「疾」，文淵閣本、阮本、《經典釋文》作「疢」。《經典釋文》云：「本或作疢，同。」②「沃饒至失也」，阮本以下正義八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寢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爲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掌焉，故司士掌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上掌焉，故《朝士》云：『掌外朝之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臯、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二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注，惡疾病觀成也。正義曰：下云「上厚水深」，居之不疾，此云「上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病也。《爾雅》訓「觀」爲「見」，杜以惡爲疾病，疾病非難見之物，唯苦其病成耳，故訓「觀」爲「成」，言其病易成，由水土惡故也。「易觀」至「墊隘」。正義曰：疾病易成，則下民愁苦，民既愁苦，則必羸困。羸困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濕狹隘，猶人之羸瘦困苦，故杜以墊隘爲羸困也。「且民」至「利也」。正義曰：民有災患，則不暇從上，無災患，則從教化。十者，數之小成，故云「十世之利也」。注「財易」至「驕侈」。正義曰：《魯語》：「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敬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聖王盡然，要亦有此理也。《大史公書》稱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大史公曰：「奢昏厚葬，以破其產。」爲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後教，^②爲其貧而無耻，欲營生以富之也。此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遷都近鹽，則民皆商販，則富者彌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爲富，惡民之富，乃是慙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③注「近實則民不務本」。正義曰：農業，人之本也。商販，事之末也。若民居近實，則棄本逐末。廢農爲商，則貧富兼并。若貧富兼并，則貧多富少。貧者無財以共官，

①「厚」，原作「原」，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②「富」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而」字。

③「逸」，阮校：「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佚」。」

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

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

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

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①在上蔡西南。趙同、

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

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上嬖，上軍

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

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

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

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

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

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

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

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

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

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

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

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

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

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

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疏】

「子之佐十一人」。^②正義曰：服虔云：「是時欒書將

^①「桑里」，阮校：「案，《後漢書·郡國志》引注作『桑里亭』。」

^②「子之佐十一人」，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

節下。

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注「商書洪範」。正義曰：武王克殷，始作《洪範》，今見在《周書》。傳謂之《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故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

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疏】

「麋鼠」至「免牛」。正義曰：《釋獸》云「麋鼠」，李巡

曰：「麋，鼠名。鼠，一名麋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改卜牛」下重言「麋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卜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省文也。注「稱牛」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傳曰「牛卜日曰牲」，今稱牛，是未卜日也。免，放也，放不殺，遂不郊也。

吳伐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無傳。

吳人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冬，大雪。無傳。書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人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

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疏】「詩曰」至「有定」。^①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

年晉救鄭之師。爲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疏】「曹宣公來朝」。正

義曰：此文及八年傳「召桓公來賜公命」，並無所解釋，而虛載經文者，《釋例》曰：「其經、傳事同而文異者，或告命之辭有差異，或氏族名號當須互見。」此蓋須互見名號，故舉之也。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

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

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

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

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

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

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

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

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

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

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

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

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

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

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

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

分其室。子重取子閭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

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①「詩曰至有定」，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故號天告亂」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

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

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

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

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人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

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

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疏】

「以兩」至「一焉」。^①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

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言「之一者」，婉句耳，

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

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凡舍九乘車二十五人

與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爲舍此「兩之一」，故先言

之。又言「卒」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兩也。《司馬

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傳言偏不言大，當

是留九乘車矣。唯言留一偏，不見元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本文。蘇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既稱『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爲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

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疏】注「戚林」至「屬

晉」。正義曰：傳言「晉反戚焉」，則戚已屬晉。襄二十

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不言叛，故解之。戚

是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之後，戚自從隨而屬晉，非林

父入而將去，故不言叛也。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

① 「以兩至一焉」，阮本此節正義在「舍偏兩之一焉」句

注下。

所取田。

晉樂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

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疏】注「昏聘」至「之父」。

正義曰：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爲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

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上禮使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①自使臣行，則亦媒之義。昏有六禮：下達之後，初有納采擇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歸既卜得吉，又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禮定矣。復遣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有納采、納吉

二使，三使之後，乃次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以上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逆女一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是言聘女不應使卿，今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者，文十六年傳文。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

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疏】注「傳曰」至「稱名」。正義曰：傳稱莊姬譖之，則是同、括無罪。大夫無罪見殺，例不書名，此並書名，故解之。宣十二年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宜其見討，今雖實不作亂，從

①「他」，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其」。

告而稱其名。言從告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其無罪。魯史詳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書或從或否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①諸

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疏】注「諸侯」至「通稱」。正

義曰：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無正禮，唯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

「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今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宰咺來貺，為其緩，書名以譏之。

此亦緩也，而不譏之者，彼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失者大，故特譏之。春秋之時，賜命禮廢，唯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死後追賜，其餘皆不得賜。苟以得之為榮，故不復譏其緩也。且賜

之以圭者，為朝而合瑞，魯尚不朝天子，不宜譏天子賜緩也。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

「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

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

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說也。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②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貺，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左氏》無此義，故杜不從之。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

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衛人來媵。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疏】注「古者」至「媵之」。

正義曰：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

^① 來賜公命，阮校：案，《曲禮》正義引作「來錫公命」，《公羊》、《穀梁》亦作「錫」。

^② 「王」，原作「主」，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也。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人与媵皆同姓之國也。魯、衛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憊愚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鞏之戰。今有一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

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

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不敢過差，①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

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

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

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

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

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疏】注，餞送行飲酒。②正義

曰：《詩·大雅·韓奕》篇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餞爲送行飲酒也。「大國」至

①「之」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事夫」二字。阮

校：「宋本脫此二字。」

②「注餞送行飲酒」，阮本以下正義五節分疏於傳文各

節下。

「盟主」。正義曰：義者，宜也，事得其宜謂之爲義。汶陽之田，宜其歸魯，是歸魯爲義，歸齊不義。大國當制其義事，以爲諸侯之盟主。」「信以至」「解體」。正義

曰：言之有信，義事乃行，是「信以行義」。事必以義，命乃成就，故「義以成命」也。杖信以行義事，以義而命諸侯，故小國所望而歸之。懷，歸也。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體？謂事晉之心皆踈慢也。」「詩曰」至「其德」。正義曰：《衛風·氓》之篇。」「詩曰」至「言之」。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也。言王者之所圖謀，其事未能長遠，我以是故用大道諫王。行父今亦懼晉之不能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言之，私布此言，即是大諫也。

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①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

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疏】楚師之還。^②正義曰：還在六年，不於彼言者，因其今獲申驪，追言六年侵沈，述欒書得從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詩曰」至「作人」。正義曰：《大雅·旱麓》之篇。

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

^①「平輿」，阮校：「閩本、監本、毛本『與』作『輿』，《釋文》亦作『輿』字。按，《釋文》當作『與』字，故曰『音餘，一音預』。宋本作『平輿』，則作『與』者古本也。」
^②「楚師之還」，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還」下有「也」字。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

應使卿。【疏】注「穆姜之女」。^①正義曰：明年季文子

如宋致女，還稱宋土之樂，穆姜出拜謝之，知是穆姜所生之女也。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

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爲亂。」樂、

卻爲徵。樂氏、卻氏亦徵其爲亂。六月，晉討趙

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

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

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

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

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

豈無辟王？^②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

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

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③乃立武，

而反其田焉。【疏】注「趙武」至「養也」。^④正義

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樂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傳》皆違。^⑤馬遷妄說，不可從也。「夫

^①「注穆姜之女」，阮本此節正義在「聘共姬也」句注下。

^②「辟」，《經典釋文》作「僻」。

^③「晉」上，《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使」字。

^④「注趙武至養也」，阮本以下正義二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⑤「皆」，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背』。」

豈「至」免也」。正義曰：此趙同、趙括，謂天祿之父祖，^①若桀、紂之輩雖邪辟，子孫賴禹、湯之功而食天祿。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②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

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③曰：「城已惡。」莒子

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

對曰：「夫狡焉狡猾之人。思啓封疆以利社

稷者，^④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

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

當唯此為命。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莒潰

傳。【疏】注「渠丘」至「蘧里」。^⑤正義曰：十四年莒子

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名。夷不當有

謚，或作別號，此朱以邑名為號，不知其故何也。「唯

然」。正義曰：俗本「唯」作「雖」，今定本作「唯」。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

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

七年郟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

所以息陰訟。【疏】「衛人」至「則否」。正義曰：《膏肓》

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

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

鄭箴云：「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

① 謂天祿之父祖，文淵閣本作「嗣祖父之天祿」。

② 謂「阮校」：「齊召南校本作『嗣』。」

③ 「賜」，阮校：「閩本作『錫』。」

④ 「蘧」下，阮校：「《郡國志》引注有『邱』字。」

⑤ 「封」，阮校：「李善潘岳《關中詩》注引傳『封』上有『其』字。」

節下。

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無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

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

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疏】注「女嫁」至「之

好」。① 正義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

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

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二

月。禮：婦人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

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禮，存謙

敬，序殷勤，所以篤婚姻之好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以彼言「聘」，而實是致女，故二注皆言「使大夫隨加聘問」，爲此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

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疏】注「五同

盟」。正義曰：無野以宣十年即位，此二年及國佐盟于

袁婁，又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此年于蒲，皆

魯、齊俱在，是五同盟也。

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

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

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民逃其上曰潰。楚人人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

人鄆，故稱人。

① 「注女嫁至之好」，阮本此節正義在注「篤婚姻之好」下。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①此閏

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疏】**

注「魯邑」至「書時」。正義曰：《長歷》推此年閏十一

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上，而云「書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昏已正而城之，是得時也。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

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

叔姬卒，爲杞故也。還爲杞婦，故卒稱杞。逆叔

姬，爲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

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

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爲？」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

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

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爲十五年會鍾離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爲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

鄧。爲晉人執鄭伯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

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

五章言：蹇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蹇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

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

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

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

^①「廩丘」，阮校：「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廩』

作『廩』。案，《晉書·地理志》：「東海郡屬有厚邱，無廩

邱，而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于『東海郡厚邱』條

下引杜云：「縣西南有中鄉城。」又《水經·沐水注》

云：「又南逕東海厚邱縣。」則「廩」當是「厚」字之

誤。」

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

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疏】注「南冠楚冠」。^①正義曰：應劭《漢官儀》云：「法冠，

①「注南冠楚冠」，阮本以下正義三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執」，①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豸冠也。②古有解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角形爲冠，令觸人也。一注「冷人樂官」。正義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冷官。」鄭玄云：「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冷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冷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冷州鳩非之，是冷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鐘成，冷人告和」，《魯語》云「冷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冷人」，《詩》稱「冷官」，是冷爲樂官之名也。注「舍其」至「至誠」。正義曰：楚王既爲君矣，不言爲君時事，而遠稱大子者，若言爲君時事，嫌爲君隱惡，或疑已在君位，矯情爲善。舍其當時近事，遠稱大子少小者，未爲君時不須隱蔽，以示王性自然，言其從小如此，以明己之至誠，無所私也。禮，君前臣名，字則貴於名，此道卿之名，不言字，是尊晉君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渠

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二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疏】注「浹辰十二日也」。③正義曰：浹爲周市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此言

①「執」，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繫」。

②「解豸」，阮校：「閩本、監本『解』作『獬』，毛本作『獬』，『豸』作『廌』。案，《字林》亦作『廌』。」

③「注浹辰十二日也」，阮本此節正義在「無備也夫」句注下。

「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爲十二日也。「無棄菅蒯」。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芎宜爲索，漚及曝尤善。」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疏屨」者，傳曰：「薦、蒯之非也」，可以爲屨，明芎如菅，並可代絲、麻之乏，故云「無棄」也。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亟遣使詣晉，^①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

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疏】注「卜常」至「故書」。正義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祀」，不應卜而卜，以不吉而不郊，皆非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②稱爵，見其生代父居

位，^③失人子之禮。【疏】注「晉侯」至「之禮」。正義

曰：如傳文，知晉侯是大子也。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唐書》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蒲」，誤耳。今定本作滿。傳無譏文，知譏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禮者，

① 詣，京都本、阮本作「請」。

② 州蒲，阮校：《釋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劉

氏《史通·雜駁篇》以「蒲」爲誤。案，《史記》又作「壽曼」。梁玉繩云：「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通。」

③ 其，阮校：「《釋文》無此字。」

傳稱「凡在喪，公侯曰子」，父喪代位，尚不稱君，生代父位，譏之必矣。傳言立太子以爲君，若其不譏，則不須此傳，是顯其譏之意。

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獯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疏】注「六同盟」。正義曰：獯以宣

九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元年于赤棘，二年于袁婁，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晉俱在，是六同盟也。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①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莠如楚，糴莠，晉大夫。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太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

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巷縣東有脩武亭。^②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人。

①「冬十月」，阮校：「浦鏜云：案，《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此有者，當是後人妄增耳。」
②「巷縣東有脩武亭」，《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巷」作「卷」。阮校：「案，《水經·濟水注》引『脩武』作『武脩』。《方輿紀要》云：『原武縣有武脩亭，故卷城，在今原武縣北。』宋本『卷』作『巷』，誤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

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

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

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肅，鬲也。

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

焉，不可爲也。」達，針。①公曰：「良醫也。」

厚爲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

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

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

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

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疏】注：厲鬼一至

「故怒」。②正義曰：鬼怒言「殺余孫，不義」，必是枉死

者之祖也。景公即位以來，唯枉殺趙同、趙括，故知是趙

氏之先祖。趙氏先祖，其人非一，鬼不自言其名，未知誰

之鬼。《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

夙之弟。」則括之祖，③公明是也。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

凡爲疫厲之鬼，皆妖邪之氣，未必真是彼人，故杜不復指

斥。注「肅鬲也心下爲膏」。正義曰：此賈逵之言，

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

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

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臠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

劉炫以爲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

節下。

③「括」上，阮校：「浦鏜云：當脫「同」字。」

「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

不可，況不令乎？」^①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

身。【疏】注「叔禽叔申弟」。^②正義曰：此無文也，以

禽與申俱死，當是坐其兄弟，知是弟也。「忠爲」至「令

乎」。正義曰：言叔申忠誠，爲此令善之德，施之於鄭

伯，施非得其善人，猶尚不可，何況不有令德者乎？言

「令德」者，往年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

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是也。

秋，公如晉，親吊，非禮。晉人止公，使送

葬。於是糴莠未反。是春，晉使糴莠至楚結成。

晉謂魯二於楚，^③故留公，須糴莠還，驗其虛實。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

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八

① 況不令乎」，阮校：「高注《呂覽·至忠篇》引作『況

不令之尤者乎』，是所見本有異也。」

② 注叔禽叔申弟」，阮本此節正義在注「叔禽叔申弟」下。

③ 「二」，阮校：「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貳』。」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九 成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疏】注：「正月一至見止。」正義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為諱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案《春秋》上下，公之在晉，諱與不諱，悉皆不書，此言「諱見止」者，以此兼有諱義，故詳之也。宣五年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注云：「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稱晉侯以公不朝，又不聘，止公于會，不與公盟。八年公至自晉，①注云：「義與五年書過同。」此亦見止，還而告至。杜不言義與書過同者，公

實不貳於楚，晉以無罪止公，非所當諱，故依法告至。然則正月諱不告者，正月公猶被執，守臣若其告廟，當云公被晉執，故諱而不告，公還不以為恥，故告至耳。

晉侯使郤犇來聘，己丑，及郤犇盟。郤

犇，郤克從父兄弟。②【疏】注：「郤犇一至兄弟。」正義

曰：案《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

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犇也。如彼文，則犇與

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虔以為從祖昆弟，

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為「祖」字誤耳。③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①「晉」，阮校：「監本、毛本作『會』，與宣八年經合。」

②「從父兄弟」，阮校：「案，正義引注『兄』作『昆』。又

云：『服虔以為從祖昆弟，或父當為祖字誤耳。』非

也。此條注文當正為『從祖昆弟』，以《儀禮》稱為昆

弟，兄弟畫然不同言之，則定當作『昆』也。」

③「為」，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是」。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中，至是乃得歸。

卻犇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①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

妻，相謂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

【疏】注「昆弟之妻相謂爲姒」。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

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因即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爲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

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

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

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

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疏】注「儷耦也」。正義曰：禮謂兩皮爲儷皮，儷，兩也，故爲耦。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犇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

① 不聘，阮校：「《釋文》作『不娉』，云『本亦作聘字』。按，作『娉』，與《說文》合。」

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疏】注：「伉敵也。」正

義曰：伉者，相當之言，故爲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

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爲之婦也。傳言卻嬖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卻嬖、

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疏】注：「卻嬖」至「略輕」。正義曰：晉臣來盟於

魯，魯臣往盟於晉，俱是相要，其意一也。意既同矣，可書一以包二，宜舉重而略輕。遣使爲輕，君親爲重，故卻嬖書「聘」，又書「盟」，文子直書「如晉」，略言其聘而已。衛冀隆難以爲：「他卿來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顯書名氏。則應卻嬖來盟爲輕，行父盟晉爲重。今書卻嬖之盟，則是舉輕略重，何得云舉重略輕？」蘇氏釋云：「所言輕重者，自謂魯之君臣，臣盟爲輕，君盟爲重，二國各稟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

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人。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鞏以前

之好。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今河內懷

縣西南有鄆人亭。①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

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

溫，卻氏舊邑。【疏】注：「言溫卻氏舊邑」。正義曰：鄆

是溫之別邑，本從溫內分出，溫屬晉，鄆屬周，溫是卻氏舊邑，卻氏既已得溫，則謂從溫而分出者，亦宜從溫而屬卻氏，故卻至爭之。其劉子、單子之言「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②於時鄆已分矣，賜晉以溫，不賜以鄆也。狐氏、陽氏先處溫邑，於時亦不得鄆，鄆本未嘗屬晉，故爲王官

①「鄆」，阮校：「《釋文》『鄆』作『候』，云『本又鄆字』。

按，《說文》邑部引傳「爭鄆田」。

②「其」，阮校：「閩本、監本作『則』。」

之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疏】注「蘇忿」至「公也」。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此傳與彼俱言蘇公爲司寇，明是一人。此言克商即爲司寇，是爲武王司寇。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

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穎盟晉侯于河東，史穎，秦大夫。晉郤犇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①秦伯歸而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②瑣澤，

地闕。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

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

①「可」，京都本、阮本作「何」。

②「瑣」，《經典釋文》作「瑣」，云：「依字宜作『瑣』」。

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

「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疏】注「天子」至「非之」。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

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爲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

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

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

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于鄭」。

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

「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鄭玄答孫皓曰：「凡自

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以爲

實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

舜放四罪，投之四裔，安得不出畿乎？若如《周禮》無流

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諫不從，待放於郊。

然則周臣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欲令諫者何所措

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因即以爲周制，謂其

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爲蔽何其？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

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

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

無相加戍，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

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

之。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贄，幣也。【疏】注

「贄幣也」。正義曰：傳言「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

《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故知贄是幣，謂

聘享之幣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

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

隊其師，^①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

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

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

申成好。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

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卻至將

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疏】注「擊

①「俾」，阮校：「《釋文》作「卑」，云：「本亦作俾。」

鐘而奏樂」。正義曰：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鐘鼓」，以鐘先擊，故先言鐘也。鐘以金爲之，謂之金奏，故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也。」鄭玄《燕禮》注云：「以鐘、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是金爲奏節之初，故傳云「金奏作於下」。^①作樂先擊鐘，故注云：「擊鐘而奏樂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其實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卻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爲地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燕享聘客，皆當入門奏《肆夏》，若燕己之羣臣，則有王事之勞者，乃得以樂納賓。其常燕，唯有升歌、閒、合而已，無納賓之樂也。故《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是燕己之臣，無王事之勞者，不以樂納賓也。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人也！」

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疏】「驚而」至「備樂」。正義曰：卒聞地下鐘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實爲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己不敢當大禮，匿其驚走之意。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疏】注「言此」至「之禮」。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賓入門作樂，爲兩君相見之禮也。而《燕禮》雖兼聘問之賓，以燕己臣爲主，而云「若以樂納賓」，燕己之臣尚有以樂納賓之法，則燕享聘客必以樂納賓矣。故鄭玄《郊特牲》注云：「賓，朝聘者。」朝聘並言，則君臣同樂。卻至不敢同君，故以之爲辭耳，非謂禮不得也。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疏】注「言兩」至「此樂」。正義曰：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加陵、相遺與耳，無爲用此樂

① 云「，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言」。

也。寡君須矣，吾子其人也！」賓曰：傳諸交

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疏】注「傳諸」至「明之」。

正義曰：知傳諸交讓得賓主辭，多曰賓主者，此傳每稱卻至爲賓，文十二年傳稱西乞術爲賓，并稱「主人曰」之類是也。「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

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閒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

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疏】注「享有」至「共儉」。

正義曰：「享有體薦」，宣十六年傳文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昭五年傳文也。《禮·

聘義》記曰：「聘之禮，至大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彼言聘禮，即是享聘賓之

禮，此事皆所以教訓共儉也。宴以示慈惠。宴則折

俎，相與共食。【疏】注「宴則」至「共食」。

正義曰：宣十六年傳云：「宴有折俎。」宴則節折其肉，升之於俎，相與共啗食之，所以表示慈惠也。共儉以行禮，而慈

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疏】「朝而不夕」。

正義曰：日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

少，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

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疏】注「扞蔽」至「其民」。

正義曰：扞者，扞禦寇難，故爲蔽也。言燕享結好，與鄰國通和，甲兵不興，人得安息，所以蔽扞其民，若如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起

起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起起，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疏】

注「詩周」至「而已」。

正義曰：《詩·周南·兔置》之篇，言兔置之人，亦是賢者，其人乃是起起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也。引《詩》之意，言世治無事，公侯

之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侵伐他國也。「干，扞」，《釋言》文。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疏】注「八尺」至「攻

伐」。

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受長

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車戟常崇於受四尺。一是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喻其少，故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盡殺其民。《孟子》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謂盡殺其民也。略其武夫，以爲

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

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爲搏噬之用無已。【疏】

注「略取」至「無已」。正義曰：武夫有武，能爲人之扞

蔽。世治，則公侯同於武夫，同其腹心，相與扞己民而

已，不侵犯他人也。世亂，則使武夫同於公侯，其公侯欲

得拓竟寬土，則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武夫爲己腹心、股

肱、爪牙，令之侵害鄰國。搏，擊也。噬，齧也。犬能搏

噬，譬之於犬，爲搏噬之用無已時也。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

《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

【疏】注「舉詩」至「腹心」。正義曰：此亦《兔置》之篇。

美賢人之事，而引之以證世亂，故解之。此舉《詩》之正，

以駁世亂之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則

扞城其民，內則制其腹心也。以其人心則本貪，縱之則

害物矣。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

害人也。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

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爪

牙。【疏】「天下」至「反之」。正義曰：天下有道之時，

則公侯能爲民扞城禦難，而使武夫制其己之腹心，不侵

犯他國也。亂則反之，不復扞蔽己民，乃以武夫從己腹

心，將武夫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是反治世也。晉、

楚世爲仇敵，常有相害之心，子反言一矢相加，仍懷戰鬪

之意，故卻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害，答上「一矢」

之言，冀得久爲和好，故說此也。今吾子之言，亂

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人，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

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

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疏】

「無禮」至「矣夫」。正義曰：以一矢爲辭，是無禮也。

食言，是其將背盟也。背盟必相伐，故爲死亡無日矣。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泣盟。報卻至。

十一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疏】注

「將伐」至「謙辭」。

正義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

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是解乞爲謙意。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疏】注「伐秦」至「朝王」。

正義曰：公本爲伐秦，道過

京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摠號，不斥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劉炫云：「魯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五同盟。【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廬以宣十五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袁婁，又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凡六同盟。不數宣公斷道爲五。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

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卻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

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

爲？」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晉殺卻錡傳。

【疏】「禮身」至「無基」。

①

正義曰：幹以樹木爲喻，基

以牆屋爲喻。樹木以本根爲幹，有幹，故枝葉茂焉。牆屋以下土爲基，有基，乃牆屋成焉。人身以禮、敬爲本，

① 「禮身至無基」，阮本此節正義在「卻子無基」句下。

必有禮、敬，身乃得存。郤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①不復得言幹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

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

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

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②【疏】「宣伯」至「賄

之」。正義曰：《周語》云：「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

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

「魯叔孫之來，有異焉。其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

之，必欲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③其勿

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

使私問諸魯，魯人云：「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孔晁云：「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

賜禮也。又曰：「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

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

不加秦。成子受賑于社，^④不敬。賑，宜社之肉

也，盛以賑器，^⑤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疏】注「賑

宜」至「之名」。正義曰：宜者，祭社之名，賑是盛肉之

器。受賑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禮·掌蜃》：「祭祀

共蜃器之蜃。」鄭玄云：「飾祭器之屬也。《春秋》定十四

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⑥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

衆云：「賑可以白器，令色白。一是盛以賑器，故曰「賑」也。

既言「宜社」，又自解宜名。《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

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有事，祭也。

宜，求見祐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①「局」，阮校：「監本作「拘」。」

②「賜」，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賄」。

③「王」，阮校：「閩本、監本作「主」。」

④「受賑」，阮校：「《詩·縣》正義引傳作「受蜃」。」

⑤「以賑器」，阮校：「段玉裁校本「以賑」作「以蜃」。按《說文》云：盛以蜃，故謂之賑。」孫校：「《周禮·大宗伯》疏亦引作「蜃器」。」

⑥「蜃」，阮校：「按，作「蜃」，與《周禮·掌蜃》注合。今《春秋》定十四年經作「賑」。」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①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②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燔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疏】「民受」至「反乎」。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地，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言有法則，命之長短得定，無法則，夭折無恒也。故人有能者，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不能者，敗其威儀禮法，而身自取禍，或本分之內仍有減割也。為其求福畏禍之故，君子勤禮以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禮莫如臨事致敬，盡力莫如用心敦

篤。敬之所施，在於養神，朝廷百官，事神必敬。篤在守業，草野四民，勿使失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則有執燔，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節也。今成子受脤而惰，是自棄其命矣，死必在近，此行其不得反乎？爾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語也。敬則所施有處，故言「致敬」也。厚則唯在己身，無所可致，故重言「敦篤」也。執燔、受脤，俱是於祭末受而執之，互相見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也。」注「燔祭肉」。^③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

- ①「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阮校：「案，《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傳「禮義」在「動作」二字上。《律歷志》：「以」作「故」，「義」作「誼」，是所據本不同也。」
- ②「之以」，阮校：「《漢書·五行志》、《律歷志》、《漢酸棗令劉熊碑》均作「以之」。惠棟云：杜注「養威儀以致福」，則當如《漢書》所引作「養以之福」，與下「敗以取禍」文正相對。」
- ③「注燔祭肉」，阮本此節正義在注「燔祭肉」下。

「傳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爲膳也。」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

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

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疏】

「戮力同心」。正義曰：孔安國以戮力爲陳力，以《論

語》有「陳力就列」故也。戮力，猶言勉力、努力耳。天

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①

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

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

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

五年秦伐晉，獲惠公。【疏】「又不」至「之師」。正義

曰：言秦既納惠公，又不能遂成大功，而復伐晉，爲此韓

之師也。下云「亦悔于厥心」，謂秦悔伐晉也。亦悔于

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

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

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

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

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

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

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

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

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

【疏】注「致死」至「此意」。正義曰：劉炫以爲誣秦。今

知不然者，凡誣秦者，謂加之罪，傳辭少略者，可得稱誣。

今傳云：「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侯。」又云：「我有大造于西。」傳文既詳明諸侯實有此意，

若無諸侯，何得稱爲大造？且秦師襲鄭，鄭亦疾秦，此

則諸侯之義也。劉以爲實無諸侯，而規杜過，非也。文

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

有大造于西也。^②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

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不見弔傷。【疏】注

① 「驪」，阮校：「《釋文》作『麗』。」

② 「于」，阮校：「李善注陸機《弔魏武帝文》引傳作

「乎」。」

「不見弔傷」。正義曰：《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

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鄭玄云：「人恩各施於所知。弔、傷皆謂致命辭也。」

《雜記》：「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

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衍弔辭

云：①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

傷辭，畢退，②皆哭。」是弔傷之事。蔑死我君，寡我

襄公，寡，弱也。【疏】「蔑死」至「襄公」。正義曰：輕

蔑文公，以為死無知矣。謂襄公寡弱，而陵忽之。迭我

殽地，奸絕我好，【疏】「奸絕我好」③。正義曰：

奸亂斷絕，不復與我和好也。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

【疏】注「伐保」至「氏縣」。正義曰：「伐我涑川，俘我王

官」，傳皆無文，獨謂此為誣者，於時輕行襲鄭，不得在道

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春秋之時，更無費國，秦

唯滅滑，不滅費，知費即滑也，國都於費，國邑並舉以圓

文耳。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④滑，晉同姓。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

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

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

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

弑成王。【疏】注「秦使」至「成王」。正義曰：文十四年

傳云：「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使歸求成。」僖三十

三年秦敗于殽，文元年楚弑成王，故謀不成也。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

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

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

①「衍」，《禮記·曲禮》鄭注無此字。

②「蓋傷辭畢退」，《禮記·曲禮》作「蓋本傷辭，辭畢，退」。

③「奸絕我好」，阮本此節正義摠入注「今緱氏縣」下。

④「撓」，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撓」。阮校：《六經正誤》云：「撓作撓，誤。建本從才，非從木旁也。」按，毛說是也。《說文》：「撓，擾也。」與木旁之「撓」義別，且從手之字上聲，從木之字去聲。《釋文》云「乃卯反」，即《唐韻》之奴巧切也。

社稷，【疏】「闕翦我公室」。

正義曰：闕爲缺損，翦謂

滅削，言欲損害晉之公室。

帥我螫賊，以來蕩搖

我邊疆，螫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疏】注

「螫賊」至「蟲名」。

正義曰：《釋蟲》云：「食根蟲，食節

賊。」是食禾稼之蟲也。納雍害晉，若蟲食禾。然彼晉自

召雍，非秦罪也。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

年。康猶不悛，人我河曲，悛，改也。伐我涑

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

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

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

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

及君之嗣也，君，秦桓

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望秦撫恤晉。

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

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人我河縣，焚我

箕、郃，芟夷我農功，^①夷，傷也。虔劉我邊

垂，虔，劉，皆殺也。【疏】注「虔劉皆殺也」。

正義

曰：「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

者，亦圓文耳。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

在宣十五年。【疏】注「聚衆也」。

正義曰：謂聚衆以拒

秦也。以上有殺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不用重文，

故變文言「聚」。古人爲文，亦有辟耳。君亦悔禍之

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

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

『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

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

令狐之會。^②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宣言

「寡人」，稱「君」誤也。【疏】注「令狐」至「誤也」。

正義

曰：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

相雖奉君命，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

爲「寡人」，稱「君」爲誤？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奉

^①「夷」，阮校：「《釋文》作『夷』，云『本又作夷』。」

^②「寡君」，阮校：「《釋文》云：『寡君』亦作『寡人』。」

陸粲云：「杜注云：『宜言寡人，稱君誤也。』今案，上

文『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疑「寡君」當爲衍字。」

厲公之命而往絕秦，則皆是厲公之言，不得兼有己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白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爲誤。劉以稱「寡君」爲是，以規杜過，非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疏】白狄及君同州。正義曰：《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皆秦地也。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虢池、嘔夷，皆晉地也。是秦屬雍而晉屬并，白狄蓋狄之西偏，屬雍州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厲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疏】注「季隗」至「文公」。

正義曰：三年，晉、衛伐厲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知咎如是赤狄也。文公所奔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亦，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其女雖是赤狄之種，而由白狄以納文公，得以白狄爲昏姻也。且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爲昏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昏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昏姻，未必晉於白狄處無昏姻。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

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疏】昭告昊天上帝。」正義曰：禮，諸侯不得祭天，其盟不主天神。鄭玄《觀禮》注云：「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襄十一年亳城北之盟，其載書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云：「二司，天神。」唯告天之別神，不告昊天上帝。此秦、楚爲盟，告天帝者，春秋之時，不能如禮，且此辭多誣，未必是實。晉與諸國結盟，皆不告昊天上帝，何由秦、楚獨敢告之？蓋欲示楚人恨秦之深，言其所告處重耳。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疏】「以懲不壹」。正義曰：楚道秦人用心不

① 「以懲不壹」，阮本此節正義在「睚就寡人」句注下。

壹，其盟不足與固，宣示諸侯，以懲創不壹之人。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微亂？微，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疏】「寡人不佞」①正義曰：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有惡耳，為善敏捷是善佞，為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二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卻錡佐之。代士燮。韓

厥將下軍，代卻錡。荀瑩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卻至佐之。代趙括。卻縠御戎，欒鍼為右。卻縠，卻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上。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疏】注「不更」至「獨存」。正義曰：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褭，②四不更，五

①「寡人不佞」，阮本此節正義在「俾執事實圖利之」句注下。

②「褭」，阮校：「段玉裁校：《漢書·百官公卿表七上》『褭』作『褭』。」

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①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商君者，商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爲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耳。傳言戰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欲以爲秦曲晉直，不以曲者敵直，故不書戰，則僖十五年韓之戰，秦直晉曲，書「戰于韓」也。欲以爲不告，故不書，當時公親在師，復不須告也。欲以爲無功諱負，則克獲有功，亦無所諱也。再三揆度，不識所以，故云「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也。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

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②京兆高陸縣入渭也。

【疏】注「涇水」至「渭也」。正義曰：《釋例》曰：「涇水

出安定朝那縣西，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陸縣入渭。」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

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疏】注「迓迎」至「秦地」。正義曰：經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是伐時諸侯親行也。傳云「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則知諸侯不親行也。蓋皆別次以待之，新楚當是晉侯次之處也。以傳不言其次，晉侯或聞戰勝而移處，故云「止新楚」也。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驪、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驪，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驪子。【疏】注「子如」至「驪

① 「六公大夫七官大夫」，阮校：「浦鏜云：『公』、『官』字互誤。是也。」

② 「經」，《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徑」。

子一。正義曰：子如即是子班，據傳可知。以外無文，見其同時被殺，必是近親，相傳爲此說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①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宣公太子。諸侯乃請討之。

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疏】注「成公」至「絕也」。正義曰：《釋例》曰：「成公逆女及夫人至，最爲

得禮，故詳其文。丘明謂之「微而顯」、「婉而成章」也。」然則杜以傳文詳知其最得禮也。《釋例》又云：「成公娶夫人而不納幣，此經文闕也。貴聘而賤逆，失禮之微者，傳猶詳之，言其不終，若實不納幣，非所略也。」是言闕之意也。闕絕者，闕而文斷絕。蓋疑仲尼脩定後其文始闕，若脩時已闕，傳應言其故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疏】

注「五同盟」。正義曰：臧父速以二年八月卒，而臧代立。其年十一月，衛大夫與公盟于蜀，二年孫良夫來盟，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①「欣時」，阮校：「《釋文》云：『欣，徐云或作「款」，亦音欣。《公羊傳》作「喜時」，宜音忻。』案，《漢書·古今人表》作「曹剗時」，顏師古注云：「即曹欣時也。」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

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

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

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

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

【疏】注「同姓之卿」。正義曰：《世本》：「孫氏出於衛

武公，至林父八世。」是同姓也。大國又以爲請。

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

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有宗

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

衛侯饗苦成叔，成叔，卻犇。甯惠子相。

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①甯子曰：

「苦成家其亡乎？」^②古之爲享食也，以觀

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

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

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角爲觶，所以罰不敬。觶，陳

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

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爲十七年卻氏亡。【疏】「詩曰一至，來求」。^③正義曰：

兕觥，罰酒之爵。言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禮者，用

兕觥之爵，其觶然空陳設之，無所可罰。在席飲美酒者，

皆能思柔順中和，故不用也。彼飲燕君子，與人交接，非

有傲慢之心，故萬種福祿求來歸之。注：詩小一至，之

貌。正義曰：《詩·小雅·桑扈》之章。言設爵不用

之意。君子好禮，與於燕者皆思柔順之德，無過可罰，故

雖設觥爵，不用之也。兕是獸名，觥是爵稱，知兕觥以兕

角爲觥也。《周禮·小胥》職云「觥其不敬者」，是所以罰

不敬也。《異義》：「《韓詩》說：觥五升，所以罰不敬也。

觥，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詩》毛傳

說：觥大七升。許慎云：觥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

①「傲」，阮校：「《釋文》云：『本又作敖，音同，下同。』」

②《漢書·五行志》引作「敖」。師古曰：「敖，讀曰傲。」

則此字古本當作「敖」。

③「苦成家」，阮校：「《石經》「家」字上旁增「叔」字，與《初

謂五升。」是也。《詩·良耜》云「有觶其角」，則觶是角貌。此詩之意指其角貌，言陳設不用，故云「陳設之貌」。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疏】稱族尊君命。正義曰：宣元年已發尊君命，尊

夫人之例，今復發者，彼以喪娶，嫌非正禮，且公子非族，故重明之。何休《膏肓》難《左氏》：「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鄭箴云：「《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戊

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

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

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

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婉

而成章，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

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

汙曲。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

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嬀

之子衎以爲太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嬀，定公

妾。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

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衰也，不內酌飲，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

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

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

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聞

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

於衛，寶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

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

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

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疏】注「襄仲」至「仲氏」。正義曰：《公羊》、

《穀梁》皆以嬰齊為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為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為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為歸父之子，則為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為氏。《穀梁》以為宣八年「仲遂卒」者，為殺子赤踈之，不得稱公子。父既見踈，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踈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為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為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疏】注「不稱」至「禮也」。正義曰：

諸傳於其事之下發凡例者，杜皆於經之下引傳而言「傳例曰」。今傳因曹伯發凡，杜不引傳例者，傳據稱人以執為例，^①却云「不然則否」，曹伯稱侯以執，從「不然」之例，故杜不得引之也。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其稱人之例，於義為然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使天子治之，是禮也。《釋例》曰：「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公至自會。無傳。

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疏】注「四

同盟」。正義曰：固父鮑以二年八月卒，而固代立。其年十一月宋大夫與公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宋俱在，是為四同盟。^②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疏】注「華元」至「納

① 「傳」，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② 「為」，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無此字。

告」。正義曰：案傳華元奔晉，魚石即議止之，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元始至河，本未至晉。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華元既出，宋即來告，華元既歸，宋復來告。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人」。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此是魚石止之，宜從國逆之例，而為諸侯納之文，書曰「自晉歸」者，華元與樂書相善，怖懼桓族，欲挾晉以自重，以晉納告于諸侯，《春秋》從而書之，以示元之本情故也。

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

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眾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疏】「凡君」至「則否」。正義曰：《春秋》執諸侯多矣，或名或否，此例不言之者，《釋例》曰：「諸侯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書執某侯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懷怨讎，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眾討之文也。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侯執曹伯是也。諸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遂逃，奔宋。【疏】「聖達」至「守乎」。正義曰：節

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已知分，若以歷數在己，則當奉承靈命，不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禮，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達節者也。若自知己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季札、衛公子郢、楚公子間，如此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不識己分，俯張妄作，取非其理，干紀亂常，如此之輩，古今多矣，州吁、無知之等，皆失節者也。子臧自以身是庶子，不合有國，故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爲聖，敢失其守節者乎？

夏，六月，宋共公卒。爲下宋亂起。

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爲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爲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鱗，瞿孫。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一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疏】注「蕩澤」云云。①正義曰：《世本》云：「公孫壽生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也。」華喜，督之玄孫者，又云：「督生世子家，家生季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也。」公孫師，莊公之孫者，又云：「莊公生右師戊，戊生司城師也。」鱗朱，鱗矐孫者，又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卿矐，②矐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奏生小司寇朱也。」向戌，桓公曾孫者，又云：「桓公生向父盼，盼生司城矐守，守生小司寇矐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戌也。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爲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澐，澐，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疏】注「四大」至「石告」。正義曰：襄元年傳謂此五人爲五大夫，故除去魚石，謂之四大夫也。彼四大夫所以不書者，宋人獨以魚石告，不以四人告也。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爲四人非卿，故不書。杜不然者，案文七年傳云：「宋

①「注蕩澤云云」，京都本、阮本作「注蕩澤公孫壽之孫」。阮本此節正義在注「蕩澤公孫壽之孫」下。

②「卿」，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鄉」。阮校：「宋本作『卿』，非。案，文七年正義引《世本》作『鄉』，段玉裁云：『鄉』即『向』也。」

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矐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六卿和公室。」哀二十六年傳：「宋景公無子，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伐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據彼二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何以獨書魚石？杜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也。或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卿官，合書名氏，猶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國政也。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

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

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

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卻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疏】「正月雨木冰」。正義

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欒，欒書子。

【疏】注「欒欒書子」。正義曰：十八年悼公之人，欒尚爲公族大夫，此時欒書尚在，欒未爲卿，而得名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未爲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

行」，然則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

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疏】注「楚

師」至「敗績」。正義曰：此戰楚師未至於敗，而楚子身

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

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於師

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為重，故師敗君傷

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書君身敗也。劉炫又云：「若君

將被殺獲者，復以殺獲者為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即

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戰獲胡、沈之君

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

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

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不及鄆陵戰故。不諱者，耻輕於執止。【疏】

注「不及」至「執止」。正義曰：諸公被執者，皆諱不書

執。此會晉侯不肯見公，不諱之者，公為國內有故，不及

戰期，雖不見公，非公之罪。是為耻輕於執止，故直書之，以示諫公之意，冀公改過，無後犯。及歸，書「公至自會」，以無罪，不諱，故依法告廟也。

公至自會。無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

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

義例，從告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菖丘。

菖丘，晉地。舍之菖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疏】注「菖丘」至「使人」。正義曰：昭十二年晉人執季

孫意如以歸，此言「舍之菖丘」，明其不以歸也。大夫因

使被執，無罪者則書行人，以見無罪。於時行父從公伐

鄭，在軍見執，雖則無罪，不稱行人，以其非使人故也。

季孫意如得釋而歸，書「意如至自晉」，此行父得釋，不書

「至」者，《釋例》曰：「賈氏以為書執行父，舍于菖丘，言失

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案傳因

之菖丘，以別晉都，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

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絕不書至，乃所以示終於見執，非示無罪也。《穀梁》以行父至不致者，為公在故，與杜義合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

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

《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

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疏】注「樂懼」至「氏族」。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為樂氏之族，不知所出。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為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退，舍於夫渠，不做。宋師不做備。鄭人覆之，敗諸洧陂，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陂、夫渠、洧陵，皆宋地。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疏】樂書「至」燮佐之。正義曰：《晉語》云：「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樂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異者，彼孔晁

注云：「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樂、范以其族夾公行。』」引此爲正。是彼謂分中軍爲二，將將上而佐將下。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犇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疏】注「荀罃」至「罷矣」。正義曰：十二年傳云：「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又此年末傳云：「知武子將下軍，郤犇將新軍。」是其文也。二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六人，皆賞輦之功，死亡不復補，^①至此唯有韓厥在耳。郤至佐新軍，不言中、下，是新軍唯一，知新上、下軍於是罷矣。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驪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爲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

① 「補」，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存」。

月，今二月，^①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

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

其誰致死？底，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

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疏】「對曰」至「子矣」。^②

正義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辨六事施用之處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戰勝之意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也。「民不知信」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撫人，是德用之以施恩惠也。有姦邪者，斷以刑罰，是刑用之以正邪辟也。詳則祥也，^③占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為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義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生焉，故義所以生立利益也。禮者，履也，其所踐履，當適時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言而無信，物將散矣，故信所以守羣物也。人君用此道以撫下民，民之生計豐厚，財用足，則民之德皆正矣。德謂人之性行。《論語》云「民德歸厚矣」，即是正也。此一句覆上「德以

施惠」。由上施恩惠，故民生計豐厚也，財用有利益，而

每事得節，飢則有食，寒則有衣，其事皆得節矣。此一句

覆上「義以建利」也。政不擾民，時節皆順，春種夏耨，而

物得成矣。此一句覆上「禮以順時」也。自上及下，和睦

而相親，周旋運轉，不有違逆，上之所求，下無不具，下民

自知其中，無復二心。故《詩》美先王成立我之衆民，無

不於女先王得其中正，言先王善養下民，使得中也。自

「上下和睦」以下，至「莫匪爾極」，摠論在上德、義、禮三

事，以教於下，則在下之人皆無邪惡，以信自守，即包上

「刑以正邪」、「信以守物」二句也。聖王先成於民，而後

致力於神，民既如此，是以明神下之福祐，時無水旱災

害。此覆上「詳以事神」也。故下民生計皆豐厚而多大，

人皆和同其心以聽進止，無不盡己之力以從上命，戰陳

之上，有被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

① 「二」，原作「三」，疏云「夏之二月」，《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二」，是也。今據改。

② 「對曰至子矣」，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③ 「則」，文淵閣本、阮本作「者」。

之所由得而勝也。今楚內棄其國內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絕其鄰國之好，不得其利，是無義也。與晉結盟，而復背之，貫瀆齊同之盟，是無詳也。與人要言，今背其語，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之二月，農事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苟欲伐之，疲勞下民，以快己欲，是無刑也。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器而戰，其可勝乎？上若有信，民知所適。上既無信，不知所從，從前言則違後令，從後令則背前言。人既不知在上之信，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人憂其所至，不知己之性命將至何處，其誰肯致死而戰也？子其勉力為之，此行也必敗，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與之長訣也。注「烝衆」至「中正」。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極，中」，常訓也。《詩·頌·思文》之篇，美后稷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①故杜以先王言之，言先王后稷立其衆人，無不得其中正也。當堯之末，洪水滔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性，后稷教人耕稼以養之，各復本性，故無不得中正也。注「敦厚龐大也」。

正義曰：皆《釋詁》文也。言人之生計，若財物足，皆豐厚而多大。《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是其人生厚大，則心和

而聽上命也。注「禮不」至「農業」。正義曰：沈氏云：「晉亦奸時，所以無天殃者，以鄭既有罪，晉人討之，楚黨有罪之鄭，故獨謂之奸時。」注「刑不」至「快意」。正義曰：《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②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此六句言楚無上六事，隨便而言，故與上不次。服虔以「外絕其好」為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為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為信不守物也。杜以「食話言」是言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注「底至也」。正義曰：底聲近至，故為至也。在上之信，不著於人，號令無常，動靖恣意，或乍東乍西，或欲遲欲速，每事如此，不可測量。人不知信，進退獲罪，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戰也？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

^①「王」，阮校：「浦鏜云「先」下誤衍「王」字。據俗本《國語》云也。」

^②「市朝」，阮本作「朝市」。

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

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二十二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

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管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①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兵家以爲忌。」

【疏】注「晦月」至「爲忌」。正義曰：日爲陽精，月爲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

① 范匄，阮校：《釋文》云：「匄，本又作丐。」《史記·晉世家》注作「范丐」。

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爲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爲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在陳而蹢，蹢，喧嘩也。合而加蹢，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①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

櫓。【疏】注，巢車車上爲櫓。正義曰：《說文》云：

「櫓，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

與櫓俱是樓之別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

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

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

曰：「將發命也。」「甚蹢，且塵上矣。」曰：

「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皆乘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

帥。右，車右。【疏】注「左將帥右車右」。正義曰：兵

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

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耳。「戰

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

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

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

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

「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

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

意異。【疏】注「晉侯」至，意異。正義曰：服虔以此

「皆曰」之文在州犂、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

曰，晉、楚之上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

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

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

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苗賁皇言於晉

①「巢車」，阮校：「《說文》引傳作「櫓車」。」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

下坤上，復。無變。【疏】注：震下「至」，無變」。正義

曰：《說卦》：「震爲雷，坤爲地。」《復·象》曰：「雷在地中，復。」服虔云：「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其筮六爻無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

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

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日。陽氣激

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疏】注「此卜至「厥目」。正義曰：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

言耳。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爲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

此類，筮者據而言耳。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爲飛矢之象，二者無所依馮，①各以意

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可明。今以杜言「離爲諸侯」者，案《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玄

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邶·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

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卻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一族強，故在公左右。【疏】注「一族」至「左右」。

正義曰：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今知非者，杜云「一族」者，順傳之文，無明言宗族之事，劉誣杜以爲宗族，妄規其過，非也。

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

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疏】「國有」至「專之」。正

義曰：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爲御也。

①「二」，原作「一」，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注，在君「至其父」。正義曰：《曲禮》曰：「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以君至尊，為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侵官，冒也。載公為

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

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

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疏】注「掀舉也」。

正義曰：《說文》云：「掀，舉出也。」公在於淖，知掀當訓為舉也。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

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

札，言其能陷堅。【疏】「潘尫之黨」。正義曰：潘尫之

子，其名為黨。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摯」，辭與此同，

古人為文略言耳。以示王，曰：「君有一臣如

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

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

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

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

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

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弋，弓衣。以一矢

復命。言一發而中。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問遺也。【疏】注「問遺也」。正義曰：遺人以物，

謂之為問。問弦多以琴，問子貢以弓，《論語》云「問人於

他邦」，皆是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

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

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疏】注「韎赤」至「袴連」。正義

曰：鄭玄《詩》注云：①「韎，茅蒐染也。」韎聲也。②韋昭

①「注」，阮本作「箋」。

②「韎聲也」，阮校：「段玉裁校本「韎」字上增「茅蒐」二字，是也，謂齊人急疾呼「茅蒐」成「韎」也。」今案：正宗寺本「聲」字旁加小字「色」，蓋當作「韎色也」。

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緇。」謂一人赤爲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①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鄭玄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者，謂要、脚連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卻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上未必盡然，卻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識見不穀而趨，②無乃傷乎？」恐其傷。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疏】注「介者不拜」。正義曰：《曲禮》云：「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夔拜。」鄭玄云：「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慮其笱甲折。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

【疏】注，以君「至，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

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犢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犢相似。」

今知不然者，案僖二十八年魏犢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犢不同也。案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此意，以爲與魏犢相似，而規杜，非也。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擡。【疏】注「言君」至「今擡」。正義曰：

《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說文》云：「擡，舉手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

①「鄭以」至「相縫屬」，孫校：「鄭以」當作「鄭志以」。

②「縫」，《司服》疏引《鄭志》作「連」。

③「識」，阮校：「案，惠棟云：當爲「適」，《外傳》作「屬」，訓爲「適」。」

拜，貴人擡。」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

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

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二年鞏戰，^①韓厥已辱齊侯。

郤至從鄭伯，其右蒍

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

【疏】注「欲遣」至「執之」。

正義曰：《說文》云：「謀，軍

中反間也。」兵書有反間之法，謂詐為敵國之人，入其軍

中，伺候間隙，以反告己軍，今謂之細作人也。此欲令諜

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為輕兵單

進，遶鄭伯之前，逆距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

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亦

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

郤至曰：「傷國君有

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

於熒。」乃內旌於弢中。

熒戰在閔二年。【疏】「內

旌於弢中」。

正義曰：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弢是盛旌之

囊也。《周禮》「全羽為旛，析羽為旌」，謂空建鳥羽者也。

但九旗竿首，皆有析羽，故旌為之摠名，故此傳鄭伯與子

重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旂，子重所

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

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旌旗，

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為將，自然當建熊

虎之旗。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

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

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

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

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

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

「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

能。囚楚公子茂。為郤至見譖張本。【疏】「囚楚公

子茂」。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

①「鞏」，原作「案」，據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改。

字也。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疏】注「夷

亦傷」① 正義曰：服虔云：「金創爲夷。」杜以戰用五兵，唯受無刃，所言傷者，皆刃傷也，何須於此獨辨金

木？故知夷亦傷也，復言之耳。補卒乘，補死亡。

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② 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疏】注「穀陽子反內豎」。正義曰：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案《呂氏春秋》云：「荆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

① 「傷」下，京都本、阮本有「也」字。

② 「穀陽」，阮校：「《史記》晉楚《世家》、《呂氏春秋·權勳篇》、《淮南子·人間訓》作「陽穀」，與今本異。」

王駕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既殊，其文亦異。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人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

書·康誥》。言勝無常命，唯德是與。【疏】注「周書」至「是與」。正義曰：周公稱成王之命，告康叔以此言也。

唯上天之命，不常於一人也，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唯有德者於是與之。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

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

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疏】「雖微」至「不義」。正義曰：微，無也。縱使雖無先大夫有此舊事，今大夫將義命己，敢不以爲之義乎？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

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壞隕，魯

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疏】

「衛侯」至「壞隕」。正義曰：「出于衛」者，已出衛竟也。

「公出于壞隕」，始從壞隕而出，猶未出魯竟。下云「公待於壞隕」，「設守而後行」，是出國止於壞隕，更從壞隕而出。

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

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

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疏】注：「二子公庶弟。」正義

曰：沈氏云：「以刺公子偃不云弟故也。」指之曰：

「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隕，申宮傲備，^①申勅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②鄭猶未服。

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卻曄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

在十二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

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討

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

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

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

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

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疏】注：「諸侯」至「無

罪」。正義曰：諸侯廢立，當由天子。但春秋之世，王

政不行，若篡弑而立，則侯伯既列於會，便是已成爲君，

臣人不得殺之，鄰國不得復討。往年爲戚之會，主爲討

曹，但晉侯既列於會，盟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

也。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

者，縱非侯伯，乃是彊鄰，既得與會，即爲黨援，晉若討

魯，齊必救之，於是晉國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

也。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

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告

傳。【疏】注：「爲曹」至「告傳」。正義曰：諸侯被執，及

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但諸侯尊貴，不斥其

^①「申宮傲備」，阮校：「李善注陸士衡《豪士賦序》引

「傲」作「警」。《說文》：「傲」下引傳「傲官」，文異。」

^②「猶」，阮本作「伯」。

名。《曲禮》曰：「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事，被告者亦量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人訴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歸也。此傳說曹伯無罪，是為經不以名告之傳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疏】注「豹叔」至「奔齊」。正義曰：

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四年傳稱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

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杜不然者，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正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為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還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於庚宗。彼傳因言宿於庚宗，遂說娶於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為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成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①言其忠也。

諸侯遷于制田。熒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瑩。以諸侯之師侵陳，

①「而後食」，《經典釋文》：「一本作『聲伯而後食』。」

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疏】注「將主」至「後也」。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糧。傳稱「諸侯遷于潁上，子罕宵軍之」，則軍諸侯之營，不軍其輜重，安得爲失軍糧也？故杜以爲「將主與軍相失」，謂夜裏迸散相失耳。此諸侯即伐鄭之諸侯也。經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書宋、衛，傳言宋、衛皆失軍，則宋、衛在矣，在而不書，後至故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

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

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①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疏】「若朝」至「夕亡」。

①「鄆」，阮校：「惠棟云：『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

正義曰：「朝亡之」，謂朝失蔑與行父也。「魯必夕亡」，謂亡屬他國也。下云「亡而爲讎」，是欲棄晉而屬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讎。卻曄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卻曄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

十二月，季孫及卻曄盟于扈。歸，刺

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一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

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疏】晉侯「至」其伐。

正義曰：《周語》稱「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以告單襄公」，非卻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論卻至將死，答召桓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驟稱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說卻至自伐之言多矣，其辭不可具載。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卻至。

【疏】「溫季其亡乎」。正義曰：《周語》單襄公答召桓公

云：「人有言曰『兵在頸』者，其郤至之謂乎？」即具論郤至之失，乃曰：「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疏】：位於七人之下。

正義曰：此時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郤犇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

【疏】注「稱己」至「上功」。正義曰：《周語》曰：「郤至自

稱已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軍之佐，以為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為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階。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疏】

「夏書」至「可乎」。①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第一

章也。其為人所怨者，豈必在明白之處乎？其於人所不見，當於是圖謀之。此書之言，將謂慎其細小之事者也。今乃明明言之，道己欲掩其上，此事甚明。「其可乎」，言必不可也。杜不見古文，故云逸《書》。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

秋，公至自會。無傳。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

矣。書「用郊」，從史文。【疏】「九月」至「史文」。②正

①「夏書至可乎」，阮本此節正義在「不見是圖」句注下。

②「九月」上，正宗寺本、京都本、阮本有「注」字，當是。

義曰：傳例啓蟄而郊，今九月郊祀，是非禮明矣。《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釋例》曰：「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傳，因時史之辭，非聖賢意也。劉、賈以爲諸言用，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於用幣、用鄫子，諸若此比，皆當須書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叙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案《左氏傳》，用幣于社，傳曰：『得禮。』冉有用矛於齊師，孔子以爲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欺我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①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

申，日誤也。貍脤，闕。【疏】注「十一」至「脤闕」。正

義曰：杜《長歷》推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十六日壬

寅，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二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何者爲誤。《長歷》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又杜於《土地》之篇，凡有地名二十六所，不知所在之國，貍脤即是其一，不知是何國之地，故直云闕也。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貍脤非魯地矣。以下有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日也。《公羊》、《穀梁傳》以爲待公至，然後卒大夫，故十月之日書在十一月之下，於《左傳》則不通，故杜以爲日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疏】注「五同

盟」。正義曰：貜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

① 「故」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犢、卻至。

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疏】注「虛滑」至「屬周」。正義曰：僖二十三年秦人滅滑，經書「人」，則是滅而不有，不知滅後屬何國也。此言侵晉，知此時屬晉耳。襄十八年傳楚公子格，侵費滑、胥靡，注云：「胥靡，鄭邑。」不言費滑，杜意當以費滑爲周邑也。然則若是周邑，常言侵周以別之。

定六年傳稱鄭伐周馮、滑、胥靡，爾時胥靡亦爲周邑。蓋費滑、胥靡，周、鄭之間，襄時屬鄭，定時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犢爲質於楚，侯犢，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疏】

注「洧水」。正義曰：《釋例》云：「洧水出滎陽密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

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

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

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疏】注「傳言」至「自裁」。正義

曰：劉炫以爲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今知

非者，以傳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

難」，是其欲死之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

皆並卒，故知自裁。若其人之死，①適與死會，《春秋》

①「死」，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卒」。」

之內，唯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斟酌傳文，以爲自殺。劉以爲偶然而死，以規杜失，非也。何休《膏肓》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爲因禱自殺也。傳記此事者，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閼，巷門。【疏】：于閼。正義曰：《釋宮》云

「宮中街，謂之壺」，「街門謂之閼」。孫炎曰：「街，舍間道也。」李巡曰：「閼，街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

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疏】

「汝上」。正義曰：《釋例》云：「汝水出南陽魯縣大蓋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①【疏】注，瓊玉「至」含象。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玫瑰，珠也。」呂靖《韻集》云：「玫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爲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②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緯》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釋例》云：「珠玉曰含。」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爲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疏】「今衆」至「傷也」。正義曰：聲伯之意，以初得此夢，謂凶在己，懼不敢占。今衆既繁多，而從余三年，余之此夢，凶災散在衆人，不在己也，故云無傷。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廬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爲明年殺國佐傳。【疏】「待命于清」。正義曰：欲遣國勝告難，故令待進止之命在于清地，非是使還待命。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

① 「含」，阮校：「《釋文》云：『含，本亦作含。』」

② 「禮緯」至「大夫用碧」，孫校：「此引《禮緯》與《續漢志·禮儀》注引《稽命徵》文異，而與《公羊》文五年何注說正同，疑誤記。」

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土變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莢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莢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偃佐下軍居守，郤犇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疏】注，孫周二至「悼公」。正義曰：《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先祖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是周爲襄公曾孫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

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

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

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①罪孰大焉？」傳言卻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八百人。^②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魑助之，沸魑，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魑訟。三、卻將謀於榭，榭，講

武堂。【疏】注，榭講武堂。

正義曰：《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焉」，是榭爲講武堂。傳言，將謀於榭，似仍未

至榭，猶在塗也。下云「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榭矣。二、卻慮公殺已，謀欲自安，未及謀而已死，故云「將」耳，非謂未至榭也。或可「將謀於榭」是未至榭，故杜云：「位，所坐處也。」謂當時隨便所坐之處，故長魚矯得僞訟而殺之，若已至榭，不應就榭僞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卻錡。苦成叔，卻轡。溫季曰：「逃威也。」遂趨。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

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爲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③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疏】「一朝而尸三卿」。正義曰：「朝謂一日也。《晉語》說此事：「一日而尸三卿，不可益也。」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④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⑤

①「命」下，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②「人」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③「益」，阮校：「《韓子》作『盡』」。

④「近」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⑤「偃」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下「故云辱」下，「辭不往」下同，不另出校。

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

公遊于匠麗氏，^①匠麗，嬖大夫家。欒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

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

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

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

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

乎？一二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

主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

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

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

襲舒庸，滅之。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

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

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

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疏】注「厲公」

至「國戮」。正義曰：厲公以私欲殺三郤，則三郤無罪，

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爲欒書、中

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爲國討之文，

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爲亂，

胥童有罪也，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以一者據其死

狀，皆非國討，故傳正其二者之罪，解其並爲國討之意。

劉炫云：「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

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

文」。其實傳意并論郤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

①「匠麗」，阮校：「盧文弨校本云：《大戴禮記·保傅

篇》作「匠黎」，《史記》作「匠驪」，則「麗」當讀平聲。

案，《國語·周語》韋注引作「鄺」。」

夫」也。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乃摠釋傳，並言「二者皆為國討之意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①不稱臣，君無道。

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②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

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築牆為鹿苑。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

故稱人而不言伐。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

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③程滑，晉大夫。葬

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

諸侯葬車七乘。【疏】注「言不一至，七乘」。正義曰：

《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

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今唯一乘，

是不以君禮葬也。以晉是侯爵，故指言侯禮七乘耳。諸

侯各依命數，不是皆七乘也。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葬莊

公，下車七乘，杜以特言七乘，明七非舊制，故彼注云：

①「蒲」，阮校：「案，『蒲』字當作『滿』。」

②「子」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③「弑」，阮校：「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作『殺』。」

齊舊依上公禮，九乘。」以齊嘗爲侯伯，因而用九，九非侯之正法，故此以正言之。使荀罃、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①生十四年矣。大

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

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

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

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

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

巳，^②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③【疏】「辛巳

朝于武宮」。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

「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

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

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

武宮，^④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逐不臣者

七人。夷羊五之屬。^⑤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

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

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⑥故，甲

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

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疏】注「華免」至

「人宮」。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

免，而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爲大夫，則士者爲士官也。上

官掌刑，故使殺國佐也。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

云「內宮之朝」。蓋齊侯召人與語而殺之。師逃于夫

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

①「周」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下言有

命一注下同，不另出校。

②「辛巳」，阮校引臧琳說以爲當作「辛未」，是也。

③「曲」，原作「典」，據《四部叢刊》本、京都本、文淵閣

本、阮本改。

④「云」，阮本作「言」。

⑤「屬」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⑥「前年國佐殺慶克」，阮校：「陳樹華云：注當入『故』

字之下。案，宋本、淳熙本、岳本皆以「難」字爲句，非也。」

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一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疏】注「朝廟」至「居喪」。正義曰：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脩之政，待朔日而後施之，故五日也。《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孔晁云：「二月即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厲公被殺而嗣絕，故悼公自外而入，即位之日，即命百官，①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其禮不同。《釋例》曰：「厲公見殺，②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若然，《禮·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緦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

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

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爲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

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爲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

縱使當爲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始命百官，始

爲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

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

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

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

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

武爲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

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疏】注「相魏」至

「晉國」。正義曰：《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

「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

①「即」，原作「印」，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

本改。

②「厲」，原作「屬」，據正宗寺本、京都本、文淵閣本、阮

本改。

本改。

老，以免其子。^①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至于今不忘，^②其子不可不興也。」彼言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也。又曰：「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恤大事，使佐下軍。」^③趙武父祖功名顯著，故不復序之。是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疏】「荀家」至「孝弟」。正義曰：《晉語》云：「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慎靖。』^④膏梁之性難正也，^⑤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慎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職掌教誨，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共儉孝弟也。^⑥《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爲公

族大夫，今言使爲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薦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薦，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⑦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

① 「其子」，《國語·晉語七》作「子羽」。

② 「忘」，阮校：「監本作『育』，是也。按，韋注云：『育，遂也。』」

③ 「下」，阮校：「宋本、監本、毛本作『新』，與《國語》合。」

④ 「慎靖」，阮本作「鎮靖」。阮校：「監本、毛本『慎』作『鎮』，下同。按明道本《國語》作『鎮靜』，韋注云：『鎮，重也。靜，安也。』」

⑤ 「梁」，阮校：「浦鏗校作『梁』，是也。」

⑥ 「弟」，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悌」。

⑦ 「義」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之使。【疏】，使士渥「至，時使」。^①正義曰：《晉語》

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傳。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正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功力而不暴也，^③使爲戎右。」是四人者，皆公知其能而使之耳。范武子爲大傳，孤也。士蔦爲司空，卿也。皆前世能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脩其法也。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注「辛將」至「爲氏」。正義曰：僖二十

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爲五軍，其置三行，無多年歲。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此人即屠擊之子孫也，爲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爲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以爲氏耳。注「弁糾」至「馬官」。正義曰：以《晉語》知是樂糾也。《周禮》大

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此御戎當是御之尊者。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注「戎士尚節義」。正義曰：此「訓諸御」，謂諸是御車之人。設

令國有千乘，^④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

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不知御事。此言「校正屬焉」，乃云訓御，蓋令校正助御戎訓御。注「司士車右之官」。正義曰：

《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周禮》有司右，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上能用五兵者屬焉。其下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或官尊於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令。春秋之世，車右爲尊，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故爲車右屬官。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注「勇力」至「之使」。正義曰：所訓勇力之士，皆謂爲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右，摠使此官訓之。勇力之士，失於強暴，如魏犢之徒，不順上命，故訓之使共時之使，不犯法也。卿無共御，立

①「使士渥至時使」，阮本以下正義六節分疏於傳文各節下。

②「曰」，阮本作「云」。

③「功」，阮校：「監本初刻亦有，後剝去。毛本無。按，明道本《國語》無「功」字。」

④「千」，阮校：「閩本、監本、毛本作「十」。」

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疏】「卿

無「至」攝之」。

正義曰：卿謂軍之諸將也，若梁餘子

養御罕夷，「解張御卻克」之類，往前恒有定員，掌共卿

御，今始省其常員，唯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

令軍尉兼卿御也。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

之，魏絳爲司馬，魏犢子也。張老爲候奄。鐸

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偃，籍談父，爲

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

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驥屬焉，使訓羣驥知

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驥，六

閑之驥。《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

驥使知禮。【疏】「祁奚」至「知禮」。正義曰：《晉語》

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

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

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共敬而信

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輿

司馬。知程鄭爲端而不淫，①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

僕。《晉語》皆稱其才而用之，善公之知人也。言「元

尉」、「元司馬」、「元候」者，此皆中軍之官。元，大也，中

軍尊，故稱大也。「輿尉」、「輿司馬」者，皆上軍官也。

輿，衆也，官與諸軍同，故稱衆也。從車者爲卒，在車者

爲乘，使此中軍與上軍軍尉、司馬，各教其軍之士卒，使

相親以聽在上之命。注「程鄭」至「知禮」。正義

曰：「荀氏別族」，《世本》有文。《周禮》：齊僕，下大夫，

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

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

官名耳。《周禮》掌馬之官，無名驥者。襄二十二年傳稱

豐點爲孟氏之御驥，則驥亦御之類。《月令》：「季秋，天

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驥咸駕，②載旌旄。」則驥是主駕之

官也。鄭玄云：「七驥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周

禮》：趣馬，下上，「掌駕說之頌」。是驥爲主駕之官，駕車

以共御者。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

屬之。《校人》職云：良馬「三乘爲皂，皂一趣馬」，趣馬，

下士。「三皂爲繫，繫一馭夫」，馭夫，中士。「六繫爲廐，

廐一僕夫」，僕夫，上士。「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

鄭玄云：「每廐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如彼計之，

①「爲」，阮校：「浦鏜《正誤》云：「爲」字衍文。是也。」

②「夫」，阮校：「案，當作「及」，乃與《月令》合。」

每廐有趣馬十八人，六閑之騶有一百八人，皆屬程鄭，而使摠領之也。戎車貴彊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校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玄云：「每廐爲一閑，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校有左右，則天子良馬五種，各有四百三十二匹，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駕馬三之四百三十二匹，則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二千四百五十六匹。《詩》云「駉牝三千」，舉大數也。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邦國六閑四種，去種、戎，其齊、道、田各用一閑，駕馬三之，則千一百九十六匹。大夫四閑二種，去齊、道，田馬一閑，駕馬三之，則八百六十四匹。四匹一師也，十二匹一趣馬也，三十六匹一馭夫也，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摠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疏】「凡六」至「譽也」。正義曰：上已歷言諸官，特爲公所知者，更復摠言所任皆得其人。於時晉立六卿，卿下各有統領，羣官非一，凡六

官之在民上爲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褒譽者也。「使魏相」以下，至「程鄭爲乘馬御」以上，凡有八條之官：魏相等爲卿，一也。荀家等爲公族大夫，二也。士渥濁爲大傅，三也。右行辛爲司空，四也。弁糾爲御戎，五也。荀賓爲右，六也。祁奚爲中軍尉，至籍偃爲司馬，七也。程鄭爲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大夫以下七條，各云使爲某事，而卿下不云使者，以卿摠攝羣職，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祁奚爲中軍尉，及羊舌職、張老、魏絳、鐸遏寇、籍偃雖是數官，摠爲一條，「使訓卒乘，親以聽命」。此唯有中軍、上軍，無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關，不別立其官故也。其「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一句，爲下祁奚爲中軍尉胤緒也。大略所叙，皆尊官在前，卑官在後。注「大國」至「其人」。正義曰：大國三卿是正法，當時晉置六卿，爲三軍之將佐，皆是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四軍八卿，但新軍或置或廢，故傳不數之耳。「六官之長」，非獨卿身，乃謂其下凡爲人之長者，皆有民之美譽，故摠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者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疏】「舉不」至「易方」。正義曰：所舉用者，皆堪

其官，不有失職者也。文任文官，武任武官，其用爲官，各守其業，不踰易其方也。若文人爲武，武人爲文，則違方易務，不能守其業矣。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一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疏】注「正軍」至「陵偪」。正義曰：傳言不陵不偪者，皆謂下不陵偪其上，旅卑於師，師卑於正，知正是軍將命卿也。唯舉師、旅不相陵偪，言上下有禮，皆不相陵偪也。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疏】「所以復霸」。正義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

宋城門。^①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郛、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帥告。^②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人」。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人。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人」。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人」。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疏】凡去一至「復人」。正義曰：《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人，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

① 「門」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② 「帥」，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師」。

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圉，以表舊制，傳稱凡例，摠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人，善其得衆。公子友忠於社稷，國人所思焉，故閔公爲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公子晉，絕位而在邢，魯之季子，勢弱而出奔，咸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迎，^①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耦國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侯孺愛君以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諸侯納之曰歸，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書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於歸，不以他文爲義也。賈氏又以爲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楚公子比去晉而不送，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

所封，可謂有力，而不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稱人，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鄭之良霄，以寇而人，人即見殺，而復例之，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夫子之制也。^②周敬王、王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周無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例外稱人，直是自外人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人，皆以爲例，如此甚多。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爲義，至於納北燕伯于陽，傳稱因其衆窮不能通，乃云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則頓國之所欲也。北燕伯，傳有因衆之文，不可言內難也。又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有禮，理無有難，此皆先說之不安也。」沈氏云：「國逆而立之曰人，唯謂國君。知不兼臣者，以臣而無位，本賤不書，故知臣無國逆之例也。其復入唯謂臣，知者，以君雖不君，臣不可

① 「迎」，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作「逆」。

② 「夫」，阮校：「監本、毛本作『天』。」

不臣，君若入國，臣無違拒之法。且杜云身為戎首，稱兵入伐，是戎首指臣為文，故知不得兼君也。杜所以云四條者，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即是事通君臣者，此據大略而言，不復曲細為別也。」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

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①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閒吾讐，亦吾患也。【疏】「不然」至「吾患」。^②正義曰：不然，謂不與

吾同惡也。而收取吾之所憎，謂魚石是也，使佐其楚國之政，以伺閒吾之罅隙，而侵伐我。如此，則亦是吾之所患，若晉用楚材，皆為楚國之患焉是也。今將崇諸侯

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

披猶分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

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疏】注「夷庚」至「之道」。正義曰：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

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之道，使其不得往來，故吳、晉所以懼耳。若其不然，何以獨云懼吳、晉也？^③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土地名》不得指其所在。逞姦而攜服，

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

【疏】「逞姦而攜服」。正義曰：逞，快也。封魚石為快

姦人也。攜，離也。諸侯見楚助賊，服從者其心皆離，是離其服從者之心。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

^①「厭」，阮校：「《釋文》作『厭』字。按，古書『厭』字，淺人多改為『厭』，不知其義不同也。如此條，正當作『厭』。」

^②「不然至吾患」，阮本此節正義在注「披猶分也」下。

^③「以」，阮本作「其」。

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①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徹樂張本。【疏】「驟朝于晉」。

正義曰：《詩》云「載驟駸駸」，驟是疾行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

君薨之道。【疏】「言道也」。正義曰：《喪大記》云：

「君夫人卒於路寢。」是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

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爲政，於是樂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

疆，自宋始矣。」【疏】「成霸安疆」。^② 正義曰：謂

文公成霸安疆，自宋爲始，言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

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角，宋地。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③ 季文子問師

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

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營。今

歲季亦佐下軍，歲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

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

禮也。一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朶，謀救宋也。

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

但請其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

① 「禮」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② 「成霸安疆」，阮本此節正義在「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句注下。

③ 「宋」下，京都本、文淵閣本、阮本有「也」字。

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

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疏】「書順也」。正義曰：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莊、僖、文、宣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言「道也」，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爲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非是得道順禮，得道順禮唯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九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本册審稿人 劉曉東

本册責任編委 李峻岫

ISBN 978-7-301-11792-7



9 787301 117927 >

定價：1200.00 元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QxOTA0MT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190413.zip",
  "filesize": 314858159,
  "md5": "2a3494f4fc84df2e7d5481b2b632e6dc",
  "header_md5": "c7e0d098387bad8f07a299908b000225",
  "sha1": "05f2dd452737dfffcaa35cd42e231a4e2373f3f3",
  "sha256": "f5d9a980c45bad0a6133666c916ccedc9b94e03f4ce689b71224f419201d38f9",
  "crc32": 115158591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48282453,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810,
  "pdg_main_pages_max": 810,
  "total_pages": 822,
  "total_pixels": 475316071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